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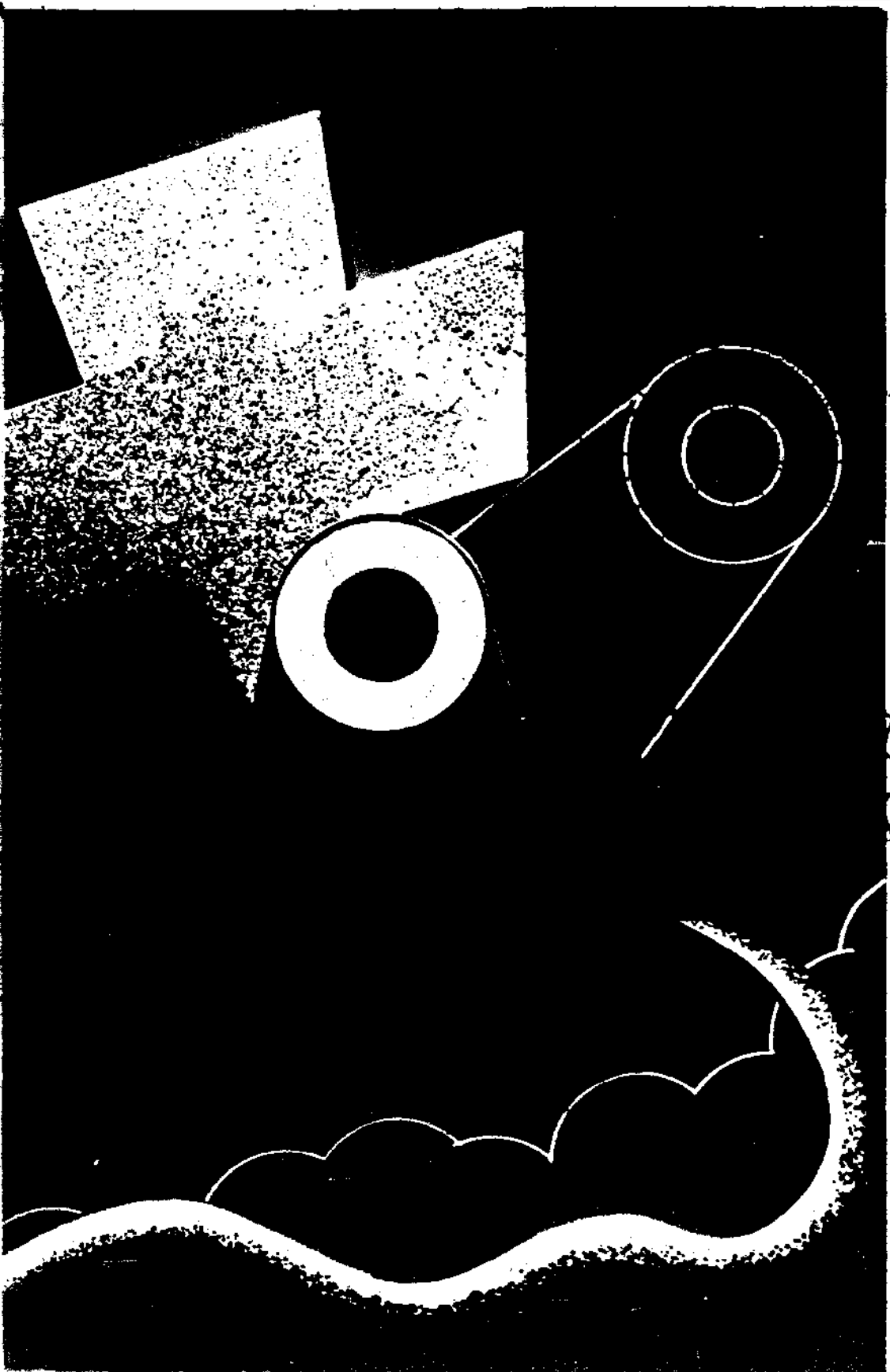
10 SEP 1935

# 社會

報月

第一卷  
第五期

## 十月號



# 四明銀行

## 商業部

辦理存款放款匯兌等業務並經特許發行兌換券

## 儲蓄部

辦理各種儲蓄存款利息優厚手續簡捷

## 保管部

備有堅固之保管箱保藏穩妥取費極廉

## 地產部

經營房地產建築住店宅面欲租者請駕臨面商

上海總行

北京路八六號 電話

一五五〇三  
一五五〇四  
一五五〇五

南市分行

新開河民國路臺灣路轉角

西區支行

靜安寺路白克路底(王家庫)

城區辦事處

城內方浜路八十五號

寧波分行

江北岸

南京分行

楊公井 下關辦事處

漢口分行

特三區鄱陽街

●其他通商各埠均有特約代理處●

# 上海農商銀行廣告

本行於八月十五日開幕正式營業所有銀行業務如活期存款定期存款放款抵押放款等無不格外克己茲先擇定天津漢口南京長沙四處辦理押匯其他國內大小各埠均可通匯匯水酌收交款迅速以符本行服務社會扶助實業之旨並為紀念開幕優待存戶起見所有定期存款照本行存款章程加息一釐並酌贈國貨日用紀念品以示優待倘荷惠顧竭誠歡迎存款章程函索寄奉

# 上海農商銀行

本行經財政部核准特許發行兌換券在案茲定自九月一日起開始發行上海地名鈔票計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以資流通并委託下列本埠南北市及外埠各大銀行錢莊隨時兌現特此通告

## 代兌處

### 外埠

常熱江蘇銀行  
常州江蘇銀行  
徐州江蘇銀行  
無錫江蘇銀行  
蘇州江蘇銀行  
鎮江江蘇銀行  
蚌埠江蘇銀行  
南京江蘇銀行  
通州江蘇銀行  
硤石大成錢莊  
通州鼎隆錢莊

### 本埠北市

滋康錢莊  
福康錢莊  
大德錢莊  
鼎康錢莊  
同慶錢莊

### 南市

徽祥錢莊  
義昌錢莊

# 交通銀行

## 總行

上海三馬路外灘十四號

電報掛號 中文 六六三九號  
英文 CHIAOTUNG

業務部 電話 一一五一三至一一五一九號

事務處 電話 一〇八九四號

儲蓄部 地址南京路三五八號  
電話 九〇〇七二號

信託部 電話 九〇一五三號

國民政府特為發展國業  
民政府定發全實行之

主 旨 服務社會 扶助工商

業務 存款放款押匯承兌貼現國內外匯兌儲蓄信託經付債券本息一切事宜

## 分支行處

上海支行 南京路 民國路 提籃橋 界路

南京 下關 新街口 鎮江 丹陽 武進 無錫

蘇州 觀前 常熟 揚州 南通 如皋 高郵

泰州 溱潼 鹽城 東台 蚌埠 徐州 新浦

板浦 清江浦 淮安 蕪湖 宣城 九江 開封

鄭州 杭州 紹興 餘姚 沈家門 甯波 鎮海

定海 寧波 漢口 沙市 宜昌 長沙 濟南

煙台 濰縣 威海衛 龍口 青島 東鎮

濟南 天津 北馬路 北平 唐山 保定 歸綏

石家莊 張家口 包頭 大連 瀋陽 南滿站

營口 孫家台 四平街 洮南 哈爾濱 道裏

長春 吉林 黑龍江

# 中南銀行

本行資本總額二千萬元兩次收足七百五十萬元公積金及盈餘滾存九十四萬餘元(一)專營銀行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跟單押匯一切業務其國內外各大商埠均有專約代理收付機關利息匯水用金等均極克己(二)本行於漢口路七號自置房屋內特建築堅固保管庫備有最新式鋼製保管箱大小多種租便便利取價低廉印有詳章函索即寄(三)代顧主保管國內外發行之各種公債及契據經理付息取本等事手續極為簡便(四)鈔票發行本行爲格外慎重起見特聯合「鹽業金城大陸銀行」嚴訂十足現金準備及準備公開制度於四銀行之外另設四行準備專庫專辦保管準備現金發行鈔票事宜

總行地址 上海漢口路七號

天津分行 英租界中街九十八號

北平辦事處 東交民巷匯昌大樓路西一號

漢口分行 歆生路九十三號

廈門分行 港子口 鼓浪嶼

電報掛號 中文(一五一一)  
英文(CHINASOSEA)

總行電話 各部辦事室 中央 六一八  
國外匯兌室 三〇九九

# 中國通商銀行

( 立創年二十二緒光清前 )

## 商業部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往來存款 通知存款  
放款押款 匯兌貼現  
其他一切 銀行業務

南京分行 南京新街口  
漢口分行 漢口江漢路  
廈門分行 廈門昇平路  
甯波分行 甯波江北岸  
蘇州分行 蘇州閶門內

上海總行  
虹口分行  
南市分行  
愛多亞路支行

上海外灘七號 電報掛號三七七三  
電話 一五五〇 一五五六至一五五九  
上海虹口乍浦路六六號  
電話 四三一八八 四二六八八  
上海南市十六號  
電話 八三三三二 八三三三三  
上海愛多亞路四四五號  
電話 八一四二一 八一二一八

## 儲蓄部

甲種活期存款 乙種活期存款  
整付 存本取息  
整存零付 零存整付  
特種零存整付

定海辦事處 定海大街  
杭州兌換處 杭州清和坊  
南通兌換處 南通西門外  
岱山兌換處 岱山大街

各埠代兌處  
台州 衛遠莊 蘇州 吳江 嘉興 無錫 揚州 江都 鎮江 寧波 上海 總行分行



# 社會月報目次

第一卷·第五期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圖書雜誌社審查委員會審字第五一四號

## 報 查

希臘詩聖荷馬遺象 羅爾傑作  
高柳晚鐘說西風 陳樹人繪  
倪貽德作品二幅  
靈樹蒼茫 陳耀庭攝

三潭印月之秋 鶯作  
胡蝶高占弄琴十節合攝  
雙十節之夜五幅 陳耀庭作

## 大眾語問題特輯

- 中國三千年大眾語文學小史..... 葉錦熙(一)
- 大眾語文的工具——漢字問題..... 葉錦熙(七)
- 大眾語文的工具——簡體字..... 葉錦熙(一〇)
- 大眾語和報紙..... 謝六逸(一四)
- 關於文言文，通俗白話文，大眾語的質和量..... 周木簪(一六)
- 大眾語與白話..... 任白戈(一八)
- 打破白話文的勢力圍..... 金滿成(一九)
- 變成建設大眾語文..... 楊隆源(二〇)
- 為什麼還沒有大眾語文學..... 魯靈(二一)
- 大眾看得懂的文學..... 薛靈(二四)

## 現代小品作家論

大眾真確在日本.....

- .....(續).....
- .....樂嗣炳(三一).....
- .....忍耐和暴燥.....
- .....阿英(二七).....
- .....文思(三三).....



文心雕蛇.....	陳子展(四三)	卅字解.....	曹家仁(三五)
與徐悲庸論聯文書.....		...	魏買公(四五)
法國婦女的文學生活.....	高 植(五一)	秋之歌.....	那魯遜(四七)
秦淮的夏夜.....		...	徐慰庸(五三)
外國話與本國話.....	陳子展(五九)	木龍.....	沈端先(五五)
說鳳.....	杜 談(六一)	從夢真驚醒的姑娘.....	李 維(五九)
對話.....		...	陳艾蕪(六一)
清代的幾個農民詩人.....		...	董 且(六二)
那一綹頭髮.....	黎錦暉(七一)	周作人先生在日本.....	李青巖(六五)
壁上歌.....		...	伯 韓(七五)
坎地.....	吳廣略(七五)	續金瓶梅作者.....	葉永霖(七七)
吹簫.....		...	大 風(八一)
喜酒.....	陳丹林(八二)	一文跌萍銀光團.....	徐輔哉(八四)
辨園雜.....	方之中(九二)	日本劇團之職業化.....	嚴 夢(八九)
文藝漫話.....		...	非 非(九四)
我的俳優生活.....		...	汪優遊(九五)
戲劇運動的幾個當前問題.....		...	陳 奕(九八)
十年如夢憶巴黎.....(續)		...	徐仲年(一〇一)
戀愛漫談.....	周曙山(一〇七)	人道.....	董 厚(一一三)
白日之夢.....		...	楊邦人(一一五)
漫畫十八輯.....		...	丁 玲 丁 聰 沈 從 之 馮 至 張 景 惠 程 梅 嶽 黃 嘉 音

# 中國實業銀行

## 儲蓄部

### 零存整付儲蓄

每月存洋三十一元七角  
十二年期滿

可得一萬元

備有詳章  
函索即寄



基本穩固  
會計公開  
利息優厚  
手續簡捷

### 存本付息儲蓄

按月支取 按季支取  
按年支取均可

### 總部

上海博物院路三號一樓

### 部分

上海南京路  
天津領事道  
南京白下路  
青島中山路  
漢口歆生路

### 本埠支部

北京路  
虹口北四川路  
法租界公館馬路  
南市黃浦灘路一號

### 特種定期儲蓄

一次存本二千〇〇六元四角四分  
十五年期滿

可得一萬元



# 四明儲蓄會

上海南京路三九〇號 電話九〇〇七六

欲謀將來的幸福；

請自今日起節省儲蓄！

## 婚嫁儲金

本儲金以少數款項存入數年之後  
子母相權便成整數不但子女婚嫁  
之資有備無患即欲置備產業或與  
辦各種有利事業均可立就

### 金額

分到期一百元五百元一  
千元五千元一萬元五種  
自五年起至十五年  
自九厘半至一分一厘半  
復得利息生利

本會儲金由四明銀行負保本保息  
之責會長及經理並負完全責任

★備有詳章承索即奉★

### 西門分會

和平路一三三號  
電話南市二二二五五

### 虹口分會

北四川路一三三四號  
電話四六七八六路

代理處各埠四明銀行

- ▲本埠南市民國路台灣路
- ▲南京下關二馬路
- ▲漢口特三區鄧陽街
- ▲南京楊公井
- ▲寧波江北岸

# 上海四明保險總公司

本公司專營全國水火保險以及船壳險汽車險海員險之設備本忠  
誠服務精神為社會貨殖財產之保障如蒙 惠教請於後列各埠公  
司及代理處接洽為荷

## 總公司

經理謝瑞森  
副經理范潤生

地址 南京路三九〇號

電話 九〇〇六七

經理室

電話 九二二四〇

## 上海分公司

經理林聯琛  
副經理鄭澄清

水險部主任馮耀泉  
船壳部主任蔣味泉

汽車險部主任張慎水  
海員險部主任洪顯實

## 甯波分公司

江北岸四明銀行

溫州

華興公司

紹興

興文橋十五號

## 杭州分公司

青年路十八號

福州

大一行

無錫

三下塘水興巷十號

## 南京分公司

城內楊公井

台州

永川公司

南昌

大有紙行

## 下關分公司

二馬路平安里

青島

中國實業銀行

安慶

鳳大成行

## 漢口分公司

特三區鄧陽街

烟台

德康商行

威海

福增德

## 天津分公司

法界八號路卅七號

南潯

大業公司

龍口

餘慶行

### 外埠代理處

# 四川銀耳

## 治病 補身 最奇 效有

有多年之歷史 悠久之信譽  
不以次貨摻雜混充 不以虛偽減價號召

外埠來信只寫上海四川商店即可交到  
並著有銀耳之研究一書歡迎函索閱

### 主治

陰虧 腎虛 肺病  
咳嗽 咯血 胃呆  
胃炎 火眼 痔血  
便秘 婦女經不調  
血崩 白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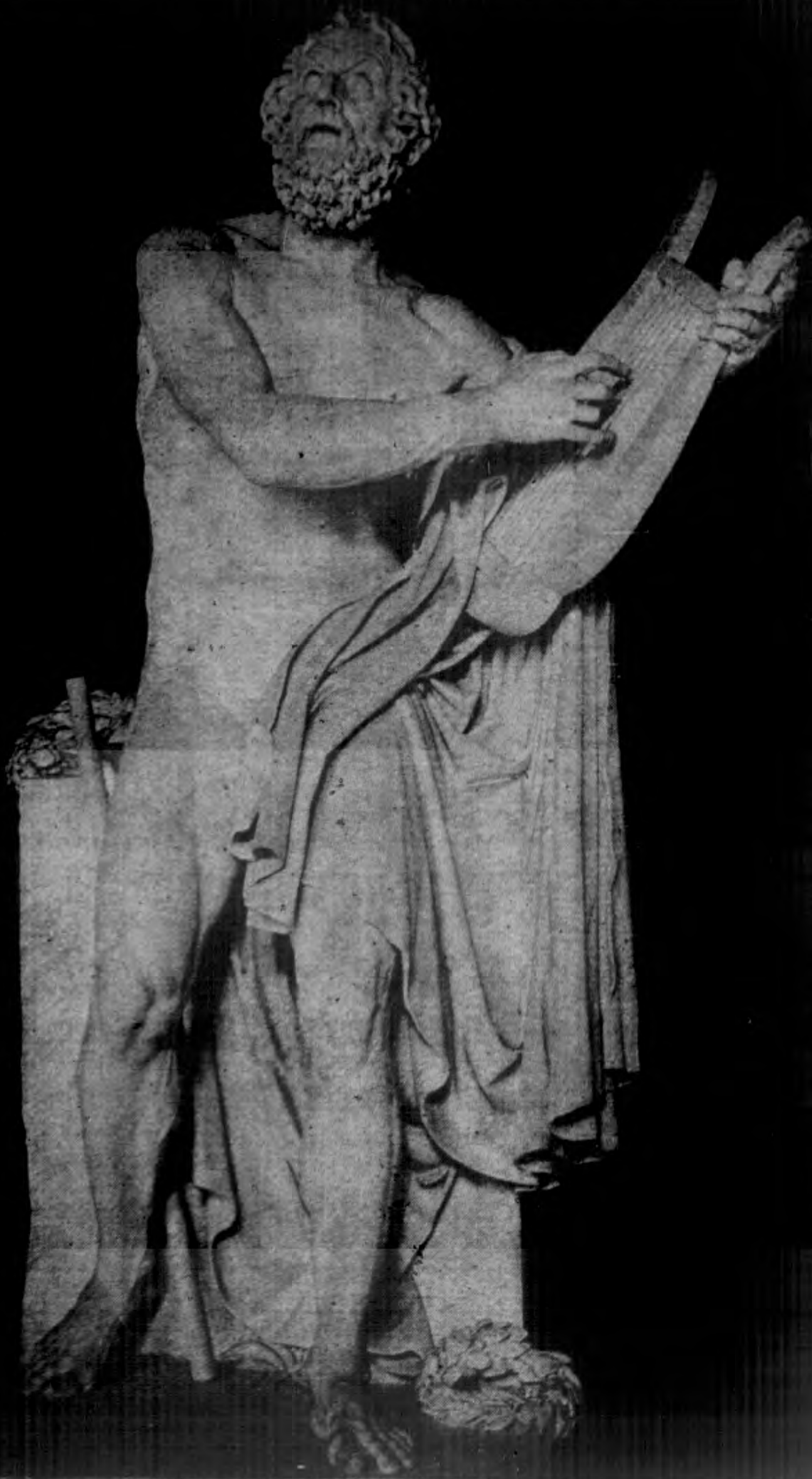
### 功能

滋陰 補腎 潤肺  
止咳 生津 降火  
提神 補氣 強身  
補血 清血 美容

真正四川銀耳 完全天然野生 性質不熱不涼 服食冬夏不分 功效特別偉大 健腦補血滋陰 男子陰虛腎虧 婦女雜疾月經 各種男女病症 銀耳功效最靈 倘能常食不斷 保證却病強身 本店專售銀耳 多年遠近著名 不以次貨摻雜 或假廉價號稱 敬請各界人士 選購務宜認真 次貨毫無利益 反轉上當非輕

總店 上海四川商店啟 分店

南京路山西路口 電話九五四九 三〇〇二 即拋球場老店



刻雕蘭羅

像造馬荷聖詩臘希







倪貽德作品  
其一 案頭清供

其二  
漁村  
小景



◆ 三潭印月之秋  
——  
畫攝

陳樹  
人繪

高柳  
晚蟬  
說內  
風

陳權庭作

◆ 雲樹蒼茫動逸思





好男兒，好女兒，你們快團結起來，來鞏固雙十的基礎！

胡蝶高占非為雙十節合攝



不知流了多少熱血

，擲了多少頭顱，

才造成這一頁光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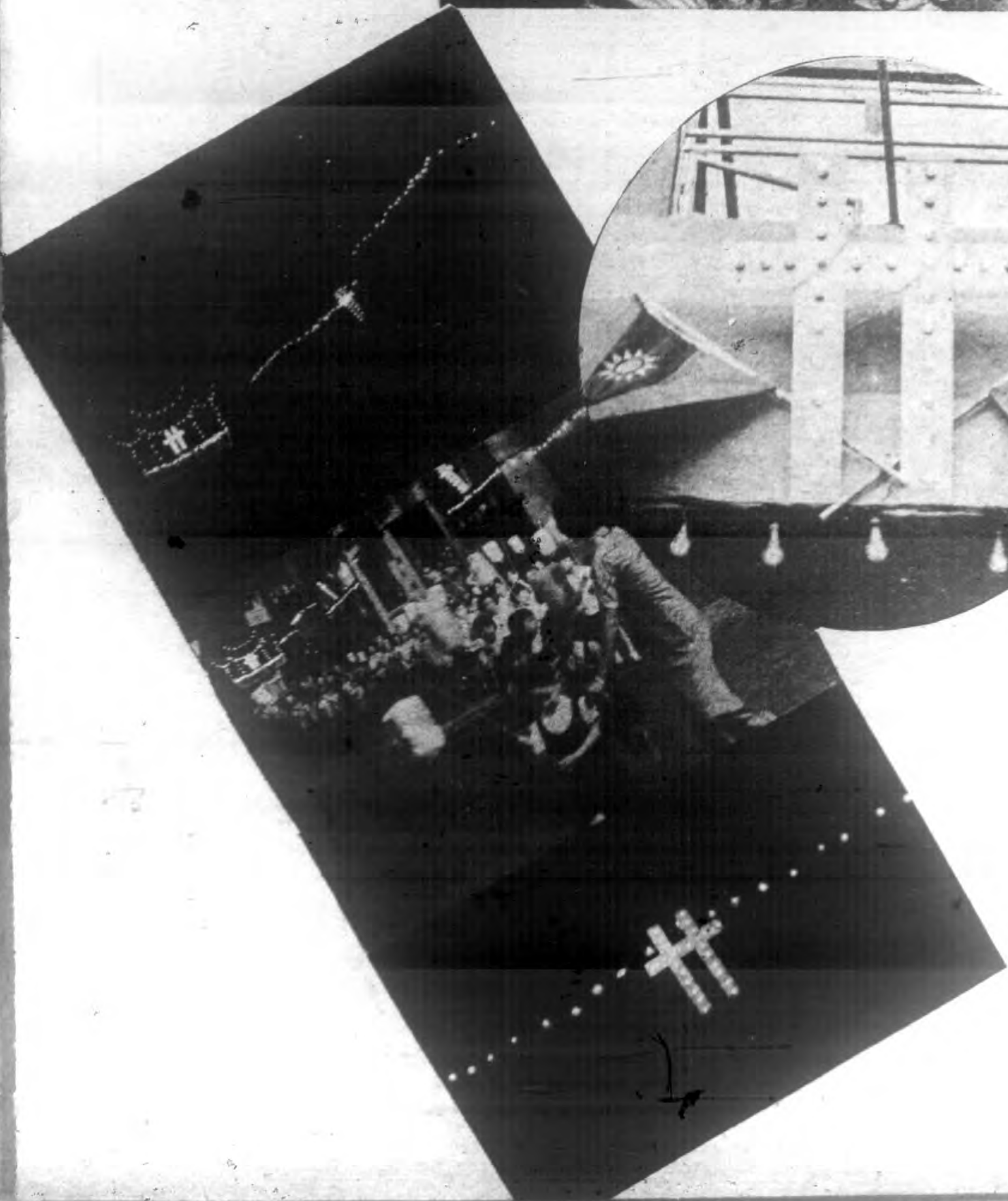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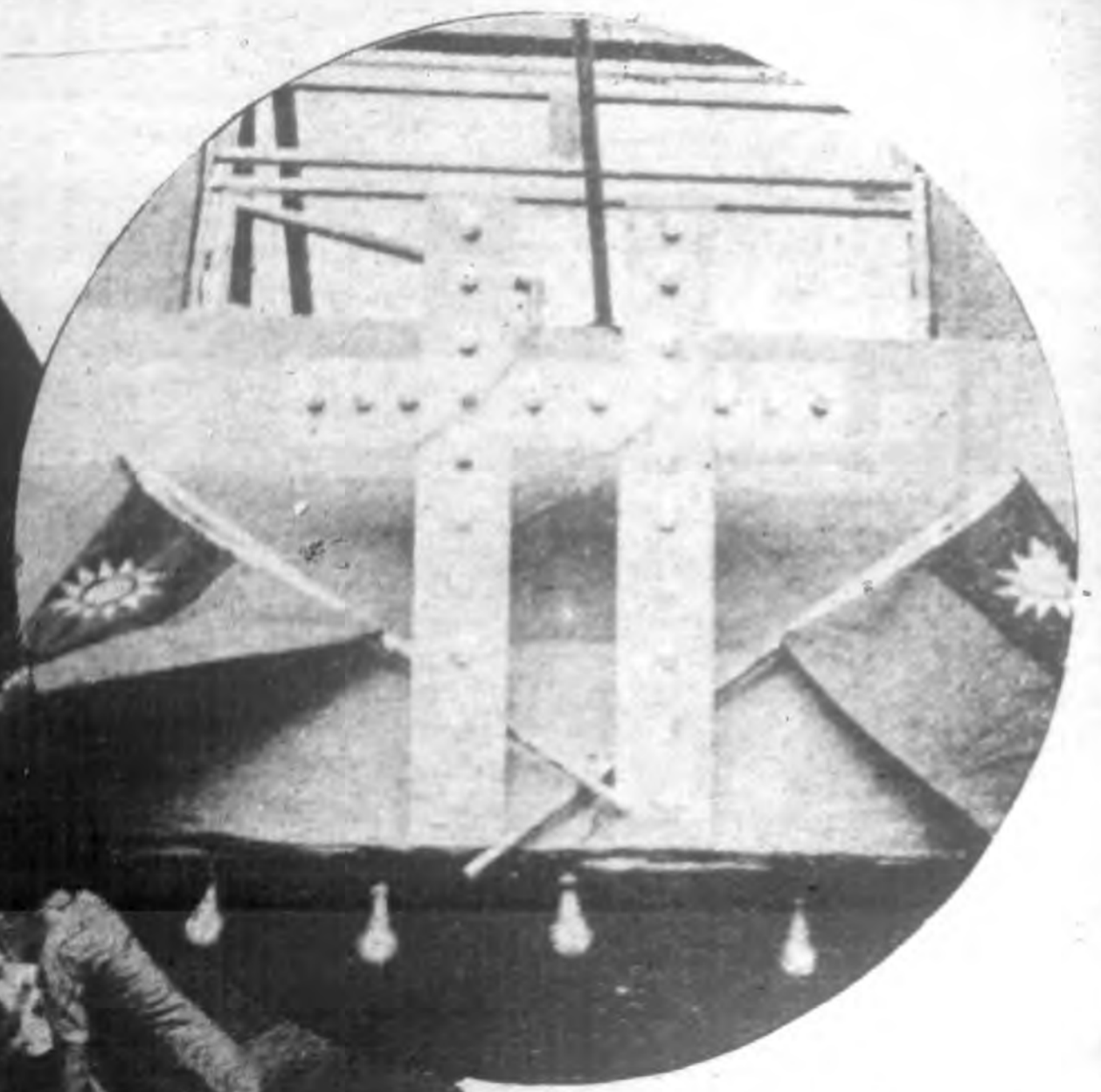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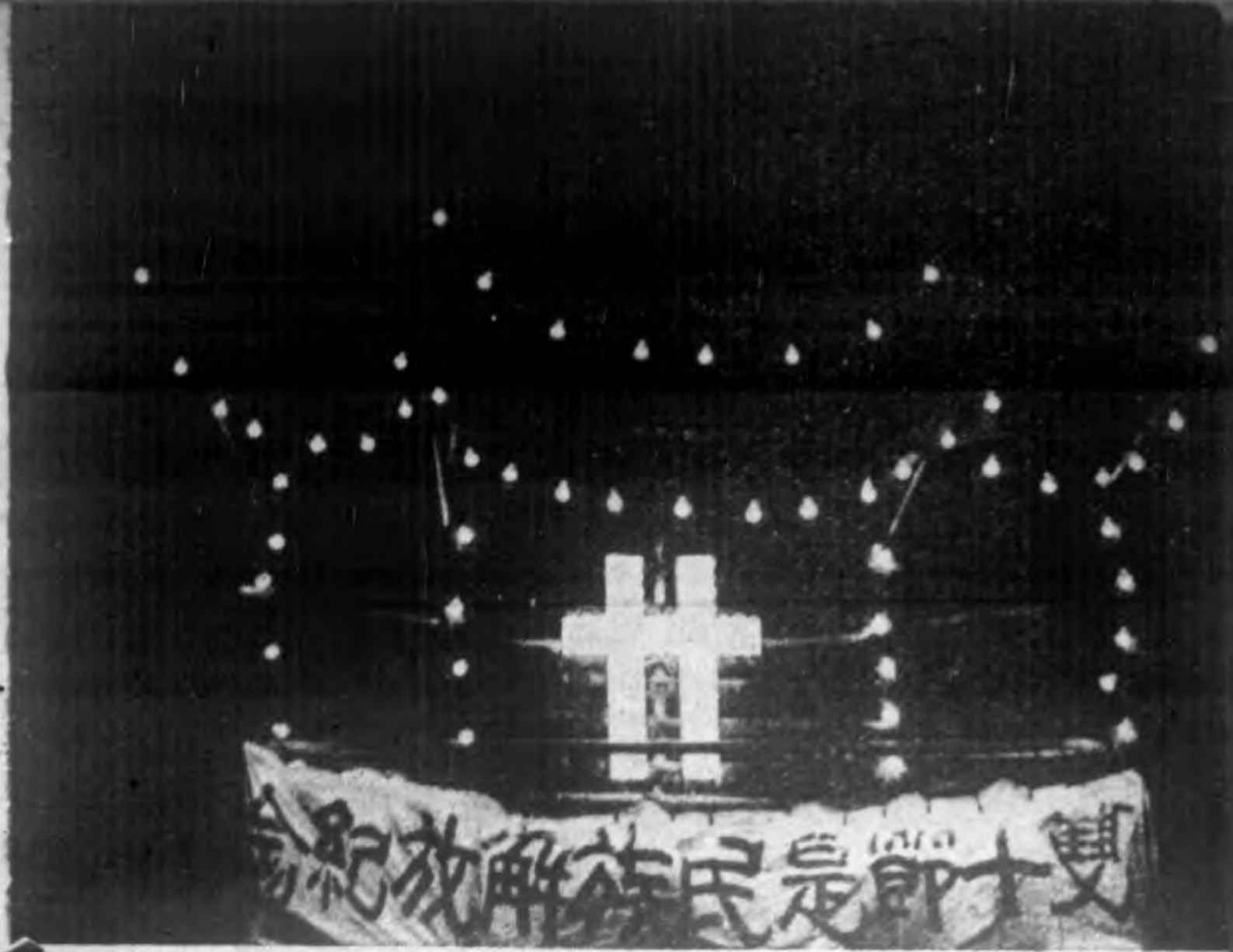
燦爛的歷史；我們

應當怎樣來發揮先

烈的革命精神，使

這雙十放出更偉大

的燦爛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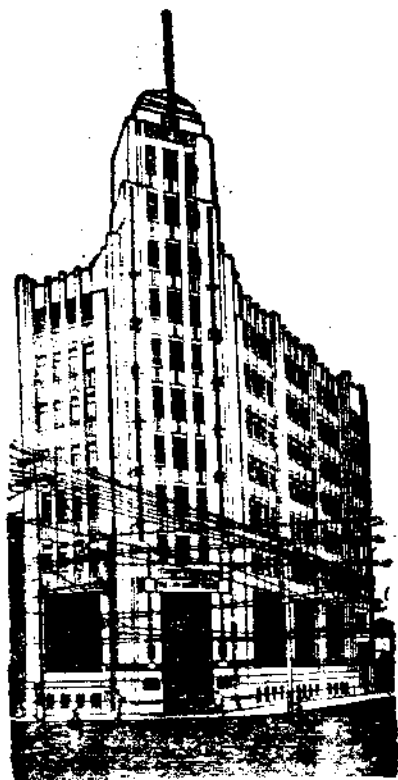
陳·耀·庭·攝

# 中國墾業銀行

業

部 務

辦理銀行  
一切業務



儲

處 蓄

辦理各種  
儲蓄存款

## ☆最新式保管箱出租☆

本行保管庫建築堅固庫門鋼板厚至二十餘吋內置美國最新式摩斯爾保管箱數千只大小尺寸俱備租費非常低廉凡各界人士以及賢明主婦均須租用一隻俾一切貴重物品獲有安全保障免除種種煩惱以增進社會與家庭的幸福！

● 印有保管箱出租章程備索 ●

上海總行

上海 北京路二三九號  
電話 一六二九〇(四線接轉各部)

上海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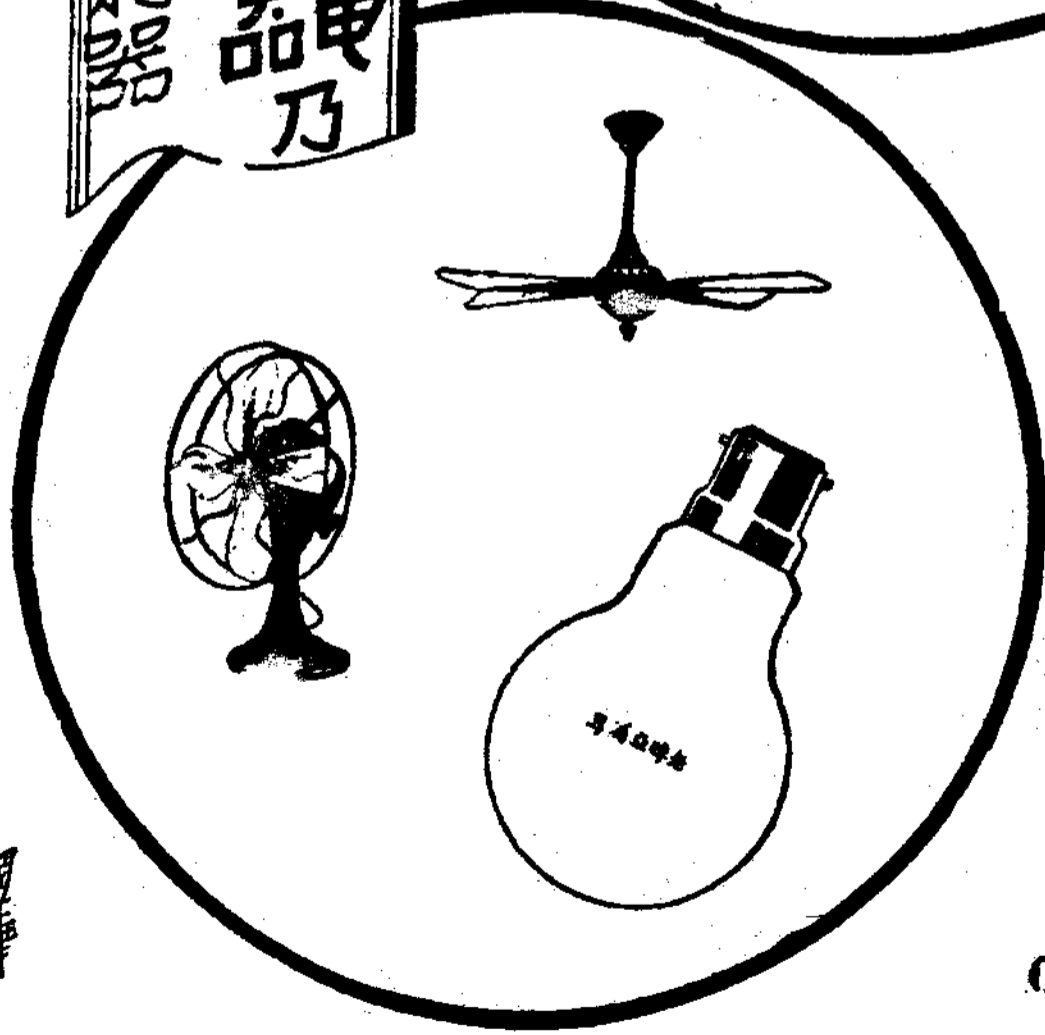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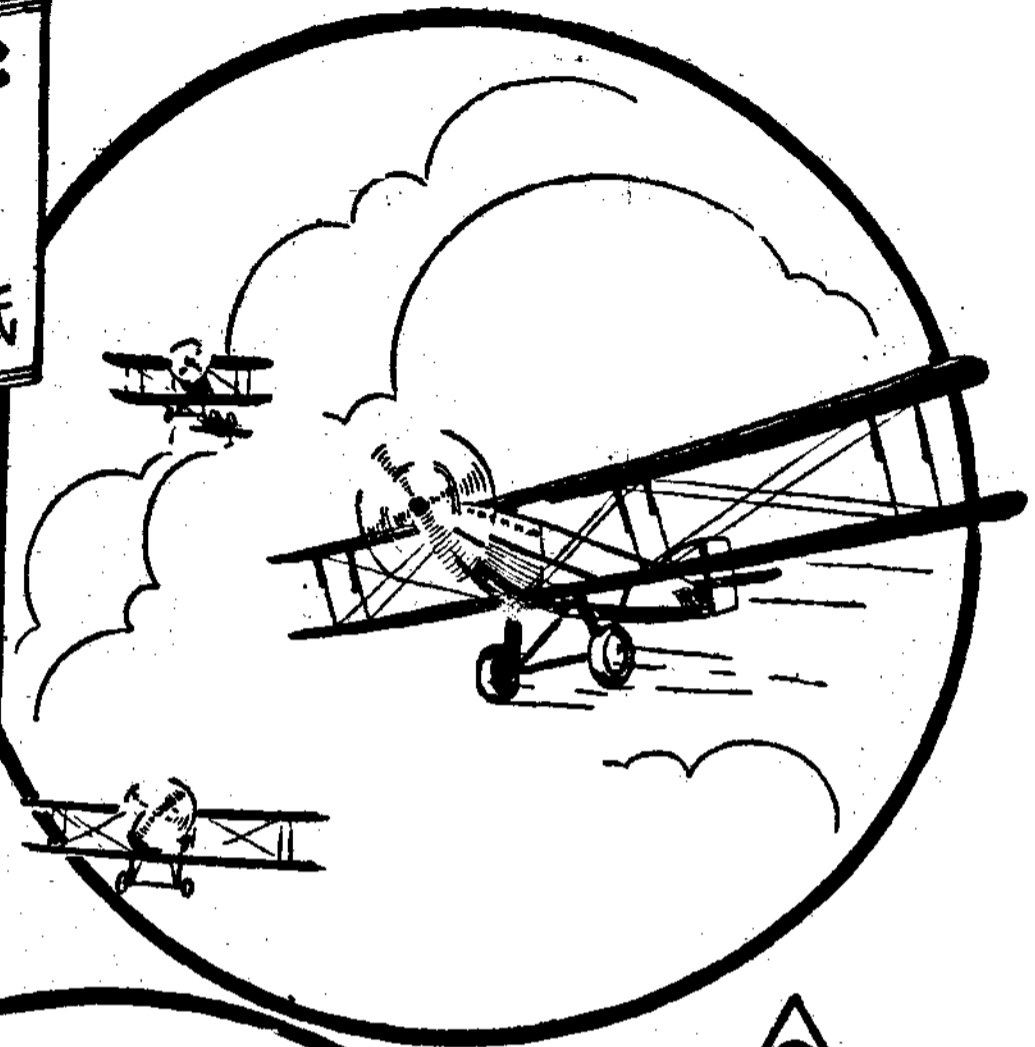
上海靜安寺路梅白格路口  
電話 三二一〇一  
上海八仙橋青年會隔壁  
電話 八二四七一

分行

天津 北平 南京 甯波 餘姚

**飛機**  
 係  
 抵禦外侮之利器

**亞浦耳**  
 乃  
 抵制洋貨之利器



**總廠**  
 上海連陽路六十六號  
**分廠**  
 上海鄱陽路一六二號  
 電話總機  
 五〇三三六  
 電報掛號  
 中文 文中  
 英文 OPPEL 〇四八八

國華





大眾語文問題特輯

# 大眾語文問題特輯

## 中國二千年大眾語文文學小史

黎錦熙

### ——大眾語文學短論之四

恕我狹隘得很，我這裏是論「大眾語」的「文學」，不是論「大眾文學」(Mass-Literature)。「大眾文學」也有歧義：一是 Mass-Literature，專指「勞動大眾」而言，是以一個特定的範圍為對象的；一是 Popular Literature，泛指全般大眾而言，也可譯為「通俗文學」，通行於日本，如菊池寬就是代表的作家，因之日本左翼作家認「大眾文學」是一種「布爾喬亞的文學」而非「普羅文學」。但我前文(第一論)已說過：「語言(工具)和牠的內容意識(思想)」，在討論時雖不妨分開來說，但實際上是整個的，要前進則同時俱進。「語言如此，文學似乎也一樣。不過就語言和文學的本身說，究竟性質不同，範圍亦異；而且既是「討論」，當然要把形式和意識(內容)「分開來說」才清楚些；而且近來文學的理論也未免太偏重意識方面了，走上從前「文以載道」的故轍，更加上只論「道」，不論「文」。這裏姑且守着章炳麟先生的文學老定義：「學說以啓人思，文辭以增人感」。「增人感」的結果也還是要「啓人思」的，這就在乎作家的手段了。究竟現在對於「大眾」應該「啓」一個甚麼「思」？則不屬於本文的範圍，最好讓給教育家們去研究。本文只論文學的形式方面：體製，情調，風格，並且還要牽及文字工具問題。

請把「大眾語文學」分成過去，現在，將來三個階段表說一番。

第一，中國過去的「大眾語文學」，勢力之大，無與比倫，可以說，一部三千年的中國文學史，凡遇一種新體的黃金時代，全是受了「大眾語文學」的影響。民國十年（一九二一），胡適先生在教育部的國語講習所講演「國語文學」，已有闡明；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我也畫成一個潮流圖（是為美國舉行開國一百五十年紀念，在費城開世界博覽會做的，名曰國語四千年來變化潮流圖，下欄專表「民間文學」的勢力），但未申說；次年（一九二七），答復張陳卿先生一封信，略加解釋。今撮大意，以證斯言：

（一）秦以前（紀元前三世紀以前）荒古盡是口頭歌唱的「大眾語文學」，未能筆之於書；書契之興，專為紀事，沒有文學，漸衍為「古史敘記文」，到晚周便成「諸子著述文」，這便是後來所謂文言文的緣起（文書文正是劉復先生的中國文法講話中所謂「符號語」，從來沒有成過「活語言」，說不上「死」，是詳下）。口頭的「大眾語文學」，到詩經才算寫出來一些，但既寫出來便和「大眾語」分歧，供貴族之用（注傳所記可證），遠於語言了。晚周南方民間的「大眾語歌謠」，也被屈大夫們寫出來，修飾潤色而成「楚辭」，與詩合流，漸衍為貴族的「賦」體；而古史中的「語」「誓」文和「諸子著述文」中的用詞造句，多少也直接受了些「大眾語」的影響。（這便是潮流圖下欄綠色潮流第一段的說明，須參看；以下各段都是就圖申說的，請注意。）

一般人多以為上古語文合一，戰國時漸分歧，這個觀念却錯了，把我那復陳信中之一段附錄如左：

胡先生的國語文學講義第一章，以為戰國樂漢之際，語文分歧，古文死了。那麼戰國以前，語文果然合一，古文果然是活着的嗎？顯見以為不然。戰國以前，語文不但不合一，而且夠不上說分歧；後之所謂古文，在當時當然不以為「古」，但也說不上「活」；不是已「死」，乃是並不會「活」。這種推定，是從文字符號和物質生活兩方面看出來的。第一，書契初興，只是一種極簡單的符號，其備忘表意的作用，比以前「結繩」的辦法不過略勝一籌，豈能把整套的語言曲曲傳出？說到語言，雖在太古，決不會像遺跡符號的簡括；初民從習用的語言中，早已直接產生了文學，就是歌謠。但只能在口頭耳畔相欣賞，到後來才傳到竹帛上去，有些自然是偽造的，其不偽的，也一定失了本來語言的真面目；何況漢字這種符號，始終脫不了「結繩性」，是不能活潑地切古語，保留舊音的！即如吳越春秋（卷五）所載太古學子作彈守的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肉）。」據劉師說，這歌起於黃帝之世（要是傳得佳，可算歌謠之最古者，向來選錄「古逸」的也多把這冠首），是最早的一首「二言詩」；但現在調查各地歌謠，全首都是兩個字一句的實在不難見，並且唱起來的音節也不合式，所以明黃生批評劉氏「此首未知詩體」，以為「必四言成句，語脈繁，聲情始切；若讀作二言，其聲嗚嗚而不激揚，恐非歌音。」（見義府卷下。）我想二言詩雖不是自真所有的，却是紙上能有的。現在有一個比例：我們家鄉湘潭地方，鄉間道路多未修，滿是黏土，民間為之謔曰，「落雨一鍋糰，天晴一把刀。」清光緒中，王蘭運先生仿漢書重修湘潭縣志，在「八音」中的地理志內引了這首歌謠，他老先生却把把改為「兩」，而兩句二言詩了！但湘潭人誰都知道是絕對的五言。近人所以要求如此者，是求句法的簡古；前人所以要求如此者，也是求符號的簡省；原因固然不同，其求「簡」而不能密合語言則一，何況漢字這種符號，始終脫不了「結繩性」，比無論何種文字都要繁雜，記載時的繁簡，自是人情之常。（詩經的國風雖是采自民間，可以入樂的，我疑心有些不好念的四言篇章，也會受了當時詩人的斧削。）第二，上古時的「文房四寶」又是何等艱貴而笨拙！紙，最初用竹片和木板，「簡」「策」「檄」「籍」字都從「竹」，「札」「契」字從「木」，「履」「屨」字從「月」，至今物換時移

未改；直到春秋戰國間，才用絲帛（「竹帛」二字連音，始見墨子明鬼篇和韓非子安危篇）；至於「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創製的「蔡侯紙」，是紀元後一〇五年才得到政府的褒獎的（見後漢書蔡倫傳）。筆呢，當初用刀（但據王國維先生的考證，乃是削鑽的，不是刻字的），「兔毛筆」相傳是蔡蒙恬才創造的（見晉書張華傳物志）；墨是用的真「天然墨」——漆，後又發明一種石汁，到魏晉時才知道把漆烟松煤造成「墨丸」在「凹心硯」上磨而貯之（見宋趙希鵬洞天清錄集，四庫書目作洞天清錄）。總之，從春秋到戰國，「百家爭鳴」，那些著述家却都是伏在極矮極矮的椅子上，拿一枝沒有兔毛嘴的小竹管兒，點著漆，在那裏重的絲帛上（或削得極平滑的竹片兒，或木板上），一筆一筆的使勁寫，現在想來，真費錢！豈但費錢；且不免如金聖嘆批西廂的話，「費手，費飯，費毒」呢。那麼，省一句是一句省一字算一字；咬破額為單詞，化散文成韻語，其動機不必在文學上，實是在經濟上。試想在這種情況之下，那還能委曲曲折的寫出語文合一的東西來？「文房四寶」進化了，才夠得上有高語體文的資格；後來印刷術也發明了，所以唐宋以後，文愈繁，書愈多，元明以來，可以產生那龐博的長篇白話小說，近來鉛印石印的機器輸入了，所以每天能出四五張幾萬份的報。語文合一，到此也就沒有物質上經濟上的障礙了。然而這幾年語體文雖通行却還沒有打白話電報的（不費錢的語文官電不在此例）。可見語言和文學上之「唯物的」看法是不會錯的，而秦以前的語文不能合一與竹帛上不能有純粹的活文學也是無可疑的。

## （2）漢魏六朝（前三世紀至後六世紀，約八百年間）秦始皇和李斯既實行「國字統一」的政策；（在籌備「國語統一」之前二千二百年，禮見史記

秦始皇本紀，李斯傳，李斯項瑯刻石，及說文解字。我在民國十五年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講裏也有一段陳評，附錄在此：「戰國時百家爭鳴，著書立說，實在那時也還是嘴的作用大，文字傳寫，聲音異形。一到了秦始皇，他既用武力辦到了國家的統一，跟著從事於文化的統一，下手處就在語言文字的統一；可是疆域無廣，交通不便，語言統一，無法辦到；便用了「焚書坑儒」種種嚴厲的手段來促成思想和文字的統一。李斯的小篆便是統一的「國字」。這時候，假使李斯的眼光再高一點，像腓尼基人對於埃及及文一樣，利用古文大篆中許多奇形異樣的字體，挑選若干，定為字母，分析聲音，組成一套固定的拼音文字，那麼，這二千多年以來，中國的語言，文化，文學等等，大家想，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情形；可惜李斯見不及此。第一，拋棄語言，讓脫離文字去走牠自家的路，便成了二千多年來言文分枝之局。第二，繪畫式的造字法，那時筆路早已走不通，以後陸續產生的新字，不復能「衍形」，而只能「衍聲」；本無其字的語詞，就給牠來一個「假借」；本有其字，忘記了或難寫，便借用一個同音的字，就算「通假」，你的方音是這樣，「通假」了這個字；他的方音是那樣，又「通假」了那個字。於是一個意義，可用許多方塊兒的音標，一個音標，弄成許多關不清楚的意義。傳到如今，成了古今萬國最難學的「國字」。第三，文字的用處既廣，小篆這種國字還不便寫，同時程邈作「隸書」，漢又有「草書」，這都是應用上自然產生的，用不着誰來創造。幸而唐以後的科舉政策，把所謂「今體」的「楷書」把持住了，法令上只承認這一件，再不讓牠另變花樣。然而傳到如今，通行的正楷，行書，草書，省體，俗體等等，五花八門，毫無條理，成了古今萬國最難寫最複雜的「國字」。總而言之：現在我們享有這一套漢字，全國「同文」，總算是食了李斯丞相焚書坑儒之賜，也應該感謝歷代帝王科舉取士之功。但是，在漢這層層多，「通假」這麼容易，實下用功十年，還要鬧成笑柄；面子上固然統一了，骨子裏實在不過少數知識階級的人們鬧的玩意兒，說的爾子話。雖然他們彼此共喻，似乎得了文字統一的好處，也只算統一了上層階級，民衆實在被屏除在統一之外，因為他們是一輩子運用不來的，率性不要了，還能說得上統一不統一的話嗎？只可惜二千年的君相，正當文字還沒統一而正需統一之時，卻失了創造拼音文字的機會，後來局面定了，文化逐漸發達，與精累代增加，漢字的動力積重難返縱然弄到道道似統一不統一，也就無可奈何。而當初若要求文字統一的緣故，白把語言統一這件事犧牲了二千年，「賠了夫人又折兵」，真算冤枉極了！因此，二千年來「言語異聲」，還是和秦以前一樣。」到漢武帝和公孫弘又用通雅（指國定的經書）補官的制度，來實行「文體復古」的政策（在提倡「文學革命」之前二千

「言」；雖見史記及漢書的「言」，便把那先秦「諸子著述文」中的儒家言作爲標準文體，姑名爲「古體散文」，就是「文言文的正宗」，從此便定了二千多年全國統一的「小衆」應用文之局；同時又把從「楚辭」變化出來的「賦」作一種時新的美術文，供廟堂的欣賞。（參上段，便知二者都是含有過去的「大眾語」成分的）但民間的「大眾語歌謠」和「五言詩」也在那兒蓬蓬勃勃地盛行，最可怪者，牠們的勢力很大：「趙代秦楚之騷」，漢武帝也不能不愛，甚至於特設一條採訪，編製，演習的衙門；叫做「樂府」，後來衙門的名稱竟化爲這種「大眾文藝」，的名稱了；（樂府經貴族化，也漸漸開「大眾語」了；但由漢到南北朝，民間樸素的樂府歌辭還多流傳至今，而且還看得出南北的作風不同：南朝多兒女的，北朝多英雄的。宋郭茂倩樂府詩集第廿五卷所收梁鼓角橫吹曲六十五首和木蘭詩二首，實在都是北方的民間文藝，因爲史家認南朝爲正統，故多以南統北耳。這種南北不同的情調和風格，直到近代的章回小說和「評書」還是如此，北派愛描畫英雄俠義，南派愛敘說才子佳人。）「五言詩」也是民間之騷，其流傳者大約是經過當時愛好牠的詩人之斧削的（如古詩十九首以至孔雀東南飛等，故不著出作者姓名）。尤可怪者，牠們的勢力更進一步居然可奪廟堂文學之席：「五言詩」到漢末，而兩晉，而六朝遂成文人學士最典重最流行的詩體；「樂府」後來到唐人的擬作，也不復視爲民間之騷了。至此，「五言詩」和「樂府」便和「大眾語文學」完全脫離關係，而其命運也就告終，民間又湧現別種體裁的「大眾語文學」其潮流又轟騰澎湃地侵入廟堂了。

所謂「小衆」應用文（古體散文）和廟堂美術文（賦），漸各分出細流，匯成一湖，至六朝而大盛，這便是「駢體文」，竟將「古體散文」之應用文地位奪去，却不知是甚麼緣故。當時印度佛教潮流已來，遂發生一種直率的繙譯文體和外來的詞句，其成分漸直貫入「大眾語」以及文言。

（3）隋唐五代（六世紀至十世紀，約四百年間）唐朝可算文學史上最高的黃金時代，但其當時新體，都是受了「大眾語文學」的影響，如初期的「七言絕句」（五言不能唱，故不知七言的流行，舊解「絕句」是從律詩「截」下來的，這是復舊之名，民間是有此詞無此名的），晚唐又變爲長短句的「詞」（五代十國出了一些「皇帝詞人」），其潮流都由民間侵入，和漢魏的「五言詩」與「樂府」演了同樣的公式。當時「摩登」學士們每好把「大眾語文學」修飾潤色起來，成爲自己的作品（如五代的「詞」外，全唐民間歌謠和傳說故事等，多被文士採治而成竹枝詞和短篇傳奇小說等，但都漸漸離開「大眾語」了）。倘有未經修飾潤色的，則如敦煌石室中發現的唐寫本「俗文」（所謂「變文」「唱本」「雜曲」之類，白字連篇，却也有幾丁文士的古典氣味的；羅振常先生們有詳考，此不備陳），却大半是受了「和尚大眾」（按前釋，這是當時的「真大眾」）的影響。當時印度佛教潮流甚澎湃，「和尚大眾語」極發達，晚唐禪宗的白話「語錄」，漸流行而爲宋代講學家書札講義等應用文，這可以說是後來和「古體散文」對立的「白話散文」之權輿（但還是指一種「小衆」的特殊應用文，並非整個兒採用了「大眾語」，不過在應用文中參雜多量的「大眾語」詞類和句法而已。）

說到「小衆」應用的「古體散文」，却沒落了，一般人下筆就是「駢體」氣味，於是中唐的韓文公「起八代之衰」，提倡「古文」，拿六經語策史漢之文來和「駢體文」作高壓式的對抗，其實虛字的運用，語句的結構，多少受了些當時通行語言的影響又何嘗做得真和六經語策史漢之文一樣呢？這也不能不算「大衆語」的勢力了。

廟堂取士用「律賦」，這真是死東西。「古詩」「律詩」都是上承六朝「五言詩」和「樂府」（多七言）的餘波，作家也有參取些「大衆語」的，其作品也有爲識字「大衆」所愛誦誦的；而「律詩」獨稱「近體」者，因爲可以「應制」，猶後世「八股」之稱「時文」，但也因牠和民間來的「絕句」「潮流匯爲一湖之故。

(4) 兩宋金元（十世紀至十四世紀，約四百年間）自晚唐五代發明印刷，版刻漸行，此時書籍易得，文化較易普及，「大衆語文學」的意識方面，也漸比從前容易滲染教化了。（發明印刷事，關係極大，附錄我復陳信的一段：「當五代時，中國四分五裂，戰亂相尋，但在中國的文化史，學術思想史和文學史上是一個絕大的關鍵；這並不是說那些「皇帝朝人」有這麼大的關係，乃是印刷術在那個時代由發明而推廣，便把那個時代爲今古學的一條大鴻溝。近古爲大師，常說他唐以後書不讀；就讀了，也並不據爲典要。例如清朝的杭世駿要給漢朝揚雄的方言作續編，這當然要讀他自己的時代才是，但他的續方言中所蒐的材料只到唐朝，因爲唐代的典籍還可讀古，宋以後便不古了；馬建忠仿「泰西寫耶嗎」撰文通，舉例也止於唐。這種風氣，實在就起於宋朝；宋人一切學術思想和文學，其風尚，其旨趣，已和唐人大大的不同了。唐人雖尋古，却不一定主張復古（除韓柳「古文」的旗號外），著述也不重尋古，他們事事都具有時代性。宋人便以復古爲尋古爲風尚；明明是印度化的「道學」，却要推本於唐堯舜禹「十六字之心傳」；唐顏元孫的千祿字書把正體，通體，俗體三種並列，宋張有便非復古不可；魏張揖的廣雅是讀爾雅，宋陸佃的埤雅却不取說「爾雅」而取「埤雅」；但他還探了一些當時俗語；到了明朝的駢雅，清朝的別雅等，更是專以考古爲歸，全不具當時的時代性了）；似此例證，不可勝舉。總之，由五代至北宋，是今學古學的大鴻溝；這個原因，完全可以從物質方面來解釋。常言道得好，「物以少爲貴」，寫本的書不易成，不易得，不易多，不易傳，到了宋朝，印本的書普及了。汗牛充棟之勢漸成，才覺得從前殘篇斷簡之可貴，尋古學今是古非今的心理，就此逐漸廢成了。在文學方面，民間的勢力却始終受不到這種復古風氣的影響，但也因印刷術發達，受了文化下達並易於交換的影響。）民間講歷史故事的「平話」盛行（宋朝幼年的皇帝們也愛聽的），後來文士和平民合作，漸漸演成幾千百回的長篇小說，竟做了幾百年來識字「大衆」的重要讀物。「詞」到兩宋，作家蜂起，雖因古典盛行而漸老死，但在北方的「大衆語文學」又變出新花樣來，這便是「北曲」；金朝董解元的弦索西廂，確是用的北方「大衆語」；元朝「小令」「套數」的低唱高吟還不殺那時「平民的貴族」（如蒙古王公等）的欣賞，便擴充爲連唱帶做，一本四幕的「雜劇」。（現在有人以爲雜劇是貴族提倡起來的，不算「大衆語文學」，不知金元的貴族比不上漢唐，他們是只懂得點「大衆語」的。文士們要迎合上意，雖參了些古典雅詞，但必須把「大衆語」作個底子，和以前「樂府」等的演變不同。）「南曲」的進展也是一樣的（例如永樂大典殘本的三種，孫楷第先生們也有詳考），不過參了些南方「大衆語」，而南方文士和平民合作的精神比北方稍差，後來演化爲好幾十齣雜劇繁縟的「傳奇」，却和「樂府」與「詞」一樣地漸漸離開「大衆語」。

了。(這個南北不同的趨勢，胡適先生的國語文學講義裏，有扼要的一段：「北方本來在南北朝時已吸收了許多新民族，唐以後，經過了契丹女真蒙古三大侵入，疆土上起了許多變化，民族的遷徙和人種的混合又發生了無數變化。若從中國舊文明的上面看起來，北方自然不如南方了；中國哲學的中心和舊文學的中心，從此以後，永不在長江流域以北了。但從大處着想，北方也不會吃虧。第一，北方的民族，受了新民族的加入，體力上確實進步了。第二，民族的遷移與混合，把北中國的語言打通了，使北中國的語言漸漸成爲一種大同小異的語言，使中國的國語有一個很偉大的基礎。第三，舊文學跟着舊文化跑到南方去了，舊文學在北方的權威漸漸減少；對於那些新來的，勝利的，統治的民族，舊文學更沒有權威了。遼金的科舉都不注重；元滅金以後，科舉只舉行過一次(一二三七，按：當元太宗時，即宋理宗嘉興元年，金亡後三年)，以後科舉停了，差不多八十年，直到一三一四年(按：即元仁宗延祐元年)方纔繼續舉行。只此一端我們便可以想見舊文學的權威的掃地了。在這個舊文學權威掃地的時候，北方民間的文學漸漸的伸出來，漸漸的揚眉吐氣了，漸漸的長大成人了。小說，小曲，戲劇，都是這個時代的北方出產。我不能說這三門都起於北方，但北方文人雖然把這三門當作正經事業做，不像南方文人把他們只當作玩意兒做。這是一個要點。北方的文學作品，用的多是白話，是白話的文學作品，不像南方的文人愛持書包，愛咬文嚼字。這也是一個要點。」)

當時「小衆」的應用文却是完成了韓文公「古文」的功業但廟堂還是用的「駢體」，進而爲更整齊鏗鏘的「四六」，流行至今；「小衆」中的一種特殊團體則又通行從「和尚大眾語」出來的「語錄體」。美術文的「賦」已成末路；各體「詩」潮流還大，體製無改於唐，但也多能儘量容納平民與和尚兩種「大眾」語的成分。

(5) 明清迄今(十四世紀到二十世紀，約六百餘年)從施耐庵(?)的水滸傳到現在大小報紙上的長篇白話舊小說。一脈相承，都可以說是被文人渲染的「大眾語文學」(明末文人，此風最盛。又胡適先生的國語文學講義末有一段寫這種小說的勢力：「當明朝那許多才子名士努眼揮筆，拍桌跳脚，爭論漢唐宋的時候，中國文學界裏產生了無數的白話小說。說也奇怪，這些白話小說既不能考秀才，又不能學舉人，小孩子不愛讀『子曰而』，偏愛看小說，小童生不愛讀新科墨選，偏愛看小說，大小姐不愛看列女傳，偏愛看小說；老百姓不愛讀縣官催錢糧的告示，偏愛看小說。朝廷不用小說考秀才，學堂不准學生看小說，但是小說自己會滿地走，會滿天飛，會偷進小學生的抽屜裏去，會跑進大小姐的房裏去。到後來空氣裏都是小說了，腐筋裏都是小說了，骨髓裏都是小說了。那班當日努眼揮筆拍桌跳脚爭論漢唐宋的才子名士們抬頭一看，不好了！也就逃不出這個小說世界去了。於是他們真面那大覺大悟的人也就不能不老老實實的宣言道：『水滸傳可比莊子離騷史記漢書！』『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精物君子無出施耐庵先生右者！』(金瓶梅詞話)從明初五大傳奇到現行的「崑劇」，詞句逐漸古雅，遠於「大眾語」了(最近還有人提倡，却困難了)，故清末民間的徽漢等調起而代之，京朝提倡，遂成「京劇」(貴族們的欣賞也和金元一樣；但最近好事的文人爲之製詞，又漸古雅，那些作品能不合「大眾」的脾胃了)。以上「小說」「戲劇」兩種是顯而易見的。還有道地的「大眾語文學」，如上承唐代「俗曲」和宋元「平話」的鼓詞，彈詞，小調和評書之類，更遠而承荒古以來之自然的「歌謠」，仍多不著於竹帛，亦有粗印小冊，南北流行，而明清兩代，文獻難徵，直到近年，方知蒐集，留待下題，再與評論。

明初「八股文」漸盛，這却在「小衆」的文壇上放一異彩；本來是說理的「古體散文」，乃能與「駢體」「辭賦」合流，能融入

「詩」「詞」的麗語，能襲來「戲曲」的神情（清儒易餘錄中的話）集衆美，兼衆長，實爲最高希有的文體；可惜兩朝功令都拿牠來取士，便濫到一個不通了。應用的「古文」，明代的才子有秦漢和唐宋之爭；到清代的「桐城派」而拘束更緊，同時出一派「駢散合一」的作家，却有精品，皆反「八股」，實皆受了「八股」的影響，但詞句盡有來源，絕對不復再受「大眾語文學」的影響了。到了清末，所有從前各種文體——古文（包八股文），駢文，賦，詩，詞，曲——盡成末流。

清末西洋文學潮流漸侵入，在文言方面，只是「桐城派」因繙譯工作而出了一個旁支，報館文體也打破了一些傳統的拘束，在白話方面，也不過出了少許摸擬的短篇小說。直到民國七年（一九一八）才真起了大革命：把從前所有遠於「大眾語」的各種文體都叫做「死文學」，把近代從「大眾語文學」剛演出來的白話作品都叫做「活文學」；「死文學」一律打倒，「活文學」則認爲「文學正宗」。這個大革命，使智識階級的人換了一個根本觀念：二千年來文人學士都看不起的「大眾語文學」，到此才認定牠有個相當的地位。其效果：智識階級的人，才敢敢用白話來作正式的應用文，才放心作一個文學家或學者，也不要古文做得好，才把那通俗教育家「你們請窩窩頭，我喫肉」的「階級意識」打破。這便是「文學革命」的大功勞。可是，智識階級的根本觀念換了，白話文通行，一切都便利了，「大眾語文學」的身價也抬高了；截至現在，「大眾」的自身還沒有受到一點兒影響，沒有得到一點兒好處。這是事實。

民七文學革命以後，文壇上盛行創作的「新體」「白話小說」，「新詩」，「話劇」及「歌劇」等。外國作品也大批的介紹進來，文學的理論和批評，「文法」的研究和「新式標點符號」之通行，景象大非從前可比，總算以白話爲正宗總算是「大眾語文學」的世界了。可是，對於「大眾」的自身總沒有甚麼影響，一切都還是智識階級即所謂「小衆」的勾當（就在這年公布了一國音字母，實行「國語統一」的政策，恰與二千年前秦始皇的「國字統一」政策遙遙相承；但至今也還沒有普及於「大眾」。就在這年的後兩年（民九）明令廢止了全國小學的古體文而改用「新體文」，是「文學革命」的實態，恰與二千年前漢武帝的「文體復古」政策遙遙相對，但除受教育的學生之外，也還不能影響於「大眾」，如本文所說。）

總而言之，一部三千年的中國文學史，凡「小衆」的推陳出新，創體名家，都是受了「大眾語文學」潮流的影響。況云：「禮尚往來……來而不往，亦非禮也。」這自然是教育的問題，我以爲也還是文字工具的問題。

## 大眾語文的工具——漢字問題

黎錦熙



## ——大眾語文專論之五

「大眾語」既有了明確的定義，次論「大眾語文」，自須不違反其定義。但是，定義則一，功用不同。這也是很平常的話：「大眾語」是口頭的，耳邊的，故其功用只限於聚集的「大眾」（但備有廣播無線電發音機的地方不在此例）；「大眾語文」是紙上的，眼前的，故其功用可以普及於散在的「大眾」（但郵政不通的地方不在此例）。

把「大眾語」寫在紙上而傳達於「大眾」眼前的工具就是文字。牠的功用怎樣？只看「大眾」能否接收。全世界無論何等聰明的「大眾」，都不是生而能接收的，都是要受相當的訓練的，比接收進一步而自己運用牠去讓人家接收，那更是要受相當的訓練的。「大眾語文」工具的好壞，就只看訓練的難易——所需時間的長短，用力的多寡，效率的大小。說到這裏，便是很嚴重的漢字問題了。

就「大眾語文」這一點上說，漢字當然不是好工具，是壞工具，四十年來，經過種種的比較研究，目擊身驗，鐵案如山，不必再論。

不過漢字現在中國還是唯一的擁有權威的工具，這是事實問題。四十年來，熱心「大眾語文」的人，都想把這種工具由壞的改成的好的，約有三種主張：一是漢字改良？主張儘量採定「簡體字」，至今還在研究討論中。二是漢字改換，主張注音，終於制定了一套「注音符號」，「注國音可，注土音可，注於文字之旁可，單用而注出口中之語亦可」（見民國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國民政府訓令，頁二三四；看末一句，可知是「漢字改換」也。）三是漢字改革，主張另造一種拼音文字，終於制定了一套「國語羅馬字」。

「大眾語文」問題似乎不僅僅是文字工具問題，還有現在討論得最起勁的文體，詞彙，文法，以及修辭等等。我以為把這些事情往在「大眾語文」項下來討論，根本上叫做不合邏輯。「大眾語」不是已經下了定義了嗎？要一國全民族大多數的人同時彼此都能聽得懂說得出的標準方言把這種標準方言寫在紙上就是「大眾語文」，那麼不同之點就只在一個「寫」（當然包括印刷）；我們在「大眾語」名詞底下加上一個「文」字，這個題目當然只要討論一個「寫」字，就是「寫」的工具問題，就是要「大眾」聽得懂說得出「的東西寫在紙上叫他們也」看得懂，讀得下去」，進一步叫他們也「曉得寫，寫得出來」，那麼，除討論「寫」的工具外還要討論甚麼？您要討論文體，那標準方言就是文體；要討論用詞和文法，那標準方言自有牠習用的詞彙和天然的文法；這些都是「大眾語」本身上的研究，並不是另外一種「大眾語文」的研究；本來是「易簡工夫」不要弄成「支離事業」啊！當然，寫作的時候，儘可把說



和聽的「大衆語」程度提高；文體提得潔淨些？詞彙加得豐富些，文法練得精密些，但這不過是作文的普通條件，却也是藉着文字來改進語言，仍舊是「大衆語」本身的事；一方面說到修辭，要寫出來能動人，能美化，藝術化，那又是應撥歸「大衆語文學」問題的事，下節再說。如此看來，「大衆語文」項下當然只要討論「寫」的工具問題；若誤認「語」外有「文」，分成兩概來說，在實際上免節外生枝，在理論上也就不合邏輯了。

現在從文言文和白話文之爭演爲白話文和「大衆語文」之爭，除極少數明眼人外，彷彿都覺得「寫」的工具，漢字，是當然的，不須更改的，不成問題的，毋庸討論的；文言文運動之復興，白話文之不能大衆化，轉而成了特殊階級（智識分子）的獨佔工具，似乎這個原因並不在「寫」的工具漢字上。我不免又要寫上一段「老話」來作個楔子，便是民國十五年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的第四段：

所謂「不普及」的國語普及又怎麼講呢？國語（按：這是指注音文字說，即所謂「大衆語文」）普及，並不是要滅絕各地的方言；因爲漢字乃是學術上不能廢除的，也是甲骨文、鐘鼎文、大篆、小篆、隸書等文字一樣，是古來文化所附麗而流傳至今的。既作了中華民族的國民，自應了解本族祖先貽留的文化。現行的漢字，因爲歷史和我們更切近，而且已普及於上層階級，自然比那繁雜以上的文字更重要。不過大家須確切認定牠的地位；牠之所以重要，乃是就歷史上的文化說的，不是就現時來用現現代文化的重擔，更不能叫牠擔着這個重擔到民間去。要把這個重擔擔到民間去，必須另舉年輕力壯的腳夫，這就是「國語字」，這是要「普及」的。漢字當年曠廢，兼事虛僞，我們國民只應所給牠的養老年金，轉作臨時的高等顧問。說到具體的辦法，學校的教科是不能廢除歷史的，那就是教學漢字的機會；是不能不採辦古代文獻詩書的原文作品的，那就是教學漢字的機會；是不能不知道本國語言文字之源流變遷的，那尤其是正式教學漢字的機會；學生有時是必須參考國語辭典的漢書的，那也更是練習運用漢字以及古文的機會。將來普及的國語字雖通行，而學習漢字的機會還隨在，而且學習的成績的斷定比現在還校當年累月，假若漢字的青年們還要高明得多。何以故呢？漢字和古文，是一定要從「不普及」裏邊才能發展其特長的；牠們的致命傷，就在現代的人要逼着牠們去「普及」。結果，且不論民衆，就是受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們，其白字連篇，文理不通的病象到處發現，在老前輩眼裏看來，復變成一個「滿目瘡痍」。如果青年們從小學初階起，便把普及的「國語字」練得純熟了，社會生活上應用的文字，明瞭正確，在中學時代早已不成問題；然後拿歷史的「正法眼藏」來研究關係漢字的一切學問；學文科的便從此可以深探廣究，發見寶藏；學理科的也就不難得到相當的國學常識。那麼，現在青年們所最苦痛的，老年人所最悲觀的，所謂白字連篇，文理不通等病，即不難根本療治。何以故呢？一般國民，本來就不必用避路的「字」，又何「白」之可言？本來就不需要避路的「文」，又何「通」之足道？避路原來是不普及的東西！既不求多數人的普及，自有少數人的專精；不寫避路的「字」則已，一寫便不會「白」；不作避路的「文」則已，一作便準可「通」；這又是多麼痛快的事！再進一步說來，還有兩點要注意：第一，漢字與古文，原是形影不離的。七八年來白話文風行一時，這當然比古文容易普及些，而且容易進步些，在社會上文化上當然得到了相當的成績。然而真正的白話文學究竟成立了嗎？究竟將來有成立的希望嗎？簡單一句話：在用漢字作普及的工具的時代，真正的白話文學簡直不能成立。現在所謂白話文學，只是從古文進一步的改良作品；必須百尺竿頭再進一步，用拼音文字寫出來的，才是脫離古文，另闢新時代的創造作品。因爲漢字是和古文形影不離的，在牠們從前發展的道路上是如此。惟有簡練精麗的古文足以發揮漢字的特長；惟有繁整萬方的漢字足以表示古文的優美。現在既改從白話中創造文學，知道要因襲向不合作，奇形異狀的漢字，還真是古人說的「枘鑿不相入」了。……牠本來就不適宜於這種文體的，牠是向不會和語言合作的，牠

是和古文形影不離的。在白話的說理文敘事文中，已經露出弱點；若用純來寫演說詞、劇本、民歌新詩等，看起來尤其覺得虛礙，讀起來更覺得虛礙。至於實業書，哪有古文那麼辭約而義豐，潔淨而整齊呢？這就是近來白話文不能使人滿意的真正原因。漢字一天不解，則國語，古文便時時運動復辟；漢字一天不站，在「普及」的地位，白話文便時時走向「不普及」的迷途。所以白話文「普及」，便須叫漢字「不普及」。這是一件要注意的事。第二，漢字與科學，又是一套「不相入」的東西。無論理科或文科，近來都缺乏很好的翻譯品；治某種科學的專家，全靠讀原書，從沒有倚賴譯本的；有科學上的發明，也得寫成外國語，向來就不作與本國文來著作的。於是有人大發感慨，回顧到嚴又陵先生，覺得他的貢獻真不錯。不錯確是不错，但也要認清他的地位。他的譯品，包括了哲學、邏輯、社會、政治、經濟等科，已覺內容上有點兒汗漫；幸而他譯的分量還少，又沒有繼起的人，否則活像晉唐間把特殊的文體，例如四個字一組之類，來翻譯大批的佛經，一定也要弄成一種複雜難返的危險。因為嚴先生那種「造旨」的譯書法，只算本國的古文擴張領域。假使以後譯科學專著的也要學他，一來就不必是自己專精而有把握的科目；二來可以在不能澈底了解之處，弄幾套舞文的手段，只要文章好，誰都辦得了；其流弊又活像桐城派之於宋學，糊里糊塗動了一點，改頭換面，作為自己的文材，其實把宋儒的真相和他們的一點特長都湮沒了。果然如此，真正科學知識的輸入，便從此絕望；幸而並不如如此。近來用白話翻譯科學專著的，除開那幾篇不足道者之外，因為白話究竟無文可舞，沒法藏拙，不懂的就只能譯成一個不通；直譯的也就等於按原文法出生字。這看來似乎是白話不濟事，其實是白話的長處，因為她比古文來得老實些。古文的誤譯，還可以騙得上愛讀古文的人；白話的誤譯，却只能騙騙自己。再進一步說，對於用漢字寫成白話來譯科學專著的，也不妨警告他們一聲：且慢！還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有古文程度的，一定愛讀嚴譯的古文；有外國文程度的，一定去研究著作者的原本。通暢流利的白話文學作品還不見得有些礙眼，何況用來組成嚴譯的科學文句呢？仔細想來，仍舊是單個方塊的漢字在那兒作樂。不然那嚴譯的科學的文句，在腦子裏何以覺得那麼好，寫出來何以又覺得那麼不好呢？何況還有那永遠不能解決的漢字譯名統一的問題呢？最好等到國語字成功之後，再大批的把科學專著介紹進來，那時也就自然而然的她跑進來的；為的是彼此的臭味相投了。這時真是青黃不接的時候。若一定要把漢字來強迫今後的科學專家作翻譯的工具，那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將漢譯的科學專著弄得模糊影響，就只好把漢文一腳踢開，率性用外國文作專門科學傳授發表的工具，這在目前已經成為事實；恐怕本國的文字，終於見不着「齊先生」的面，在科學界先「亡」。可是本國的語言是不甘心與之借亡的，趕緊造出「國語字」來快占地盤呢！這又是一件要注意的事。總而言之：第一件是要請漢字從「新文學界」退回去，就永遠地安分守己守著古文；第二件是明知道漢字對於「科學界」關不進去，就別把牠連帶地死拉硬拖去。再執而言之：我們要國語普及，便須把漢字安置在一個極相當的地位，就是「歷史」和「古文學」，牠在這個範圍裏邊活動，是可以永遠存在的。總之工具只是不能「普及」；越普及得廣，越消滅得快。下不能普及於平民，上也不宜普及於範圍以外的各種學術。結束一句話：「普及」的工具，是統一的國語話、國語字、國語文；「不普及」的工具，是歷史上傳來的漢字和古文。嚴則雙美，合則兩傷；果能分工，便成合作，這就叫「不普及」的國語普及。

# 大眾語文的工具——簡體字

黎錦熙

——大眾語文學短論之六

大衆語文工具問題，十多年來，有一種漢字改良的「簡體字」運動，其理由，其辦法寫上錢玄同先生一篇「老話」就都包括了。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他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

現行的漢字，筆畫太多，書寫費時，是一種不適用於學術，爲學術上，教育上之障礙。……我以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辦法，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是權宜的辦法。那治本的事業，我們當然應該竭力去進行。但現在漢字在學術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經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圖補救的方法。我們決不能等拼音的新文字成功了才來改革，所以治標的辦法實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外面有些人反對減省漢字筆畫的辦法，有的說漢字是「象形文字」，有的說漢字是「衍形文字」；既是「象形」或「衍形」，則古人造字，字形之中具有精意，不能隨便將它減省。這種議論是沒有道理的。文字本是一種工具，工具應該以適用與否爲優劣之標準。筆畫多的，難寫，費時間，當然是不適用；筆畫少的，容易寫，省時間，當然是適用。我們應該謀現在的適用不適用，不必管古人的精意不精意。

但是上面所引的這種議論，很容易惑人。我們還應該辨明這種議論於事實全不符合，更應該從歷史上證明簡省漢字筆畫的辦法，是順着自然趨勢的事，是絕對的可能而且絕對的應該的事。

說漢字是「象形文字」的，幾乎是完全錯誤，漢朝人如班固，許慎等所定漢字構成的方法，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種，名曰「六書」。六書之中，只有象形指事兩種可以算象形文字（說文於指事字多稱爲象形）。據清王筠文字蒙求所列說文中之象形字有二百六十四個，指事字有一百二十九個，共計三百九十三字，舉成數，可以說四百字。古今的漢字，從說文的九千餘字衍爲康熙字典的四萬餘字，舉成數，可以說四萬字。以四萬字與四百字相較，是一百與一之比例。那麼，象形文字只占漢字全體百分之一，（說文以前還有甲骨文和彝器文，但現在還沒有有人將它整理就緒；康熙字典以後還有新造的字，但爲數甚少；又，說文以後，也間或有人造了幾個象形指事字，如「傘」「凹」之類，但是極少數；這三類字，還真暫且不去算它。）當然不能說現行的漢字都是象形文字。

「衍形文字」這句話，也是似是而非的。會意字或者勉强可以說是衍形文字，但說文中只有一千二百五十四個會意字（據王筠說），也只占漢字全體百分之三四光景；說文以後還有好些會意字，總數雖未調查，但兩種合起來，至多也不過占了漢字全體百分之六罷了。形聲字半爲「義符」，半爲「音符」，而以音符爲重；轉注是因爲一個字的讀音彼此不同而分析爲兩個字（用章炳麟說）；假借是因爲兩個字的聲音相同或相近而彼此可以隨便通用；這三種都是以音爲主的，與象形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何得稱爲「衍形文字」？

現且漢字從篆文變爲隸書，對於字形上只求其便寫，絕不被古體所拘；又字音經歷歷代的轉變，那形聲字的音符，幾乎完成失其注音的作用；於是那所謂象形的象形字和指事字，所謂衍形的會意字，所謂半義半音的形聲字，都成了文字史上的名詞，可以道古，不可以道今。現行的楷書，行書，草書等等，即是隸書的變相，實際上只是一種毫無意義的麻煩符號罷了。要在這種符號上談什麼象形不象形，真是疑人說夢！

造一個字而用了許多筆畫，以期有別或表意，這本是古人的造字計策。這種多筆畫的字，不但現在人嫌它麻煩，便是古人也未嘗不嫌它麻煩。大概一個多筆畫的字造成了，通用了，就有人將它減省筆畫的：例如——

甲骨文中的「子」字作，又省作；「實」字作，又省作。















































































說文中的「禮」字作，又省作；「秋」字作，又省作。

減省之後，這字的本意自然不可復見了。但文字本是語言的符號，語言是用聲音來表示思想情感的，文字就是這種聲音的符號，只要有若干簡易的形式，大家公認爲其會某音的符號，就行了；什麼字形，什麼表意，全是不必要的。所以這字的本意不可復見，在實際應用上是不受絲毫影響的。

從甲骨文、金文、說文以來，時時發見筆畫多的字，時時有人將它的筆畫減省。殷周之古體減爲篆，篆減爲漢隸，漢隸減爲漢草（草書）；漢隸的體勢變爲楷書，楷書減爲行書；宋元以來，又減省楷書，參取行草，變成一種簡體（即所謂「破體」）；「俗體」「小寫」；這都是最顯著的減省筆畫。而篆與隸，隸與草，草與行，簡體與簡體，其中尚有繁簡之不同。總而言之，漢字的字體，在數千年中是時時被減省的。

從殷周之古體變到宋元之簡體，時時向着簡易的方面進行，可說是沒有間斷。若循此趨向，不受障礙，應該現在的文字比宋元之簡體，筆畫還要大大的減省。而且自古以來，早有「假借」一書，凡同音的字彼此都可通用，這種通用的辦法，已經完全拋棄造字的本意了，依此辦法，漸漸的便可將所有同音的字單用一個形體去表示它。字形愈變愈簡，同音字只用一個形體表示，則只須再將音素詳細分析，就可以變成拼音的字母了。不料到了明朝，漸漸的倒行逆施，向復古的路上走。清政府更大倡其文字復古的論調，漸漸的強制執行起來：什麼康熙字典，什麼字學舉隅，對於文字的一點一畫，一挑一剔，這種寫是正體，那樣寫是俗體，猶猶不休（其實他們是毫不顧及古字的），不但宋元以來的簡體全被排斥，就連漢隸碑碣上面字的體也遭非議。這種筆筆，在學術界至今尚未消滅，而且更大的流毒於學校，以致書寫抄謄，學生寫筆記等等，無不蒙其大害，耗損精力，真是冤哉枉也！

從歷史上考察進化之跡則如彼，從現在事實上證明受害之狀態則如此；那麼，我們還不敢急起直追，來幹這種減省漢字筆畫的事業，以繼續音質未竟的工作，減少今人無盡的苦痛嗎？我以爲現在減省漢字筆畫，應該根據現在通行於民間的簡體字。這種簡體字，十有七八都是從宋元時代流傳下來的。我會經拿它分析，得了八種構成方法，如左：

- (1) 將多筆畫的字就它的全體刪減，粗具匡廓，略得形似者，如——龜作，龜作，龜作，龜作，龜作，龜作，龜作，龜作，龜作，龜作，龜作，龜作。
- (2) 採用固有的草書者，如——得作，爲作，東作，實作，事作，會作。
- (3) 此外還有就草書而稍精收變者，亦可歸入此類，如——有草作，變作，草草作，變作，當草作，變作，實草作，變作。
- (4) 將多筆畫的字僅寫它的一部分者，如——聲作，聲作，聲作，聲作，聲作，聲作，聲作，聲作，聲作，聲作，聲作，聲作。
- (5) 將全字中多筆畫的一部分用很簡單的幾筆替代者，如——觀作，觀作，風作，風作，刻作，刻作，邊作，邊作，蘭作，蘭作。
- (6) 採用古體者，如——禮作，禮作，處作，處作，從作，雲作。
- (7) 將音符改用小筆畫的字者，如——遠作，燈作，覆作，覆作，覆作，覆作，覆作，覆作，覆作，覆作，覆作，覆作。
- (8) 別造一個簡體者，如——衆作，衆作，衆作，衆作，衆作，衆作，衆作，衆作，衆作，衆作，衆作，衆作。

這種通行於民間的簡體字，在明清以降，今日以前，都是用在帳簿，當票，繡方，小說，唱本等等上面，所謂「不登大雅之堂」者。我們現在應該將它竭力推行，正式應用於教育上，文藝上，以及一切學術上，政治上我們不認它是現行漢字的破體，而認它為現行漢字的改良之體；正如我們對於日語文學一樣，不認它是比古文淺鄙的通俗文學，而認它是比古文進化的優美文學。……

我希望本會中制定這種簡體字，由教育部頒行，要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大書店製造銅模鉛字，從學校教科書首先改用，次及於新書新報；以後重印古書，也應該一律改用簡體字。若有人懷疑於重印古書不可改用，則我有說以解其惑。那麼來被尊為聖人制作的「經」，原本都是殷周字體，因為歷代字體的變遷，由殷周古體而改用秦篆，隸書，楷書，以至現在印刷用的所謂「宋體字」，從前的人那樣尊古，那樣尊聖，那樣尊經，對於這種改用，也從沒有人提出抗議；難道現在再改用一次簡體字，我們這樣不尊古，不尊聖，不尊經的人反要來提出抗議嗎？最古的「經」尚且可改用，則較後的書籍更不用說了。況且應該重印的古書，一定是在今後學術界教育界中必須參考的書，我們為讀者便利起見，當然應該用那時通行的簡體字印刷。若要保存舊本的面目，則現在的刻本如是其多，將來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中到處可以保存；我想將來要看現在本子的面目，一定比現在要看舊寫本，宋元版本的面目容易得多。總之簡體字通行以後，大家都只須認識簡體字，那時對於現行的多筆字，正如現在看殷周秦漢的古體一樣，除了專門研究文字學的人，是不必認識它的。至於鑒賞古本書籍，那更是不重要的事了。

我們為減少今後學術界教育界的文字障礙起見，希望大家注意這個議案。

提議人 錢玄同 連署人 陸基，葉錦熙，楊樹達。

當時決議：通過，組織漢字省體委員會（由主席錢玄同，副主席陸基，葉錦熙，楊樹達，陸基，趙翰士，朱文瀾十五人為委員。此本應收入國語運動史編第三期，頁一二二已有聲明，這裏就其「補述」了。還記得當時商務館的張元濟高鳳謙（夢旦）和中華書局的陸費達諸先生都極表贊助，因為他們從清末早就有此主張，陸費達先生寫信給我，還署名作「六費達」呢。他們是純從教育普及上着想的，對於這議案中用簡體字重印古書一層，則以為可以不必。）這件事總算政府方面也在倡辦了。不幸十餘年來，並無成績。（惟民國二十一年公布的國音常用字彙，把習用的簡體字大都收入了，見國語運動史編頁二七三。）社會方面，議論紛紛，至今也無確定辦法。錢玄同先生於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年）又提了一個搜採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才議決動手編「簡體字譜」（此案全文，及社會方面知事定議容庚先生直銷先生之熱心制作，各學者之論文篇目，都見國語運動史編頁二八一——二八三）。

「簡體字」這種政策，就在漢字本身上設法「改良」，可算和平穩健，極具妥協性的了，何以其難如此？這個原因又很簡單。我且引胡適先生一段「老話」，民國十二年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的卷頭言：

我是有歷史癖的；我深信語言是一種保守的東西，語言文字的改革決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但我研究語言文字之歷史，曾發現一條通則：「在語言文字的改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學者文人却是頑固黨。」從這通則上，又可得一條附則：「促進語言文字的革新，須要學者文人明白他們的職務是觀察小百姓語言的趨勢，選擇他們的改革案，給他們正式的承認。」這兩條原則是我五年來關於國語問題一切論著的基本原理，所以我不須舉例來證明了。小百姓二千年中，不知不覺的把中國語的文法修改完善了，然而文人學士總不肯正式承認他；直到最近五十年中，才有一部分學者文人正式對這二千年無名的文法革新家表示相當的敬意。俗話說，「有禮不在邊」。這句話果然是不錯的！

然而這二千年的中國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窮人的文法革新，他們還做了一件同樣窮人的革新事業：就是漢字形體上的大改革，就是「破體字」的創造與提倡。例如「錢」字，有十六畫；小百姓嫌他太難寫了，就改用一個四畫的「水」字，甚至於改用一個風畫的「木」字。又如「萬」字改作「万」字，「劉」字改作「刻」字，……這些窮人的大改革，處處都含於「經濟」的一個大原則。我會說過：「改變的動機是實用上的困難；改變的目的是要補救這種實用上的困難；改變的結果是應用能力的增加。」（胡適文存三頁三四。）那幾句話雖是白話文法說的，但我現在用來與破體字的改革，似乎也是很適當的。

這就行了！不料十餘年來的「學者文人」倒不甚於注意於「審查」「追認」的簡易工作，而要給「簡體字」定出一個系統來！現行漢字的形體還有甚麼系統可說（上引錢案，已詳言之。）古人說，「圖難於易」，這種辦法可謂圖易於難了。此其一。「小百姓」運用漢字本來是很有限的，他們業已「創造」的「破體字」，如果調查齊全，我想沒有甚麼不夠。假如不夠，不夠就不夠吧。最大限度也只能在將來的簡體字譜中再挑一些「固有而較適用」的出來大家提倡，却不可創造新的，因為「簡體字」的「創制權」完全操在「小百姓」手裏，文人學士乃至政府都不可濫用此權，濫用了也是行不通的（唐朝武則天皇后就可為證）。此其二。凡是一種根深蒂固，具有長遠歷史的東西，尤其是語文工具，若要用人力把牠改進，第一就不必從牠本身上去設法，那是很不經濟的，新造的「簡體字」和「拼音文字」，在「小百姓」是一樣的不認得，推行上是一樣的難，那又何必捨棄後者而優幹前者呢？既對漢字取妥協的態度，又要從牠本身上設法改變，這叫做「與虎謀皮」；最好不動牠的本身，另給牠立一個輔佐者，這才是「偷天換日」的手段，「注音符號」是也。否則不妥協而革命，「國語羅馬字」是也。（均詳後段。）此其三。「簡體字」在書寫上誠然較便，但在閱讀上却和「繁體字」一樣不便於認識，這是教育心理學者從實際教學上得來的結論（因此，十多年來的小學國語教科書都已改良，不像從前定要把筆畫簡單的字編在頭一本了）。儘管漢字全都改良為「簡體字」，在訓練的效率上也只能省力一半；若是「繁體字」同時存在，則一字繁簡兩體勢。須同時認識，那麼，這省去的一半又補充起來了。所以採用千餘年來「小百姓」造的就很夠很夠了，何必費勁再造新的呢？此其四。

我很贊成「簡體字」運動，認為是提倡「大眾語文」的現階段中應該做的事情，但須在「自然」的原則下很自然地做去，就是不可強定系統，臆造新體。

## 大眾語和報紙

謝六逸

我想中國人在文字語言方面的負擔，較之任何國家的為重。以兒童來講，他們在學校裏讀書，進初小一年級時，就得讀文言式的

白話，例如某書館出版的「常識教科書」，第一課就是「我不把不能喫的東西放在嘴裏」，這句話跟兒童口上說的話相差很遠。第一本啓蒙的書便如此，程度較深的教本不難揣測，那些教科書上的白話文只不過是寫在紙上看，而不能和嘴裏說的話一致。大眾語運動的第一步，我以為應該從幼稚園。小學的教科書入手，令兒童懂得書上讀的就是嘴上講的才行。

一般人能否使用大眾語，是一個教養的問題。官僚受了特殊的教養，所以使用官僚的白話一開口就是「則個則個……」，「來呀」。流氓受了特殊的教養，所以也使用流氓的白話，一開口又是「×僚娘」，「×你媽」。我想這兩種話都不是大眾所願講的。不過這兩種人是社會中的最少數，將來的社會不再教養或製造這種人物時，那麼他們的特殊的用語自然會消滅的。

和大眾最接近的文化工具首推每天出版的報紙。現在各都市的報紙都是供給受過特殊教養的人看的，無論在取材或文字方面都以迎合少數讀者的心理為主。所以翻閱在社會新聞或政治新聞，只見許多濫調的文言。如要教養大眾，現在的報紙無論如何是要改造的。

目前報紙上的文字，如全部改用大眾語，並沒有什麼困難，例如這樣一段新聞記事——

「紐約氣候今日極寒，為六十四年來所未有，溫度落至冰點下十四度半，北風怒號，冷氣逼人，地皆冰凍，火車愆期到站，赫曾河已結冰，東部諸州及北方沿海一帶情形大惡劣，太平洋航業已受影響，海上大雪，船隻不能疾駛，故最快之船，亦遲數小時到埠，同時德國，丹麥，瑞典，挪威等國，亦有狂風，溫度甚低，美國共凍死九人，波斯頓溫度在冰點下十八度，此乃該城之新記錄，本塞爾凡尼亞州氣候過冷致農事收穫完全不能進行，安太刺哇湖現亦冰凍，六十年來無此現象，伊利亦有數處結冰」。（路透社電）

其中的濫調文言比較已減少，如再將「今日極寒」，「北風怒號，冷氣逼人」，「愆期到站」一類的文言改為嘴上能說的話，便易於與大眾接近。新聞記者非用「北風怒號，冷氣逼人」不可的原因，不外以為看報的人是受過了特殊教養的。而這種教養可說從幼稚園起便已開始了。報紙的文字雖然可以全用大眾語，但在新聞記者却以為此種文句，較之大眾語更為適宜，故不必更張。

但有一種新聞記事根本上不適宜於大眾語化的，就是姦殺盜一類的黃色新聞。此種新聞本無登載的價值，但特殊社會却十分歡迎，於是新聞記者不能不「鋪張」「點染」(Play Up)。鋪張點染的最好辦法是利用濫調文言，用了一大堆繪聲繪影的文言，便寫成了一段香艷的新聞記事。如其大眾語化，則特殊社會便不願過目。這一類的記事我們必須將它掃除或使之淨化，於整個報紙的內容，並無妨礙。

報紙大眾語化的具體方法首先要限制「鉛字的使用」，日本和中國的報館都苦於鉛字的複雜，如一旦有人將排字房裏的鉛字架推倒，當日的報紙便不能出版，如此複雜的鉛字，決難使用 Linotype，在生產方面也感到遲緩。如限制報紙上常用的鉛字，不能超過一定的數目，即無異於限制濫調文言的發展。

其次，凡「地方通信」應一律用大眾語寫作，並得儘量使用該地方的方言。中國的面積大，人口多，地方通信較之其他新聞記事重要。如能多登地方通信，那些起居注式的記事便可被驅逐或淘汰。

改用大眾語，又應從小型報紙入手，老大的報紙已經沒有希望。「小報」這一名辭屢被人輕蔑，其實小型的報紙不見得全是品格低下的，因為小型的報紙更能接近大眾，它的功用在大型報紙之上。故應穿上大眾語的新裝。

總括一句，報紙是最接近大眾的東西，所以應該首先大眾語化。試看工人之中，報販跟排字工人的知識較高，就是一個例證。大眾語不僅是提倡一下就可以完事的，如只是提倡，便是受過特殊教養的人物的玩意兒。我們必須逐步推行大眾語，使見諸事實，但報紙之大眾語化，是最要緊不過的。

(二十三年九月)

## 關於文言文，通俗白話文，大眾語的質和量 周木齋

記得章士釗先生在甲寅上批評當時的新文學運動，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從事文學，不應該求量的擴大，却需要顧到質的提高。他說的大意，大約是這樣。因為原文不在手邊，就無從引錄了。

「白話比文言容易普遍」，吳稚暉先生說。那時的新文學運動，確是以普遍為口號的。章先生也看到這是必然的趨勢，所以才說那話。但那話的含義，却和提倡白話的人們所想念的不同。提倡白話的人們以為量的普遍是所以要提倡白話的理由，且是一種努力的目標。他却以為量的普遍，就是質的墮落，質和量是矛盾的。

現在回想，他提出質和量的矛盾，來作為攻擊白話的張本，倒有意思的。但須分別來看。文言文原不希求量的普遍，這點可以撇開，說質。這所謂質，在他，大概是有兩層含義：一是文章的內容。內容指「道」。形式不單是指文體，同時還指和「道」相應的而且有同等重要的「義法」。白話文不但擺脫傳統的道，還擺脫傳統的義法。擺脫以後，不是就沒有質。但在他看來，是墮落的質，應來的衝道者，時常慨嘆地說：「斯文掃地」！其實，是說「斯道掃地」。這裏他們是把文和道混合了。他所說的質



的墮落，才最有這二重的意義的。

吳先生說了「白話比文言容易普遍」，又接着說，「大眾語一定更比白話容易普遍」。大眾語的提出，確是爲了白話還不普遍，要比白話更加普遍，求能真正的普遍的。但是，白話文的普遍，已與「新老」的章先生起質的墮落的恐怖了，更容易普遍的大眾語，假使果真更普遍了，質不會更墮落的麼？這點，陳望道先生已注意到。他說：

「大眾」當然是多數。「大眾」兩字裏面含有多數的意義是不成問題的。這多數便是大眾所以爲大眾的量的規定。跟着量的多數連帶會想起的恐怕便是質的淺薄，現在中國大多數人來還是過着地獄一樣的生活。沒有受過現代教育，沒有接觸到現代文明。就這大多數來規定大眾的質，得出的固然是低下的質；就是把大多數來和額外的人平均，得出的恐怕也會是低下的質。這大眾的質和量，對於文學便是一個大矛盾。文學所要求的是質高量多的大眾，而現實的大眾却是質高量不盡多，量多便不質高。循着這種現狀不感到矛盾的，只是一些通俗的東西。在小說如禮拜六派的小說。在戲劇如所謂文明戲。它們爲着獲得多數的大眾，不惜迎獻大眾的低質，或者它們的本意原來就是低質。這種低質的東西，一向就有，不必現在再來提倡。

這是大眾語文學裏的一個責任便是克服這「大眾」的質和量之間的矛盾。這便是不把低質的做標準，却仍能獲得多數的擁護。換句話說，就是要提高質作爲「大眾」的概念的內容。……所以大眾語文學的「大眾」概念，我們可以規定作爲具有多數又是高質的屬性。（文學第三卷第二號大眾語論）

文言文感到質和量之間的矛盾，但牠容存這個矛盾，不以爲是矛盾。大眾語也感到質和量之間的矛盾，但認爲是矛盾，要克服這矛盾，只有通俗的白話文，因朦朧了質和量之間的矛盾，所以並不感到。

大眾語所感到的矛盾和文言文的不同。文言文的矛盾，是本質的矛盾，是屬性的矛盾反映於文體。大眾語的矛盾，是程度的矛盾，是歷來文言文造成了而使大眾語經受的矛盾。大眾語在要克服這矛盾的過程，必然地還要使這矛盾尖銳化起來。這理由是很明顯的，大眾語現不以大眾的大眾的低質爲滿足，不去迎合大眾的低質，還要提高大眾的低質，使愚昧到知識。使朦朧地知識到明確地知識。提高大眾的質就是矛盾的尖銳化。尖銳到達平衡，就是矛盾的被克服，就是大眾語的真正完成。

文言文，大眾語，通俗的白話文，這三種的文體，陳先生又說「根柢上實是三種不同的態度」：

文言文是反大眾的，通俗的白話文是混大眾的，而大眾語却即是大眾的。（同上）

大眾語固然反文言文，也反通俗的白話文。這才是大眾語「反白話」的實際。過去章士釗提出質和量的矛盾來，確是看到通俗的白話文的質的墮落的。但是他的本意，倒不在對付通俗的白話文，只是利用這個弱點，來攪亂人們的視線，攻擊當時提倡的白話文。「你們要普遍麼？小心，事實擺明質的墮落」！這種手段，比較擊東擊西，更要毒辣，因爲擊東擊西，還有所指，這却不分皂白，籠統地的。這就是他所以爲「新老」的顏色。不過，雖然這樣，在事實上，並不就是一網打盡，且也並不需一網打盡，只要把當時提

倡的白話文打倒了就行了。爲什麼呢？一，有如仲元先生所說：

「五四」式的白話文出世以前，中國本來有兩種傳播意識的工具：一是文言，一是大眾語。文言寫的詩賦策論等等，是給讀書人看的；大眾語造的小調，蘇灘，說書等等，就給了不通文墨的大衆。兩者一以貫之，都是聖經賢傳的封建思想。那時候的「爲政者」，一面以文言取士，一面也贊成大眾語的蘇灘，說書，小調，大鼓詞一類的東西。（八月二十四日申報自由談不要鬧劇的大衆語）

二，不但是小調，蘇灘，說書，大鼓詞等，就是五四以後被稱道的小說如水滸等，在五四以前，和那文言文，各守疆界，際限分明。你用文體，我用語體，各不相干。而且，這些用語體做的東西，從來就不敢對正統的文言文正視一下。文言文的正統地位從來也不會想到過會發生什麼問題，所以非特界限分明，還是尊卑分明，上下分明，名分分明的。不比五四以後，既明目張膽地提倡，打破了從來的尊卑，上下，名分觀念，和文言文敵對起來，又抬高了估價，擺在牠的上面，想要奪取牠的正統地位：既改變內容，又容易普遍。

· 文言文的責難，牠自己造出來的矛盾，將要粉碎在大衆語的前面。

## 大眾語與白話

任白戈

自從大眾語成爲問題被提出了以後，白話跟着也就成爲問題了。有的說：白話是「代表官僚買辦的意識」的，大眾語應該打倒它。有的說：白話並不是與大眾語對立的，「建設大眾語並不反對白話文」。有一時，這問題是爭執得狠兇的，幾乎大家都要以漫罵和詛咒來作結束了。然而，一直到現在，這問題還沒有好好地被結束。換句話說：在建設大眾語中，對於白話的態度還須得我們有一個鑑定。

其實呢，這問題是很容易結束的，只要我們明白大眾語是怎樣成爲問題的而且是在怎樣的一種環境中被提出來的就行了。否則，假如我們甚至將這問題只當作一個單獨的語言問題看待而不認爲是整個文化問題中的一個問題，那我們必然要發生許多錯誤的見解，就是爭執幾十年也得不到一個好好的結束的。

那末，究竟大眾語是怎樣成爲問題的呢？而且是在怎樣的一種環境中被提出來的呢？

第一，我們應該明白：當大眾語還沒有成爲問題被提出的時候，正是文言跟着整個復古潮流要求復活的時候。不待說，這時候，

抗拒文言底復活是一種反對復古的運動，在整個文化乃至社會底發展上是有或多或少的進步性的，我們能夠反對任何一種力量來抗拒文言底復活嗎？但事實上，首先出來抗拒文言底復活却是白話。

第二，我們應該明白：白話雖然首先出來抗拒文言底復活，但要真的將這跟着整個復古潮流要求復活的文言澈底抗拒，却非早已失掉了積極戰鬥性的白話所能奏效了。自然，白話在五卅時代是盡過最大的任務的，但因為社會關係底轉移，有些人嫌它不夠說得真實將自己底意見或要求完全表現出來，有些人又嫌它過於說得真實將自己底醜惡成罪過完全暴露出去，於是兩方面都想將它拋棄而採取另一種工具來完盡自己底任務。而文言底復活與大眾語底提出就是由此而來的。

明白了這兩點，我們便可以確定在建設大眾語中對於白話的態度了。很顯然的，我們既不能說白話是「代表官僚買辦的意識」的，亦不能說「建設大眾語并不反對白話文」，而應該說白話是有兩面性的，即是說有它底進步的一面與退化的一面，我們不能全部地拋棄或接受。假使我們要全部地拋棄，那我們實際就幫助了文言底復活；假使我們要全部地接受，那我們實際上取消了大眾語底運動。所以，我們只有批判地來處置這個問題：拋棄它那退化的一面，接受它那進步的一面。

這一點意見，完全是就目前說的，完全是就方塊字還存在以前的現狀說的，最近已經有人主張拉丁化了，及到方塊字被打倒的時候，當然這問題也就不存在，還須得提出這一點意見嗎？老實說，我是希望這一點意見馬上就不中用的。

## 打破文言文的勢力圈

金滿成

前幾天同曹聚仁先生第一次晤面，我們就談到建設大眾語的問題。我的意思和陳澤厚先生的意思有點相同。即是：打破文言文的工作是比空談建設什麼還要緊得多的。因為在各報紙，各機關都用着文言文的時候，這文言文的勢力還是不可忽視的。所以這點意見，覺得有公開的必要。

在上海熱烈地討論着這大眾語的時候，忘了是那一位作者曾經說到鄉下的農民們，如不用字寫作則已，一寫作反是文言；又，對於農民，你用白話文他看不懂而且加以輕視；若用文言到使他們了解了。這話，若用以作文言文的辯護，那自然是無聊已極，但作為一個討論此問題的參考材料看待，實在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不過，一般討論大眾語的熱心份子，對於此文言文的存在，反不加以反對，那麼，在那種鄉下人還歡迎文言文的條件之下，我們真不知大眾語如何建設起來啊！

所以我們第一步工作，要設法打破文言文的勢力圈。

總計現在各機關的法令，通電，公函，都是文言文；各報紙，除了副刊外，所有新聞記載，都是文言文；各學校的牌告，四十歲以上的老人，以及受封建制度影響太深而無法可洗乾淨的青年，也都在用文言文；社會上的通知，啓事，廣告，洋告示的翻譯，都是用文言文；軍隊中的軍報，訓令，士兵的報告，都是用文言文，要人們消遣作品，詩，詞等，更是一律的文言文；迎合資產階級所出的書籍，雜誌，也都用文言文；到外國留學多年頭腦更腐朽的留學生，也都用文言文，大工廠，大公司，大商業的經紀人，也都用文言文……這便是我們所說的文言文的勢力圈的基本隊伍。

不忙說到大衆語，就說說現時流行的白話，我們來一檢查他的勢力，就覺得簡單微弱；看白話的人數雖然到底比文言文多，但這看白話的階級，無非是些新近的學生，學者，新文學家，大學教授等。他們勢力圈的漲大，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是自然的；若再不加人工的努力革命，我們只看見白話的沒落；將來必會漸漸地走向老家，——文言文——去。

至於上述文言文的勢力圈，我們看得出來，正是在有勢力者的手裏。比如，具體一點說，操了政治上的大權的人，他們喜歡的是文言文，（文言文對於他們有利益，在拙作重新討論五四的問題一文中，已說過了，見社會週報。）那麼，他們所領導的機關自然是用文言文；全國大小各機關都用文言文，在以作官便是榮幸得了不得的中國人的觀念中，當然也就要想法子去迎合官的心理而尊重起文言文來。

老百姓，知識低，按理就歡迎容易懂的白話。但他們除了特別尊重官僚長權官僚不說外，他們要看縣大老爺的告文呀！他們要打官司要作呈子呀！所以他們，正如某先生所指的事實，那是非歡迎文言不可的；若有新文人教他們的兒子唸書，念白話，他們是最反對的。爲什麼？他們需要看×××的小說麼？他們需要寫新式白話的愛情信麼？

所以我們認爲不先打破文言文的勢力圈，大衆語的建設當然是遙遙無期。

如何才能打破這文言文的勢力圈呢？……

白話文是非走進文言文的勢力圈內去奮鬥不可的。假如在這文言文的勢力圈內，工作的人，也有一部份是了解文言腐敗的青年，應當局都努力宣傳，吶喊，千萬不必爲了生活而出賣新思想。這樣，我們覺得文字改革的前途才有一點點光明的。

## 贊成建設大眾語文

楊蔭深

我是贊成要建設大眾語文的，因為

一、文字猶如語言，豈可只供少數份子專用。

二、文字本濟語言之不及，豈可我行我素。各走各路。

是文字與語言，應合而一，切不可分而為二。所謂文字即語言，語言即文字，必如是而後可。

但中國是個不統一語言的國家，如果文字也寫如語言，（即將土語方言任意使用）亦必使文字不統一了。這點我們的確要顧到的。我以為所謂大眾語文，應指為大眾所瞭解的就是，並非呆指這種文字，非照話語一字一音寫下來不可。正如說話未見個人相同，文字與語言，在或種關係上，當然也有差異的可能。白話文之所以變做如文言文之難使大眾瞭解，原因全在寫作者太施伎倆，以致，明的白話文，也變做生硬深奧的了。所以我主張的大眾語文，仍以白話文為根據，但寫作切不可再施他的過聰明的伎倆、用老老實實的態度，照所有的意思寫做出來，這樣大眾自然能明瞭的，倒不用真非照該地土音土語寫下來不可。我嘗見鄉間有許多農民，也能夠看三國志水滸之類的小說，這就可證明他們所能瞭解的文字，只在明白如話而已。現代白話文的缺點，便是一方面太注重歐化，一方面把意義含著得太深，致使未十分受過教育的大眾，弄得莫名其妙。我們所要建設的大眾語文，我以為在這兩點上改進就是我的意見，大略是如此。

## 爲什麼還沒有大眾語文學產生

楊齊雲

大眾語的問題，提出了有三個多月了。反對的方面，在說「當五四提倡白話文連綿時，提倡者的文章是用白話文寫的，現在你們既然在提倡大眾語，爲什麼不用大眾語寫呢？拿貨色來看呀！」中途失節的神商買辦，說是「大眾語就是國語啊，你們如捨了國語另外去找尋大眾語，這好比鴉雲梯取月，只好供我幽默的一笑啊！」於是連大眾語的提倡者方面也頗有些感到「儘是鑼鼓鬧台，不見袍笏登場，也不是事」。現在我們就要發生疑問了，大眾語是否即是國語，否則牠與國語不同之點何在？大眾語到底有沒有這一件東西，否則牠在那裏？

前天在報上看見了逆流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大眾語問答」，他說：

（學生甲）請教老師。現在所提倡的大眾語，是否就是白話？

大眾語問題特輯

(老師)不是，大衆語是大衆語，白話是白話，白話早已提倡過了，如果大衆語是同樣的東西，何必另起爐灶？

(學生乙)那麼，是不是國語？

(老師)也不是的，如果大衆語就是國語，何不直接提倡國語呢？

(學生丙)那麼，一定是各處鄉下人說的土話。

(老師)那叫做方言，也不是大衆語。

(三學生)這也不是，那也不是，請問大衆語究竟是什麼？

(老師)老實對你們說了吧，我也不知道，就是提倡的人自己也不知道。

(學生不滿，以爲老師驚訝，於是老師只得露了下面的一個笑話)

三個近視眼一同走路，走過一所新房子，一個抬頭向門上望了望，說道，原來這裏是一個土地堂，那裏不是掛着一塊土地堂匾嗎？一個道，你弄錯了，我看這裏一定是一家典當，那匾上寫的是土也當，我們去挑兩擔土來當當也便得。又一個道，我看那上面也不是土也當，却是上他當三字，你去擔了土來，他不當，豈不是土他當麼？三人爭論不決，恰巧一個旁人走過，便告訴他，請他解決，那旁人抬頭一看道，這裏並沒有匾，你們吵些什麼。

這是極有力的在否定大衆語的存在。曹聚仁先生在七月十三日中華日報「動向」上，寫了一篇「大衆語文學的實際」，他說「大衆語文學不僅是形式問題，而是意識問題」，在內容決定形式的原則上，這是一針見血極是極對的話，大衆語與買辦階級的國語不同點在此。然在中國的大衆輾側在文官的階段尚未晉陞到買辦般教育的程度的時候，我以爲形式還是要談談的；至今還沒有大衆語文學的產生，問題却還是發生在這「形式」上。

關於這「形式」問題，改良主義是行不通的，非毅然決然的打倒方塊漢字，採用拼音拉丁字母不可。因爲大衆文學的本質，無論你用白到不能再白的白話文的方塊漢字寫來，只有更爲晦澀，(有下例可證)我們看現在所有最明白嚶達的白話文，如拿牠念出來，恐怕受過相當程度智識的人，尙有許多地方不能一聽就了解，非假視覺來求明瞭不可的，沒有受過教育的大衆是更不必說了。這是因爲方塊漢字根本上有痼疾，除廢去外是無法改良解決的。

清梁紹王的兩般秋雨盦隨筆第五卷中有一段：

「代巾幗寫家書，虛致也。余幼時，曾爲一親串寫寄夫書，口授云：『研兒們俱利聽(猶言解事也)。』新買小丫頭，倒是箇活潑兒作事且是潑黠，(潑言快)慵懶工某人保原來頭(初到也)還身儂爬兒風，(左右不是也)』余曰：『可改重乎？』曰：『依我寫！』於是只好連篇別字，信手塗抹。近聞呂君仁軒乘載二則，極相似，錄之以併作一笑：『陳氏寓嚴州，諸子宦遊未歸，有姪姪大琮過之，贈命作寄子書，因口授云：『孩兒要秀鬚子，又聞聞雲雀地，且買一柄小扇子來，要翻脚上骨出，(上聲)兒訖(音許)厥(音支)兒也。』大琮不能下筆。又京師有管婦，其夫出皮，以數十錢請一數學秀才，寫寄夫云：『窟賴兒娘，傳語窟賴兒爺，窟賴兒自爺去後，直是乾

（音件）憤，每日恨（入聲）特特地笑，動騰騰地跳，天也汪（去聲）盡不要嘆，溫吞變脫底物事。」秀才沈思久之，以鏡還云：「你且別倩人寫去！」蓋二子不肯寫者，生恐難辨別字，不若余之無恥也。」

我們如今看上面的三封信，佶屈贅牙，頗有些如讀典語文章之感，這是因為寫得較為忠實，較近口語之故。現在如取上面三封信，不論用文言或白話寫，要不失原意和說話的精神，從前秀才先生是寫不出，翰林也無法寫，就是現在的大師之流，也只好兩眼向牠看看吧！這是漢字不能拼音所致。

從上面的一段例子看來，在漢字未廢，拉丁字母未立之前，大眾語文學是無法促其實現，使其產生的。至於將來拉丁拼音以後，必先有多元的語文產生，如魯迅先生所說：「中國人是無論如何，在將來必有非通幾種中國語不可的運命的情形，是無法避免的我們如這樣腳踏實地，不唱高調，不尙意氣，努力從廢除漢文，產生拉丁字母下手做去，在十年以後，能讓大眾有大眾語文學產生，那我們今日的為大眾語爭鬥的氣力，也可不算浪費了。」

末了，在大眾語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正面是沒有寫一個字，因為深感這問題第一步應該從廢除漢字，創拉丁字母方面下手，自己對於語言音韻學方面的學問太差，撇開這根本問題而徒唱高調是沒有用的。所以僅寫了一篇「一部大眾語寫成的小說——金瓶梅」（載社會月報第三期）文字，使在拉丁化未普及之前，用方塊字來寫大眾語方言文學的人供一參攷，現在這問題鬧到五花八門，「懸空八隻脚」，「鑽入牛角尖」裏去了，我在聽到汪懋祖這傢伙提倡文言復興時，到沒有什麼異感，這正如聽上海馬路上的野雉在喊「來嗜」，是她本份內的事；後來聽到他也贊成大眾語起來了，却真慄然有些寒心，難道真要到魯迅先生所料的「還有一層，是文言的保護者，現在也有打了大眾語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論極高，使大眾語懸空，做不得；別一方面，藉此攻擊他當面的大敵——白話。這一點也須注意的。要不然，我們就會自己繳了自己的械。」（覆曹聚仁先生函，見社會月報第三期）這種地步嗎？可是現在寫大眾語問題文章的人，却如靈犀先生所說的有的是「立論太高超，不肯按部就班做去」；有的是「意氣用事，不問事理如何，是否有當？祇以為某人所說的是一定不對的，所主張的是該予反對的」；有的是「抱着出風頭主義」，人云亦云在隨便說；於是這問題難愈鬧愈鬧熱，然却鬧到漫無邊際了，一下子興趣已過，必將煙消火滅，問題却依舊原風不動地攔着。我以為現在擁護大眾語，為大眾語奮鬥的人，關於理論方面不必再多討論了，必須縮小範圍，從漢字拉丁化這一點努力研究下去，庶幾在十年或數年之後，我們可以有真正大眾語文學的產生。目前暫時是無法可想的。

九月十九日夜

# 大眾看得懂的文學

薛·飄·窮·

「提倡大眾語文學」，消息傳來，無任欣慰。但是，小子似有不能已於言者，聊將管見寫出，切盼提倡者開誠佈公給予詳細的回覆，以釋懷疑。

大眾語的標準，是用什麼語做代表呢？中國廿一省之大，人口有四萬萬餘，各地不同之方言有數十種，比如我們廣東一省來說，便有三種以上不同的方言，所謂「廣府」，「潮州」，「客話」廣府人的說話，潮州人聽不懂，客人的說話，廣府人聽不懂，中國一國之大，方言之多，更可想見了。

現在假說用廣府話來做大眾語的代表，那麼廣東人的咪野鬼——（什麼人呀？）——兵個——（誰呀？）如果寫在文章上面，恐怕即使廣府人自己看得懂，長江南北的同胞便有點莫明其妙了！上海的「哈事體」？「啊峻的」——（快點）——而南方的廣東人也弄得要翻辭源了。

以前廣東人到北京去，錯把王瓜叫王八；上海有一位作家把方言的「壓根兒」寫出來，廣東人誤做「壓了一根東西」；以前戴季陶在香港，向茶房要報紙，茶房聽為包子，再說新聞紙，茶房又弄成西冷裏的「三文治」，最後還是借大英帝國的說話「Thepatard」解了吧。諸如此類的笑話，實舉不勝舉，先生等提倡大眾語文學，其用意當然要寫出來的東西，中國的一般大眾——在田野裏拾狗糞的也算在一起罷？——看得懂，然而像這樣一弄，反而効力全無呢！

自五四運動以後，北京的官話，幾乎成了正統，我們一般人所寫的東西，也全是以北京的白話做骨子，大眾看不懂，非白話之罪，實教育之罪，教育不普及，縱令大眾語文學成功，大眾仍然看不懂，不但田裏的大眾看不懂，連一般學校裏讀書的偉人也會弄不清楚，只有提倡者自己寫來自己看，這不又成為智識界的專利品嗎？

如果提倡大眾語的人，感到這種困難，埋頭發明，創造出一種文字來代表大眾語，那不但如小子一樣的人要從頭到小學校去學大眾語，而你先生也非回到小學校去當打手心的滋味不可了。

目下的問題，唯有保存北京白話為發表文字的標準，一方努力提倡注音字母運動，小學中學概用國語教授，一方提倡平民識字運動，他方則搖筆桿子的英雄，應當革除以前的錯誤，寫文章的時候，應當寫給別人看，不要只寫給自己看，尤其要注意思想有限，識



字有限的大衆，普羅文學之不能長足進展，其錯誤便在太玄妙了，胡適之梁啓超的文字所以有價值者，實因淺白得人人看得懂，水滸傳紅樓夢之所以通行田野鄉村間者，其故亦在此。

今人作文章，常喜歐化，什麼「下意識的，」「腳下滑着狐步的旋律，」「嘴裏吹着爵士的歌調，」文章雖然好，但只是太不普通化了。

文言文應當打倒，歐化的白話文，尤應剷除，第一要緊者要使大衆看得懂。小子的愚見不過如此，吾非名人，更非文豪，所言的，愚陋萬分，幸勿見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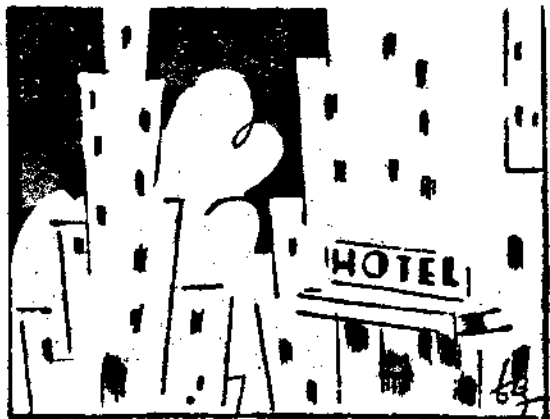
### 方·雪·鳴 · 都會的設備



生活在都會裏的人們化  
了錢，能不斷地購買黃  
金夢。



要解決孤獨的苦悶，而  
尋求得到暫時的沉醉，  
那麼也有怎樣的場所。



在巨寬一般的建築物裏  
，一切是神祕的工作，  
就在活躍。

海上

◆◆◆南北京路拋球場

大熱必有  
大寒!!!

請：各界

提早準備

莫	皮	捨	嚴	抵
屬	裘		寒	抗

年來市面大不景氣。農村又宣告破產。百物低賤。尤苦無人問津。即皮貨出產區域。亦受此重大影響。貨價較往年特別低廉。故本局此次在口外所收之貨。皆甚便宜。茲亦以極低廉之價格出售。請各界君子在此提倡國貨之年頭。多多採用純粹國產之皮裘。挽回利權。國計民生。兩受其益也。

粗細皮貨

搜羅宏富

好貨廉售

唯我始創

美 · 廉 · 好  
為 · 本局  
三 · 大  
特 · 點

天發祥皮貨局：握

海上裘業界之權威

● 話電號分 話電號總 ●  
二五五〇九 七五五六一



# 現代小品作家論上

阿·英·

## ——小品文上下古今談之一——

### ◆蘇綠漪

葉紹鈞，茅盾，王統照，落華生這四位小品文作家，在組織的系統上，雖同屬於「文學研究會」，他們所表現的傾向，却是各自不同，就是作風，也絕對的不相似。但是，在田園詩人的意味上，他們是不如謝冰心對於自然那樣傾愛的。對於自然的傾愛，和謝冰心到同樣的程度，而對母愛的熱烈也復相等的，在小品文作家之中，祇有蘇綠漪（雪林）可以比擬。不過，蘇綠漪的小品文，雖富有田園詩人生活的情趣，然而，在各方面，她是沒有什麼獨創的。她不能代表一個傾向，祇能作為冰心傾向的一個支流。

蘇綠漪的小品文並不多；除一冊「綠天」而外，祇有在「煩悶的時候」的總題下的幾篇，載在雜誌「真美善」上，但這少數的小品文，一樣的為讀者所愛讀。她也寫了不少考據的散文，不過那不能作為小品。她的思想，她自己解剖得很有趣味，就是「一個理性較強，而感情又極豐富的女青年。她贊成唯物派哲學，同時又要求精神生活，傾向科學原理，同時又富有文藝的情感，幾種矛盾的思潮，常在她腦海中衝突，正不知趨向那方面好。」（「辣心」「白郎女士」），就是這樣的一個混合體。她的作品所表現的，約略言之，可以分作三方面，一是母親的愛；二是自然的愛；三是兩性的愛。她說，「海上有一種鳥，詩人穆塞會作詩讚美過，那鳥的名字我忘記了。性情最慈祥；雛鳥無所得食，牠吮血喂牠們，甚至啄破了自己的胸膛扯出心肝喂牠們，我母親便是這鳥，我們喝乾了她的血，又吞了牠的心肝。」她對母親的愛的基點，是建築在這樣的了解上。自然呢，從她的另一些話裏，也可看到她的趨向，就是「從少在鄉村長大，對於田家風味，分外繫戀；」「我原是個自然的孩子呵！」在自然的面前，她總「感覺自己的渺小，」在自然的面前，她總「驚奇着宇宙永久之謎，」關於兩性的愛，在這裏沒有說的必要。她的這一種的傾向，可以說完全是和冰心一致的，雖然冰心的初期作品，「兒童」而沒有「異性」，寫兩性的愛是從「第一次宴會」開始。

這內容都反映在她的小品文上，「綠天」以及「煩悶的時候」。且舉重要的幾篇來說，第一，是她的「收穫」，這不僅寫了收穫的最高度的歡欣，也是勞動的讚美，用一種樸素清新的文字，寫她對收穫的不盡的快感，是屬於歡樂方面的抒情。第二，是她的「秋夜的星星」，這是寫秋夜在星辰下面徘徊的冥想，充滿了蔥蘢的畫意與詩情，意境是那樣的幽靜，情緒的流露又是那樣的淒清，是屬於哀感一類的文字。第三，是她的「煩悶的時候」，這是一篇解剖她個人生活思想的自白，她自己稱作「心畫」，在對人生具有着苦惱的礁石上，深刻的，細膩的解剖了她自己。這是我認為是綠漪的代表的小品文章。以這些文章和冰心的並論，她是另具一番畫意與詩情，是相同又是相異，而成就是「一點也不讓於冰心的」。她的作風，原則的說，是「細膩，溫柔，幽麗，秀韻。」

除掉不能獨立的代表一個傾向之外，對於綠漪的小品，我感到裏面潛藏着一種生命的疲乏。基於對生的厭倦與孤獨感，似乎沒有什麼事能以引起她的特殊的興味——極度的歡喜，或極度的悲哀。而就因為如此，她的小品文，便不能有特殊的精神，深深的襲擊着讀者心的生命的躍動！

#### 葉紹鈞

我很奇怪，有很多理論者，他們對於作家存在的決定，不僅注意着「質」的方面，也注意着「量」的方面，把「質」與「量」看得一樣的重，這個見解，是很錯誤的。實際上，對於一個作家價值的估定，應該是從「質」的方面看，即使作者只發表過很少的作品，但這少數的作品，是代表了作者，而在整個文藝運動上，有着重大的意義，那麼，這個作家是存在的，甚至可以說是重要的。在小品文方面也是一樣，要一定在有專冊的小品集，或專門從事小品文活動，總能算是小品作家，則很多的優秀的小品文作者，以及他們作品所給予的影響，是將在不合理的決定之下被忘記。這樣的作者，如葉紹鈞等等，是應該同樣的作為小品文作家看的。

葉紹鈞所寫作的小品是不多，而他自已對於這成果，也似乎不甚珍惜。除掉和俞平伯合冊的「劍鞘」而外，祇刊印了不純粹是小品的集子一種——「腳步集」。他雖然不吝惜這些小文章，不能以刊印小說集同樣的熱心對待牠們。可是，他的小品文，給予小品文運動的影響是巨大的，而每一篇，都可以說是非常精妙的佳構。他在這兩個集子以外，寫過「暮」（我們的六月）那樣冥想的小品，寫過「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小說月報）那樣表現着憤激之情的小品，寫過「詩人」「水災」（光明週刊）那樣富有教育意義的小品，寫過「牽牛花」（北斗）「養蜂」（東方）那樣清談雋永小品。他寫的小品，在數量上不能說多，可是每一篇差不多都經過了很久的胚胎時期，而後用一種細膩老練的藝術手法寫了出來。

他的小品文最主要的特色，要很具體的講，我很想用「寧靜淡泊」四個字來說明。在小品文的內容上，固然表現着「寧靜淡泊」

的精神，就是在表現的形式上，也是同樣的反映着一種「清淡雋永」的風趣。感情是豐富的，但他用一種極其微妙的方法表出之，如事物上蒙上一層輕紗，是那麽淡淡的，又是那麽深深地襲人。他的文字是輕靈的，而又是那麽的細膩，縝密地。如果我們一樣的用着一顆寧靜的心去研究牠，吟咏牠，在閱讀的過程中，無論什麼時候，都會使你感到，有這麽一個詩人，帶着幽閒了心情，哲學家在探索問題似的，在那裏「背手閒行吟好詩」。這一位田園詩人就是作者，而他的每一篇小品，真不啻是一首非常成功的，優美的，人生的詩。和他寫小說一樣，他是以着寫實主義者的態度，在從事於小品文的寫作。

「哲學家探索心情似的」，這不是偶然說出的一句話。這也是葉紹鈞小品文的一個特徵。這個特徵，在小品文作家中，像陳衡哲的作品，是和他有共通性的。在他的小品文中，反映的田園詩人的情趣是很濃厚，但他和一般的田園詩人情趣的小品文作家，却是不同。一般的作者，對於自然的現象，是以着一種陶醉的熱烈的心情嚮往；葉紹鈞則是以哲學家的頭腦，寧靜的心，在對一切的自然現象，人生事物，刻苦的探索人生的究竟，在每一篇小品文裏，他都很深刻的指示出一個人生上的問題。這特色，是葉紹鈞小品文所特有的，這一點也就更強烈的影響了讀者。

葉紹鈞在「讀者的話」(劍鞘)裏寫着，「不僅是一種意見，一種主張要是你們自己的，便是纏到像游絲的一縷情懷，低到像落葉一聲歎息，也要讓我認得出是你們的而不是旁人的。」這說法真是等於作者的自白，葉紹鈞的小品文是自己的而不是旁人的。有人說，他的一部分小品文和周作人的作風相似，這說法，在匆匆的讀過了他們小品文的大，我想是可以這樣相信的，但要是你細加研究，從他們思想上的不一致性到作風上的不一致性，那麼，是很容易看到這兩位小品文作家絕對的不相同之點，在對人生問題的理解上，葉紹鈞在小品文裏所反映的向上與向前的傾向，是比周作人的思想更清醒一些。在表現的態度上，周作人是具有嚴肅態度的哲人風致，而葉紹鈞則是飄逸的徘徊月下，自弄清影的詩人。

### ◆茅盾

一九二七以後，作為創作家而存在的茅盾，在小品文的寫作方面，數量上也是不很多的。在一九二九年頃，發表在「小說月報」的「大江」等刊物上的署名SP的一些小品，大概也祇有收在「宿莽」(1931)裏的「叩門」，「賣豆腐的哨子」，「霧」，「虹」，「紅葉」，「速寫一」，「速寫二」七篇，和「散文集」(1933)裏的「櫻花」，「鄰一」，「鄰二」三篇。直到一九三三，纔較多的發表出來，有「冥屋」，「故鄉雜記」，「灰色人生」一類的迥然不同於前期的小品。所以，要說茅盾的小品，是可以分作二期來談的。說到茅盾的初期小品，我總會想起屠格涅夫(Turgenev)的「散文詩」，特別是那一篇感動我最深的「蘇芬可克」(Spinak)。

簡直是一篇舊俄羅斯被壓迫的民衆的生活象徵詩。茅盾的「叩門」，「霧」一類的小品，當然是還不夠那樣的精潔偉大，但這些小品，正象徵了一個時代的苦悶。茅盾說，「未嘗爲要創作而創作，——換言之，未嘗敢忘記了文學的社會的意義，這是我一貫的態度」（我的回顧），就是在小品文的寫作上，也可以看到他的這一種精神。因此，他聽到「賣豆腐的哨子」，就會想起那「悶在罐中，像是透過重壓而掙扎出來的地下的聲音，作爲他們的生活的象徵。」在「霧」裏，他就要表白那「在我呢，既然沒有杲杲的太陽，便寧願有疾風大雨，很不耐這愁霧的後身的牛毛雨老是像簾子一樣掛在窗前」的態度；這不過是一個例。

大概是由於作家本身的發展，在一九二八年寫了這些散文詩似的小品的茅盾，到四年後，是以另外的一種小品文家的姿態呈現了。在前期，從他的小品裏看去他還是一個舊的詩人，我們很難以呼吸到一種新的氣息，無論在內容上，抑是形式上。第二期的小品文却不然，他已經不是那樣的苦悶憂鬱了，他有的是憤怒和冷刺的笑，有的是樂觀的確信；對於事件的分析與了解，已不像前期的那樣「模糊的印象」，他是試用着新的觀點在考察一切了。在「冥屋」裏，他看到「時代的印痕也在這些封建的迷信的儀式上」，在「機械的頹廢」一類的小品裏，他指出文學的新的傾向，在「故鄉雜記」裏，是非常寫實的繪出一幅社會生活的歷史畫。像這樣的發展，不是說明到了個人，而是表白了小品文運動，如何的因着社會的變革，在不斷的發展。以後，我想茅盾的小品文，在各方面，總會更進一步的向前吧。

在「散文集」的序引裏，茅盾是很說了幾句甘苦的話。他指出「特殊的時代常常會產生特殊的文體」；他說現在新流行的小品隨筆之類的文字，「第一得題難，第二做得恰好難。」而事實，做得「太尖銳，當然通不過；太含渾，就未免無聊；太嚴肅，就要流於呆板；而太幽默呢，又恐怕讀者以爲當真是一樁笑話。」這種甘苦，是現在從事文章活動的人，除去那特殊的一部分，全都深深的體味到的，這也就可以作爲茅盾的小品文論看了。不過，茅盾的小品文，固然說明了小品文運動的發展，而呈現着另一種的新姿態，可是還不能就算是純粹地「新小品」，而是一種傾向着的，這也是很明白的事實。

這事實，茅盾自己也是很了然的。他說，「雖則我常常以『深刻』和『獨創』自家勉勵，我一面在做，一面在學，可是我很知道進步不多，我離開那真正的深刻和獨創還是很遠呀！現在已經不是把小說當作消遣品的時代了。因而一個做小說的人，不但須有廣博的生活經驗，亦必須有一個訓練過的頭腦能夠分析那複雜的社會現象；尤其是我們這轉變中的社會，非得認真研究過社會科學的人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確。而社會對於我們的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會現象的正確而有爲的反映！」（我的回顧）雖然指明是說小說家，對於小品文的寫作，也是一樣的。在中國的小品文活動中，作爲了社會的巨大目標的作家，在努力的探索着這條路的，除茅盾，魯迅而外，似乎還沒有第三人。茅盾的這意見，我想是應該特別指出的。

# 「大眾真詮」在日本

樂嗣炳

「大眾」這個詞，在舊一點的日本辭書上也像辭源似的使用。『禮』孟春之月……毋桑大眾；『國策』燕趙久相攻以敵大眾；……『類鬼話（依劉大白用法）』來詮釋「大眾」的鬼義；比較新的廣辭林就丟開這些鬼義另外從佛學辭書摘錄了「佛」僧侶的多數，「五大衆」幾個交給迷信佛學的人看。其實，前幾年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嘴頭筆頭已經不用「大眾」，所有「大眾」的鬼義祇爲的讀鬼話用。

近幾年來在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嘴頭上筆頭上都愛用「大眾」了，例如今天一天的申報在正文上在書籍廣告上在影戲或其餘商品廣告上幾乎可以找出近百的「大眾」，不過比較古舊的「大眾」就同字而異義，有人硬拿鬼義解活話，就好像「阿姐」在上海土話是姊姊，在湖南土話是祖母，有一位湖南的大辭典家硬拿上海「阿姐」作祖母解，笑話鬧定了。

活人嘴頭筆頭的「大眾」新出的日本辭書作這樣解：（大眾）對前衛說它是本隊，指巨大的人間的衆團。隨口說的「大眾」，其中有種種階級的差異：普羅列塔利亞大眾，農民大眾；小市民大眾等。這些大眾在目的意識沒甚醒悟這點上雖然

「大眾真詮」在日本

相同，可是它們所貯藏的活力（Energy）各不相同。含有最旺盛的革命的活力，不用說是工業普羅列塔利亞的大眾。普羅大眾的自然長成性是建設新社會的原動力的，他們受日常工廠生活組織和規律的訓練，所以能夠團結得很強固，發揮集團的威力。其次是農民大眾。他們在資本主義下面吃盡兩重榨取的痛苦，生活條件最惡劣，所以在絕望的原始的反抗這點上，常超過普羅大眾，不過他們的生活本質上是分散的是孤立的，所以在組織的訓練這點上倒底不及普羅大眾。小市民大眾比較前二者顯然脆弱。他那階級的地位動搖不定，個人主義的傾向最強，他們不堪組織的鬥爭，不平不滿大部分也就最癡完事。

所謂「大眾」雖然有人作最愚鈍的低級的野卑的那樣想，不過這想頭是非常偏面的。大眾當然有包含那樣性質的，其中也有並不那樣的吧。所以我們明確認識了大眾階級的差別，同時不要小看了潛伏在它那背後的積極性；在這一點不留神，我們就會追隨大眾完事，或是蔑視大眾完事。

（大眾化）「大眾的」的舉動。就是某種接近大眾的，大眾容易親近的，能吸收並發揮大眾力量的舉動。不過不能解作調子

的降低，問題是在正確引導大眾自然成長性，不該消解自然成長性之中目的意識。

（大眾性）大眾的性質。所謂含有大眾性的藝術作品，就是指大眾容易接受，提高大眾意識的一類作品。跟通俗性不能混同。

（大眾文學）一般人是把以文化教養較低的廣泛的大眾為對平所發表的文學叫做大眾文學。白井喬二，吉川英治，大佛次郎，直木三十五一類作家的作品就是，它那題材跟評話相同，很多從封建時代到明治維新前後的東西，最近發生普羅列塔利亞大眾文學的稱呼，它是拿舊有大眾文學類似的題材，由階級的見地措置的，戰旗所揭載的落合三郎的「加波山」和貴司山治的某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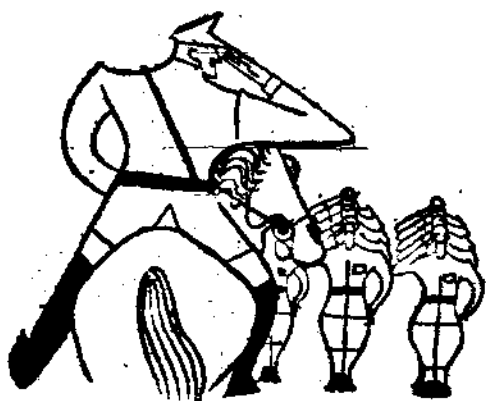
等就是。嚴密地說，大眾文學這詞應當是普羅文學的意味，甚為麼呢，因為祇有普羅文學纔是真的為大眾的文學。

這是從文藝辭典（一九三〇年白楊社版）抄來，此後新出辭書大體都拿這作根據，例如最新百科社會辭典（一九三三年改造社）不僅大眾，大眾化，大眾性，大眾文學的詮釋完全相同，而且新生的「大眾政黨，大眾追隨主義，大眾鬥爭」等語詞的詮釋也跟前幾個語詞的意義相合。

「大眾」在日本，十來年前是沒人理睬的鬼話，也許由「原義塊，團塊，用作表現集團的民衆的英語 Mass」過渡，但是眼前所謂「大眾」完全在日本自然成長。中國的「大眾」大體跟日本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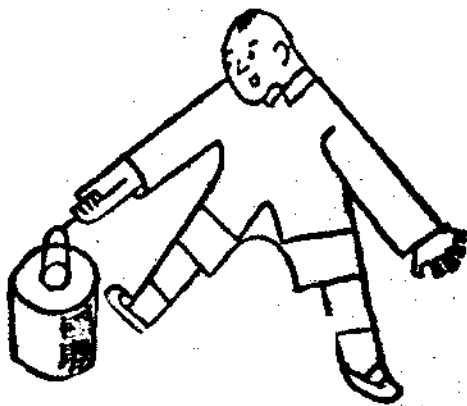
▲ 要人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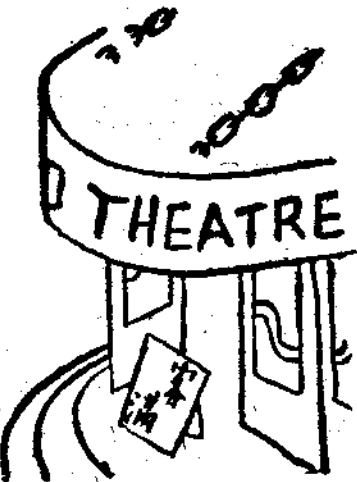
△ 大檢閱



◎ 東北民衆



◎ 編燈



□ 戲院客滿

丁 編作



# 旅行儲蓄

平日節省些微用費 儲作旅行川資  
 或登臨消暑 或駕言出遊 移消耗之  
 費 作遊歷之資 可以強健身體 愉  
 快精神 可以開拓見聞 增進學識  
 不僅養成儉德已也

## 旅行儲蓄兼有

活期存款之便利  
 定期存款之利息

本行印有名勝說明遊程預算暨旅行儲蓄章程小冊  
 備索如蒙 垂詢無任歡迎凡於本年底以前開戶者  
 各贈旅行雜誌一冊以示優待再此種旅行儲蓄上海  
 一埠暫歸本分行（霞飛路分行）一處辦理

行址 上海霞飛路五八九號

## 上海銀行霞飛路分行啓

電話 八二七三九 一二五六〇

# 國泰銀行

息厚安全

節高一節可參天

儲蓄金錢易不然

節省虛糜去儲蓄

他年子母累萬千

### 商業部

特種往來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國內匯兌  
 抵押貼現  
 代理收款  
 代理押款

### 儲蓄部

定期存款  
 甲種活儲  
 乙種活儲  
 零存整付  
 整儲零付  
 整儲整付  
 存本付息

• 上海山西路天津路口 •

國泰商業儲蓄銀行

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會員

# 網業銀行

總行	漢口路石路口	營業部	商業往來 存款放款 服務社會 聲譽卓著
南市分行	小南門中華路	儲蓄部	定期活期 各種俱備 保障穩固 利息優厚
八仙橋支行	八仙橋愷自爾路	保管部	美國鋼箱 大小俱全 保管嚴密 取藏便利
杭州分行	杭州三元坊	地產部	寫字房間 設備完全 光終充足 租金低廉
堆棧	蘇州路廿六號	堆棧部	自建堆棧 地點適中 房屋高燥 棧程克己

# 忍耐和暴燥

艾·思·奇

日本軍閥向來可惡，但現在却做了一樁使人快意的事，（不，只有遺老遺少們才會快意的事），據說他們用了大筆的款子，要在熱河重修八大寺廟，並且搜羅四庫全書等類的中國古籍，拿來藏在廟裏，在很多人希望復古而不可得的目前，聽見「國粹」竟能在強鄰的鐵蹄下保存起來，是應該歡呼一聲「中國文明萬歲！」的，自己的國光竟可以在侵略者的懷裏發揚，不是極值得慶祝的麼？

「人要打你的左頰，你連右頰也讓他打，」這雖是西方基督教人的教義，但那好處，西歐人似乎並不知道，只有非基督教國家的中國人，却反而將它證實許久了。中國會被別人的武力征服幾次，但在文化上却反而壓服了敵人，這是許多先生們誇耀着的：元朝和清朝的每個大漢民族的人都跪在夷狄的腳下稱奴才，然而那時的夷

狄還是不能不用中國的文字和儀禮啊！中國文化誠然偉大，在這種偉大的文化中薰陶過的典型的中國人，就善於應用忍耐的妙技。忍耐的結果是願意給敵人當牛馬畜牲，只要有一個代價：就是要敵人使用自己所製造的轡轡和牢籠！

站在敵人方面說，他的目的只在征服，凡便於驅使牛馬的東西都好，誰來製造他是問不到的。你既然願意屈伏在你自己建築的欄柵裏，那真是再稱心沒有的事，免得新造起來非常麻煩。就這樣，好罷，於是做牛馬的都滿意了，然而征服者却在那裏微笑。

這不外就是人們常說的精神文明的勝利，精神上是可以沾沾自喜了，肉體却大塊大塊地給人宰割了去。被宰割是會痛的，但服過了精神勝利的催眠劑，就不再有感覺。征服者也樂意戴着親善的面具來多

買注上一些鴉片汁，使牛馬忘却了自己的力量，而更容易讓人鞭撻。這種情形其實也有一定的限度，等到被宰得太利害了時，那喜氣就會被晦氣掩蔽，牛馬之羣終於要暴燥起來，這時一切忍耐都沒有了，儀禮文化也失去了羈縻的力量，還是要用血和肉和力來斷併，這時，征服者才會在物質上動將起來，甚至於就此倒台；因為牛馬的力量究竟比人大。元朝的滅亡，仍舊可以作例的。

受到過分的痛苦，就是最馴良的牛馬也要暴燥起來。但若徒然只會暴燥，也仍沒有用處。早災時迷信的農民在求雨不得的絕望狀態裏會將泥菩薩拿到露天地下來咒罵，說：「你不再下雨，我就把你打碎！」這是暴燥的好例。打碎了菩薩又有什麼好處呢？天乾不知道要求調節水利，黃河氾濫不知道要求堵河，却將一切功罪都歸在神靈身上，結果求神拜佛固然迷信，對神埋怨而至於擊碎了它，又何常越出了迷信的牢籠？這樣暴燥了一下，難道就會真的下雨麼？萬一不下雨，而旱災更甚

時，還是沒辦法的。可是征服者就因此有話說了：「看呀，更壞了，你們爲什麼要打碎苦難呢？還是再塑起來罷！」於是牛馬們又不免要必恭必敬地跪着讓他們用圈套來套自己的頸子。

用中國的歷史來作證罷。人民在皇帝的支配下被魚肉得太利害了的時候，照例也要暴燥一次的，這就使「天下大亂」，人間都動起干戈來。然而人民這時不過是本能地在反抗專制，對於自身的前途是茫然的。干戈一動得太久，自己又覺得暴燥引起了痛苦和不幸，而新的征服者就可以趁勢說：「看呀，反抗是不對的，你們遭受了兵災就是一個榜樣，還是服從真命天子罷！」於是人民又要進一次牢籠，再忍耐着被宰割。等到被割痛了時，又來一次暴燥，又再進牢籠，就這樣循環下去——這是中國從前的歷史！

再用「文學不死，大禍不止」的話題來說着，如果日本人幫着收藏在八廟裏的四庫全書之類是文學，那麼，根據上面說

過的理由，這文學是民衆的鴉片劑，確然使民衆吃了大虧。將它通通殺死，未見得不大快人心。但若趁勢連一切的文學都殺死了。結果又怎樣呢？沒有新的文學起來代替，使人們惶惶然感到缺乏，於是復古的先生們又說了：「看呀，沒有文學，不是很恐慌嗎？還是恢復了古人的「遺產」罷！」從白話文運動開始到現在，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中途不斷地有新文學者勸人談古籍，爲的什麼？還不是爲着在破壞了之後不曉得怎樣應用新的工具，至少是不相信新的白話文本身可建設新的文學的緣故？

爲要提倡「柴堆上，日黃中」的大衆語而將文學本身殺死，其結果難道就不會一樣嗎？純然靠破壞的暴力來與舊勢力搏鬥，痛快倒是痛快極了。可惜在破壞了的廢墟上不知道怎樣找新的前途，於是舊世界的幽靈又會漸漸從你自己的身子裏面生長起來，那時，又不得不忍耐地再進一次狗圈了！



△黃連樹下彈琴▽

陳青如作

新文章  
講話

# 文心雕蛇

曹聚仁

## 前言

新文章，所以別於舊文章也。

提起舊文章，桐城派，陽湖派，前後七子，唐宋八家，漢魏文，六朝文，花樣很多；我一概不認賬，把那些奴才文章丟在字紙簍裏，重起爐灶，別開天地，從另一方面講起。南朝梁劉勰費一番心血替奴才文章做一本文心雕龍；現在既無龍可雕，只好雕蛇，所以開宗明義就是「文心雕蛇」。

富麗如昭明文選，雅正如古文辭類纂，周詳如經史百家雜鈔，雜亂如古文觀止，龐大如涵芳樓古今文鈔，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做人用的文章，乃是奴才用的文章；不是替活人的做的文章，乃是替死人做的文章。何以言之？文選分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啓，彈事，牋記，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諸門，就其名目，顯然可知其爲奴才對主子說話的有十門之多，主子

對奴才說話的又有七門之多。專爲死人鋪張場面的又有十門之多：詩，賦二門，其中小目，如市都，祭祀，耕藉，畋獵，宮殿，述德，勸勵，獻詩，公燕，祖餞，拍隱，反拍隱，行旅，軍戎，郊廟，仍是奴才主子間相酬應的文字，哀傷，挽歌，是爲死人而作的詩歌；其他史論，設論，辭，序論，箴，之類，也是爲活人的意義少，爲死人的意義多；則文選中千百篇文章，直可一火而盡，至多不過留個百分之一而已。文選如此，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涵芳樓古今文鈔何一不是如此。我們要立下決心來掃蕩這些奴才文章，這些死人文章，那才活人有路可走；我們要把那談桐城義法唐宋典型捧小腳的殭屍一脚踢開，那才活人有話可說。——此文心雕蛇之所由作也。

「古文」一名，起於明朝中葉；前後七子提倡復古，把唐宋散文以及秦漢散文奉作典型，乃有「古文」之名。明人韓愈柳宗元歐陽修三蘇王安石曾小固作散文代表，乃有唐宋八大家之名。明人學問最爲淺陋，見聞最爲偏狹，他們的批評極多不當。若要尊奉唐宋散文，應該復唐宋的舊稱，稱「古文」爲「平文」；「平文」者平整通達的文章，才顯出唐宋散文的特色，明人會崇韓愈，因爲韓的說理文最好；說理文，唐代首推李翱，今有韓愈

而無李期，豈非貫橫遠珠？記敘文，明人尊柳宗元，柳宗元大不如白居易元微之。宋代散文作家，有歐陽修而無司馬光，有蘇轍而無朱熹，可見他們孤陋寡聞，眼光如豆。但他所定唐宋八大家名稱，把四百年一班愚蠢的腐儒都抓住了。

桐城派自命為文章正宗，繼承唐宋文章衣鉢，也是無恥之尤。桐城派奉歸有光為祖師，那就該奉顧亭林汪琬為大師兄；他們只尊方姚，不談顧汪，顯是地方觀念作怪。歸方小品文字較好，以之與公安竟陵派相比，直是小巫見大巫，他們却有臉譏笑吳越間父老文字。清代散文作家，以全祖望為最傑出；桐城派千百作者中，惟曾國藩氣度規模稍大，能做說理文字。姚鼐劉大槐的說理文，真是三家村冬烘先生爛調，無一不臭，一般人却以姚劉為不世出之大衆。其實桐城派別無所有，只有，你吹我捧這樣一個派，也可見中國文學界的空虛了！

不過現今那些講古文的捧古文做古文的腐儒又不及桐城派萬一。他們的古文，正是桐城派所最看不起的那頭巾氣文字；他們的古文，正處處違背桐城派的義法。從前他們做八股文不通，做古文又不通，做駢文又不通，全是最下等的笨伯，幸而活到現在，乃在年輕人面前，擺「古文」的架子，不也太可笑嗎！

一一

文心雕龍原道微聖，說「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那是雕「龍」的話；「龍」到底是虛無漂渺的東西，就算雕得活

龍活現，還是一句空話。雕「蛇」是人人所共知共見的，半點謊也造不得，所以我們就得「原道微愚」，說「道沿愚以垂文，愚因文而明道。」下愚都能因文明道，那「聖」也不足奇，「龍」也不必雕了。

當聖人在那里「咨」「兪」，「往欽哉」的時候，愚人在那裏鼓腹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哉」？愚人公然不理聖人的賬！書缺有間，遠古聖人所垂的「文」不多，愚人所垂的「文」也不多；等到我們的孔聖人上場，聖人已經絕了種。孔聖人所愛好的三百篇，似乎聖人之文少而愚人之文多。一個少年生想思病，在床上翻來翻去睡不着，（關雎）一個摩登姑娘上了當，在那里「罵殺千刀無良心」，（氓之蚩蚩）一雙男女「阿哥呀，妹妹呀」，在那里調情，（靜女）這些都是愚人的文章，偏在經典裏佔高高的地位。

孔聖人結了聖人的總賬；自此以後，只有蛟，沒有龍，只有大賢，沒有大聖。聖人之文既已絕跡，愚人之文亦難登大雅之堂。李斯，賈誼，董仲舒，楊雄，班固，蔡邕……這些奴才文人霸佔的文場，儼然自命為文章正宗了。不過他們的主子，天天聽聽「我皇聖明」，「萬壽無疆」這些馬屁口號，實在有些頭痛，乃叫他的左右去找新鮮菜喫，於是愚人的文學又蒙聖眷了。漢武帝叫李延年做協律都尉，「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這些愚人之文，先後保存在樂府中。奴才們看見主子歡喜愚人之文，只怕於前程有影響，趕快模仿製作，也做了許多樂府；有時依舊加

些「我皇聖明」，「萬壽無疆」的麻油料作。

東晉以後，士夫階級地位非常穩固，正值主子勢力衰弱，由他們「推我獨尊」。他們擺起門閥架子，把庶人不放在眼裏。所以魏晉間除了北虜，簡直沒有愚人之文。唐宋以後，士大夫階級彼此勾結，把勢力穩定下來；「詩」，「詞」，「古文」，「駢文」，「八股文」這些文章，奴才必讀，奴才必學；他們只怕愚人得了他們的法寶，拚命從「古典」，「辭釋」，「晦澀」中鑽，如鑿戲法一樣，賺了別人的視線。至愚人所愛的歌謠，彈詞，說書，戲典等等，他們就摒諸文章之外，以為小道不足視。但若有荒唐主子愛新鮮玩意兒的時候，他們又拚命模仿製作以博士主子的歡心。（明中葉，就有些奴才專作淫亂小說以取官職，如金瓶梅之類。）從歷史上看來，奴才文章之卑鄙無恥，又可想見了。

自五四運動以來，引車賣漿者流的語文代替了士大夫階級的語文，奴才階級所唾棄的「小說」，「戲典」，也重新估定了他的價值，把他從腳底下拖了出來。這在奴才階級自然是偶然的事，於是許多流言，說：「現在的文章一年不如一年了，非重新讀古文是沒有辦法了。」又說：「再過幾年，中國將沒有會做文章的人了！」好像有鬍子就是會做文章的標誌，他們有權利笑青年的人！

趙師北詩云：「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我總覺得那些搖頭嘆息的，頭腦簡單得太可笑。老實說來，古文中，好的作品未始沒有，但好的作品決不是那些搖頭嘆息的人所做的

。語體文中壞的固然不少，但比那些搖頭嘆息的人壞得有頭路一點。這是在下「雕蛇」的一點微意，奴才階級即氣得去跳黃浦，我還是這麼講的！

## 一 國文課

某年秋天，天氣很涼爽，各個學校先後都又開課了。陳湖從他的家鄉回到省立第一中學，覺得學校裏的情形，和先前頗有點不同。從前教他們國文的三位老先生都走了；來的新教員，一位姓李的，日本留學生；一位姓朱的，北京大學畢業生；還有一位姓俞的，也是北京大學畢業生；他們都很年輕，沒有鬍子。他們也不是什麼翰林進士，而是什麼學士。還有一點小變動，那位專事抄小說本子混號老土地的老舍監也走了。

陳湖第一天上國文課，把紅樓夢平整地攤在課桌上，這是第一次開看小說，他也覺得有點異樣。他想起那位老舍監野貓般找尋學生的小說本，一包包捆紮起來丟在床底下，不禁暗地裏失笑。他想那位老舍監要是看見了小說本子公然攤在課桌上，不知會氣得什麼樣子。他正在發呆想，姓俞的國文教員走上講台來了。

俞先生看見滿課堂的學生都拿着小說本在看，微笑地說道：深：

「諸位同學，『小說』，牠踏在高貴紳士的腳底，不獨我們在中國如此，歐洲各國也是如此。批評家布輪退爾（Brunetiere）

1849—1906法批評家)曾經說過，小說產生以後那二百年間，法蘭西翰林院從來沒會推舉小說家做會員。有的文學家，別的創作很多，附帶寫點小說，因而被推舉為會員；但是純粹的小說家，無論他創作了什麼偉大的作品，都不在翰林院那些紳士們的眼裏。俄國有一位大文學家——屠格涅夫(Turgenev)，他是以羅亭，父與子那幾種小說，驚動了全世界的；可見他的母親訓誡他，說：「你以後不要再寫那種賤民們愛讀的東西了吧！」英國文學家加萊爾(Carlyle)也說，他的母親一生只讀過一本小說！歌德著的威廉先生的游歷時代(Wilhelm Meister)，還是因為他自己譯了獻呈給她，偶而看看的。美國某批評家，也會說過，他年青的時候，母親禁止他禮拜天讀小說，說是在安息日讀小說，便是褻瀆了上帝。諸位不要以為中國有鬚子的先生們頭腦太冬烘了，這也難怪他們，他們關在古人的圈子裏面，根本不懂得什麼是文學。」

全堂學生靜默地聽俞先生的講說，半點聲音也沒有。陳朔把紅樓夢握在手裏，站起來問道：

「俞先生小說和文學有什麼關係呢？」

「文學可分為純文學和雜文學，純文學包括小說、詩歌、戲曲三種。我們習常看的寫的散文，大部分是新文學。」

「這樣看來，古文辭類纂裏面那些文章，還不是純文學，倒是紅樓夢、儒林外史這類小說，是真正的文學嗎？」

「是的。宋朝以後的文人，他們的文學概念非常模糊；他

們以為文章是載道之器，只要白紙印黑字就算是文學。小說，因為不是載道之器，所以他們十二分的看不起。」

「俞先生，我的爸爸說紅樓夢是淫書，孩子們不許看，究竟紅樓夢淫在那里？我看見他整天捧着紅樓夢痴在床上看個不休呢！」

其他同學聽着陳朔這樣說，不覺哄堂大笑起來。俞先生等待笑聲靜止下去，他接着說道：

「那是從前人的看法，他們把男女愛慕之情算做淫，那當然也是淫書了。小泉八雲說過，要是從文學作品中抽去男女愛慕的成分，文藝這花園，不知要荒涼到什麼地步；我們中國古代詩歌中，不是有很多很多寫男女愛慕之情的嗎？不過紅樓夢最偉大，最成功之點並不在此，他寫一個大家庭的沒落過程，寫中國宗法社會的黑暗，他以兒女細事來穿插這悲涼的大故事，那真值得我們欣賞的！」

俞先生剛說到這里，一位姓丁的學生，插嘴道：

「王熙鳳她們弄了許多詭計，害得林黛玉不能和賈寶玉結婚，氣憤吐血而死，那真悲涼呀！」

「那到沒有什麼悲涼，難道一定兩人團圓了就不悲涼了嗎？你怎麼知道是王熙鳳們弄的詭計呢？那是高誇的玩意兒呀！」

「高誇是誰呀？誰是高誇呀？」

「八十一回以後的紅樓夢都是高誇補做起來的。紅樓夢的



原作者曹雪芹，他晚年窮苦得很；他寫到八十回，已經病死了。照八十回以前的規模看來，至少要有百六十回才能完場。高鹗只補了四十回，所以金陵十二釵的結局，有點「七勾搭八」，前後矛盾。」

「這樣很好；林黛玉並沒有氣憤吐血而死，那到很好：」

「你說的都是優話，林黛玉吐血不吐血死不死，真是極微極細的事！我們看小說，要知道小說便是人生的寫照。曹雪芹爲什麼寫紅樓夢呢？他自己在紅樓夢開端，明明的說：作者自云會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被裙釵。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執符之時，飲甘糜肥之曰，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這就是說紅樓夢是他自己的自敘傳。曹雪芹的第一本領是善寫人情。細細看去，凡寫書中人物沒有一個不適如其分，沒有一個過火的，紅樓夢是一面大鏡子，照出各個人的性格來。他寫金陵十二釵，那十二釵，一半是他的戀人！但他愛而知其惡，寫秦氏的淫亂，鳳姐的權詐，探春的涼薄，迎春的柔懦，妙玉的嬌情，各如其人，半點也不隱瞞。黛玉和寶釵，要算他的意中人；但他寫寶釵的城府深嚴，寫黛玉的口尖量小，也不是什麼完人；賈寶玉，是他自己的影子，也並不把自己寫成什麼

超人。他寫寶玉於富文學的興致和哲學的玄想，人家說他是痴子；其實，痴是慧底外相，慧即是痴的骨子，這種熱情的而又虛無的人物，眼前還可以時常看到。曹雪芹自己寫來本是很真實的，倒是高鶚寫壞了，他把賈寶玉寫成出的超人。」

「先生，我從前看過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他說紅樓夢是

一部寫康熙時代政治鬥爭的小說，那又怎麼一回事呢！」

「那種帶顏色眼鏡看紅樓夢的人還多得很呢！王夢阮的紅樓夢索隱，說紅樓夢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錢靜方的紅樓夢攷，又說紅樓夢記的是納蘭成德的事。只要有一部分相像，就猜謎子似的牽強附會起來，實在是很可笑的。」

這時，課堂的左角有一個學生應聲道：

「我們家裏的老祖母也和賈母頗有點相像呀！」

「不錯！一部小說，牠寫出人生種種的形相，牠寫出社會

種種的形相，每個人每個社會都可以從那兒照見自己的影子的。紅樓夢第二十四回，寫寶玉房裏一個小丫頭，名叫小紅，她自持有幾分容貌，要想向上攀高，却被秋紋碧痕們一場惡話，大爲掃興。後來在鳳姐面買得了好感，果然爬上高枝。那一段丫頭間爭長鬥巧的把戲，古往今來的大小奴才們，看了能不觸動心懷，覺得句句在說破他們心頭的秘密嗎？若要附會，紅樓夢中可附會的地方真太多呢：我們只要認定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看他怎樣把這幕大悲劇老老實實寫了出來，就得了：從

前有一位寫讀紅樓夢雜記的江順怡，說：「紅樓夢正如白髮宮人涕泣而談天寶，不知者徒監其粉華靡麗，有心人視之皆纏綿血痕也；」可說是曹雪芹的唯一知己！」

俞先生正準備繼續講下了，下課鐘已經响了。他便結束他的講述，道：

「諸位同學，我們對於小說的看法，和從前人大不相同了。美國批評家哈密爾頓(Clayton Hamilton)說：「小說之目的，在以空想的事實的系列，來表現人生的某真實。」內爾遜教授也說：「小說家之本領，在於提供人生之真實的圖畫，」那是很正確的解釋，真的，把小說當作公子哥兒消遣品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 二 文藝研究室

陳朔那級同學，自從俞先生來做國文教員以後，研究文藝的興趣大大地濃厚起來了。大家推舉陳朔、李維、胡達、謝誠生四個人做委員來佈置文藝研究室，還請俞先生擔任導師，替他們設計這個研究室的佈置。研究室南首那一列書架子都是排列小說部分的書籍的，中國小說和外國小說又分別排開。俞先生將中國小說部分排列完事。他叫陳朔過去，吩咐道：

「陳朔，你來仔細看一看；你要看明白我為什麼這樣排列的。研究室開幕那一天，你擔任這一部分的說明。」

陳朔從頭至尾，仔細看了幾回；他回答道：

「先生，懂是懂的。先生是依着中國小說發達的程序排列的，可以說是史的排列法。」

「不錯。」

「不過有幾處地方，我還不十分明白，請先生先指導我一番。」

俞先生指第一欄那兩本薄薄的書，道：

「這兩本山海經和穆天子傳，要算中國古代僅有的神話。中國古代神話，好像不十分發達；有人說，中國古代的「神」，後來許多變為「人」，所以神話也變成了人話。零零星星的神話，在左傳、楚辭、淮南子、列子裏也可看到一點，但整體的只有這兩種。」

這十來種是魏晉間的鬼神志怪書。你看這上面題着漢人的姓氏，實際却是魏晉間的人託名假造的；大凡說到國外的事情，總託名東方朔郭憲所作；說到漢朝的掌故，總託名劉歆班固所作，我們可以把牠們和魏晉人作品排在一起。魏晉南北朝之間，神仙鬼怪因果報應這一類的傳說，流行得很廣；那些作品，都記載這一類的東西，有時也加一點異邦風物。

這一部是世說新語，你一向看過的罷？南北朝間，諧趣的故事也頗流行，可惜那些彙集諧聞的本子，如笑林，解頤之類，早已散失了。

唐宋傳奇文，我就用了太平廣記和魯迅先生的選本——唐

宋傳奇集。這薄薄一本的游仙窟，新近由日本重復傳到中國，也是唐人的作品。

五代史平話，京本通俗小說，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大宋宣和遺事，這四種都是宋元人的話本。北宋都開封，南宋都杭州，說話人在京城裏成爲專門技藝，這幾種都是他們說話人的底本，也是中國章回小說的老祖宗，（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和西游記，水滸傳和大宋宣和遺事都有親屬關係。）胡達正在研究室東窗下整理詩歌部分的書籍，聽到俞先生說到章回小說的老祖宗，連忙跑過來，道：

「我倒要看看章回小說老祖宗的樣兒看？」

俞先生把大宋宣和遺事抽出，指點給他看：

「在形式上，章回小說的回目，回目的七字詩句，原是話本的本來樣兒；在內容上，把宣和遺事裏面三十六位梁山泊好漢的故事敷衍開去，就是後來的水滸傳了。」

「照先生這樣說來，章回小說裏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還是從前說話人在緊要關頭收說書錢的老門檻。」

「是的。章回小說自始至終，沒有和說話人分開過。由宣和遺事敷衍成爲水滸傳，水滸傳也還是說話人的底本。紅樓夢的一部分，也由說話人拿去做彈唱的材料。」

陳謝這時插嘴問道：

「說話人所用的話本，和文人所做的章回小說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說話人，他們敷衍歷史上的故事，有時候把歷史上的事實弄錯了，有時候把歷史上人物的性格描寫得相反了；他們爲引動聽衆，愛插些有風趣的打諢。譬如他們說三國，把老成持重的諸葛亮，說成一個呼風喚雨的妖道士；把指揮若定的周瑜，說成一個因人成事的小白臉；魯肅變成傻瓜，曹操變成小丑，雖是快一時的心意，畢竟失了講史的意義。文人所做的章回小說，對於取材、描寫、組織種種方面的確比說話人進步得多了。」

「俞先生，架子這幾種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有什麼不同呢？」

「水滸傳的本子，現存的我們知道的有六種，這架子上排上了三種：一種是施耐庵的七十一回，（亞東圖書館標點本）一種是李玄伯在北京翻印的百回本忠義水滸傳，還有一種是商務印書館翻印的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三國演義，這兒排了兩種，一種是羅貫中本三國志演義，一種是毛宗崗批改本三國志演義。西游記也排上。兩種：一種是四十一回本的西游記傳，一種是一百回本的西游記。各種版本，詳細不同，優劣互見，你們可以仔細對照對照。」

「這些也是話本小說嗎？」

「不是，這些經過文人整理過的歷史小說，叫做講史小說。如西游記，以神怪題材寫成的，魯迅先生名之爲神魔小說。這一類小說，明朝也很發達。架上的幾部三遂平怪傳，封神傳，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都是性質相同的。」

「歷來做章回小說的，都用歷史故事以及神妖魔怪這類題材嗎？」

「也不一定都用這一類題材。宋朝說話人，有一種叫做『銀字兒』，說些悲歡離合的故事，描畫世態炎涼，暗示因果報應，就是後來人情小說的底子。人情小說，前人也名之爲『世情書』。這架子上的世情書，有這麼一大疊，其中只有金瓶梅是好的。金瓶梅是有名的淫書，可是他的特點並不在此。作者是一個洞達人情的明眼人；有時正面寫，有時側面寫，有時並寫兩面，使之相映成趣，筆底是了不得的！」

這時，胡適在架子上看見了今古奇觀，抽出來問道：

「俞先生，這部小說又是那一類的呢？」

「那邊話本小說裏，不是有一部京本通俗小說嗎？今古奇觀這一類小說，便是明人模仿京本通俗小說而作的。其他還有醒世恆言，拍案驚奇，醉醒石等書。」

陳朔在今古奇觀以下，看見了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袁枚的新齊諧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樂鈞的耳食錄，回頭對俞先生，說：

「這些筆記小說，倒是我一向熟識的朋友呢！」

俞先生點點頭道：

「清初筆記小說很發達，這也是明末公安竟陵派文人提倡性靈的流風。桐城派文人很少做這一類小說的。到了近幾十年來，這類小說，又盛行起來。其中有做得很好的。」

俞先生又把儒林外史以下那幾十種小說指導給陳朔看看：

「從清初起，文人精心構造的小說出來了。一類是諷刺小說，從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到清末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趸人的二十年目之賭怪現狀，劉鐵雲的老殘遊記，都在批評當前的黑暗現實。一類是炫才小說，從夏二銘的野叟曝言到屠紳譚史，陳球燕山外史，李汝珍鏡花緣，高下雖有不同，一股才子氣味是一樣的。又一類是狹邪小說，從陳森書品花叢繡子安花月痕，俞吟香書樓夢到韓子雲海上花列傳，以冶遊故事穿插成書，也表示十足才子佳人的調門。還有一些小說，看見了紅樓夢的悲劇收場，十二分不痛快；狗尾續貂，你來後夢，我來圓夢，本不值得一看。我陳列在這兒，也讓大家明白從前人的淺陋。」

「俞先生，清代以後，民間的小說竟而絕跡了嗎？」

「不。文康的兒女英雄傳，石玉昆的三俠五義以及小五義續小五義之類，依舊是流行在民間的小說，在北方格外流行一點。架上那部三俠五義，是魏曲園刪改過的。」

「俞先生，關於中國小說變遷的歷史，也有什麼書可參考嗎？」

「架子上那部魯迅先生著的中國小說史略，就是一部很好的參考書呀；其他如藍谷溫中國文學概論第六章，胡適文存中關於紅樓夢、西遊記、水滸傳的考證，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中關於三國演義、水滸傳的考證，都是很好的參考材料。」

# 與徐懋庸先生論駢文書

陳子展

懋庸先生：

日前看到你自由談上批評駢文的一篇文章。從新的觀點來看駢文，從你開始，而且我以為你的見解極對極對！很好！很好！老實說，那位劉先生講詩古文辭倒不失為一個通人，講駢文，實在外行得很。我也是外行，他講駢文學，駢文作法，我很想勸勸他不必白費氣力，打鼓圈麻將，或許還有益於己，無害於人些。無奈我不認識他，所以一直不會寫一個字。你的批評文章出來了，他真是一個虛心的學者的話，他也不會恨你不該，或許還會寫信給你服輸。人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短處不拿出來，原是上策。因為那位劉先生不肯藏拙，我也就顧不得出醜了，想來和你談談「宋四六」。

在駢文中有所謂「宋四六體」，這是駢文的別派，但有中國文學常識，誰也知道。這種駢文的特色是輕鬆，不板重，句中多用虛字；是一氣貫注，上下連絡，對仗不是故意湊上的，毫無活氣的。還有一個特點，當時那些作家，不僅只讀三代兩漢的書，更有胆子用隋唐五代乃至他們本朝的故事，他們把駢文散文化，

通俗化了，就駢文本身上的發展來說，這當然是由唐末三十六體，五代的兔園冊子，宋初的西崑體引起來的反動。何況那個時候，詞臣代擬詔書，臣下所上奏議，大都要用四六，而一時名臣如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王安石等，都是古文家，駢文的散文化那是自然的事了。

胡澹菴乞斬秦會之得貶，太府寺丞陳剛中倒做一篇啓事賀胡澹菴道：

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

又說：

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過故去，聊乘下澤之車。

這不能不算好四六，不要因為陳剛中爲了這個啓事貶做安遠宰，就說他的文章做得不好。秦會之做了宰相，蓋了一座德格天閣，有朝士賀秦相的啓事說：

我聞在昔，惟伊尹格於皇天；民到於今，做管仲吾其左枉。

秦會之大喜，這位朝士就升了官，措詞得體，正該受賞。這豈可見宋四六的妙處了。

宋光宗因為和局已定，天下太平。不免及時行樂，酣歌縱酒，國家事管他娘。當時的大學生，不，太學生，倒很知趣，擬勸行樂表云：

周公欺我，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

好四六！字字有來歷，不懂來歷也看得懂，這是宋四六的大妙處。

宋寧宗時候，加史丞相實封的詔書道：

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

你看他用經句何等妥帖！或許有人要說，話太恭維了，過諛失體。固然史彌遠不是好東西，把確白做紗帽，頂當不起，其實四六文的本身，原來就是為了恭維「尊貴者羣」，或是誇耀「尊貴者羣」的權威發展起來的。

徐先生，你以為我的意見如何？

弟陳子展上九月二十三日

### 關於航空

架

(1) 據調查，各國的飛機數如下表：  
法國，四千七百架，駕駛員二千五百人。  
英國二千八百五十架，駕駛員未詳。  
美國二千八百四十架，駕駛員未詳。  
蘇俄二千架，駕駛員二千人。  
日本一千九百四十架，駕駛員未詳。  
意大利一千四百架，駕駛員三千人。

波蘭一千二百架，駕駛員四百人。  
捷克七百架，駕駛員六百人。  
(2) 據調查，各國的航空國防費如下。  
美國九千四百萬金元，蘇俄九千三百萬金元，英國七千四百萬金元，法國六千七百萬金元，意大利三千四百萬金元，日本三千二百萬金元，法國一千萬金元。  
(3) 據調查，各國航空國防費與國防軍費的百分比如下：  
日本百分之十八，法國百分之

一四·九四，蘇俄百分之二三·三。三八，美國百分之二三·三。意大利一二·七三，英國百分之二一·八七，德國百分之八·七七。

附言：返觀我國，飛機大都是買自外國，而駕駛員，也大都是外國人，中國人能駕駛飛機尚屈指可數，真有些難為情呢！近來廣州南京二處都有了航空學校，但造飛機的工廠的實現，恐又是很久以後之事了！

x x x



中華書局出版

# 社會學科叢書

## 社會學概論

陳翔林著 一冊 七角

本書計分四編：第一編為緒論，敘述社會學之意義，地位，歷史以及研究社會學之困難與方法；第二編為社會生活的基礎，分章說明社會生活之物質的，生物的，心理與文化的四大基礎，第三編為社會生活的形態，於社會生活與個人，社會制度，社會標準與控制，均詳加分析；第四編為社會生活的進化，於社會進化的階段與趨勢，社會進化革命，均有扼要之討論。

## 社會學與經濟學

一冊 七角

René Maunier 著 龍家驥譯

卷首緒言，專論社會現象的定義與社會現象的分類；緒言之後，敘述從本學科對於經濟學與社會學之關係所發表過的意见，并分別討論經濟學與社會形態，法律，道德，語言，藝術，宗教，技術諸學科之關係。立論精確，證據信實。

## 比較政治制度

沈乃正著 一冊 七角五分

本書凡關於各國政府之組織，政治之變遷以及優劣點之所在，悉以客觀的評論而比較之。全書共分兩編，計二十章：第一編政府分類論，分別敘述現代各國政府之形式與精神；第二編政府優劣論，評論君主，貴族，民主，軍元，聯邦，內閣制，總統制等政府組織之利弊，其於憲政之若爾伊政府與意大利之法西斯政府，均列特許。

## 國際勞動運動史

黃卓譯 一冊 二元二角

L. Lorwin Labour and Internationalist

本書的方面，包括：(一)國際勞動運動之興起，(二)第一國際的始末，(三)第三國際的始末，(四)歐戰中之國際勞動運動，(五)歐戰後之國際勞動運動，(六)國際勞動運動之未來之預測。橫的方面，包括：(一)第二國際之現狀，(二)第三國際之現狀，(三)日內瓦國際勞動組織之現狀，(四)無政府主義之國際勞動運動等。

## 經濟史概論

黃通編 一冊 五角

本書參酌德國經濟學泰斗學漢爾，(K. Bücher) 魏拔爾，(W. Weber) 宋巴德，(W. Sombart) 諸大家之學說而成。計分：緒論，孤立家內經濟時代，都市經濟時代，資本主義之發達五章。立論公允，條理明晰；而於資本主義之發達，則更詳盡。

## 經濟政策綱要

周憲文編 一冊 六角

本書共分五章：第一章說明經濟政策之意義；第二章論及經濟思潮之變遷與經濟政策之基礎；以下三章，分述農工商政策與國民經濟之關係，及其他諸重要問題，對於最近各國之農工商政策，敘述尤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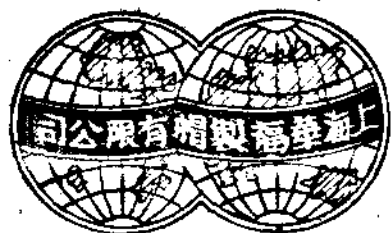
## 農村社會學概論

言心哲著 一冊 二元

本書從整個社會觀點，用有系統的方法，討論我國農村社會各項問題。對於農村人口，農村社會心理，農村經濟，農村教育，農村組織，農村自治各方面，都有平衡的注意；關於農村調查和農村服務所述的方法，亦有簡明扼要之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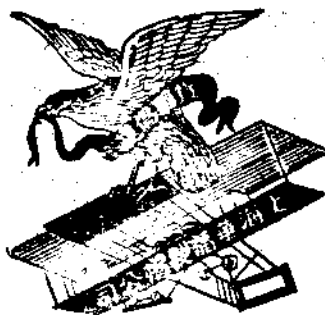
# 華福

雙球商標



Wah Foo & Co

雙球商標



鷹艇商標

耐久經用  
價格低廉



式樣雅緻  
質地優良

## 新生活運動第一章

「帽所以護腦，四時皆用之。天暑時，宜戴華福草帽；天寒時，宜戴華福呢帽。因其草縷為魯省特產，呢坯均自織，自染，品質優良，式樣美觀，而價又低廉；既合乎新生活運動中節儉之條件，亦含有服用國貨之本旨也。」

## 華福製帽廠啓

廠設上海楊樹浦河間路十五號  
電話二五七〇  
各部接轉

# 卍字解

龍貢公

卍字，（據說不能寫做卍字）自從被德國社黨採做黨徽之後，在牠本身的無窮吉利的意味以外，又加上了濃厚的血腥氣味了。

照國社黨底考古學家底解釋，牠是愛利恩民族覺悟的一種標幟，而天然地帶着排斥猶太人的意義。因此在牠被選擇出來掛在德國人民頭上，受愛利恩民族頂禮膜拜的時候，猶太民族的馬克司，愛恩斯坦，甚至耶穌基督，都被驅逐，踐踏，而蒙上傳播猶太人的陰謀的罪名了。

馬克司和愛恩斯坦在科學界大概是有陰謀的，至於耶穌對德國有甚麼陰謀沒有，那恐怕不見得有甚麼人能知道清楚

吧。如果要算舊賬，就可以想到歐戰以前，德國皇帝誇說德國民族是受了上帝底囑託，來征服全世界的最優秀的人種，因而敢和全世界作戰那一回事。

這個隨便囑託別人替他行道的上帝，真把德國害得不淺，如果他就是耶穌，那真該被德國人民排斥；何況照德國底統治者們說，歐戰之敗，正是因為猶太人散播「卑劣」的陰謀的說教的原故呢。

這個在上古時候，本是一種裝飾的卍字，除了上面那個解釋之外，我最近在一篇叫做「卍字之謎」的短文裏，看到給牠以各種意義的說法，現在把較有意味的，抄發則在下面：

1. 以為牠是拜太陽的一種

表號，

2. 以為牠跟凶惡的巴復兒 (Baphomet) 偶像同為一事，

一事，

3. 以為牠是歐洲北部暗中崇拜異端的記號，

4. 以為牠代表仁愛和繁殖底意義，

5. 以為牠是十九世紀末葉的貴族化的徽號，有避邪的作用。

這卍字究竟還具有那種意義呢，是頗難斷定的。照第一種解釋，牠代表着原始民族拜物精神底野蠻和殘暴，聰明的國社黨英雄們一定不會採用牠；第二第三種解釋當然更非他們所樂聞，而且絕對不會肯承認；國社黨秉政以來，不知犧牲了多少性命，毀滅了多少文化的成果，逼害了多少著作家科學家和猶太人，最近更威脅

着全世界的和平，似乎與第四解釋並不相符；至於牠能否避邪，我再從「卍字之謎」裏抄出一段來給牠證明吧：

「……在歐戰之前，卍字且會盛行於聖彼得堡之俄皇宮闈。蓋俄皇夫婦，嘗由德京某猶太飾品店中，購置卍字形之避邪品多種，以佩帶之。奈不轉瞬，革命事發，俄皇室慘遭殺戮……」

俄國革命自然也是「猶太人底詭計」，但牠竟無法抵擋得住，可見效力實在有限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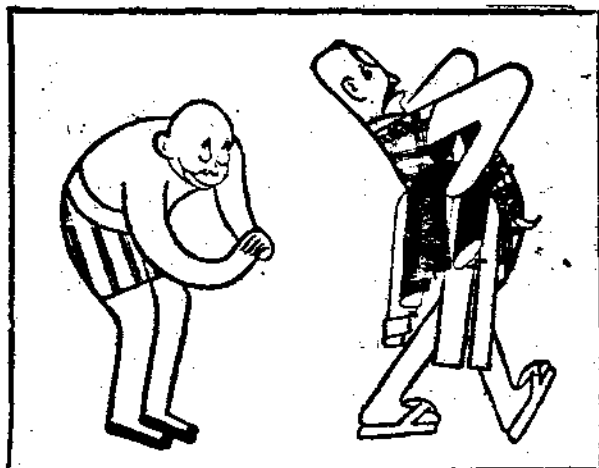
即使在愛利恩民族還沒「覺悟」之前，德國已經產生過歷史上的許多偉大人物了。除了德國人不算，世界文化史將成爲殘缺的東西，誰能夠忘記歌德，海涅，黑智兒，恩格爾，康德以及其他許多日耳曼名字呢？對於這樣一個拿深沉，

豪邁，勇敢，堅強做特點的民族，誰能夠吝惜他底崇敬和羨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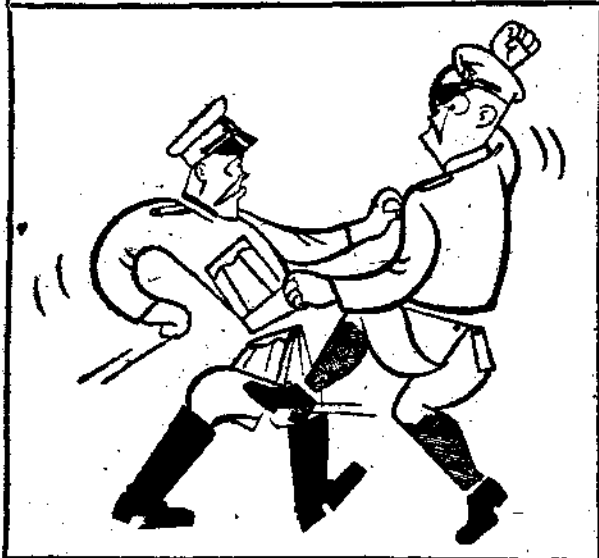
但是德國統治者們現在要拿卍字做招牌，向全人類控訴：愛利恩民族「覺悟」了！為

甚麼到如今才僅僅「覺悟」呢，這卍字之謎，恐怕不久就要湧現在世界的狂濤上，伴着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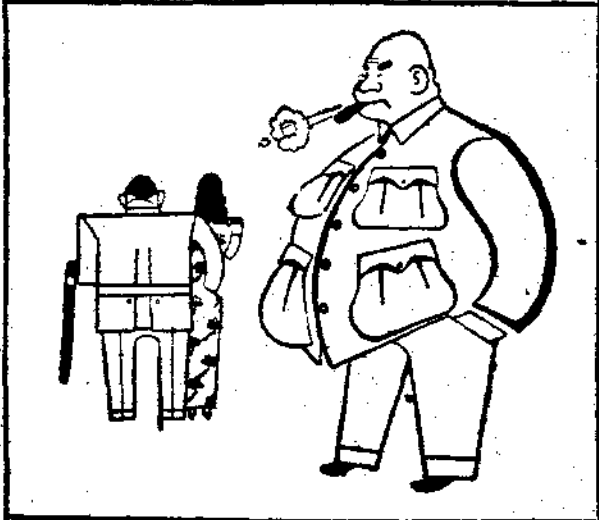
國人民底忍耐力底試驗結果，讓我們看個明白的。  
九月廿日，一九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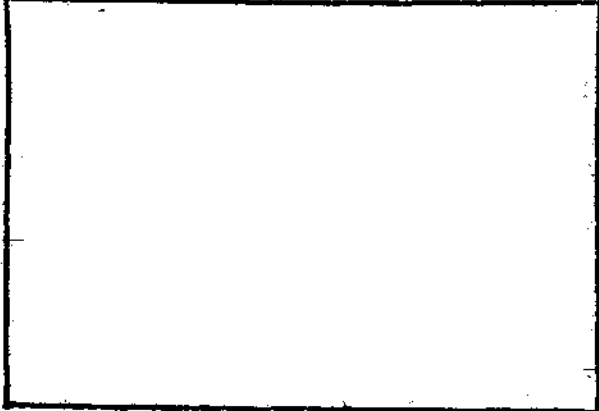
1 認賊作父



2 你不對，打倒你！



3 臂挽美人，囊有黃金。



4 ? . ? . (尚未演出故缺)

十八世紀的

## 法國婦女的文學生活

郎魯遜

到了十八世紀，沙龍有一種新的風格，影響當時的風俗和思想殊多，尤其是朗佩夫人 *Madame Lambert* 的沙龍，較諸當時一般的沙龍為嚴重，而帶有道德的精神。莎維 *Sally* 官邸的沙龍常有蕭維歌 *Charlén* 魯得納爾 *Fonlenelle* 伏爾戴 *Voltaire* 等的踪跡更有其他的學者，因為那裏有各種學者，所以他們討論的範圍，自然較擴大些，有文學，科學，政治，和宗教在那裏可自由發揮，討論，辯論，可說這是十八世紀最大的學術沙龍。

在這時期有一個容易引起人注意的名詞，那就是「沙龍皇后」，這大概是當時社會和文人，對幾位主持沙龍的女主人的推崇和敬意吧！如特當山夫人 *Madame de Tencin* 季勞爾小姐 *Mlle Quinault* 特賴司比納斯 *de Lespinasse* 喬弗航夫人 *Madame Geoffrin* 就是當時最負時譽的皇后，亦可說是法國十八世紀文學上的睥睨一時的驕子。還有一個沙龍女主人雖不是皇后，但是在十八世紀末葉最重要的一個沙龍主持人，那是妮蓋夫人 *Madame Necker* 和上述諸沙龍有同樣的聲譽，但她最大的功績，在她的沙龍裏培植了她的女兒謝麥納妮蓋 *Germaine Necker* 的文學天才，此即法國十八世紀最偉大的女作家，斯丹爾夫人 *Madame de Staël* 夫人在小的時候，就早露頭角，她父親是法國革命時重要

的人物，她是有文學的天才，再經她母親和當時常和她母親往還的作家如韓納兒 *Raynal* 畢豐 *Buffon* 湯麥司 *Thomas* 狄特魏 *Diderot* 等的指導和薰陶，所以她的文學天才發展的很快，從小就讀了許多名著每終日手不釋卷地讀他母親所收藏關於文學藝術的書籍，她在十五歲的時候，就寫了一本法國法律思想概要 *Resume de L'esprit Des Lois* 二十二歲出版了一本「關於羅遜」的著作。她和瑞士駐巴黎的公使 *Baron de Staël Holstein* 結婚，但因她和丈夫性情的不合，致結婚後精神上常受着痛苦憂鬱的打擊，一八〇二年她丈夫死去，夫人因與政府政治主張的不同，凡二次不得不離開法國到外國去，度她亡命流徙的生活，在德國差不多走遍了德國的名城，她會見歌德席勒 *Schiller* 費西德 *Hichte* 等德國的作家。在一八一〇年她寫了一本德意志，但沒有出版就被警廳查禁，全數沒收了，在一八一三年始在倫敦出版，不久她與瑞士青年軍官 *Albert de Rocca* 結婚，她那時已四十六歲。次年，想亦因婚姻不滿意，又再至俄，奧，瑞典，意大利去旅行，她一生完全是旅行的生活，最後回到少時住過的戈貝 *Coppel* 著他十年的亡命生活 *Dix Ans D'exil* 和她的法國革命大事的觀察 *Les Considerations Sur Les Principaux Evenements*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 一八一七年死于巴黎後遷葬于戈貝，至她的全集共十七卷于一八二〇——二由她兒子為之出版。

在法國大革命的時期（一七八九——一七〇）雖然社會達于極度的不安寧，一切的一切趨于根本的崩潰，照我們的理想，在這種恐怖流血的混亂時候沙龍當不至存在，至少可說大家再沒有這種閒情逸致，來舉行文藝集會，但畢竟是出我們意料之外，當時的沙龍，並沒有較遜于往昔，且他的收穫更超過以前，浪漫主義的狂瀾時代，就在革命的過程中燃燒着強烈的火焰，蓋十九世紀的初葉，當時革命的情緒達于最高潮的時候，沙龍並不受革命的影響而減少，但在沙龍的範圍，有點涉及政治的色彩，那時有達官顯宦來參加，可說少數沙龍都有政治背景給文學反沒有多大影響，這時期的沙龍，有丹爾夫人，特江里斯夫人，薄阿臬夫人等，尤以額加米埃夫人和齊額爾唐夫人為最著，前一個沙龍的上賓以沙都白利恩為中心，後一個沙龍則有兩果 V. Hugo 和奴提埃 CH. Noddy 為浪漫主義的文藝論戰的大本營，所有參加論戰的人，大概都是屬於這二個沙龍的會員。

額加米埃夫人和喬治桑自然是法國革命時期傑出的女性 茲請將她兩人簡單介紹于後

一七七七年生于里昂 Lyon 一八四九死於巴黎，額加米埃夫人她在修道院長大的，曾受過教義的教育，她父親是銀行家，十五歲隨父親來巴黎，後和比她年齡大的很多銀行家額加米埃結婚，這位精明幹練的銀行家，自非多情善感的女子的配偶，夫婦不

幸福的生活，而促使夫人得她丈夫的同意協議離婚，但她離婚後，始終未將丈夫的姓改去，和特斯丹爾夫人友善，而斯夫人給她的慰藉殊不少

，蓋夫人因愛情受創及二次經濟的失敗而深受刺激，她有一時和沙都白利恩有很深切的關係，我們的詩人會給他的女友多量的同情和安慰，但她拒絕和沙氏結婚，這使沙都白利恩精神上受到重大的打擊，而感到非常痛苦



bonne de L'esprit 她的功蹟，是在主持沙龍，夫人生長名門且美觀多慧，當時與她往還的，都為當代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尤其是沙都白利恩得到她很多的幫助。至她的著作，僅是她生前遺留的信札，

，那是一八四六年。後沙氏失明終染病而死，額加米埃夫人悲願欲絕，不久亦隨其夫久亦隨其夫。她不能算是一個女學文家，但她是女思想家，Lyon



她在臨終的時候，曾囑人將信札完全燒燬，幸經人保存後于她死後，在一八五二年經人將信札整理出版，所有的信札，都是敘述她的身世和不幸的遭遇纏綿悱惻，文筆生動，優美，為女子中不可多得之作品。

現在介紹到喬治桑 George Sand 她在中國可說和莫泊桑一樣聽得最熱的一個作家。

喬治桑是一個筆名她的真姓名字是劉西爾奧號鶴寶邦 Lucile Aurore Dupin 和寶特房公爵 Baron Du Devant 結婚，但不久即分居



◀ 像肖人夫爾丹斯特 ▶

，她是多愁善感的女人，天生那合于文學的性情，再加多才多藝，復遭受愛情苦悶的不幸的打擊，那都促成了她在文藝學上的成功，她不獨是浪漫主義和革命動盪中最偉大的女作家，同時是超越各時代而有握永遠不墜的文學威權的傑出女作家。他的作品大概可分四個時期

第一期一八三一——一八四〇前後這期的小說充滿着浪漫主義和羅漫史的濃厚色彩可說是她對愛的主張而闡發愛的真諦，對愛有大胆的描寫，尤其是對舊禮教有嚴重的攻擊，這期代表作 *Blancaneve* (1831) *Leha* (1834) *Valentin* (1832) *Mauprat* (1837)

第二期

一八四〇——一八四五的小說，則有社會主義和神祕色彩，差不多受有拉蒙南 *Larramais* 彼得拉胡克 司二人的思想的影響，代表作有 *Spiridion*



◻ 像畫的桑治喬 ◻

(1840) *Le Compagnon Du Tour de France* (1810) *Consuelo* (1840) (1842) *Le Meunier D'angibault* (1845)

第三期是田園色彩的小說，她在一八四四年已出版過一本 *Francois Le Champi* 不過這一期的作品是專致力於田園故事風



景的敘述，筆法閒散，輕巧對田園景色的描寫，更有恬靜優美的技巧 La Mare Du Diable (1848) La Petit Fadette (1848) Les Maitres Sommeurs (1852)

第四期仍回轉到第二期愛情和樂趣的描寫，但技巧比以前更進步了，而偏于情慾原理的開發，而有一種為女性鳴不平的深意，對社會有不姑息

的透澈的指摘。

這時期她寫了 Les Beaux Menseurs de Bois Dore (1858)

La Marou's de Villerner (1860) 其餘的短篇小說及她的自敘傳 Histoire de ma Vie



○ 喬治桑給蕭邦的信的一頁  
○ 頁玩磁華沙國家博物院

綜觀喬治桑的小說，表現的技巧，非常深刻，活潑，優美，而全部作品，被一種理制主義控制着，她的作品，可作這樣的分析，(一)有愛情與苦戀 L'amouret La Passion (二)博愛的情感 La Philanthropie Sentimentale (三)自然 Nature 她對愛情的理解，是激張，是危險，他攻擊沒有愛情，專以金錢為條

件的買賣婚姻，絕對主張唯愛的婚姻，而總覺得當時的婚姻制度是缺乏愛的基礎；她的社會主義，則以人道主義為其基點。她對於社會主義描寫的作品，就是到現在還是有不朽的地位，社會的制度雖是變化了演進了，但工農生活的本質，是沒有改變，他在作品裏，就能捉住工農生活的——真實情形，本質，用客觀的眼光的技巧來描寫，所以他能獲得很活潑深刻雋趣的表現；他的關於田園的作品，現在還握有最高的地位，而較優現在一般的作家，因為現代關於描寫工農生活的作品，都是有宣傳的作用，所以多少是憑着主觀，而不顧到農村及工廠生活的實際情形，多不若她的作品有真實性；又她描寫自然，是將自然的偉大和神妙，都移植在作品裏，我們如細細咀嚼，她這類的作品，會發見她流露出她對自然的真和美的了解，體驗。而信驗作者甚投入自然懷抱，深味自然的神秘，她的文筆，更是細膩，輕巧，生動，閒散，簡單，非對田園和自然有深切研究。如她者，斷不能寫出如此美妙動人的文字。我每讀她的作品，更使我神往，如被一種輕爽的夜晚風侵入肺腑而有一種清涼的感覺，又如被放逐到一個清麗的園野之間，沉醉在聖潔偉大的自然之愛的氣氛裏。

他的身世我們都已知知道很詳細，她和當時的文學家，都有往還，尤其和繆塞 A. L. de Musset 音樂家蕭邦 Chopin 都發生關係，和福魯佩爾，亦有深切的友誼，他們三人在文學上，受到她很大的影響，繆塞和她二人，都陷于苦情的深淵，她的她與他 Elle et L'Elle 就是她一生遭遇最慘痛的一頁紀念。



## 秦淮的夏夜

高植

秦淮河，名叫南京的大陽溝，因為死水不與外面水源相通，河中污穢積得很多，水面被太陽照久了便會發出臭味，「榮華燈影」只給一點想像的引誘而已。

今年夏初市政府放開了多年關閉的水閘，城外的活水沖進秦淮河，把死水趕掉，河上的臭味才算換掉，也許是為了要繁榮都市，或者是因為電影院太沉悶了，該讓有錢的人到河上來開開心兒，河上的遊船又都修整了榮艙，裝飾了船面，一到黃昏之後，大大小小的遊船上掛起了綵燈，秦淮河上顯得特別熱鬧，氣象非常昇平，中流以下的「文裝的人」輪在

簾椅上，讓輕縷搖着，蕩來蕩去，抽着一支烟捲，夾來弦音歌聲的清風自會把烟紋吹散，不留痕跡。

在南京有十一年，遊河的，雅事却不會有過，直到最近的一天晚上，我才有機緣領略到秦淮河的趣味，而且是月夜。

遊船的時間普通分為兩班，前一班大約自八九時至十一二時，後一班大約自十一時半至天明，其中當然也有很多例外。前一班的遊船者大多只是想來秦淮河看看熱鬧，嘗一嘗遊河的滋味，等到領略着也不過是聽聽唱歌聲，看看綵燈船之後，便上岸回家了。

第二班的遊船是真正遊河。

的人坐的，而且這些人大概又比前一批的遊人更會玩，腰中多幾個錢。夫子廟的歌社都在十一時半的光景收場，這第二批的遊客很多要叫歌女上船伴遊，且以牌子高的歌女上船為榮。而牌子高的歌女唱在後，要叫上船來總在十二時左右，若是文裝的人愛先在酒館中約會，那末吃了一頓之後再上船，時間便會是一點兩點。

茶社歌女在船上只伴遊而不唱，另有專在河上賣唱的歌女。這類歌女的姿色較差，總是兩個人或三個人坐着小船向每個遊船上去問，先送上戲摺子，若有客人點戲，則普通市價是每元五支，若有客人不點，退回摺子，央求也無用時，她們就搖到別的船邊去攪攪生意。但近來都首警察廳不許她們唱，因為夜深時唱得兩岸人

家都不睡覺，有礙公共秩序。這邊生計斷了，這些河上歌女不得不另求出路，她們出路是什麼，天知道。

另有一種「伴遊女」，她們不賣唱。她們坐着小划子，在大小遊船中穿梭來去，遊客看見了，便會招呼船夫，船夫便向划子上的船夫說一聲：

「搖來看看。」

客人看得不如意，小划子就搖去，看到中意的，便說一聲。

「穿黑的，上來，」或「穿紅的上來。」

划子便靠近遊船，伴遊女跳上船談天。她高興的時候，便低聲唱。坐上一兩個鐘頭，或者多一點，她們就下船去做第二筆交易。

無論夜裏有月亮或者只有星，河上的情況總會令人暫時

滿意。離酒館區漸遠，便漸安靜，來往的船上都是燈明如晝，大船走得慢，小船走得快，送人及買零食的划子則輕快地滑來穿去。這些搖槳的人都有手好本領，快慢趕讓，轉掉離槳，都在槳手的用力上決定，以為會碰的船都不會碰。

河面寬窄不一，有的地方較寬，宜于泊船清談，船少時，更顯得安靜可愛，船多處便形嘈雜。在月色下，若把船上的燈火熄暗，看遠處的燈火更加有趣。

河兩邊有許多古屋悄悄地立着，下面是大方塊砌成的牆基，氣派古老莊嚴。樓上有欄杆。很容易令人想起「憑欄處，」依欄欄杆」那些舊情。有的地方是曠地，有柳樹，倒是真正的「楊柳岸」了，船泊在幽靜的石堤邊或柳樹下

，對古式的樓房，會使人心情輕鬆恬靜，遠非坐汽車兜風的味兒可比擬。

河裏只有一二紅歌女自備輕艇，懸着綠燈，裝飾得嫵雅美麗，坐在艇上，在星光下搖着，滑過光亮的清波。或者向熟人招招手搖搖扇子，在清風裏，使人覺得如在夢裏，且會忘却慾念，只靜心地欣賞着這美麗的片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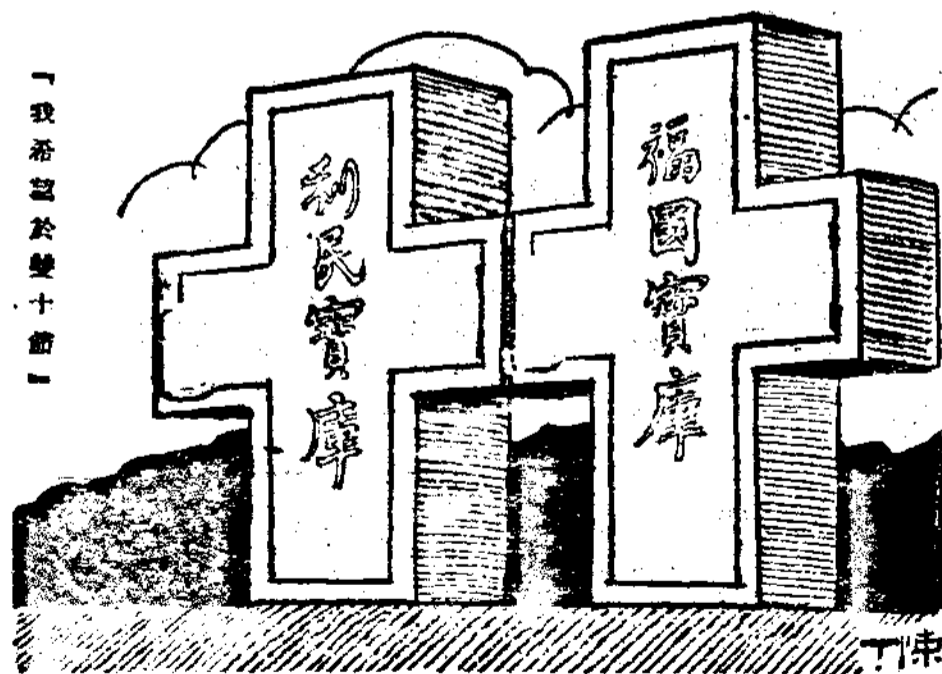
便在這種小艇所激起的波上，在貴客遊船的船邊，在燈影裏，在談笑聲中，有聲音從水面上發出來！

「老爺太太們，把兩個肥！」  
要你細注意，才會發現有一個一個頭在水裏，只有半個臉浮在水面上用乞憐的目光向船上快樂的人們看着，不斷地喊。

「老爺太太，把個把錢吧！」  
這是游泳的乞丐，爲了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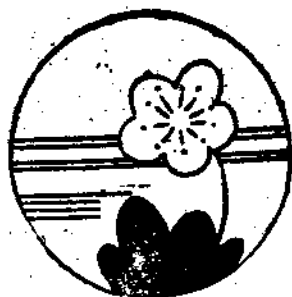
錢，便把身子泡在水裏，客人給了錢，無論多少，他總先向口裏一送，慢慢向別的船洩去。

據說近來伴遊女及歌女都不准上遊船，然而這些女人會找出路。在她們無法找職業謀生之前，在文官武將富商這些少數人



「我希望於雙十節」

的經濟引誘力雄厚時，所謂法令只是使她們感到更壓迫，而不得不用更巧妙的心機。



## 秋之歌

法國 Baudelaire 作  
徐·懋·廉·譯

我們快要墜入陰冷的黑暗裏了，  
倏忽的夏季后熱烈的光明啊，又告別了！  
我聽到，庭前的樹葉已經墮地，  
一片片的，聲聲悲切。

冬天的一切，憤怒，怨恨，恐怖，驚愕，  
辛苦而勉強的工作，都又來到眼前，  
恰如北極的地獄中的太陽。  
我的心只是通紅的冰凍的一團。

我戰慄着靜聽每一片樹葉，  
落在厚積的堆上，回聲愈急。  
我的頭腦像一道將倒的城牆，  
那沈重的撞槌還在不停地突擊。

歌 之 歌

這單調的突擊引起我的幻想。  
彷彿誰在趕緊把棺材釘起，  
給誰呢？——給過去的夏天；現在的秋季，  
還有神祕的聲響像是在出喪。

### 三

我愛你眼中的綠光，溫柔的美人嘞，  
然而如今我覺得一切都可傷心。  
連你的愛情，連那閨房和廚灶，  
總不及太陽照在海上那樣的良辰。

然而仍請愛我，好心的人嘞！母親似的。  
縱然是我負義，是我無良。  
愛人嘞，姊姊嘞，再給我片刻的溫存，

社會：1·5……五三



或如難得的秋光，或如不久的夕陽。

人生倏忽，鬢髮似的墳墓等在那裏，

啊！我將頭靠在你的膝上，

請讓我賞玩溫和朦朧的晚秋景象，

一面追想熱烈明朗的夏季。

譯後記

關於這首「秋之歌」，日本島崎藤村的隨筆裏會這樣提到：

今年的六月，什麼地方都沒有去旅行，就在這巷中，浸在深秋的空氣裏。

這也在十月底的事，曾在一處和朋友們聚會，談了一天閒天，從道樓上的紙窗的開處，在凌亂的建築物的屋頂和近處的樹木的枝梢的那邊，看見一株屹立在沈靜的街市空中的銀杏，我坐着看那葉片早已落盡了的，大的掃帚似的暗黑的幹子和枝子的全體，都逐漸包進暮色裏去，一天深似一天的秋天，在身上深切地感到了。屠家的時候，也倘或在室人呼吸似的靜的空氣裏，度過了黃昏。當這些時，家的裏面，外邊，一點起燈火來，總令人彷彿覺有住在小巷子中間一樣的心地。

對着向晚的窗子，姑且口吟那近來所愛讀的 *Robert Le* 的詩。將自己的心，譬作赤熱而凍透的北極的太陽的「秋之歌」的一節，很浮到我的心上。波特萊爾所達到的心境，是不單是冷，也不單是熱的，這幾乎是無可辨別，我以為在這裏，就洋溢着無限的深味。

倘說，這是孤獨的詩人只是鼻一般閃着兩眼，於一切生活都失了興味，而在寂寞和悲痛的底裏發抖罷？決不然的。

「你，我的悲痛呀，還嫻靜着」。他如此作歌。

波特萊爾的詩，是勁如勇健的戰士的雙肩，又如病的女人的皮膚一般 *Delicate* 的。

對於襲來的「死」的恐怖，我以為可以窺見他的心境者，是「航海」之歌。他是稱「死」為「老船長」的。便是將那「死」也想以牠為領港者；於是直到天堂和地獄的極邊，更去探求新的東西；他至於這樣的說，以顯示他的熱意，他有着怎樣不挫的精神，只要一讀那歌，也就可明白的罷。

我早就愛讀波特萊爾的原詩，也愛讀島崎藤村的批評。但是今年初秋，重讀這兩篇，感覺頗為兩樣。今年的夏季的酷熱，壓迫得人不能喘氣，我的心也快要悶得要爆裂。以快要爆裂的心，來讀不冷不熱的感傷的詩文，自然是不適合的了。

冰凍而通紅的心豈是常態，不是凍僵，便當燃燒。唉，凍僵了也好罷！

x x x x x



## 外國話和本國話

H. 巴·比·塞·作 沈·端·先·譯

這是大戰當時的事情。一九一六年——已經是快被忘記的時

候的事了。他們一句話也不講。坐在這間有錢人的廚房裏的時候，他們什麼話也講不出來。

他們一共三個。是暫時休息而回到一個小鎮上來的兵士。努力地不要散得太開，三個兒緊緊地坐在一起。那麼他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事情是這樣的。從戰場回來的一個聯隊，使這小鎮充滿了喧擾和轟音。聯隊不在這個鎮上駐紮，祇是爲着要使戰場裏的兵士得到暫時的休息，所以將他們帶到了這個鎮上。他們被帶進了一處堆置雜件的堆棧，窗門完全開着，風雨可以自由地吹進裏面。在這兒，這三個兵士，——托里耶杜·蒲英·配配，在洗澡和寫信之前，決定了先去散步一下。他們走着，呼吸着新鮮空氣，愉快地，如好像自由的人們一樣。這樣，他們不經意地走進了一所

外國話和本國話

建在鎮上高處的貴族的城堡的廚房。汽車夫，女僕，和園丁的孩子，將他們帶到自己住的房間，還給他們每人喝了一杯帶有一點辣醬油味道的艾酒。慫慫的主人，望着他們的來客。

兵士們穿着灰色的外衣，很像一種表皮很厚的野獸。連實際上很瘦的配配，也像一只穿着軍服的小象。他們很醜，差不多使我們想到不是真真的考古學者，便會不能發見他們真實的姿態。這樣，貴族的僕人們留心地視察着他們的模樣，他們，這種奇妙的野獸，却是一聲不響地好像什麼給人觀賞的把戲一般地接受了他們的觀察。

兵士們垂着頭，坐着。他們的外套的濕重的衣襟，好像木製的翼翅一樣地滑落在光滑的磚上。從遠方，可以聽見震動着天空的大砲的聲音。假使，我們的戰士們要開始些什麼談話，大約是對於這種喧騷非先得許可不可的吧。

突然，這城堡的主人的小姐克綠綺莎走進了這變成了動物園

社會·1·5·：五五

的房間裏面，她有一雙美麗而柔和的眼睛，年紀，大約和這三個二九一五年的新兵同樣的，是在二十歲左右，當這城堡的女主人公優婉地進來的時候，僕人們一起的站起身來，三個兵士，也不自覺地跟着立起，但是他們身上的自然的重量，使他們很快地回復了本來的位置。

禮節不過繼續了三兩分鐘。但是這已經充分地可以使我們看到兵士們的衣服上的濕氣，已經揩掉了木樑上的閃閃的光亮。

年輕的姑娘走近到客人們的身邊。

懂得事情前後的汽車夫給他們介紹，他好像自己也是參戰者一樣，用誇耀自己言語的政治家一般的口吻，流暢地說了一遍。

他們攻擊過五十次。五千人的聯隊，已經損失了三千多個。兩戰時編入聯隊的人們，一個不剩地都已經死了。

汽車夫的話，對於這些城堡的住民映出了一幅未知的世界的圖畫。一霎眼，這世界變成了實在的東西。廚房的牆壁，突然地像劇場的幕布一般的扯開。在各人面前，彷彿地看見了充滿着蟲毒和鮮血的地獄的山頭。

這些剩着不死的大，被他們看成魔鬼一般的東西。好像，在對於死亡的不可能的鬥爭裏面，他們是偶然地剩下了的人們。

三個兵士坐在他們前面。生坐有錢人的廚房裏面。好像變了人的怪物一樣。

的確，在三十個月之間，他們每天都在硝煙彈雨的裏面。

祇要幾十億個子彈裏面的一個從他們身上擦過，他們就早已經死了。

——怪可憐的！——年輕的小姐說。可是立刻，她覺得這是不該講的了。

兵士們一句話也不講。他們靜靜地坐在椅上。他們，祇是望着一種他們心目中的新的。年輕的美麗的存在。

姑娘的臉上帶着一點笑容，可是一會兒就很快地消去。在她，已經明白了憐愍的言語太小，而不能表現出真實。究竟，該講些什麼話呢？

他們，就站在這兒的前面，是單純而明瞭的人們。他們的運命，同樣地也是很明瞭的。可是，祇因為這一切的事情都是非常單純而明瞭，所以才使她講不出話了。

她，突然地使他們，使在這兒的！……旅行者們吃驚了。她掩了臉說：

——你們是英雄啊！

他們照樣的沒有回話，照樣的不會答應。他們不露出一些感情的色調，聽了她的話，好像不會理解她的意思。他們的意識，是不懂得這種高貴的話的。

啊啊，對啦，假使他們高興，那麼在他們，也可以想起無數的，不比布爾它克的英雄或者其他的英雄們遜色的戰功，但是，爲着要說英雄，那不是非先變成瘋子不可嗎？



配配開始尋找他的手帕。他將身體靠向椅背，伸直了腿，排開了門板一般硬的大衣的襟裾，從口袋裏面將手帕和皮鞋帶一起的摸了出來。

他們的英雄主義，就祇是胡亂地可以塞在他們口袋裏面一般的一錢不值的東西！姑娘又感到了自己的說話的不相稱了。她，覺得要尋覓一種和她所想到的那些憐憫的，高尚的言語不相同的話了。

再將他們仔細地觀察一下。於是覺得這幾個人。也不是在可怕的戰陣裏面不會受過創傷。他們全體，多少的都受過暴風雨的洗禮。譬如一個兵士的左臉，就受過子彈的傷，而受了外科醫生的療治。

——我在您們的前面低頭！——她說。

這時候，三個頭動了。一個兵士分明是努力地旋轉了受過外科治療的左臉，那樣才可以使姑娘看見他不會受傷的一面。

第二個兵士發出呻吟的聲音，站起身來。耐得住暴風雨的他，這時候從門縫中吹來的風倒使他覺得痛了。

第三個彎着身體，感覺着關節上的劇烈的疼痛，而將他坐得發麻的腳骨伸了一下。（「休息下來，會使他們的氣力完全地喪失的。」）

——我，覺得你們怪可憐呢。——姑娘低聲地說。

但是，好像發見了自己的錯誤一般的添上一句：

——對不住啊！

這真是太奇妙了！當她對於「覺得你們怪可憐啊」這句言語表示失禮的時候，配配打了一個咳嗽，蒲英好像害熱病一般的打了一個寒噤，托里耶杜在他臉上的一面獨自的裝了一個鬼臉。

姑娘好像還有什麼話講。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啊，女人真是勇敢而愛講話啊。她，正想再說一句「你們盡了法蘭西人的義務」，可是正在恰好的時候，使她感到了這話好像一點也沒有真意。於是，她便什麼話也不講，很明白，話都哽在她的嘴裏。這位金髮的小姐，張着嘴巴，站在這些被戰壕的泥土沾污了的人們前面。過了一會，重新鼓起勇氣：

——紳士們……

加上

——我的朋友……

此外，便什麼也沒有了。為什麼，因為這些人既不是紳士，更不配做她的朋友啊。

這樣地對話繼續着。難則，在實際上這是算不得對話的。但是在這時候，無疑地存在着一種非常的戲劇的場面。這是偶然的會見。這是站在生活的敵對着兩端的，兩種不同的階級的人們的偶然而並無任何目的的會見。

但是，實際上終於非說些什麼不可了。在此，配配好容易地說：——是……

這話好像從別的什麼星球落下來一般的發出一種鈍重的聲音，托里耶杜站起身來。因為，這已經是回去的時候了。他開口了。這，難道是為了非講一些不可的原故。

——咱們該回豬圈去了，怎樣，走吧！

旋轉身體，他們走了。他們都行了禮，感覺着這廚房的光亮，清潔，和高麗，都和他們是不相稱的。

這小姐感覺着卑下了自己的身份，也浮着眼淚走了。

在城堡的入口，她碰到一個穿着漂亮的衣服的善良的紳士。

——我方才遇見了兵士呢。

——當真？怎樣，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嗎？——紳士用一種哲學家的態度說。

不，

她回答——和他們簡直連話都不能講呢。他們和我們中間，好像有一條不能跨過的深淵一樣的。

在她，覺得這種認識是羞恥的，她講話的時候，帶着一種悲哀和恐怖。而且，她覺得，將來當她的年青和溫婉漸漸地消失的時候，這種恐怖大概是會變成憎惡的。

——這世上有兩個世界。一個是戰爭的世界，一個是有金庫一般的門和禮拜堂一般漂亮的廚房的美麗的的世界。這完全是兩樣的。完全是兩個國家。在這兒，住着些看不慣的外國的人。」

「配配模糊地想。當他們在緊張的沈默裏面走了一百多步之後，他說出一句他們共通的真理一般的話來。」

來。

——喂，他們的話和我們的是不同的這不是講不攪話嗎？

——對啊。——朋友們同意着他。

——瞧，咱們的宮殿到了。——托里耶杜說，他重新講起話來。

屋子前面有一處鷄埕一般的東西。鷄，當然是早已經逃了。在這用鐵絲柵圍着的鷄埕裏面，監禁着部隊帶來的德國的俘虜。看守兵坐在木塊上面，步槍夾在兩腿中間，正在用板煙裝填他的煙斗。

俘虜將兩手按在柵上，漸漸地走近他們的身邊。他們穿着襤褸的軍服，看不出他們的年紀，他們的衣服，也都一樣的沾滿了已經乾燥的污泥。

伸出格子，配配伸出手來，親熱地拍了一拍一個俘虜的肩膀。俘虜帶着小孩子般的微笑，用他的本國話講起話來。

聽着外國話的聲音，大家笑了。非常地感到滿足的兵士，帶笑地擦着手，對俘虜們做了幾次手勢。

——老鄉！別太發愁啦！——

伸出三只手來。……一方面，當着看守的國民軍的兵士，正像父親看兒子一般的望着這樣的模樣。

一會兒之後，兵士們鑽進了自己的豬圈。好像從肩上放下了担東西，他們感到了一種輕快的情調。他們說：

——好容易，找到了講和我們一樣的話的傢伙！

——一九三四·六·一。



## 說馬

陳子展

### 一、當仁不讓

「當仁不讓於師」，這句古話出在論語裏頭，孔夫子說的。這是甚麼意思呢？倘若今人採取古人解釋，可有兩說不同，一說師就是先生，你雖愛護你的先生，你更應該愛護真理。爲了愛護真理，尋找真理，你可不讓你的先生。一說師就是大衆的意義，你如果真正愛護真理，雖千萬人和你作對，你也可以不必對他們放讓。兩說都說得過去，究竟誰說的對呢？死無對證，除非孔夫子復活，不然，就不能判定誰說的對。不過平常文人說「當仁不讓」，每每是斷章取義的。

如今一般文人，對於自己尊敬的先生，或自己看得起一點的老輩，乃至一切朋友，同志，並不見得都是當仁不讓，有許多只是相罵不讓。本來是辯論道理，結果是惡罵個人。有人說，這種罵法就是上海弄堂裏的朋友罵「王八」，畫烏龜。有人說，用這種法子罵人的人，很像從前「

做衙門」的什麼師爺，以及訟師之類。因爲他們想要陷害一個人，在法律上在道理上都說不過去，他們就只好祭起一道靈符，在狀紙上在案牘上替你安個惡劣不堪的綽號，如趙閻王，錢蜈蚣，李老虎，大衆孫等等，使大人老爺一看了，就會從你的綽號斷定你不是好人。從前衙門裏辦一個人，宣布罪狀，那個犯人十有八九是有惡劣綽號的，就是這個緣故。不料這個法寶搬到現在的論壇上來了，你看！罵人什麼洋場××，××餘孽，以及×黨，×派，老××，新××一時寫不出許多，可不是麼？有人說，這叫做「含狗血噴人」，未免罵得過火了。

眼前的例，胡適之做了一篇文說「大衆語在那里？」他以為你們寫不出白話，纔提倡大衆語，這正像從前林琴南罵他寫不出古文，纔提倡寫白話，一樣可笑。你不要因爲他是美國留學生，博士，教授，學者，就說他對，你儘管「當仁

## 木龍 李儵

「深山靈木化爲龍，一澗池潭水便靈。」天旱，會龍父手裏辦起來的水車又被尋爲木龍請出來應用了。每回和三個同伴踏在水車上，每日晒着背脊起泡，脚底火燒似的疼痛，水是噴息似的一口口車上田溝，澀得吃力，水沒有到禾根，便早已乾了，心中不由的怨恨這木龍太不中用。然而自會龍父，以及最先靈宗一直到現在，這靈的木龍便是教單的惟一利器了，我怨恨這木龍不中用之餘，只有歎佩列祖列宗的知足的有耐性了。

卍 卍 卍 卍

天旱繼續着，四野枯槁晝日夜不停，此外，藥草了，以不殺豬羊爲條件向老天請願。抬着龍頭泥菩薩，光陰

不讓」，反駁他，批判他，罵他老××，新××，××餘孽，倒可不必。再如周作人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隱隱約約以爲中國新文學出自明朝末年的公安派竟陵派，公安竟陵傳給他，他傳給某某幾個人，這種『杜撰』的文統，未免可笑，你不妨老老實實指出他的謬誤，不要因爲他是新文壇的老輩就寬恕他，你也儘管『當仁不讓』。倘若你要加他一個綽號一樣的惡劣稱號，或是侮辱人格的考語，那就超出了辯論學理的範圍。再如黎錦熙，他要反對大衆語，他又說不出什麼理由，他只好『證之於經』『證之於子』『證之於史』，還搬出漢譯佛書，以及牛津英文大字典，這當然找不出大衆語的意義，那嗎，他的『大衆語真詮』，只算白做了。你要『當仁不讓』，你不必採取人身攻擊的戰略，罵他個人，你儘管批駁他說的道理。

自然，假如有人要採用人身攻擊的戰略來，你也不妨採用人身攻擊的戰略招架。半斤，八兩；二五，一十；本來沒有什麼輕重多少，是非善惡可講。但你不要忘記了辯論學理的主要部分，僅僅拿尖酸刻薄對付人。換句話說，你不要僅僅做到『相罵不讓』，忘記了『當仁不讓』。

## 二、罵人也不容易

「兔急上樹，狗急跳牆。」  
這是在我的故鄉可以常常聽到的一句俗話，意思是說不要逼人太甚。我們不必反對罵人，禁止罵人，但罵人的時候却不可逼人太甚。如今孔夫子走運，就拿孔夫子的話來說吧。他說：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壞人不可逼他利害，逼得太利害，就要鬧出亂子來了。這話很有一點道理，古來有許多壞人是由自命好的人把他逼壞的。自然，壞人本有做壞人的可能，你不逼他，他也許還是壞人。可是你逼得他利害，他壞得更利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那也是常見的事。而且有些人本來是好人，只因你要罵他是壞人，他就索性做個壞人給你看看。說不定他就自居於下流的地位，來看一看你這個上流人，結果，倒顯出了你不是上流人，原是你下流坯子，甚至你比他還不如。所以從宋元時代以來，有許多奸作「跌心之論」的理學家，每每被人家指穿他是偽君子，假理學。你要罵人，你要看看對方，也要看看自己。這樣說來，罵人也不容易了。

比如說，你罵他是懶惰分子，未嘗用功。他

跳脚三步一跪五步一拜向太陽行苦肉計遊行阡陌，希望太陽公公大發慈悲，赦却災威的是饑饉；嘯風放銃，舞刀動棒，揮拳拉脚，教令上天非下雨不可的是硬派。今年的老天似乎特別冥頑不靈，硬派既不下雨，硬派雨也不下，木龍的法力也只能保百分之一潤的田畝，于是只有讓田禾日就枯萎，田土日益深裂。

北 北 北 北 北

年年有水災，年年報五旱，或者華北，或者華南。除掉今年張天師外多幾個家藏和尚作法，其他只有大農場稍稍合用（其實得不償失，煤油和機師的工價太高）從外國搬進來的抽水機，龐然大國，提倡了數十年科學，能奪取水龍而代之的新農具仍不會發現！恐怕到孩子們時代，還是仍舊依賴不靈的水車解龍曬穀，誰能來保住千百分之一二的水苗哩！

就可以找你這個用過功的功夫看看。等到他看見你的功夫也不過如此，他就不說什麼，你自己倒難爲情。何況你的這種功夫，或許是由國庫裏費去了一點本錢的。再如你罵他是低能兒，他並不反駁，也許還謙遜一點，他就自居無能，因爲照字面說，所謂低能，還是有能，不過低而已矣。不過你既自居天才，他就可以要求看看你這天才的東西，任你是才高八斗，像七步成詩的曹植，也可從你的東西裏找出毛病，何況你還沒有什麼東西呢。

記不清楚是在宋史呢，還是南史，或是別一種史書，有一個隱逸君子，見人總是恭維，從來不肯罵人。人家問他：「你爲什麼止恭維人，不肯罵人呢？」他說：「如今亂世，爲善的人少，爲惡的人多。應該獎勵人爲善，把他的長處表揚出來，讓他自己知道短處。」我想這是處亂世的一種好方法。因爲我們不能做到絕口不談世事的高士，也不是喜怒不形於色的木人，一味罵人既不辦法，一味恭維人更有助長爲惡的嫌疑。最好是抱著「與人爲善，取人爲善」的態度，把人家的長處表揚出來，短處讓他自己知道，同時學人家的長處，不學人家的短處。這個，我還是做

說 罵 對話

不到。

倘若有人說：「不是我要罵人，是人要我罵。」自然，該你罵的由你去罵，你罵了好出氣。不過你要知道他被你罵了，他也要出氣的。也許你罵他十年，他不做聲。有一天你罵他半句，他要回罵你一世。固然他因爲常常要罵人，開口沒有好話，下筆沒有好文章，在他毫無好處。在你呢，你是好罵人的，如今常被罵，未必心裏很舒服。這樣說來，還是大家不罵的好。

就講革命，不是你把行動丟開，理論丟開，做一點罵人的文章，就可以把敵人詛咒而死，革命馬上成功。如果你的革命理論勝過人，你能夠說服敵人，當然於革命的前途有幫助，單靠罵人是不夠的。退一步講，我也可以承認詛咒是打倒敵人的一个法寶。而且我更不會說敵人罵你，你也不要回罵；我只奉告你不必逢人便罵，你須看一看對面來的是罵你的害你的敵人，還是友人。不然，你就成了論壇上一個無人敢惹的英雄，縱令我不敢開口，未必叫我心服。這樣說來，罵人也不容易了。

一九一九，九，廿三

對話

杜談

「奶奶，人家都有爺爺，我怎麼就沒有呢？」

「有的，從前是有的，如今，他死了！」

「那麼，我的爺爺呢？」

「我的媽媽呢？」

「那看密斯桑就有給他「佛那」的爺爺，就有在罐頭包上摸著奶奶的媽媽！」

「唉！二十年來你統統是有的。」

「你祖父一九一六年死了！」

「二年後，國家又徵去你的爸爸；」

「孩子，你沒有見過爸爸，媽媽也是爲國後風死的！」

「唔！爲什麼？」

「捍衛我們的祖國法國呀！」

「當新來的爸爸怎麼不去捍衛呢？」

「你可說，有錢人是不打仗的。」

社會 · 1 · 5 · 六一



## 清代的幾個農民詩人

聖日

有清一代學術界對於中國近代文化史中的貢獻，的確是值得我們追憶的：如顧炎武的音韻學，黃宗羲的史學。閻若璩的考據學，……都有很光燦的收穫。至於文學，無論詩歌，詞曲，小說，也有不少傑出的天才，遺留着他們有生命力的作品，給我們欣賞和研究。

但提到詩歌，我們就會聯想到幾位頭等作家：如錢牧齋，吳梅村，宋荔裳，施愚山，王漁洋，袁子才等。然而在這許多詩人的集子裏頭，很失望的，對於歌詠農民的作品，却極少發現！原因何在呢？要解答這個問題，似乎不是本文所能詳述，祇可以籠統說一句，農民是不配掛上詩人齒頰的！

不過事實當然不能一筆抹煞，在施愚山的學餘堂詩文集裏面，還有幾首代替農民吶喊的作品。施愚山的詩名，在「順」「康」之間是和宋荔裳並峙的。據他自己說：「吾詩如築室，斲甍木石，一一從平地築起。」唯其如此，才不致無病而呻，而題材的選擇，也不限於「風月」一類了。

他描寫農民受政治剝削最沉痛的作品，當然要算牧童謠。肥

蠶娘，和田家歌三篇：

「上田下田傍山谷，三年播種一年熟。老牛亂後生青犢，版築將營結茅屋。催科令急長租吏，室中買盡牛亦棄；今年通租尚有牛，明年田荒愁不愁？前山吹笛後擊鼓，殺牛養士如磔鼠，牛兮牛兮適何土！」——牧童謠。

「……自言昨日府吏至，買絲已了官家事；身無餘帛倉有粟，妻兒忍凍意亦足！」——田家歌。

「華燈白粥陳酒漿，田家兒女祀蠶娘。顯刻繡裙與郎看，使我紅蠶堆滿箔。他家織練裁羅襦，妾家買絲充官租！餘作郎衣及兒祿，貧家租重還有無？」——祀蠶娘。

王漁洋的詩，據說是「獨標神異，籠罩百家，……既然為一代大宗。（見中國大文學史）可是這「一代大宗」的帶經堂集子裏，比較夠得上代農民說話的，祇有一篇蠶租行。這首詩的故事，是夫婦倆不堪催租者壓迫，同時吊死，他看到這悲劇的發生，就作成一篇古風。原詩太長，不錄了。

除了這兩位頭等作家，祇有退而求其次了，儂伴得很！「一

代大宗」所不願寫同時不敢寫的，在非「一代大宗」裏頭，却很有幾個垂青到農民的詩人：如鄭板橋，金蘭，厲志，及吳廷燮；等，雖然沒有進到。「一代大宗」之列，而他門同情於農民的作品，都充分地表現着沉鬱的憤怒。試看鄭板橋的悍吏：

「縣官編丁著圖甲，悍吏入村捉鵝鴨。縣官養老賜粟帛，悍吏沿村括稻穀；豺狼到處無虛過，不斷人喉扶人目……悍吏貪勸圖刁奸，索通淘淘虎而翼，叫呼楚捷無寧刻，村中殺雞忙作食，前村後亦已屏息……」——板橋集。

板橋生長在「乾隆」的全盛時代，六十年中，（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獨免各地錢漕稅賦先後多至十三四次，但農民所被租吏的騷擾如此！板橋看到的是這樣，也許就是當時的普遍情狀吧？

厲志，浙江定海人，字駭谷，號白華山人。他沒有作過官，一生在田園中生活着，所以他對農民的觀察，便越加深刻了。白華山人詩草裏面，描寫農民生活的作品很多，有一首蕎麥行，寫得非常生動：

「野田圻裂秋稻枯，山頭蕎麥朝露濡；待雨十日如得雨，紫莖綠葉競榮敷。早禾盡出爲租稅，采摘霜粒堪咀茹！及今待雨過二月，近郊荒穢遠絕無！更有農民海上處，斥販礮隴偏茅直。提攜入城告官府，堂下慘哭堂上吁！」

「堂下慘哭堂上吁」，這是何等的景象？本來，農民碰到了水災旱荒，簡直祇有死路一條，要希望「堂上」的憐憫，那使等

於夢囈。我們再看陳作霖的圩農歌，更可以明瞭農民哭訴無門的情況：

「……報災匍匐入城中，衙前長跪悲填胸，官府未見見香隸，大聲恫嚇怖殺儂！」

再看吳廷燮的賣黃犢：

「荒村日暮秋草落，老牛舐犢欄邊伏，枯葉嚼盡夜漫漫，破塊何由飽爾腹？田家作苦輸租庸，背似爾牛耐鞭扑！前年秋穰歌豐穰，納稅歸來飯不足！今年田荒粒米無，剝食懸須及草木。可憐一女嬌伶仃，鬻去牽衣不敢哭！一男咿啞覺糞粟，已教委棄填溝瀆！春來流水繞菰蒲，空見爾牛行數棘，計疏何暇及明年，明日償還賣黃犢！」

「嘉」道以後，清代的政治，越發黑漆一團，對農民的誅求，自然也特別利害，我們農民詩人金蘭的一首完糧歌，就是那時的產品，詩云：

「……嗟令「咸豐」初，連年穀不熟，昨日開官倉，斗米折作三升六！遂歲遞加無已時，不知何日窮其欲？將來收穫盡輸租，只恐當官猶未足！」

促成農村破產的原因，不祇一端：政治的剝削，軍役的征取，水旱的災荒，以及……都會壓迫農民離村的。洪楊亂後，農村經濟的衰落，可謂一落千丈，於是僅餘的丁壯，因為耕種無以圖存，只得捨其耒耜，別謀生計，朱紹頌的田價賤，就是代表當時一般離村農民心理的作品：



「田價賤，無處露，不在年荒與年熟。從前江南全盛時，寸土寸金愁地墜；低田種禾稻，高田栽果粟。自從亂離後，十丁九未復。儂家舊業百畝田，殷勤墾荒刈薪木。壘土垣雞豚，剪茅結矮屋，五里假鋤犁，十里借耕犢，饑餉嗟無人，糧餉每枵腹！何不招客民？無乃非我族；耦耕計未遂，往往憂患伏。所歎終歲勤，收穀能幾斛？租稅且不辦，安敢望積蓄？頗聞東鄰人，棄田事浪逐；食膏粱，厭魚肉，催科不到無鞭扑！嗚呼！田雖不可闕，便使棄去未非福！」

寫農民和天災奮鬥的勞苦是真實的，在清代農民詩人中，當然要算趙愈的踏車曲，蔣師範的灌田歌，與毛秀惠的屏水謠了，現在鈔錄如次：

「杉欄作筒棹作軸，烏鴉銜尾聲歷歷。赤露兩肘腹無粥，踏車辛苦歌如哭。前年井底泉脈枯，去年隨窰長萎蘆。旱年掘

窩轉水入，潑年築隄翻水出；水入水出車欲裂，農夫那不筋骨折？無奈今年又苦旱，塘水少於衣上汗。往年車完人盡力，今年車破人無食！人無食，不足卹，努力踏車聲太息！伍伯催租秋賦迫，連年未報災傷冊。」——踏車曲。

「朝灌東阜黍，暮灌西疇麥；西疇土膏不得潤，東阜已作龜甲坼。區區斗升水，下汲深百尺，浸彼廣畝苗，挹注嗟何及？朝灌暮灌井欲枯，我力能汲水已無，青苗滿地橫欲死，轉眼那不同荒蕪！前村聞說催租急，起視瓶甌少餘粒！乖龍割耳水底眠，抱甕空臨管井泣！」——灌田歌。

「……今年久旱農心勞，西風刮地黃塵高；原田迸裂龜兆坼，引水灌之如沃焦！男婦足齧更流血，鞭牛日夜牛蹄脫。田中黃秧料難活，村村盡呼力已竭！」——屏水謠。

一九三四，九，一九。

從夢裏驚醒的姑娘

陳·艾·蓋

勇敢的姑娘啊，  
你是多麼幸運；  
從墮落的夢裏驚醒；  
你重得了失去的生命，  
你招回了榜徨的靈魂，  
你恢復了剛強的個性，  
建築着一顆快樂健全的心！  
勇敢的姑娘啊，  
花前月下，寂寞空闌，

你不要悲吟——  
你破殘了的體健，浪費了的青春；  
你應當歌頌你自己的毅力，  
拋棄快樂但奴隸般的人生，  
仗着妳大無畏的精神，  
來培植這顆活潑天真的心！  
勇敢的姑娘啊，  
你不要追戀着過去的爱情，  
妳更不要撫摸着過去的創痕；

過去，渺小的沙子，  
早被狂風吹去！  
妳須得抓住——  
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  
妳祇須抓住  
這少縱即逝的  
今天，  
哦！空虛中的真實！

上海：一九三四，九，十。



標



虎

萬金油

虎標

頭昏肚脹  
腸痛肝痛  
外搽內服  
應驗如神

地址 甯波路五九五號  
永安堂 滬行  
電話 九三一五九號

傷寒感冒  
喉癢咳嗽  
秋瘟秋痢  
秋天各症



# 上海紡織印染廠

· 自紡 · 自織 · 自印 · 自染 ·

## 完全國貨 印花棉布

各種出品

印花布  
印花斜紋布  
印花府綢  
印花直貢  
印花府綢

印花布  
印花斜紋布  
印花府綢  
印花直貢  
印花府綢

除丹士林布  
洋紅標布  
以及其他各種  
漂染印花棉布  
布疋顏色鮮豔  
歷久不變



營業部 · 上海天津路五福弄  
電話 · 九三二八三 · 特約各報  
電報掛號 · 無現 · 三二二〇



## 那一結頭髮

莫泊桑作 李青崖譯

那間監護室裏的牆，是用石灰刷的，赤裸裸地沒有裝飾一點東西。牆上開着一合用鐵柵欄護住了窗子，位置很高，誰也摸不着日光就從那裏射入這間陰惡的小屋子裏來；而那個坐在一把粗椅子上的瘋人，用一種直視而又帶冥然搜索意味的眼光向我們瞧着。他是很瘦的，兩頰下陷頭髮幾乎全白，叫人猜得這種白的成功不過花了幾個月。衣裳呢，對於他那些乾瘦的肢體，他那個收縮了的胸脯和那個空虛的肚子，似乎似太覺寬鬆了。旁人覺得這個瘋子之被他的思慮，某種思慮，所劫，所蝕，儼然和一枚鮮果被蟲所食一樣。他的瘋癲，不妨說這東西，就是他的觀念，在他的頭腦裏面成了頑強的，擾人的；和有侵蝕力的，牠慢慢侵蝕他的身軀。牠，這個看不見的怪物，摸不着的怪物，抓不住的怪物，無實質的想像怪物鑽他的肉，飲他的血，熄滅他的生命。

這個瘋子被一種玄想所殺，真是何等不可解的事！這個被牠占有的瘋子，叫人難受，叫人大害怕，叫人憐憫！究竟是何等駭人的和傷害性命的怪夢，盤踞在這個編紋深密不住搖動的額角裏

面呢？

那醫生向我說：「他病勢發起來真猛，在我見過的瘋癲病之中，這是最怪的一個，他得的病是一種和愛情又和異物有關的癲症。可以說是一種愛屍淫的人。並且他還寫過日記；這日記，把他的精神病叫我們一覽無餘。所以可以說是在日記裏面摸得着他的病。倘若您高興，您可以翻翻這種參考資料。」

於是他把這個可憐人的日記交給我，並且向我說：

「請您看，並且請您發表意見。」

那本小冊子內容在這裏：

✻

✻

✻

✻

一直到三十二歲我生活素來是安靜過的，沒有嘗到愛情的滋味。那時候，人生在我看來，是很簡單的，很不惡的和很容易的。我那時候家境富裕，我對於許多許多不能無因而愛的東西感到興味。活着真不壞啊！每天做做那些合意的事，我真舒服，並且抱着明日的和前途的平安希望，睡覺也是滿意的。

我從前也有過好幾個情婦，不過在到手之後，我從沒有感到我的心被欲望弄瘋，也沒有感到我的靈魂被愛情弄死。這樣活着是不惡的。愛是更好的，不過也是可怕的。那些像世人一樣愛的人，應當體念一種熱烈的幸福，也許一種比我體驗過的輕些的幸福，因為愛情當初之找我的情形不可測度的。

既然家境富裕，我就愛搜求種種舊的家具和古的物件；後來我時常念及那些摸過這些東西的不知姓名者的手，那些欣賞過這些東西的眼，和那些愛過這些東西的心——因為有人愛這一切！我時常化過整個整個鐘頭的光陰，去開看一隻百年以前的小表。那表是那樣小巧的，那樣精美的，瑣瑣的面子，彫花的金邊。並且牠依然像當年一個闊太太心花怒放地得着這件精美寶貝的時候一樣走。牠的機械生活一直是活的，從沒有停止過，自從一百多年以來。誰是第一個人，把這東西擱在她胸前衫子的溫暖境界裏，叫這表的心靠着她的心同跳呢？甚麼樣的手用過那些略溫的手指頭兒弄過牠，拂過牠那片因感到皮膚的濕度就立時略現潮暈的描花磁面呢？甚麼樣的眼向着那圈記了字數的圈子，窺過那約好了的時刻，珍貴的時刻，仙境般的時刻呢？

我真想認識她，看她，那個在從前挑選了這件卓絕罕見物事的女人！她呢已經死了！我呢被這古代女人的慾望占有了；我從這處愛那些有過愛的她們！——過去溫柔事故的歷史叫我心裏感到歉然了。唉！美妙的靈神，香情的微笑，溫存，期望，這一切難道不是應當不朽的嗎！

我真常常整夜地，哭過從前的那樣美貌，那樣溫柔，那樣宛孌的女人，她們的手臂都是為擁抱而張開的，然而她們却都死了！僅僅這種擁抱是長生的！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世紀一個世紀，一個時代一個時代這樣傳下來。而這些人受擁抱，施擁抱，終於一死。

過去的事吸引我，現在的事恐怖我，因為未來的事就是死。我對一切已成的事失望，我對一切活過的人哭；我真想停止時間的流動，停止鐘點的流動。不過光陰始終流動，光陰始終流動；始終流動過去，牠一秒鐘一秒鐘從我身上侵蝕一點點，去造成明天的破滅。於是我就再也永不能生活。

昨天的那些女人，永訣了。我愛你們。

但是我現在不必叫屈了。我尋着了久候的那個女人；並且因為她，我曾過了不可測度的娛樂。

某個晴天的早上，我在巴黎城裏四處閑逛，神爽步輕，帶着閑逛者的泛泛的心情，去注視各處的店鋪。忽然，我望見一家古玩店裏有一件十七世紀款式的意大利木器。那東西真很好看，真很不多見。我認作這是威尼斯一個姓斐德禮的藝術家造的，他在當時是個著名的作家。

後來我也就離開了。

何以這件木器的迴憶，竟強烈地追着我，叫我調轉頭來呢？我重新立在那家店前去再看，並且覺得牠真引誘我。

引誘力真是何等的怪東西呀！一個人注視一件物事，後來漸漸地牠就引誘您，擾亂您，攻入您的心裏，如同一個女人的臉子的能力一樣。她的風韻走到您的心裏，這種異樣的風韻，從她的輪廓而來，從她的色彩而來，從她的面像而來；於是您已經愛她了，指望她了，需要她了。一種佔有的需要力傳到您的身上了，這需要力開始是溫和的，像是害羞一樣，不過是有生長性的，後來就成了強烈的了，不可抵抗的了。

後來那家店裏的商人，像是從我眼光的火焰裏猜着了這種秘密而有擴大性的需要力。

我買了那件木器，叫人立刻運到我家裏來。擺在我的臥房裏。

唉！世上那些新買一件古玩而不懂得收藏家的蜜月風味的人，我真替他們叫屈。那風味是這樣的：手摸，目注，如同那東西是肉做的；時時刻刻走到牠跟前，即令在離開的時候，依舊始終向牠思念。牠的被愛的記憶，在街上也跟着您，在世上也跟着您，無論在那裏；一離開了家之後，來不及脫手套和帽子，就用一種情人式的溫存態度去欣賞牠了。

真地，我讚美那木器，竟經過一星期之久。我時時打開牠身上那些小門子，那些抽屜，心花怒發地摸索牠，玩味那些因占有而生的種種親切快樂。

好了，某一天傍晚，我觸到某一片鑲板的厚薄，就悟到了其中應當有一個秘密的夾層。我的心扉開始跳躍了，後來我化了一

夜的光陰去尋覓這個秘密，却終於沒有達到。

第二天，我拿一片薄薄的東西，插在木頭縫裏，誰知居然竟達到了：一塊板子滑下來，我就看見一絡令人驚歎的女人頭髮擺在那夾層的黑絨底子上面！

對的，一絡頭髮，一條金黃色的大辮子，黃得近乎帶紅，那應當是靠着皮膚剪下來的，用一條金線繫住。

我發呆了，渾身發抖，精神恍惚！一陣幾乎不甚覺得的妙香，陳得像是香氣的魂靈似的，從那個神秘的夾層裏面和那件驚人的遺物上面散出來。

我握住那一絡頭髮，然後很從容的，幾乎是用宗教上的方式地，從那收藏的處所取出來。牠立刻散了。展開牠那段壓到地面的金波，細密柔滑，並且發光，像是彗星的一條帶火的尾巴。

一陣異樣的情緒制住了我。這是什麼東西呢？甚麼時代的呢？如何來的呢？如何這一絡頭髮會藏在這件木器裏面呢？甚麼樣的際遇，甚麼樣的悲歡離合，掩住了這種紀念品呢？

誰剪牠下來的呢？一個情人在一個生離的日子嗎？一個丈夫在一個報仇的日子嗎？或者那個在自己額頭上面披著這些頭髮的女人，在一個失望的日子嗎？

難道是有人在遁世之前，把這種愛情上的珍品，當做留給人世的一種保證扔在那裏的嗎？難道在掩埋這個至殯香消者之際，那個向她留戀傾倒的男子保存了她頭上的這點兒裝飾品，她身上可以保存的唯—物事，他肉體上不會朽腐的唯—部份，這點兒

在慈痛之際還可以再愛再吻的唯一東西嗎？

在這縉頭髮所自生的身體只剩下一小部分之際，而這縉頭髮却可以這樣保存，難道不是怪事嗎？

牠在我的指頭上面滑着，顯出一種異樣的親狎態度，一陣玉殢香消者的親狎態度，叫我皮膚微癢。我如同快要流淚似地受了感動了。

我長久地，長久地握在手裏，後來我覺得牠竟來搖動我了，像是那裏藏了靈魂樣的東西。末了，我仍舊把牠纏在那層因時間過久而變色的黑絨上面，並且推好了抽屜，關好了木器，然後獨自走到街上去冥想。

我向前直進，滿腔的伶仃，又是滿腔的惶惑，這種惶惑，就是我們受過一回真情的熱吻之後所常留在心頭的。這時候，似乎自己已經在古代理過生活，並且應當見過這女人。

末了，肥瘠那些吟詠古來美人的名句，竟升到了我的嘴邊來，然而嗚咽的聲音也不禁同起。

我回家之後，感到了一種不可抵抗的慾望叫我去看那件找着的怪東西；於是重新取出來，不料在觸到了牠的時候，竟感着了一陣叫我渾身打戰的細胞收縮。

在以我經過的幾天之中，雖然我一心記掛這一縉頭髮，然而我的生活狀態却一毫不離常軌。

現在我一回家，就非立刻去看牠去摸撫牠不可了。我帶着那

種如同推開愛人房門時候所感的發抖狀態去旋那抽屜的鑰匙，因為我的手和我的心，都有了一種模糊的異樣的，不斷的和性感的需要，叫我幾隻指頭去浸在這一縉沒有生命的頭髮的金波裏。

隨後，撫弄過了，關好了那件木器了，我覺得牠終始在那兒，如同牠本是一件有生命的活東西被人關住；我覺得這樣，並且我依然要牠；終於又感到了那種強有力的需要，叫我再去拿，叫我再去撫弄，叫我因為得到那種冷滑迷人的美妙觸覺而由興奮直到不自在為止。

我這樣過了一個月或者兩個月，現在我是不曉得了。牠叫我服從，叫我心的憧憬往來。我呢，既感舒服也覺痛苦，如同在愛情上的一種期待裏似的，如同聽到了那些在未經擁抱之前的肺腑之言似的。

我閉上了房門和牠相聚，為的是叫自己的肌膚可以和牠相觸，為的是叫自己可以在牠的金波裏埋頭，為的是叫自己可以吻牠，為的是叫自己可以咬牠。我把牠纏在我的臉上，我把牠當酒喝，我的眼睛從牠的金波裏穿過去去看日影。

我那時候愛牠！對的，我那時候愛牠。我不能和牠相離了，也不能丟開一兩點鐘不看牠了。

末了我等着……我等着……甚麼呢？那時候我竟不曉得這件事。——她吻。

某一次深夜，我陡然醒來，心裏感得自己在臥房裏面並不是單獨的。



然而我那時候却是單獨的。不過我不能夠叫自己睡熟；後來，因為自己感到了一種失眠的頭熱了，就立起來去撫弄那一縷頭髮。這一回，我覺得牠比往常來得甜美一些，來得生動一些，死了的人都復活嗎？我那種使牠由冷而重溫的吻，竟叫我狂喜了；於是我帶着牠一同上床睡下，一面當牠做一個快要占有情婦似的，緊緊地和我的嘴唇相壓。

死了的人復活了！她已經來了。對的，我看見了她，我給住了她，我占有了她，儼然她當初活的時候一樣，高大多腴的身材，金黃色的頭髮，清涼的胸部，嬌娜的腰肢；而我呢，用了我種種溫存，隨着她肌膚的種種曲折，把那從頭頸展到腳尖的蜿蜒綽約的綫條，撫弄一個遍。

對了，我占有了她，每日，每夜。她是復活的了，這個玉殞香消了的人，玉殞香消了的美人，這個可以傾倒的美人，這個神秘的，這個不知姓名的美人，每天夜晚。

我的藍福是那樣大的了，至於叫我不能遮掩。我在她身邊，感到了一種仙境般的消魂境界，占有了這個手不可得而觸眼不可得而見的玉殞香消者所得的極樂！世上的情人，決沒有一個嘗過更熱烈更不可言的滋味！

我絕不曉得遮掩我的藍福。我之愛牠，竟到了密切得不能離牠的地步。無論甚麼地方，我總帶着牠同走。在城裏，我如同帶着老婆似的陪她散步，在戲園子裏，我如同帶着情婦似地陪她坐那種關好了的包箱……不過，有人看見了她……猜着了牠……從

我身邊引走了牠……並且把我當作壞人一樣，扔我到一間監獄裏面了……有人引走了牠了……可憐！作孽！……

這份手寫的小冊子到這裏就完了。後來，我正對着那醫生露出驚詫的眼光，忽然一道可怕的呼聲，一道幽怨和暴怒並發的呼聲，在那禁室裏發出來。

——您聽聽這聲音罷，那醫生說，每天，我們應當給這個害色慾狂的病人淋五次冷水浴。像傳說上那些迷受死了的女人的，人是沒有的。

我又駭又怕又動了惻隱之心，口吃地問：

——不過那一縷頭髮，……具有這件東西嗎？

那醫生立起來，打開一隻滿是藥瓶子和手術器具的櫃子，接着就向我扔了一長縷黃金頭髮過來，那一縷頭髮循着拋物線活動時，儼然是一隻黃金長尾鳥。

手裏觸到牠那種輕柔的摩擦，我竟發抖了。後來我心裏因為厭惡和渴望又不住地跳，這厭惡，像是觸着了種種開竊的凶器，這渴望，像是遇着了一件邪僻而又神秘的事物的誘惑。

那醫生聳着肩膀向我說：

——人的精神是萬能的。

——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在江灣譯完

標準潤膚美容劑



一九三四年  
時代美容劑

精裝孩兒面

軟質雪花  
裝璜華美

# 孩兒面



實地勻淨	香味濃郁
柔化肌膚	潔除脂垢
治雀斑	消黑痣
化疹瘰	褪油光
常日搽敷	艷比孩兒
高等仕女	一致購用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



## 壁上觀之三

黎錦暉

### 誰家童養媳

鳳的妹妹小雁兒，染了白喉症，躺在B醫院裏，三天不知人事。一個爲中醫不肯治了的臨死的少女，終於被西醫挽救了快要失去的生命，全家大小都湧起感激歡慶的心潮。然而鳳太勞倦了，幾乎三日三夜一共七十多個鐘頭不曾靜臥一次，且不曾打過一個連續三十分鐘的瞌睡。當醫生宣告小雁兒已擺脫了危險境界之後，極力敦促鳳回家安息。鳳的友愛之情竟不能自節，堅不肯離開她的弱妹，於是被醫生強迫着，關在隔壁一間空着的病房中睡覺。這一場睡，從早七點睡到晚七點纔醒，渾身的疲勞全恢復了。

鳳醒來了，睜眼便看見對面新添了一張床，躺着一個頭胸手足包裹着十幾處繃布的女孩子，跟她妹妹的年紀不相上下，大約十五六歲，不過又黃又瘦，形容枯槁，顏色憔悴，怪可憐的！鳳起身之後，不久就打聽到，那可憐的女孩，是一個被婆婆打傷的童養媳，當她被打得幾乎快死的時候，給隣人報告警察救她出來

，送到醫院治療。

這樣一個慘酷的事故，深深地嵌進鳳的心房。當她每次問候妹妹的時候，必抽點工夫到隔房去看看這可憐的童養媳。兩天後的一個上午，鳳在旁觀一位外科主任給那童養媳洗創口換新藥，好狠毒的婆婆啊！有好幾處傷口是用剪刀連皮帶肉剪傷的，左耳朵下方竟剪開了一半，據醫生說，這傷痕是非用特別手術鑲補不可復原。最令人嘆服的，那可憐的孩子當醫生剝除腐肉的當兒，不僅無一次呻吟或呼痛之聲，而且眉也不皺一下，好像麻木不仁的樣子，倒引起醫生的疑慮，屢次問她痛不痛，她只是帶着溫和的微笑答言：

「痛倒有點痛，不要緊，我熬得住。」

這是多麼可佩的毅力，何等可敬的堅忍的精神？一位女護士獨自嘆息地說：

「一定常常挨受剪刀，痛，忍着，養成了習慣了。」這一句蘊着悲慘的獨白，一串不完全的句子，竟引出那女孩子的熱淚，在仍含着微笑的面頰上不斷地流。憑你是鐵石心腸的人，一見這

淚流笑臉的特寫，也要勾起同情之感；至於心軟的鳳，禁不住呈現一張哭臉而啼噓起來。她想起喉科主任用銅條裹着棉花，蘸些藥水在妹妹的喉間亂攪之時，那怕病的小雁兒，每次須用兩個有勁的護士拉住，只能任她慘呼，不能讓她動轉躲避。小雁兒僅有一處痛，這重藥她有多處痛，她不呻吟，不避縮，而且不皺眉，而且含笑答話。由此可證吃過苦和沒吃過苦的人，前者有戰勝環境的工夫，後者沒有熬受苦痛的本領，前者稍遇佳境便成幸福，後者偶逢逆境便感不幸，這一個比較的推測，誠很有助教育家參考的價值呢！

不久的時候，鳳和那「很有修養工夫的小勇士」，殷勤談笑起來。開始的問答真有些玄妙：

「你貴姓？叫甚麼名字？好妹妹！」

「我——我叫阿鸞，我姓——請姐姐不要問我這些，好嗎？」

「你住在甚麼地方也不願告訴我嗎？」

「不過——他們已經知道了。」

「你的父親母親要來看你嗎？爲甚麼還不會來？」

「他們都不知道，」

「你怨你那凶惡的婆婆嗎？」

「請姐姐別問這個，我不能說，」她帶着驚慌的神氣。

「你丈夫待你好不好？」

「我更不能說。」

「好妹妹，你這樣的膽小是不便的，你的婆婆已經關在牢裏了，聽說過兩天就要上法庭，你難道可以瞞到底嗎？」

「等我媽來了，我問過她，才可以說這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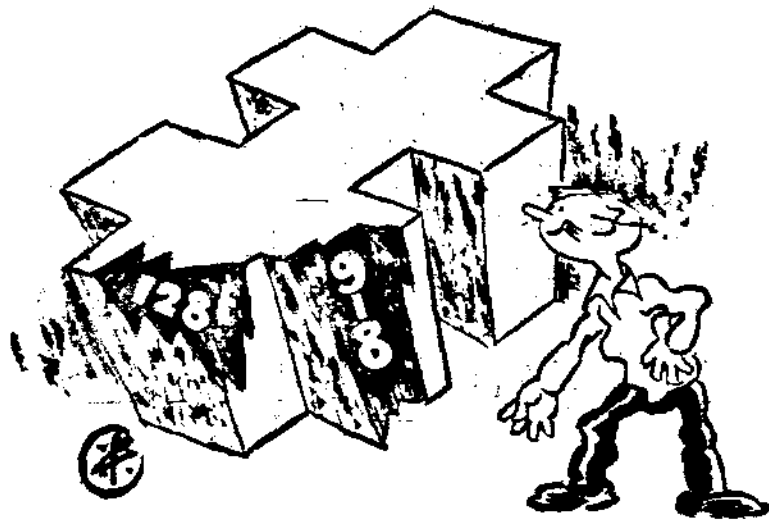
「好！你真是一個好女孩，相信慈愛的母親那是最靠得住的辦法。」

「姐姐！真對不起你，請你原諒我。因爲我媽教我聽婆婆的話，婆婆教我不可以說這些事，尤其是挨打。」

鳳真是一個愛管閑事的熱心人，她替她寫信、寄信、迎接她的父母長兄住在自己客房裏，又替她請律師，上呈文，找證人。

不管一切：貼錢，費神，任勞任怨，一直忙了兩個月，她婆婆判了徒刑，惡姻緣也解除了。結果，鳳得了一個誠實多情但是「不識不知順母之則」的女友，當然介紹她入補習學校，做三年學生再說。鳳一陣子忙，倒給我這作壁上觀的製成一支大衆歌曲：

「小姑剛十歲，美貌像鮮花。家貧給人做養媳，辭別爹媽到夫家。夫家爲大戶，謹慎事翁姑。年輕不懂夫妻意，試把哥哥叫丈夫。一對小夫妻，相見不相依。羞答答把頭低！阿翁吩咐坐閨房，挑花繡朵織鴛鴦。阿婆吩咐進廚房，燒飯做菜做茶湯。切肉不成片，煮肉味太鹹，炒菜又太淡，做湯又太酸。劈柴傷手血斑斑，滾水燙腳痛難堪！阿翁說是「年紀小，慢慢教，慢慢學，越學越會越靈巧。」阿婆說「哼！小時不受苦，長大沒用處，怎能待翁姑，怎能事丈夫。」婆婆脾氣大，全家都害怕，可憐重養媳，更是難招架。今天挨大罵，明天挨痛打，三天打得身上衣，一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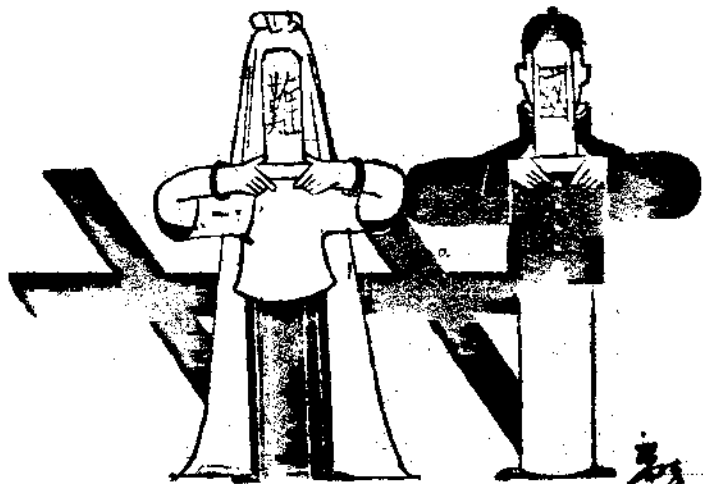
作教江



作樂柳程

甲·今天十個作何清道？

乙·我想到父地去上一天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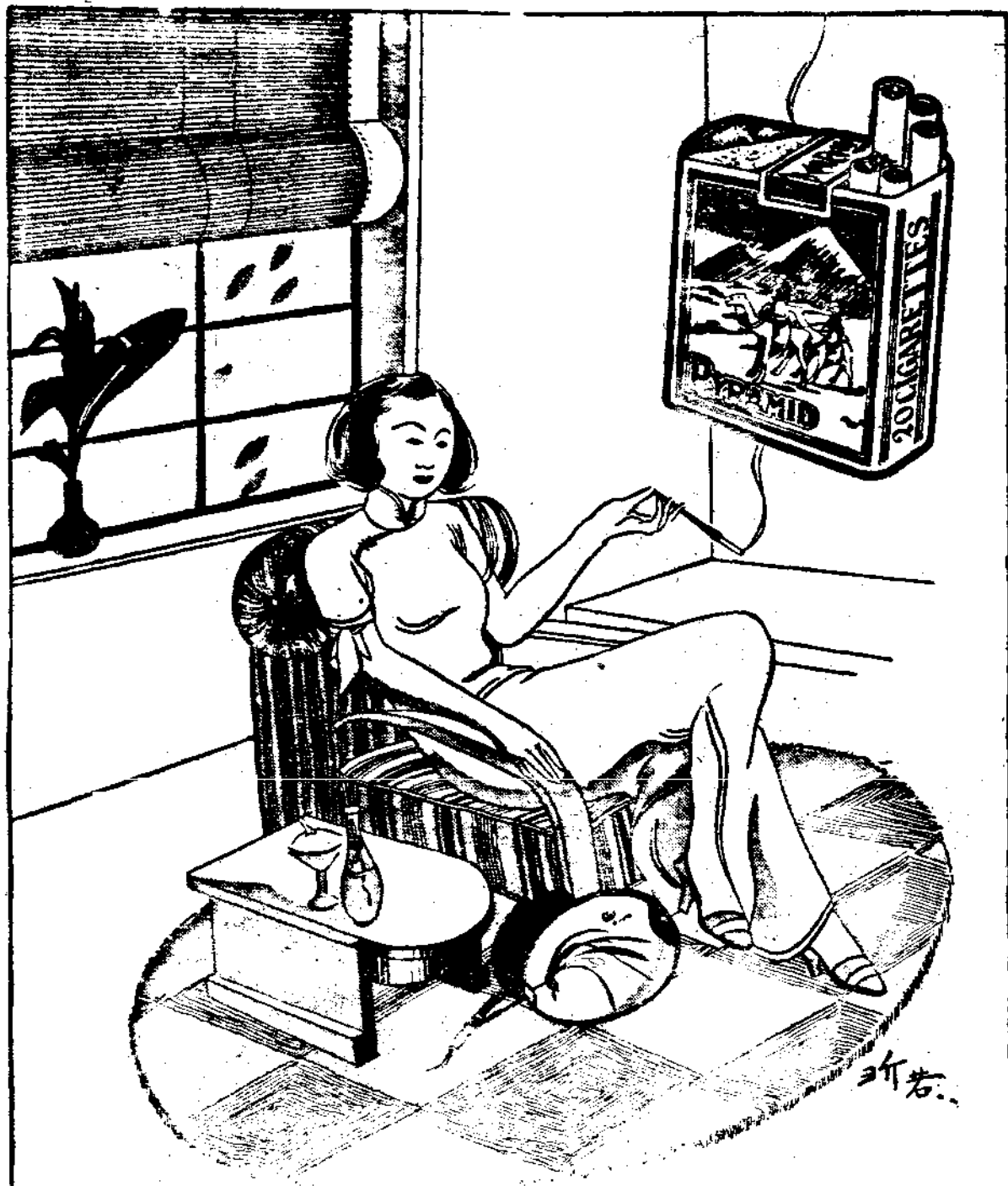


作平樂張

抱牌位像親

這編稀稀。五天打得傷遍體，沒有一片好的皮！重養媳，忍淚滴，吞聲泣。暗地裏，細細地嘆一口氣：「拍，拍，拍，」婆婆的鞭子順手就抽。雙眉瞪眼高聲咒，一把剪刀搶在手。再一把緊緊揪。「曉！小鬼頭，我要割你的肉，你很肥並不瘦，你蓬頭髮，蓬滿頭，我要揪，我要拔，投成一個葫蘆球。我和你是冤家聚了頭。我不活，你能活；你要活，我的性命就難留。」年輕的丈夫聽一聽，婆婆大罵「不害羞。」年老的阿翁想要勸，婆婆大罵「昏

了頭，」熱心的隣家來探問，婆婆大罵「管不着，走走走，我做婆婆要自由！」且讓婆婆罵夠，打夠，小苦人兒挨夠，受夠，渾身跟滿臉，鮮血直悠悠，眼淚嚇破膽，不敢往下流。轉眼到明朝！娘家爺娘到，洗淨血和淚，裝着微微笑。同胞兄弟到，苦衷不敢露絲毫。親親姐妹到，聲聲只說婆婆好。遍體傷痕遮破襖，滿頭髮絲疏了，只說是大病一遭脫去不少。好！好！假如有半句話，惹動婆婆惱，狗命一條，馬上難保！」



煙中鐵軍  
**金字塔香煙**

消暑夏妙品 清香隼永

中國新福煙公司出品



# 周作人先生在日本

伯·韓·

## 南北之見

苦爾齋老人到了日本，在「中央公論」九月號上面發表一篇文字，講到「支那之文學派」，回想從前政府在北平的時候，文壇的中心在北平，北方文學很盛，似乎有些兒今昔之感。又說因為出版的中心在上海而有南方派（上海派），不過南方派和北方派只有性質上的多少差別，在文學的方面却並沒有什麼不同。

關於什麼海派京派的分別，他倒比較能夠客觀的說明在文學的方面沒有什麼不同，因為文學的派別畢竟是由於思想的分野而不能以地域來區分的。不過他仍然執着南方派北方派的名詞，還說在性質上有少許差別，究竟這個差別在哪裏，這可令人不懂了！

## 古文病

周作人先生在日本 吹論

周先生又講到漢文的神妙處，譬如「青」「綠」「碧」幾個字，意味相似，但是使用起來，常用「青」的地方非「碧」不可，常用「碧」或「綠」的地方也是一樣，這就是漢字的妙處。現在中國人有所謂漢字廢止的議論，如果漢字廢止，究竟能不能很如意的很自由的發表思想呢，尙是問題，至少在他個人是覺着不方便的。

本來用一種文字能夠自由地發表思想，不能不經過一番訓練養成習慣，譬如周先生能夠寫古文以及日本的文章，總不能不歸功過去所受的教育吧。如果將來使用拼音文字來發表思想，也不能完全不經過一種訓練；要想開始使用的時候就能夠運用自如，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周先生因此就想反證漢字的神妙，不，其實是古文的神妙。因為他們還說一字之癖使文章的價值一變。這一點本來無論何種文字都是一樣，每個作家有他的慣常使用的字，和他慣常使



吹論

吳廣略

「吹」之種類多得，吹噓，吹牛，暗吹，說來話長，這是一言難盡。但在今日，安分守己乃無上之美德，我們還是談談文藝界的「吹」為宜；至於官場或舞場之「吹」，只得付諸闕如。

記得若干年前有做批評家大聲疾呼道：「我們不看廣告，要買黃色！」然而能管批評家力竭聲嘶地吶喊，畢竟是黃色的人們最老練。這也難怪，當此人事日繁的時代，而各人的經濟有限，新出版物又是汗牛充棟，一一購讀勢所不能，有一個較善辦法：書略有所看者而選購之。但選購亦有弊端，容易上冒牌批評家的當，有時要徒呼嗚呼。

譬如阿甲秋出一層小說集，感熱者牌作家張三做序，作跋，或為文介紹批評；阿乙想印一本詩集，也得乞老詩作家李四做序，作跋，或為文介紹批評。序，跋，介紹，批評，此等捧場子，形式上雖各不相宜，但殊途同歸於「吹」（非過甚其詞吧？）在「吹」者也許因為「吃了酒」，或是念到「感情」，或則為著某種運動的聯絡。而「吹」

用的筆調一樣。但是周先生以為這是漢文獨有的性質，並且舉出「青，綠，碧」的例子，這裏可見他說一字之辭，明明白白指的單音節的方塊漢字，使用這種漢字要達到比較充分的「一字一義」，即儘量減少複合字（複音的詞兒）的使用，才能表現出它的神妙，換句話說，就是要做古文呀！

### 青、綠、碧

講到這裏，我不能不把「青，綠，碧」幾個字稍為檢討一下。這幾個字都是表示顏色的，如果所表示的是同一種顏色，連色的深淺都相同，而用起來還是在每一個場合都似乎不可移易，那就真是漢字的特殊風味；再則如果這幾個字的意味用複音詞或者拉丁化的漢字不能表示出來，那也就是漢字的特殊風味。然而事實上決不是這樣的。

我們試看「青」字的使用，如「青山」「青天」都是表示藍色的，至於「楊柳青」「青草」雖然是表示綠色，但這是第二的意義，而且是應用於植物的顏色，另有一種理由的，「綠」字可以表示草、樹、水等物的顏色，但「綠天」「綠

山」的用例似乎不容異看到。所以「青」與「綠」明明是表示兩種顏色。至於「碧」字草、樹、水、天等等的顏色都可以用它表示，譬如「碧波」「碧芙蓉」「碧天如水夜雲輕」「燕草如碧絲」等，這又可見「碧」是介乎「青」「綠」之間的一種顏色，是用「碧玉」的顏色來命名的。天色有時是淡青色的，如早起或日暮或月光之下，都可以看到「碧天」，至於「白日麗青天」的場合，總沒有人改作碧天的。只有植物的綠色，因為深淺的程度有種種的差別，所以「青」「碧」「綠」三字都用得着，這毫不奇怪的。

如果我們用複音詞來表示顏色，像「深綠的」「淡藍的」「淡綠的」「碧綠的」「翠綠的」「雪白的」「墨黑的」「柳青的」「燈紅的」「橙黃的」「肉紅色的」「荷花色的」……等等，也同樣各有它所適合的特殊場合，也許還要表示得更精密。而在把它們拉丁化的時候，當然也是一樣。

本來周先生是隨便舉出一個例子，這並不是什麼大的問題。只因爲從這裏可以看出周先生近來的心情，所以很高興的把它介紹一下。

十二，九，廿三

者的原意，無非是爲「生意眼」着想，具體言：即是爲「名」爲「利」。至於作品本身價值的闡明，估價等反屬次要事情。或是置諸度外的。

按作品一運往市場，便批評家加以青眼，平平之作，因一評點，而聲價十倍購者雲集的。批評家有這股勁兒，「吹」實有無窮不到之妙！宜乎「學者」「專家」「博士」的價值比出產「雜文」尚希冀論評同人「讚吹」了。有劉致論（語者借爲證）

批評家高居文壇，憑一枝秃筆，要褒就褒，要貶就貶，坐觀活虎，神氣真是不可以一世。杜思退說：「天賦才力，假如遇不到詩人，則其才力也非批評家白林斯基的賞識，杜氏後來也許不會成功，那偉大的文藝，或者早像英國懷才不遇的詩人撒斯頓一樣窮困死了而已。所以批評家只要不攔阻，「吹」亦未可厚非的。如果越越一罵批評而批評一的聲譽，則其鬼胎，那就要令人發冷而時寒！」

生在資本主義的時代，欲完全遺棄資本主義的色彩，也許是不能輕易辦到吧。但到了作品非商品時代，「吹」必然地同一鳥盡一時的「弓」之命運的。所以當務之急，是應清算批評家，令其無一「吹」之地，庶幾讀者們不致忍欺受騙，大上其當矣！

## 墳地

葉永蓀

似乎有幾許疑惑起來了，這是什麼地方啊；可不是也是墳地嗎？

在一個烈日當空的下午，我和好幾個伴侶打從一片荒野裏經過。我們爲了要趕上一點路程，要想找一個棲身之所，所以任烈日無論怎樣在天空間威逼下來，我們却仍舊以忍耐的力一步步地走了前去。

可是這荒野是多麼大！我們的兩腳雖在這荒野裏踏下了一步步前進的痕跡，然而於這荒野看來，彷彿始終沒有什麼移動那麼地。這荒野盡在我們的面前，牠是依然像我們剛踏進去時那樣的遼闊，依然像我們剛踏進去時那樣的遙遠，即使憑我們目力之所及，也很難看見牠的盡處究竟是在什麼所在。只有那天際一堆堆變幻着的白雲。不時地在那所在突兀地變幻出種種樣樣的狀態。

我們好幾回都在喘息着了，眼望着這些正在變幻着的白雲，便覺得那好像會是一陣暴雨之前的陰霾那模樣。於是我們心裏也隨之有了點恐慌的情意，而一面又在想：

也許馬上會下了一陣暴雨來的吧！——這好幾回的喘息果得我們異常的疲乏，我們是在恐慌裏面只得帶着這樣的一種微弱的希望私自在希望着。我們的嘴裏也都乾了，汗珠一顆顆的由脊脊上臉上加黃豆般地滴了下來，順便閃閃而到了嘴裏，那種含着幾分鹹苦的滋味使我們的嘴裏也愈加感到渴得厲害。我們這好幾個伴侶之中有幾個簡直連一步也不能再走上前去，惟賴另幾個有力點的扶着他們方能一步挨上一步。

在如此的一種情況之下，實在的，我

們是多麼地希望着馬上會有一陣暴雨下來才好。至少，我們那種疲乏了的神情，或許因了這一陣暴雨的調劑，稍許興奮一點的罷？——我們誰都在這麼地想，這麼地起了一個念頭。

但同時，我們也很害怕，我們每個人除了一個身子在這荒野裏行走之外，其餘更沒有旁的什麼的了。而在這荒野裏呢，盡是那些給烈日晒得熱透了的坭砂，在我們腳底下東也一堆西也一堆地隨處散亂着；牠既沒有一株高大點的樹木，又沒有一堆高大點的岩石，可能給我們的身子暫時隱蔽了一下，倘如真的馬上會有一陣暴雨下了來的話。

那我們將怎麼辦？

我們都是赤手空拳的一夥人，我們的前途不是也更滑了些嗎？我們怎能通過了這荒野而在這荒野的那邊會找到自己所期待的一切？——這種種的設想糾纏住了我們使我們越發疲乏得很，終于我們爲了這一件事情大家各自輕聲地在嘆息着喊着了；

「啊啊，這沙漠般的荒野啊！」

我們大家都在這塵埃裏，叫喊着，雖然在這種塵埃裏叫喊並沒有絲毫懊悔的語氣。可是我們的心，也因着這嘆息，這叫喊，竟發生了一種類似沙漠般的寂寞。我們再四顧看一看這荒野裏，宛若這荒野裏僅剩下我們這好幾個伴侶在一點點的蠕動着那麼地。而那種冷落的孤獨的心情，又都在我們的心裏展開了開來。

然而這是沒法的，我們明白必須竭力走過了這荒野。

一回兩回我們歇息了一片刻，但隨後我們仍要繼續趕上自己的路程。我們總不能眼看着自己或自己的伴侶就在這荒野裏倒了下去，我們知道應該以更大的忍耐力使自己的生命在這荒野裏，在這天地裏存在着的。

這樣，只有相互勸勉着是我們最後想到的自慰的辦法，待到我們這好幾個伴侶之中有幾個走得有些許喪氣了的樣子，我們大家就用種種警語鼓勵他們不能因這細微的挫折便行自餒下去。我們相信我們的

前途還有多少光明的憧憬擺在前面的，這一番努力的播種，將在明天取得更豐富的收穫也不一定。

於是——

「好吧！」

這一句僅以兩個字綴成的短促的回聲，在我們這好幾個伴侶裏面相互響應着。我們的背脊都給烈日晒得痛了，我們的腳底也都給泥砂弄得腫了，但我們沒有注意到這種微末的事情。

可是也就在這時候，我們有幾個伴侶畢竟倒下去了。

是那麽可憐的一副情景，這真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的。我們看見他們的眼睛都半開半掩地，好像表示着極不願意就此和我們永別似的。他們嘴裏的白沫又都噴滿了一臉，兩手兩足各自不住地在拘攣着。硬咽的聲音從我們的喉頭擠出一種無底的悲傷，我們終於讓這悲傷拌着那一顆顆滴下的眼淚和一顆顆滴下的汗水做為這幾個倒下去的伴侶送葬的奠儀。

我們重複希望着真的馬上會有一陣暴

雨下來才好，大家睜大了眼睛望向那陰霾聚集的天際。我們說不出自己怎樣的難受，痛苦的心逼住我們差不多每個人都在全着幾句猶如新購口吻的語句

但那陰霾，那白雲，老是只在那麼地變幻着；牠們似乎以一種遊戲的態度，單是來向我們嘲笑着的。我們在等了好久好久，那天際却一樣沒有一絲絲的雨意。一切都已經到了無望的境地，我們每個人好像都受了一點什麼感觸那麼地大家都流起眼淚來了。我們存下萬一的希望還想在這幾個倒下去的伴侶旁邊守候着，可是目前這一事實已經告訴我們這是不可挽救的了，縱使我們要在這裏守候着罷。

於是，我們不得不把那腳底下一堆堆的泥砂抓了開來。造成了一個墳地將這幾個倒下去的伴侶埋葬下去。到了我們將這埋葬的事情料理好之後，我們自己的身體也簡直像垂死了的樣子，兩手血淋淋地全是血在掛着，而在我們的心裏，也有一塊腫痛的肉瘤彷彿如這墳地的模樣一下子在向胸口長了上來。

我們撫摸着自己的胸口，同時又把這墳地也一下地在撫摸着，那種類似沙漠般寂寞的感覺，在這時候更加緊緊地包圍着我們。我們啞住了眼淚，在這墳地上深深地接了一個長吻，終於又都要趕上自己的路程，大家站起來一步步地往前去了。

我們各自往前走了幾步，另一種憤痛的情緒使我們又不得不回向這墳地看了一回。我們打算在這墳地上留下一點標識，但實在沒有什麼可給我們能永久在這墳地上樹立着的。我們因此想也許血會成爲這墳地上的標識吧，我們記得每個人都曾有幾點血在這墳地上滴過。難道後來的人在這墳地上看見這血，他們還不能就立刻感到這墳地裏面長眠着是什麼人？

——總是要通過這荒野而半途死掉了的人吧！

他們誰也都這麼說。

這樣，我們也就帶着這一種無可奈何的自慰，抑制下那種過分悲感的感情，回過頭來低下看看自己的脚步，再得在這荒

野裏慢吞吞地移動着。一直到了夜在降臨的時候，我們尚在這荒野裏紛亂地在行走。而這夜，牠又是多麼的黑暗，牠黑暗得沒有點點星光，也沒有點點燈火，我們在這夜的荒野裏行走着，幾乎就像在海裏面，地底下行走着那麼地。

我們連什麼都不能看見，只相互牽着手在這黑暗之中摸索着走上前去。有時候後面一個伴侶的腳攔住了前面一個伴侶的腳跟因而兩人驚叫了起來，我們就以爲將有什麼猛獸毒蛇之類的東西來向我們襲擊似的大家都感到一種不可言說的恐懼。而且接着又有一陣陣的風捲着這荒野裏的泥土迷住了我們的眼睛，我們遂即放下那互相牽着的手各自將眼睛擦了擦；可是也就這一剎那間，我們這幾個伴侶之間的聯絡也都失掉了，我們相互在叫喊着各人的名字，但那風聲却把我們這種叫喊的聲音全行捲了過去，以致我們誰也聽不到誰竟在大聲地叫喊着了。

我們各自在分散開來，大家都成爲一個孤獨的人存在於這荒野裏。我也自然成

爲一個孤獨的人了，我用手擦了擦自己的眼睛，連方向也不能仔細地辨別出來了。那風又很緊很大地只管吹着我！我只好俯下身子以一種冒險的神情一點點地往前爬。一邊不住地打着寒噤。當每一個寒噤在打的時候，我都憂慮到自己也將不能通過這荒野而會中途死掉了的。我的身子也不住地在顫抖着了，四肢的無力屢屢在我的面前浮起了剛才這幾個倒下去的伴侶的那副情景，我又企圖竭力消滅掉這情景拼命地管自己爬了去。這荒野裏的泥土，非常厲害地在刺痛我的兩顆膝蓋和那兩隻手掌，我忍受下這刺痛帶着另一種掙扎的心還一味地低下頭遲緩地在爬着。

緊緊地我咬住自己的牙根，斷斷續續的不知道自己究竟爬過了多少路程。於是我想輕輕地透了一口氣，也稍許抬起頭來轉向四圍看了一看。然而這天地，也仍舊是那樣的黑暗，仍舊是那樣的沒有點點星光，也沒有點點燈火。而且也許夜越發深了，成爲了我自己此刻成爲一個孤獨的人了，更覺得牠是在黑暗裏顯出一種

可怕的样子，牠彷彿要將我吞沒下去！我是在這幾個失散的伴侶之中，難於明白自己到底是一個前進的人物，抑是一個落伍的人物？我把這口想透出來的氣也嚥到自己的肚裏，我的腦袋却於這一頃刻有幾分像昏暈過去似的樣子爆發出一顆顆的火星。

我覺得飢餓極了，甚至連腸子也在咕咕地叫着，響着。

但我，我還一樣的在掙扎，在爬。慢慢地好像自己竟爬完了這荒野，我的兩顆膝蓋和那兩隻手掌底下再也沒有覺得什麼泥砂在刺痛了。我不禁出乎意外的喜悅起來，急急地伸出手在自己的旁邊撫摸了一回，接觸着的盡是那些微弱的細草。這一喜悅帶給我以無限的興奮，我幾乎在此把一切的疲乏也都忘掉了。我那種預期的憧憬在我的幻想境界裏一點點的擴大開來，我只求能跨上這憧憬的面前，設想自己將會一定得到一個棲身之所的。我因此立刻以一種勇邁的姿態再得往前爬了幾步，可是，不幸，有一塊碑碣之類的東西高高

地在聳立着把我的去路全都擋住了。

我有幾許疑惑起來了，自己這麼那麼地在猜度着。

——這是什麼地方啊；可不是也是墳地嗎？

是的，這也確是一個墳地。我繞着這塊碑碣之類的東西的周圍爬了一圈，這周圍都是荆棘由地面一叢叢的長了出來！而在這塊碑碣之類的東西後面，突然隆起了一堆好幾尺闊的泥土，那泥土上也有叢叢的荆棘向四邊蔓延着。我的兩顆膝蓋和那兩隻手掌都被這些荆棘刺得有無數的血痕，我從那種官能感覺的體驗裏，得知自己這肢體將滿塗着更多的鮮血。我隨便拿起一隻手來嗅了一嗅，這手掌上却混雜着一種泥土和血腥的氣味。

我馬上惶亂起來了，心裏的脈膊跳得異常激烈。同時更想到了那幾個和我分散了的伴侶，自己打算在這墳地之間爬向別處的處所去。我隨處在亂爬着，但隨處都有如這樣一堆堆的泥土排列在我的面前。那種恐怖的心情猶如魔鬼那樣的老是在我

的思想裏佔據着！我終於感到極度的疲乏，自己也就在這墳地之間一下子倒下去了。

「呵呵，到底這些墳地裏面有些什麼人在看啊？」

我口裏吐出了一大堆白沫，在昏暈的狀態下忽然竟說了這麼一句話在不住地自問着。

「也大概是那些想通過這荒野而半途死掉了的人罷！」

我漸漸地有點清醒起來了，不知怎麼又聯想起先前那幾個倒下了去的伴侶。我想着也會為那幾個伴侶出了點力造成一個墳地，結果就以以上這一句話來解答自己。我明白有多少人企圖想通過這荒野的，然而最後都因為無力而在這荒野裏死掉了，我在不自覺間對於他們都起了一點敬仰的情意，也就因為這一點敬仰的情意自己已在那種垂死的情形底下再得鼓起勇氣來了。

我轉而傲慢地透了一口氣，鎮靜地又在這許多墳地之間一下下地在摸索着。我



就在這許多墳地的行列中爬了過去，雖然在這許多墳地的行列中的荒蕪，險阻，較諸我以前所爬過的路程尤覺更甚一點。

我全沒有消極的心，也全沒有一些些的懼怕，而且我知道自己也還不是一個孤獨的人。在這荒野裏，實在已經有少多少少先我而來的人爬過去了，即使到了我也倒了下去的時候，而我也能在這荒野裏找到自己的伴侶的，或有後我而來的人也將為我在這荒野裏造成一個墳地。所以我如果還有一口氣存在，我也必須盡自己這口氣在這荒野裏往前爬着。我相信總有一個時候，我將會爬完了這荒野，而這黑暗的天地，也總有一個時候，會得慢慢地光明起來的。

這自信使我心裏起了一種新生的希望，我也就把這以後一切的苦難做爲自己意料以內的事情讓自已承受下去。我不禁一邊吻着這墳地，一邊以一種愚昧的心死勁地仍在往前爬。

我沒有一刻時候不在担心中。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

續金瓶梅作者

### 「續金瓶梅」作者

大風

「金瓶梅」，一向是被人當作淫書看的，近人才發見他是一本暴露士階級淫佚生活（西門慶是一大地主）的暴露文學，同時又因他是雜用土語，所以便爲提倡大眾語文學者所稱道。實在「金瓶梅」的文字乾淨通俗，與「水滸」「紅樓夢」可稱三絕。

「金瓶梅」作者爲明之大文豪王世貞，相傳王世貞痛恨嚴嵩，嚴世蕃父子將他的父親王忬殺死，遂作此書罵嚴世蕃的昏淫而多內寵。這也不盡確實，總之，王之作此書是對於當時政治社會黑暗而發，則係確切不移的定論。

舊本「金瓶梅」本文前有幾首動人或淫詩，皆說明女色之害

人，內有一首尤說得痛澈。  
「二八佳人體以酥，腰間仗劍斬凡夫，雖然不見人願落，暗裏播人骨體枯！」

據我看來，也不見得是原來的偽道學先生，觀「金瓶梅」爲淫書，公然印行，覺得說不過去，便寫了這幾首或淫詩，說這書是動人或淫之作，還與又一說「金瓶梅」是勸孝之作相同。以現在的眼光看來，把「金瓶梅」全書內容細細檢討一下，「金瓶梅」實在既不是淫書，更不是勸人或淫之作，（因爲書中絕不附會因果報應之說）也更不是勸孝之作，乃實實在在是一部暴露政治社會黑暗，把當時明代士階級現實生活盡量描寫出來的忠實作品！

凡是一部偉大的著作，都有後人來續集的，如水滸傳的有後水滸（征四寇）「萬壽志」，紅樓夢的有「紅樓續夢」「紅樓圓夢」等，當然金瓶梅亦不能例外，金瓶梅的續集即「玉嬌李」，此書今名「隔簾花影」，而現在坊間所售的玉嬌李，那是另一書，所以我們還是稱它爲「續金瓶梅」罷！

這「續金瓶梅」的作者，據原書是寫明安陽道人編，有人說也還是王世貞所作，但看書首有一篇「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署着「晉籍邑丁耀亢奉解」，可見這書和丁耀亢就有重大的關係，果然！在原書第六十二回中，偶然有一句「丁野鶴自稱紫陽道人」而耀亢的別號又恰名野鶴，可見這書是丁耀亢作的。他寫這部「續金瓶梅」便是充滿着因果報應的觀念，這是至附社會觀察的純文藝作品，當然他的價值是比不上「金瓶梅」的。

## 辦團體

陸丹林

辦團體，已成為近年來一部分人們的自由職業，否，簡直是一件名利雙收的工作。

我們從歷史上看，本來沒有什麼團體的組織，如漢朝的太學，唐朝的牛學，宋朝的洛蜀關朔，明朝的東林復社等，雖然樹幟立號，但只是在購學的餘暇，批評朝政的得失罷了。他們爭點的所在，又不外乎氣味的不相投，和學派的區別。他的勢力，雖然雄厚，但他不干涉地方事情，更談不到左右國家的政治；不特和政黨不同，和現在的普通社團，也有

分別。

可是我國自從光緒二十年，康有為的桂學會，和文廷式等的強學會的改革政治運動集團發起之後，於是一般自命維新運動的志士，風起雲湧，從事組織團體了。如長沙的湘學會，衡州的任學會，武昌的質學會，桂林的聖學會，蘇州的蘇學會，北京的集學會，格致學會，陝西的陝西學會；其他的算學會，農學會，天足會，禁煙會，自治會，改良會等等，五光十色，討論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的團體，就風靡一時。當中有若干對於社會，自然

有相當的改革和供獻，但是只造成三數人的聲譽地位的，也不在少數。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而後，各省先後反正，一般投機分子，便紛紛組織團體，擴充自己勢力，預備做他們運動國省縣等議會的選舉後盾。因此一來，相習成風，辦團體的，便成為士農工商之外的特殊階級了。

社會上的團體，非常複雜，除了法定的學術，文化，職業，慈善，各種民衆團體在主管機關依法立案公開活動之外，我們不去談他。那些在法令

上沒有根據，又沒有立案的團體，真不知道有多少了。他們的發起人和主辦人，多是些官僚，政客，賈辦，流氓，和土豪劣紳們聯絡幾個臭味相同的朋友，組織團體，做他們政治社會活動的策源地。他們的手段，是徵集會員，來擴大一部分人的聲勢；吸收會費，做他們活動的財源；來製造名譽地位。他們的目的，是靠團體的地位，來交結官吏，獵取功名。團體中的什麼理事長，會長，社長，主席等，無非是做他們幾個主辦人的活動招牌罷了。

馬路政客們，差不多都是靠辦團體，來做他們的固定職業。隨著政局有些變動，就是他們出風頭和發財的最好機會。那些從事政爭的人物，便派他的爪牙走狗，分頭四出收買團體，發送傳單，寄發油印快郵代電，推派代表請願，製造民意，來反對敵人，替自己張目了。無疑的，這些團體，便做了政爭的御用工具。

開得一個馬路政客，他的家裏寫字台的抽屜，就藏備有幾十個豆腐乾式的團體圖記，農工商學兵，應有盡有。還記得有一個團體，是附設在一家下等妓院的亭子間裏，門口挂著許多鉛片的社團招牌。舉一反三，便知道這些團體的事業是什麼？辦團體的又是什麼宗旨了！

「一二八」事件發生以後

，就有幾個政客，假託華僑名義，（其實華僑歸國，已是華而不僑，在國內而稱華僑，本來是滑稽到極點。）組織一個什麼救國會，向海外的僑胞募捐，後來收集了許多捐款和米食。當中有一位委員，就不客氣，把那些米留了幾大包，堆在自己家裏，做日用的糧食，救濟自己的家人。他真聰明，懂得先齊家而後治國的道理。其他的捐款，也多有來歷，沒有去跡。後來雖然有些人主張澈底查帳，也無非是說說鬧鬧而已，怎能成為事實！其他一般不正當的團體，假公濟私，名藉斂錢的黑幕，也就可以推想得到了。

辦團體的人，雖然不需要什麼的專門技能，但是他們多是「風馬牛」的忠實信徒，才能夠應付裕如。所謂「風馬牛

」，就是出風頭，拍馬屁，吹牛皮的簡稱。同時險皮要厚，不知道什麼是羞恥，頭要尖，便於鑽營，腿要長，便於奔競，口懂得吹，在開會時什麼擁護，服從，贊成，打倒，推翻，反對，等口號，喊得響亮。更兼有三頭六臂，可以兼多幾個團體的職事，有什麼會集，逢請必到，不請也到，到必演說，趁着機會站起來指東話西幾句，明早的報紙，便登有某人到會某人演說，一傳十，十傳百，社會聞人，就此造成。

有時看好風勢，可以和軍政界的人們弔膀子，於是參議顧問的聘書，自然送上你的家裏，每月安穩可以拿著幾百元的夫馬費，還可以荐些親友在機關裏辦事，安插私人勢力，溝通各方消息。要是你的活動能力比較能幹些，又吹拍得

合度，那就可以趁着政變的機會，一帆風順在政治圈裏活動，這就全看你的吹拍工夫的程度了。

政局愈不安定，陰陽怪氣的非法團體越多，非法團體越多，政局更加紛亂。因為那些辦團體的，多是入主出奴，是丹非素，挑撥離間，利用機會，沒有中心思想，更談不到什麼宗旨，籌安會時代的帝制餘孽，今日在社會上活動的還多呢！他們只曉得出風頭，買空賣空的投機罷了。那麼，辦團體的，進可以從事政治活動，獵取功名富貴；退也可以吃團體分贖飯，居然某界領袖，社會聞人，名利雙收。馬路政客之所以層出不窮，無聊團體，也一天比一天多，原因就在這一點。

九，九，二十三



## 喜酒

徐轉蓬

藍的天和千百年前一個樣子。

大清早，十一月初冬的冷氣流瀉着。茂春叔在街頭石子路上，拖兩片破鞋板走着，看去像個有閒的人了。慢慢地，俯下頭，在計數路上有多少石子似的。

他是最勤儉苦幹的人，一年三百六十天，很少有休息在家的日子。他每天背了鋤頭，穿着草鞋出去經過街上，黃昏回家經過街上，沒有人曾經看見他拖雙破鞋板在街上閒散的。

許多街頭的閒人驚異了。

「茂春叔，今天幹嗎不下田，在街上爽爽意意的踱來踱去？」

「門，李家二少爺結親，今天中午請我吃喜酒，所以就不出

在家等半天。本來今天打算割蕎麥的呢？」

「難怪你這樣，爽爽意意的啊！今天有個飽肚皮了。」

「門……有個飽肚了。」

內心快活着……他多久沒有吃一頓好飯，痛快的唱一兩酒，可是今天機會來了。

走到街尾轉角的地方，他碰見了景陽小鬼：他們兩個是村上出名的窮人。

「門，李家今天請我吃喜酒，有你的份沒有？」

重重的打一下他的背脊，低低問。

「也請我了。」

「什麼時候？」

「今天中午。」

「門，碰巧，碰巧，我也是中午，我們同去，我們坐在同個桌子上，大吃他一頓！」

「好，兩個比比看，吃的本領誰比誰大？」

「酒，喝不過你；飯量比不過我的。」

他們兩個說說笑了。

景陽小鬼用手指挖着烟圈一般的鱗鱗鼻孔，門了鼻涕，在牆

上揩乾膏黃鼻涕的幾個手指：

「王二昨天就去吃了，聽說吃得很體面，有湯菜，還有魚翅……」

「魚翅？」茂春叔的眼睛亮了起來。

「是的，魚翅。」

「生在海里，和海參差不多的東西吧？只吃過一次海參，活了四十八年，沒有嘗到魚翅是什麼味道。大概很鮮味的吧？價錢很貴的吧？……」他發生了孩子的幻想，雖然將近老年。但是他想起所送的禮物僅僅是二十隻雞蛋，又擔憂的追問：

「吃魚翅的人，禮比我們送得多吧？」

「不是的，開福老太婆只送二十隻雞蛋，昨天已吃回來了。」

茂春叔和老太婆所送的禮物，同樣二十隻蛋。

「二十隻蛋，吃一頓酒，有魚翅，那真太便宜了。」

「太便宜！太便宜！」

燒早飯的時候，他吩咐老太婆少煮些米，因為自己去李家吃午飯，預料着一定吃得飽飽的，以至晚飯也不需要了。

「今天少燒一個人吃的飯啦！」

「你只一頓午飯不在家吃，——少燒一大碗米吧。」

「不，午飯吃得飽飽的，夜飯一定吃不下去。自己家裏的飯少燒些，少些！正可以省的。」

這時，他十歲的孩子石生聽到父親有酒吃，就纏住父親的腳

要求：

「巴巴，帶我去！帶我去！」

孩子的母親，不但不禁止，反而很可笑的慫恿他：

「巴巴今天去吃喜酒，他快活了，有酒有肉，你也跟他去吃

一點回來……」

母親在石生膏着鼻涕的臉上碰嘴。

向孩子說完話，又掉轉來向她的男人：

「決定帶石生去吃吧，自己家裏也可以省下一斤米，孩子年紀小，食量和大入差不多，能節省的地方就節省，自己能省下一顆米，一粒飯也好的？」

她的話有充分理由。他立刻允許帶孩子回去。

太陽將近走到天空正中了。

茂春叔坐在門口的石階上，他的胃是空的，他的心是沉重的。坐在門口目的是等待景陽小鬼，他們兩個約定同去李家，等他來約他。

等待着的景陽小鬼不來，他感到飢餓了。早上沒有食物進喉，肚子縮得很小，和放了氣的皮球一樣。

因之，燥急着，站起來，蹲蹲腳跟，抓住頭髮。

一方面因為餓，一方面又怕太遲了，他想獨個人先去……遲到了，他們或許把東西吃光了。

景陽小鬼走來了，滿臉笑容的，可是在他青銅色的臉上，笑也不能顯示出快樂，大概因為浸在悲苦中的日子太久了。

「累你等久了。」

茂春叔瞪着眼睛，抬頭，手指着天。

「你這糊塗蟲！看太陽什麼時候了，請吃午飯的，太遲去，他們都吃光……」

「太早了，其餘的客人沒有到齊，坐着等吃，也不好意思的啦！」

「不要多嘴了，走！早些去才道理！」

茂春叔走在前面：手牽着他的孩子石生，小孩子快活得像蛙般的跳。

景陽小鬼跟在後面。他懊悔：忘掉帶自己的孩子也來。

八個人佔領一條四方桌子。

茂春叔和景陽小鬼坐在一條長板檯上，只有他們兩個有坐在一條長檯上最可能妥當，因為他兩個的衣服破舊而且骯髒，還生着白癩，誰也怕接近他們。他的孩子石生，嘴巴突起，和糊猴一般的站在桌角。其餘的六個人，也都是同村鄰居們六七十歲的花白鬍鬚的秀才歌六先生，獨眼吉祥，面孔嫩白，有一對黑眼珠子的福壽的老婆，南南的媽媽，還有管閒事的地保林大木，開南貨店兼酒店的朱文三老闆，在這八個人中，他的境遇和生活最幸福，最富有，所以他養得胖胖的，說話生氣十足，好像誰都該聽他說話。從前最窮苦出身，二十歲以前還做剃頭徒弟，被人所輕視，喊他「賤骨頭」，如今有了錢，身價就跟着高漲，喊他「大老闆」

的也有，喊「朱先生」的也有。

大家坐定以後，就開始吃了。

在這條桌子八個人中：不用說最有錢的是開雜貨店的朱老闆；穿一身破衣褲，最窮苦的便是：茂春叔。大家都崇敬有錢的人，讓朱老闆坐在首位，在他面前秀才歌六先生，雖然博學能文，年老的長輩，也不夠坐首位的榮譽。

桌上擺滿菜碟：有白切雞，紅燒肉，皮蛋……茂春叔平日只裝菜葉菜根的，沒有油的胃，裝進了新鮮的食物。桌上各種小菜，在他都好像第一次嘗到，有些東西是常常看見，而始終沒有到口的。

他，食慾極度的亢進……

其實大家都是一樣。當每盆菜送上來，八隻手同時舉起筷子，不停的運用着，大家的眼珠落在菜盆里，直到菜盆空白了，才把筷子綽下來。

大家是粗俗的人，大口的嚼着食物，牙齒和牙齒發出聲音，只有秀才歌六先生，一小口一小口的嚼着饅頭，小心的嚥下去，動着沒有牙的牙床。

南南的媽媽，這六十多歲的老太婆，胃口仍和年青人同樣。她把每人應得的兩隻饅頭，兩塊肉，取了米包在一方花布手巾里，藏進了大口袋，帶回家去給孫女們。年輕的壽福的老婆也學了她，沒有把饅頭當場吃掉，她也要帶回家去。

大家很少說話，因為嘴有更重要的任務了。

女客們多吃些小菜；地保林大木，開酒店的朱文三老闆，景陽小鬼，茂春叔，儘喝着酒。

林大木，看朱文三搶着喝酒，迎上笑臉：

「朱老闆，酒出自你店里！」

「自家的沒有別家的好，你說對嗎？」

喝着，喝着……茂春叔的酒量也大，正如一個口渴的人喝水，人們懷疑他不是喝進肚子里去的。

「茂春叔，少喝點吧，你快醉了！」

「早得很，早得很！」

「喝不完人家的酒的啊！」

「哈哈……」

痴默的笑一陣，轉動着網住紅血絲的眼睛。青的和蚯蚓一般的筋脈，在太陽穴的地方暴跳……

乘着酒興和一點醉意，他還說了一段似乎理論的話：

「生落地便是窮光蛋，生落地便是酒鬼，所以更窮了，二天飯也沒得飽，能喝什麼？酒這種東西，原是有錢人造出來喝玩的……」

獨眼吉祥，咳嗽了一聲問：

「你每天有酒癮嗎？」

「托你的福，倒沒有上癮，有時喝一肚子，沒有拉倒……人是多麼下賤呵，比方冬天，有錢人穿羊皮，窮人穿一件單衫也得過去。」

沉默的坐着的景陽小鬼，驟然在茂春叔的肩上一拳頭；

「好脾氣！碰到有酒，喝別人家的，就痛快一頓！」

「啾啾啾……」露出黃的狗牙齒，茂春叔又是一陣痴默的

笑。

今天他平生極快樂的一日了，吃着許多從前或相隔數年沒有吃過的東西，他的胃好像鯨魚的口張開，要求多量的食物。

空的胃，漸漸的，漸漸的澎漲着。

做父親的和孩子一樣，孩子也和父親一樣。

石生的食慾今天也特別活躍亢進，走徑的廚子送上一盆菜，就突長嘴巴喊爸爸。

「爸爸，要肉團！要饅頭！」

同桌的人，都惡感的，厭惡這糊塗一般站在桌角的茂春叔的兒子。同時對茂春叔也發生了惡感，互相掃射着憎惡的眼光。

南貨店老闆，扭住石生剃光的頭，向上一仰，示衆式的向大家說：

「這小東西，將來定是壞蛋！吃得一肚子東西，不是好貨……」

「一個吃鬼！」

「便是草包！草包，吃鬼！」

地保林大木，獨眼吉祥，南南的媽媽一齊就上來說。帶有幾分愚蠢的茂春叔，也聽懂他們的諷刺，也看出他們蒙上一層凝青色的惡感的面孔。



他們全不高興他帶孩子來。原是八個人坐一桌，加上鴉猴般，站在桌角的石生，就是九個。

走進的廚子，送上為大家所期望的魚翅湯，調羹同時響了起來。

茂春叔生平初次嘗到魚翅湯的滋味，腥而且淡的。

「魚翅有什麼好吃呢？」他奇怪起來了。「有錢人吃的東西，他們的胃口和平常人不同的吧！」

敏捷的，迅速的運用着調羹，一大碗魚翅湯，快乾了。景陽小鬼和朱文三都沒有滿足的動着嘴吧；獨眼吉祥伸出舌尖舐着有腥味的嘴唇。

站在桌角的石生，看見湯，沒有一滴到口，又不甘心了。

「爸，要湯。」

除了他爸爸，其餘七個人兇剝剝的射着眼光來制止：

「小孩子不能吃湯！」

朱文三板起正經的面孔，抓住石生的頭說得有趣：

「你爸爸四十八歲，才第一次嘗到魚翅湯如何味道，你也等到四十八歲再吃吧！」

孩子做着哭臉：「你的媽特皮，四十八歲——」

「拍……拍……」兩個響亮的耳光打過去，粗大的指痕一行行的印在石生臉上，流着眼淚和鼻涕，任性的哭了。

地保林大木，接近獨眼吉祥的耳朵說：

「確是該打的孩子呵！」

獨眼吉祥，碰近南南媽媽的耳邊：

「打得好！打得好！」

茂春叔蹙着油長黑的眉毛，瞪住自己可憐的孩子，爲了吃一點東西，孩子受打。

孩子哭着。

爸爸把剩下來的——個饅頭給他，塞住他的口，哭立刻停止了。

父子兩個，吃得飽飽的回去，茂春叔喝醉了酒，走路東闖西闖的，像個浮在水面的皮珠。孩子石生跟在後面雀躍着走，他早已忘被打，忘記哭了。

從昨天喝醉酒回家睡倒床上，茂春叔到今天正午還沒有起來，他病了，胃里發酸，發嘔。

他的老婆在灶下煮焦米湯給他吃，沒有錢，買不起藥，也請不起醫生。送焦米湯給他喝的時候，她咀咒一般的嗚嗚着：

「是傷食病啦……昨天吃多了……吃不完別人家的東西的呵……如果一天吃飽了，就永遠不餓，那就吃個大飽！吃多了有什麼用呢……」

## 一交跌落銀光圈

嚴·夢·

在江南生長的我，總算是在江南長大了。從入世以來，我是過著顛沛流離的飄泊生活，走江湖，穿山嶺，流浪了頗長的時間以後，起初是熱腸，現在照中國人的說法，我將近中年了；心情不覺也漸漸地冷了起來，——或者是由於世故的薰陶，或者是由於時代的刺激，一切的教訓都得到了多少，於是，我對於人生的觀念已從新鮮的春紅罩上了一層銀灰色的薄膜，豪情逸興，慢慢地與時冷淡了下來。我，就終於成爲一個在人生旅途上孤獨的靈魂！

幼年回憶之於人生，往往是甜蜜而又夾雜著幾分痛苦的。說是黃金的時代吧，童年的天真爛漫早已過去了。不過受了重大的斷傷底心，常常還是愛，追懷過去，低徊於昨夜的花園，月夜，絲絲的風雨清晨，偶爾觸榻前塵，想起稚時的一切，總還是感味到無限的慰藉。

兒時在小學唸書，我就喜歡演說和編演「白話劇」，「俗稱文明戲」。記得做文章是不高興的事，有一次在文卷上給國文教師了幾行說：「登台演劇，維妙維肖；執筆行文，多舛多石；何短於此而長於彼也？」那時候我決計不會夢想得到將來自己會靠

賣文爲活的。文章，祇有狀元可做；我輩小子自審無緣了。

升入中學，同學們都叫我做「滑稽博士」；這是因爲我愛好演喜劇的原故。直至入世的第一個職業，終於我是擔任了非非影片公司的編劇者。這也是我和電影界最初發生關係紀念；說來距今已經是整整十年了。我的處女作問世是「浪蝶」，自然是幼稚得可笑的。

厭倦上海是人間地獄，我會決心拋却黃浦江畔浪迹香江；憑著少年的純潔熱情去體味那朽腐了的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還不一樣是粉飾過的墳塋嗎？不久，我仍舊回到上海來，一直蹉跎到眼見「五卅」慘案了，我才跳到杭州去。那時候正是革命空氣瀰漫全國的最熱烈的北伐時期。我投考進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宣傳工作，隨軍輾轉漂洋，一直到清黨我才離開政治生涯蟄伏在西子湖上寫詩歌散文度我的恬淡歲月。

一年一年，淺醉狂歌，東流西蕩，我又被生活驅我走向這第二故鄉。

寫小說，編報，悠悠然，時間過真快，不知不覺青春又隨流水漾去了一段，我還是一事無成。難道就沒落在江湖老死嗎？懷

著破碎的心在追求我生命的崇高寄託，我又替聯華影片公司編了一個劇本，取名「愛魂」；題材是從革命的血浪裏拾來的，我刻意描劃了革命與戀愛的衝突，現代青年底絕量苦悶！幾年的心血，換了大洋二百番，不會帶進棺材，大概是跳舞用光的吧。

海上不易居，幸而我還能夠和居易一般的住了不少時間。雖然在海上的殘餘困苦日子有如破碎的故國一樣難捱，可是一切都度過了。沒有值得引為交游光寵的幹過轟轟烈烈的事，也沒有擺脫不了的戀人，我自己也不知為什麼會遠離白髮娘依依流連在江南。想掙口下意識的氣，至今却仍未坐汽車住洋房！

碰壁，碰壁，在每況愈下的王小二過年中討生活，有時酒醒夢迴，或是和朋友們胡亂地談了一陣世界大事安靜下來，我會沉默的凝著潮潤的大眼，（其實眼珠不大，原因是消瘦了。）失笑掩掩的奕奕豐神，就此蘊著悲涼的「壯志」就完了！

此生有過許些奇想，但終歸渺渺茫茫；曉曉鏡子，臉孔一點不圓，因知大富大貴是無望了。偉人決不是這麼憔悴的啊！然則我像什麼呢？說是蕭三又恐辱沒咱家的祖宗；然而事實上又太窮了。猛然憶起西洋電影明星卓別林在「城市之光」中所飾的十字街上合住眼淚的浪人，這倒於我有些許相像。抓住人的悲哀，聽清了大時代的呼吸，把不平的氣息，形態擁上瘋狂的銀慢上去吧！不知為什麼我又想起再嘗嘗攝影藝術的藝術生趣。

一次，二次的嘗試，懷著滿胸的熱情想重整萎靡的精神幹他一下；託人介紹，趕編劇本，多方面相繼活動了不少時候，結果

依然是落空。聯華的羅明佑先生會給我這樣的一封信：「……借敝公司僧多粥少，原有場地，已不敷導演分配。似足下長才，他日擴充時，自當首先借重也！」如是云云，後來是人事匆匆，不知該公司有否發展，但我始終未被「借重」！明星公司的是鄭正秋先生對我備極關切，回話也是怕我經驗未足。最近大長城影片公司的黃貫一先生，他老人準備請教我了，可惜時運不濟，爲了種種環境關係，也終於成爲泡影！就在諸如此類的岌岌之下，我惟有再理舊業，埋頭於故紙堆中。

南北東西的游幕，做官的天才缺乏，所以又跑回那聲色犬馬人醉舞迷的大都會。月夜聽聽江邊潮聲，閒來看看曲線，跟著麻痺的貴同胞共同享受洋大人的物質文明，倒也在醉夢之中安然不致爲國難和水，旱，兵，匪。等災害死去；這皮囊，莫不是留來尙有點用處？

今年不知是什麼流年，看相的說我「眉清目秀」，衣食倒可於經濟恐慌中不必擔憂。不知怎樣的，忽然有位朋友介紹我給暨南影片公司做導演，我導演「大地之春」的消息傳出後，朋友們都替我很高興，有祝我努力的，有望我成功的。這善意的期許和勗勉，我祇有報之以感激的微笑。

電影在中國，野心太大是很容易失望的。尤其暨南祇是「小公司」，規模既不大，物質的條件自然是不會在水準以上。太陽光拍戲的苦處，內行的叫牠做靠天吃飯。下雨不可拍，大風不可拍，黃昏不可拍，天陰不可拍；他如佈景等項，因陋就簡的地方

，在所難免。更加上自己的欠缺修養，第一次導演的試驗，成績想來是不會有多大成功的。

爲了作更大的冒險，索性是連演員也用新的。訓練新的人材，我也知道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收到良好效果。盡我的所能，盡我的所知，鞠躬盡瘁做去吧！耕耘的農人，他的報酬是有限的。在國勢岌岌危殆的今日，電影是呈現了更灰黯的黑圈。有些人脫逃來不及，爲什麼我却要在那時候自投羅網呢？

有人以爲舞台劇和電影是相差不遠的，但是舞台人的嘗試失敗我們就可以不必再從理論上去找憑證了。舞台是限於空間與時間的支配，而電影却没有直接的觀衆在監視，猶之小說之異於戲劇是一樣的。

過去，我也是舞台人，我這次導演的結果不忍想的，南園田漢及其徒西征的那年，我在湖上邊辦了一個駝鈴劇社。友朋們參加的多半是憑着時浮時沉的興會，所以不久社友們就風流雲散。「愛美劇」是取「文明戲」而代之，現在那被稱爲黑暗圈的電影，更容易取得了廣大的觀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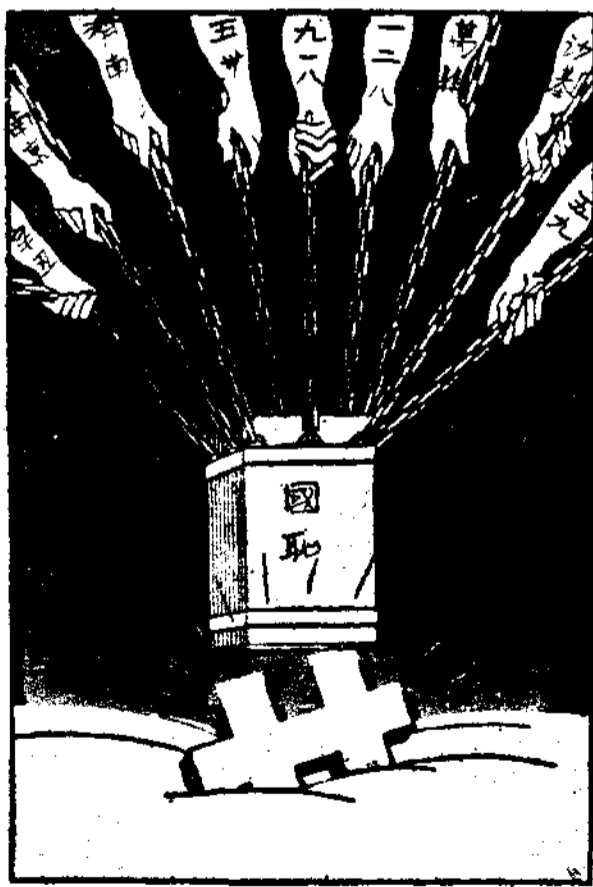
懷了熱情，懷了希望，我像是小孩子挽了包袱，肩起行李鋪蓋初次離開母親的關懷；一面淒酸，一面也興奮地在估量自己的前程！以最深的同情和信念跌落銀光圈，如天衣兄所說，要看看我的命運了。

宿命鎖住中國我決不是宿命論者。舉世限於風雨交織之中，什麼事業祇問耕耘，正不必問收穫。種瓜得瓜的因果，鐵律也不可

靠了，天災人禍的來臨，誰能預料世界大戰一定要等到一九三六年呢？不過外來的壓力摧殘，不是必然，那我們做工作的人自管努力吧。折筆說回本行吧。美國電影的意識且漫談，但科學技術之進步是極迅速的。立體的有聲電影已可希望和無線電一樣的普遍地裝置在家中。回顧咱們的牛車，好不令人軒渠大笑！

老滕要瞧我的顏色，小洛虎視於旁，萬秋幽默微笑，靈犀爲我大敲開場鑼鼓，冒昧的「客串」，也許會令高明莞爾——甚至笑落門牙！也好，過去批評人家的多了，一齒一眠，還是讓人家笑落一回吧。

二十三年，九，九日，上海。



作木公森



## 文藝漫話

我們需要健全的批評家

中國曾經盛行一次刀尺主義的批評，其辦法是先用尺來量長短，長短不合度，就用刀來削削，經過刀尺洗禮的作品，縱未身首異處，也被判處了活埋！後來經過冤魂冤鬼的叫屈和咆哮，刀尺主義者纔來打打算盤，看看有無錯誤，或盈或虧。今日我們看到那些收集的批評文章，無異是一部「刀筆精華！」

自此以後，敵視批評家簡直成了創作一般人的心理，甚至有人把偉大作品所以不能產生的罪過，也推在「少理性」的批評家身上，於是批評家只有改業為良了；有的放下刀尺改拿鋤頭掘古墓去了，有的脫却青袍換上武松裝到梁山泊去了，廢下來的即使買零星小食，對於批評也免開尊口了；批評壇上既鴉雀無聲，而創作界自然繁殖起來，於是張家有一龜，李家也有

## 方之中

一倉，甚至他們家畜的阿貓阿狗，也腰纏十萬貫，麥克麥克而大擺其富人架子了，但有時他們也覺得太寂寞，乃粉面登場，自吹自唱，或是暗訂條約，互相捧場，批評廣告當然要發生點效用，在他們，已名利雙收。所謂兼職兼薪者是也。

自然，創作家不過把批評作一二回廣告，而垂涎於此為正業者自另有入在，這裏第一可以舉出的是李長之君。他左手拿着「感情主義」寶典，（文載去年現代月刊）右手拿着哪吒的乾坤圈，起首是捉蝦兵蟹將，終焉是要剝龍皮，抽龍筋，便自己穩登寶殿，號令八方。畢竟感情主義，不會落空：即以作此文的動機一直到發表的機關而論，都是感情主義的勝利品。可惜社會麻木，同「情」的人太少，而薄「情」的人太多，自那一文公布後，又接連發揮過許多精義，和運用這主義來批評作品，但

人們好像患癡症，沒有絲毫迴聲。雖然也許有人幻覺得這是勝利了，然而蝦子終是蝦子，究不能冒充是河內的大魚。現在李君又主辦「文學評論」來發揚他的主義了，可是在創刊號上除了和西諦一樣罵幾聲紳士和流氓外，還不見他的有聲有色的妙論，據說下期要論魯迅了，這自然是剝龍皮，抽龍筋，以便躍登寶座的一貫的策略。

另外是一些從九一八日本的砲口裏產出的暴發戶——文章家，這些本來不配列入批評家之羣，然而為了便於敘述起見，不能不冤屈批評家之羣一下。

這班人胸藏的是一本偷來的聖經，手拿的是一把鋒銳無比的匕首，因為匕首快，所以常常攔腰一刀做截答題，（斷章取義的謾罵），因為胸有聖經，名詞爛熟，所以千篇一律的搬名詞來套人，（如浪漫主義，布爾喬亞寫實主義，×××××的寫實主義等）其實做他們的中心的還是感情的宗派主義，所以名詞的使用，都是因人制宜。而他們的繁衍，幾乎到處都可聽到

那噁噁的怪叫。

復次是電影界一班閒人。

幼稚的中國電影，文藝界從未把他當作藝術，於是一班亭子間的朋友因為在文學界碰了壁，乃轉入電影批評界，那兒是一塊無人國，猴子正好稱霸王：說到「貨色」，抄襲斷說明書，講幾句「現實如何」，其次輪下鏡頭演技。至此，大功告成，收費大吉！橫豎一剎那間的幻現，觀衆不會參與創作，是不會發現欺騙有幾斤的，不過屈死的是電影創作家的活該了！

但最近觀衆和作者似乎不像從前那樣容易玩弄了，這之如穆木天之於凌鶴，近之如姚蘇鳳之「清潔運動」都是抗議行爲的例證。

總之縱呈在現階段的文壇，劇壇，影壇上的所謂批評家，是腫爛膿臭，色色俱全！

我們希望有健全的批評家出來，這並不是說有萬能（包括文壇，劇壇，影壇）的批評家出來，而是各部門都產生出一兩個淵博公正的批評家；在文壇上尤希望有

一個檢閱小塊文章的戰士。否則中國的整個藝術，會在牛糞門裏活活地窒死！

文學可以死嗎

不久以前，吳稚老說了「文學不死，大禍不止。」兩句話，引起一班文學英雄袍笏登場，與師問罪，雖是一陣墨彈的流射，然而小民已吃驚不小！

吳稚老的意思，原因文學家要創造白話文學，而文學又必要有深刻的描寫。但那些文學家誤會，竟把深刻的意識用在作品的表面了，只見他們在那裏舉行字句比賽，開蝌蚪展覽會，「Reynolds」型的圓臉不加修飾的眉毛和嘴唇微微的遮掩着左眼的髮鬚……「比「螻首蛾眉」，「雲鬢珠唇」不相上下，懂得到的，仍是戴紅綬帽的文人墨士這些小衆，不是「弄堂小廬三」，或「芭斗大的字，只認得幾石的朋友們。所以他請提倡大眾語的人，只提倡大眾語文爲止，不要越俎代庖，要替大眾來創造大眾語文學。在提倡大眾語聲中，甞好請文學暫時死去。（這中間還有科工問題）吳稚老在討論大眾語問題上做文章，

這也許是對的，然而如果從他的「元老」地位上說來，那就有點失言之處！不是冤枉，有事爲記：

歷史上除草寇文學外，而「廓廟文學」，不知文飾了多少社會的罪惡。方今內憂外患「大禍」方興之時，文學雖比不上二百磅炸彈，把敵人粉骨碎身那般速效，但潛移默化，移風易俗，同是到羅馬去的大道。

不說別的，「畢業即失業」這運動一開始，政府也不能不忙着設職業介紹所以稍安其心，但其來勢洶洶，一旦緩不濟急時，難保不越出「軌外」，如是有文學家出焉，他以「須知人尋機會，機會亦尋人」。所苦者空空洞洞，一知半曉，無一專才實學足以問世而已……「這末幾句話，把這一嚴重問題輕輕歸罪到學生的本身，劈嘴唇一張膏藥，使學生們啞口無言。但急則反噬，狗尙有此僻性，何況人類中的大學生？這點敏感是文學家特有的，於是他仗着生鏽的鐵筆，把辦大學的橫掃一陣，說「大學既無個人筆調，教出青年亦

無個人筆調，無性靈，無特才，無實學，只要單位八十，分數六十，即賜以文憑，驅而送之大門之外，如此而欲其不失業，其可得乎？最後的結論是：「不謀實德，單驚虛名，辦大學者，與有罪焉。」而把大學生的失業，使大學生和大學教育者

平均罪權：最巧妙的是不涉及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明示現已畢業失業之學生們只痛恨「沒有個人筆調」之大學，貽誤了他們的終身；未來的學生，只進「一個絕好不過之文學書院」或「植物學書院」，「作小品文，不作大品文」。果爾「

出以問世，或者一時經過磨折，終有汝出頭日子也。」從此王道蕩蕩，天下太平，大品文暴死，小品文萬歲！

話說回來，「廊廟文學」，雖是小品，却有大用，因此我要說「大禍未止，文學不能死啊！」

## 日本劇團之職業化

日本戲劇運動之日趨發達，以及劇團之職業化，這在事實上，已經都明白的告訴我們了。最近組織成立之「新演劇協會」，已於九月廿一日在「明治生命館」開第一次大會了。這更是一個具體的表現，而且這大會之成立，更足以形成日本演劇職業化之新局面。

這次之「日本新演劇協會」之組成，計有中央劇場，美術座，新築地，三一劇場美柴梅西隊，少年劇團，樂劇團金隱會，創作座等。其龐大之「新劇王國」之計劃，係由中央劇場，美術座，新築地三大團體擬具，組織成立一職業劇團，在這職業劇團中，則包含五大部分，計「演出家俱樂部」，「劇作家俱樂部」，「舞台美術俱樂部」，「照明家俱樂部」，「音

樂，效果舞蹈家俱樂部」。

這五大俱樂部，即為這一偉大職業劇團之中心，一切之事務，均由此五大俱樂部所推動。

這一擁着新的姿勢而出現於日本劇壇之職業劇團，其首次的公演，也已由大會決定於十一月十日至二十日於新築地小劇場演出。並於十二月舉行第二次之公演，以作紀念已故之日

本名劇作家小山內薰氏。該團第一次公演所選之劇本有林房雄氏的「青年」，長塚節氏的「士」，長田秀雄氏的「大佛開眼」，藤森成吉氏的「犧牲」等。

由於這一職業大劇團之組織必然地，此後日本新劇運動之日趨於這一路線是很可預料得到地。



# 光 華 機 器 染 織 廠

出品龍船牌

各種布疋

安安色布 陰丹士林布  
 海昌藍布 多福多壽布  
 各色斜紋 各色縐紋呢  
 各色府綢 各色直貢呢  
 元直貢呢 各色絲光嗶嘰  
 軍衣黃斜 各色絲光線襪

批發所法租界三茅閣橋南首

電話 八四六九五

廠設盧家灣魯班路口

南市電話 二三六〇一

無線電報掛號五九四六

上海四馬路中市

# 世 界 出 版 社

新書千餘種

舉行半價

十月二十四日截止

凡漢英，英漢，日華，以及其他各科辭典，西書，日文書，學校參考書，莫不應有盡有。

文具同時廉價

十八頁練習簿

僅售每打一角七分

大號正號派克自來水筆

每支僅售拾七元

(原價每支三十元)

機會難得 請勿錯過

明星影片公司出品

電影界的先鋒隊 國產片的生力軍

兒女經

全部對白唱歌有聲片

胡蝶·徐來·宣景琳  
嚴月閨·高倩韻·徐琴芳  
夏佩珍·朱秋痕·王慧娟  
顧梅君·顧蘭君·胡茄  
舒繡雲·黃耐霜·張敏玉  
高占非·龔稼農·鄭小秋  
王獻齋·孫敏·趙丹  
王獻齋·謝雲卿·徐莘園  
蕭英·嚴工上·王吉亭  
梅熹·王夢石·譚志遠

張石川·陳鏗然  
鄭正秋·沈西苓  
程步高·吳邨  
李萍倩·姚蘇鳳  
徐欣夫  
九導演合作

三十位明星全體  
男女基本演員合作

空谷蘭

全部對白唱歌有聲片·胡蝶·高占非·宜景琳·嚴月閨主演

再花生

全部對白唱歌有聲片·胡蝶·宜景琳·鄭小秋主演

美人心

胡蝶·王徽信·顧梅君·徐莘園·謝雲卿主演

婦道

徐琴芳·宜景琳·胡蝶·胡藝星·朱秋痕主演

鄉愁

全部配音唱歌有聲片·宜景琳·高倩韻·龔稼農·孫敏·趙丹·梅熹主演

重婚

高占非·嚴月閨·高倩韻主演

青春線

陳波兒·趙丹·尼克主演

# 我的俳優生活

汪·優·遊·

## (六)發明獨腳啞劇

那時我已經編過好幾種新劇本，而屢次演出之成績，都覺得與我的理想相差太遠；但是我祇知道演得不好，却始終說不出一個理由，要怎樣演法方能合我的意思。因為我們當時所看到的戲劇，無論是京，崑，粵，以及一切雜劇，都是一個模型裏印出來的東西，我們編劇也難脫離這形骸，老是在這臭皮囊中翻筋斗，頂破了腦袋也鑽不出一條活路來。

大概我在青年時代，就有一種「窮則獨善其身」的怪脾氣。我雖嗜戲若命，但因演出的成績總得不到佳果，與其到戲台上去「捱台」，不如潔身引退，由他們去胡鬧吧！所以第二年夏季，專為過戲癮而發起的一社，雖是我與朱雙雲任天樹三個人發起的，我只擔任編了一齣時事戲的劇本，登台表演却毅然謝絕了。

我們那時尙想不到劇本是戲劇的生命，在我的簡單的腦筋中想起來，演出成績的不好，完全是演員太不能演戲。我每每發生癡想，如果戲中的角色都由我一個人扮演，則成績定能比他們演的好得多，可惜事實上辦不到這樣做法。那時沒有甚麼導演名稱，編成了劇本，由演員自由表演；事實上即使要想導演，大家也不服你的指導。

自己辦了劇團，還是無法過戲癮，眼睜睜望着別人興高彩烈的排戲，素有戲癮的我，未免有些覺得技癢，而加入與他們合作，弄得當場丟臉，又有些不願。轉了幾天念頭，被我想出一個新鮮辦法來。

我的戲只有我自己一人登場表演，不用半個配角，這樣才不必倚賴別人，可以讓我自由發揮我的表演力。這種表演法，在中國戲劇中並無先例可循，有之祇是一齣開鑼戲前面的「跳加官」，我就在跳加官上想特別方法。加官跳得好壞，由我自己負責，絲毫怨不到別人身上去，這是試驗我個人的表演力。

「跳加官」是一齣吉利戲，在專制時代，升官是讀書人的唯一出路，祝頌看客升官，是人人願意聽的，所以每台戲開場，都要跳

一次加官，有時候有特殊階級的觀衆來看戲，戲班中人也特別爲他跳一個加官，被跳的特客照例要破費幾文賞錢給伶人。

南方戲班的跳加官，似乎不很重視，扮加官的演員，出場打幾個轉身，把三張「加官條子」翻過，就向後轉跳入戲房中去了。我在北方戲院中看見的跳加官，伶人皆十分賣力，做出幾個特別身段，照樣能夠博得滿堂叫好，北方跳加官的時間，也比南方長得多，有時竟跳至二十分鐘以上，看客也並不覺得冗長。

我的獨脚戲，就名叫「新跳加官」，服裝就用頂帽袍套，不用加官假面具，請戲班中人爲我畫了一個蝴蝶夢中二百五的臉譜，以期可以顯出面部表情。

那時候大家都恨着清室官吏的貪污，青年人皆表同情於革命黨，戲中凡是譏諷官僚的情節，皆能博得觀衆的同情。我就抓住了此點去表演加官。

如果出場時就給人看見一張「二百五」的臉，那是開門見山，引人一笑就完了。我是想出場就予人一種出乎意料之外的情緒，所以先以背面向人，倒行幾步，看客只見一個衣冠整肅的官員，行至九龍口，再將面孔漸漸的翻過來，給人看見一個十分滑稽的粉臉，當時就引得看客閉堂大譁。

「一品當朝」，「指日高陞」等頌詞，我改作一半圖畫，一半字句的紙條。第一張揭出的是「大洋錢」，上面畫一塊大的洋錢。加官看見了洋錢，作幾種表情，先伸手向看客要錢，一齊裝入自己腰包，霎時腹部凸起，變成一個大腹便便的樣子。

第二條揭出的是「革命黨」，加官看見便作怒目切齒的樣子，雙手作抓一個殺一個的表示，殺完之後，將帽頂上的綠紙取去，綠頂子便變成了紅頂子。

以後揭出的是「姨太太」。加官見了裝出扭捏肉麻神氣，「洋大人」，加官見之惶悚無人狀，伏地磕頭如倒蒜。最後所見的爲革命黨之「手槍炸彈」，加官見之忘命狂奔，一路逃進戲房完結。

現在看來，這種東西的趣味實在太低級了，但在辛亥以前，確能引起觀衆的狂烈歡迎。這齣不開口的「新跳加官」，演了將近半點鐘，自始至終，掌聲不絕，戲迷同志都認爲空前奇蹟。

那天表現的，新劇，我記得尙有朱雙雲編的漆身吞炭，是穿戲班行頭表演的豫讓故事，還有一齣時事新戲，成績都不見佳——不是被人喝倒采，就是引得大家惡意的哈哈大笑。

「新跳加官」簡便易學，不久便風行一時，凡是學生演戲，都有這一個特別節目，至辛亥革命以後，此戲尤爲時髦，願無爲君在

張團慶祝革命成功的游藝會中跳了一次，模仿的人更多，以後連羣仙茶園的鬚兒戲子也學會跳新加官了。有一位姓錢的先生，號稱「跳新加官」專家，每逢人家開游藝會，他常作不速之客，自己提着一包裹新加官服裝，一捲新加官橫



張團張

好好的好東，堆上拉了

加官總比誰都厲害。

一社包定了天仙茶園演戲，一切開支都仰仗於裏資，幸喜沒有虧本。事後回家，却受了父兄一頓嚴重的訓斥：說我年紀輕輕不該做這種荒謬絕倫的事，一則正在求學的時候，不該荒廢學業去唱戲，二則我們是窮人，萬一包戲館蝕了本，拿甚麼去賠償？

我受了父兄的警告，果然嚇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只得答應父兄以後不再參加學生演戲。同時有一位城內的破靴黨，看見我們這班小孩子，居然能夠演戲買錢，便也借了賑濟的名義，要我們照樣再演一次，我們當然不甘屈服，後來幾乎請我們吃官司，說我們鼓吹革命。

一社曇花一現，就此消滅，時過不久，又有仁社發生，許多朋友要我加入，我礙於父兄之命，不敢加入，但又不便向人說明，會引起朋友許多誤會。

仁社自己排演一本上海歷史小鏡子新戲，又請天仙茶園演員趙如泉趙小廉等新排一本水災戲，另外又請了好幾位票友客串舊戲。那時戲院夜戲只能演至十二點鐘為止，排的戲目却非至三四點鐘不能完場，因此鬧的笑話極多。扮小鏡子的演員剛要出場。都被九更天的馬義搶出場去，一本戲祇演了兩場就被人腰斬完結了！仁社的新戲根本沒有演成，故無成績可言，不過學生戲假戲團演夜戲，尚以仁社為初次，故不可不記。

# 戲劇運動的幾個當前問題

陳·奕

誰也不會否認的吧？中國新興戲劇運動，自從「九一八」之後，恐怕還沒有過如今年的這樣沉寂吧？

中國戲劇運動之能夠向着新的路線發展，還是這近二三年的事。但是在這短短地二三年的過程中，已經顯然的有着長足的進展，雖然經過的這時期當中，也極艱辛的受到了很多的挫折；如劇團與劇團的不能合作，而相互破壞，工作人員的明爭暗鬥，社會環境的壓迫，經濟條件的束縛。這些都是這二三年來對於戲劇運動發展的極大阻力。然而，因了一部份幹事人員的奮鬥苦幹和有的劇團能夠合作和努力，終於達到了今日的這個地步，而不致於中途而退縮和整個的崩潰。而另一方面，在羣衆的影響上，在這二三年來也有了極大的收穫。本來戲劇是需要有廣大的觀衆，才會有牠的光明的前途和發展的餘地的；但是，我們試一觀察過去，就覺得以前的所謂戲劇運動，只是在極少數的智識份子之間活動，而對於廣大的小市民層和羣衆，是毫無一點兒的連繫的，這一保守的壁壘和錯誤的觀點，在「九一八」之後，就給打破了。雖然還有一些所謂老太爺式和愛美式的戲劇家們在支持着，但那只是在苟延殘喘的等着最後的失敗吧了。所以，新興戲劇運動在這二三年來的發展，對於給羣衆影響的這一點上，是已有了顯

著的進步了。然而也爲了因果的相互關係，羣衆對於戲劇的認識，也是給與戲劇運動發展的至因。

戲劇運動在這二三年來的向前猛進，在中國的任何文化事業中，只有電影是一樣的在向前邁進，其餘的可說是沒有一種能夠與牠相互比較的。然而電影在今年也表現出頹退的不景氣了，而戲劇運動，也一樣的沉寂起來。雖然，在今年的這十個月來，舞臺上演出的次數已經有了好幾次，可是，我們試一觀察，就覺得已是與過去相差得很遠了。這必然地，也是有着牠的內容的原因之存在，並不是一回偶然的事。

戲劇運動在今年之所以會停滯起來，其主要原因，就在於社會環境的壓迫和從事這一工作的人員的退縮，分裂等。如最近唐槐秋與陳凝秋二君的事件，也就是一件明顯的例證。所以，現在要希望戲劇運動的從新活躍發展前進，我認爲有如下的幾個當前必需解決的問題。

(一) 爭取在社會上的地位，向惡勢力反抗。

這一問題，並不是今日才由我提出，而是在以前，已經有過討論的，不過是未有做到澈底吧了。我們知道，處在目前的這個社會，是一個新舊勢力極端尖銳的在衝突的時期。舊的勢力是極

總的想維持着牠固有的勢力，而向新的猛力進攻和壓制。新的力量，也爲了爭取其在社會上的地位，而向着舊的壁壘攻擊。在這樣的一個衝突尖銳化的時機當中，新興戲劇運動的抬頭，必然地是受到了極大的壓制的。舊劇之在於社會上的勢力，已經是根深

黃嘉音作



的地位和向舊的作猛力進攻這一點，是當前的第一個課題。

戲劇運動的幾個當前問題

蒂固，是極難以動搖牠的毫毛，然而這並不是不能夠將其打倒，而是新興力量的不足吧了。所以，目前新興戲劇運動，對於爭取廣大的羣衆這一點工作，是必需猛力的擴大，自然一切的羣衆能夠受你的把握住，舊的就自然的會失去了牠的力量。所以，我以爲爭取社會上

劇團與劇團的明爭暗鬪的事件，是不時的在發生着，過去的我們放下不談，單就這次南京唐槐秋君主持的「旅行劇團」與陳凝秋君領導下的「大地劇社」的衝突這一事件，就可明顯的看出其間的暗潮了。所以，劇團與劇團的明爭暗鬪事件在戲劇運動的過程中，是無時不有的在搬演着，這對於整個戲劇運動的前途，是有着很大的阻礙的。這希望我劇運同人，放棄這一錯誤的觀念，而能夠合作起來，共同負起新興戲劇運動的使命和任務。

至於劇人與劇人的衝突，這更是常有的事，這不單是彼劇團之某人，與此劇團之某人時有衝突事件，就是同一團體之間，也常有此事的。其所以衝突之主要原因，約可分爲下列幾種：

- A. 出於一時的意氣而衝突的。
  - B. 由於討論問題而覺得私人意見不同而衝突的。
  - C. 由於領導態的所致，而不滿於人，以致衝突的。
  - D. 由於個性頑強，而不受人之指揮，故發生衝突的。
- 這四種原因，都可說是目前流行的人與人的衝突的所以形成的條件。然而總合這四種於一原則之下，則無非完全由於個人意氣而形成的。我們知道，無論做一件什麼事，是都需要幹事人員的同心協力，統一戰線的去努力，才會成功的。所以，對於這些私人意見的衝突，是應該消滅的。這希望我們的同志能夠了解當前戲劇運動的意義，和我們應負的職任，而放棄私人的意見，融合大家的心思於一爐，而攜手共同前進工作着。

(三) 放棄空談，務求實際。

社會... 1. 5. ... 九九



(二) 劇團與劇團的合作，劇人與劇人的攜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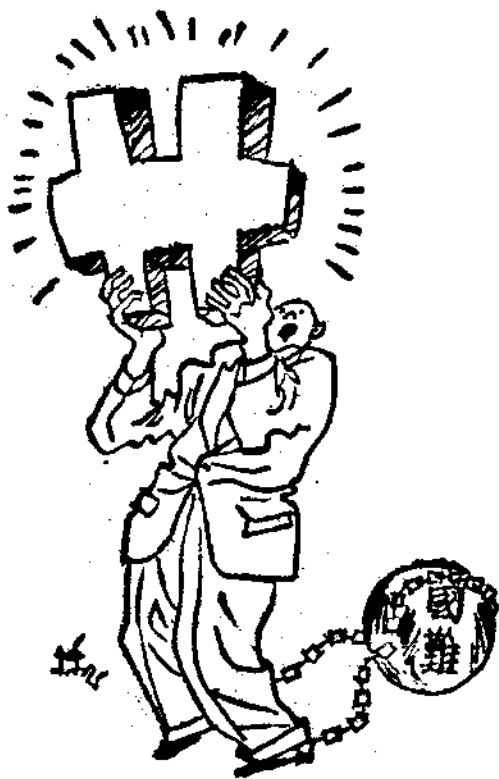
這在我們中國的文壇，影壇，劇壇等，都是一個共通的毛病。每每因有一個問題的產生，就固執成見的死勁討論，把一個問題，愈拉愈遠，不去實際的追求，而只是空泛的辯論，結果是沒有結論，反而空費時間。有時發生了一個小問題，而大家就你一句我一句的爭着，把那更重要的任務放棄。這些現象，是無時不有的在發生着。最近蘇聯的提出了文學遺產問題，而連繫到了搬演古典劇問題，這在我們中國的劇壇就起了風波，就有人提出討論了。這在我是認為不對的，這並不是說我反對搬演古典劇的。在「大上海半月刊」上的那篇「從舞臺的活躍說到劇本的缺乏」中，我已經說過：「當然，古典劇並不是不好，只要有深刻的意義的劇本，都是可以給觀衆有相當的影響的。可是，這一問題的提出是在蘇聯，而不是在中國。我們想一想，蘇聯的社會是怎樣的情形？中國的社會又是怎樣的情形？是否中國的劇壇，在現在是有可能提出討論出「遺產」的問題！是否可能改演古典劇？這些問題，我們是不能不考慮到。」所以，我覺得目前中國的劇壇上，不務實際的空談問題是很多的。沒有實際的理論根據，是不會做出切實的事實出來的。空談那只是對於前途有所阻礙而無所裨益的。所以，爲了促進戲劇運動的向前進展，對於這空談的誤點是應該消滅牠的。一切均需務求實際才不會失敗的。

以上的這三個問題，都是目前戲劇運動所必需注意的。只就管見陳述出來，不知諸位同志以爲何如？至於其他的問題，如劇

本產生，戲劇批評等，另日當再爲文論及之。



◎ 壞壞的問不十雙的樣一 ◎ 作圖誠江



# 十年如夢憶巴黎

(五)

徐仲年

## (五) 第三區

第三區的面積，和第二區一樣，也不好算大；它東接第十一區，西接第一第二區，南接第四區，北接第十區。此區成立於十三世紀，目下居民最多；它別號廟宇區，(De Temple)。以前，在這區裏，大部份的地方都給貴族住宅和修道院佔去了；在區中心，方纔有些又狹又暗的街道，平民便生活於此；在區的東部，直至十七世紀，都是菜園，別號菜園區(Le Marais)。這一區，由遊人看來，是「古巴黎」(Vieux Paris)的殘跡；可惜這些殘跡也不能久保了，區內天天有更

我們遊過了第二區內的巴黎滑稽歌人院，就沿着該院前面的蒙西尼路(Rue Monsigny)向北走，跨過聖·烏居斯丹路(Rue Saint-Augustin)，到九月四號路(Rue du 4 Septembre)，一直向東走。便由雷烏路達賽巴斯獨卜兒樹蔭道；此處已是第三區的北部(觀



圖，最近，最重要的如：開闢居爾比古路(Rue Turbigo，觀第三區簡圖中9字旁邊)及雷烏路(Rue Réaumur，通第二區)；浦浦爾路(Rue Beaubourg)的放闊，愛梯央納·瑪爾賽兒路的延長，……都使這區失去它本來的面目。現今它是工業區，大工業聚在菜園區，小工業散居四周，——我們所用的「巴黎雜貨」(Les Articles de Paris)大都由這區產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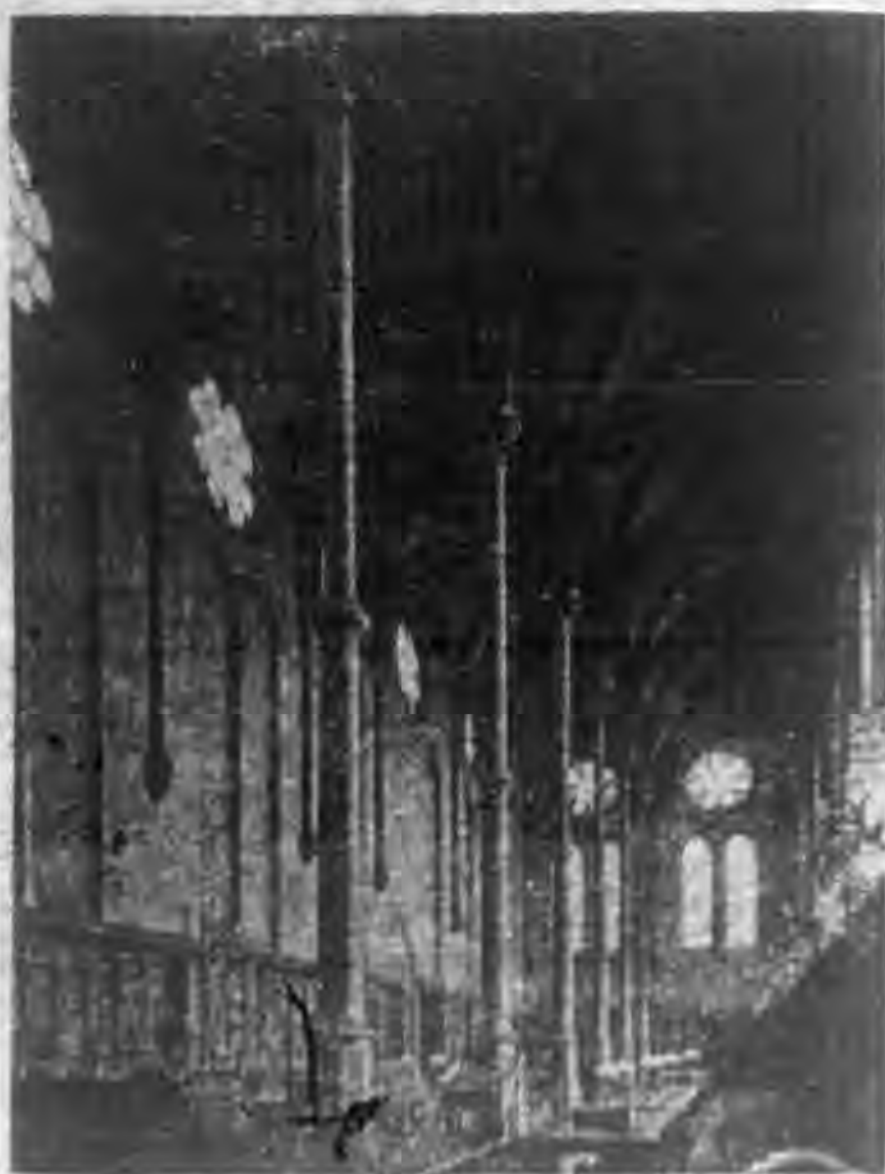
第三區簡圖，9)。原來的雷鳥虞路到此為止，現在我們跟着新開的雷鳥虞路走，先經過快樂劇院 (Théâtre de La Gaîté)，這是一月介乎第一第二流間的劇院；再前達到聖——瑪爾丹路 (Rue Saint-Martin)，這是一條很古的路，——巴黎有兩條最古的路：聖——瑪爾丹路與第五區內的聖——若克路 (Rue Saint-Jacques)，同是羅馬人遺下來的道路。



◇ (堂經誦) 一之院道修山·若·丹爾瑪·聖 ◇

聖——瑪爾丹路的取名，由很有名的聖——瑪爾丹——若——山修道院 (Prieuré de Saint-Martin-des-Champs) 而來。聖——瑪爾丹是都爾 (Tours) 地方的主教，死於三九六與四〇〇間，以樂善好施出名。在修道院以前，有一隻教堂，就以聖——瑪爾丹為名；一〇六〇，法王亨利第一 (Henri I) 在原来的地方，建設了一所很大的聖——瑪爾丹——若——山修道院。在他的朝裏 (一〇三一——一〇六〇)，內戰與饑饉使民不聊生；於是教會出來阻止內戰，公佈了一種非戰的法律，統名上帝的休戰 (Trêve de Dieu)。這所修道院好像一座城市，因為它四周有城牆，有瞭望臺，都是十三世紀的建築品，成於亨利第一去世之後。自一七〇五起，修道院的東部改成小菜場；一八一—，此部又改建一所大房子。修道院前面，本來有一片廣場，是賣買鳥類的市場；現今中央工業專門學校 (Ecole Centrale) 便在那處，——這隻學校很著名。修道院被廢於一七九〇，那時住院的修道士不過十九人，而每年收入達十八萬「利物爾」 (Livre)，法國古錢名，其價時漲時落，今亦可稱「法郎」為「利物爾」！修道院固然廢了，可是總得想個法子利用這些巨大的房子；法子，實是想了八年，於一七九八年五月十五日，著名的神父賡萊古懷爾 (Abbe Gregoire... 1750——1831)，法國革命時國約議會 (Convention) 會員，決定在廢去的修道院裏設立

□ (堂膳) 二之院道修·若·丹爾瑪·聖 □





工藝博物館 (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étiers)：這是著名博物館之一，受國家津貼及督察，我們應當入內參觀一下。說到工藝博物館，神父稱萊古懷爾的主張不好算新：法國革命前幾年，伏剛松 (Vaucanson) 以私人財力，在沙宏業路五十一號 (Rue de Charonne)，設立了一所具體而微的工藝博物館，也是公開的。十九世紀，路易·菲力魄命令伏杜懷賢 (Lion Vaudoyer)：一八〇三——一八七二) 修改這所博物館，伏杜懷賢修改了三十多年纔完工！這樣一來，以前修道院的房子，就保存得很少了：祇留有一所教堂——它的誦經堂 (Abside) 是羅馬時代的，它的中部 (Nef) 是峨特式的 (Gothique，十三世紀？)——和一大間膳堂——十三世紀蒙脫胡 (Pierre de Montreuil) 所設計，蒙脫胡便是在本文第三節 (社會月報第一卷第三期，頁九八) 內所提及的聖脫·沙貝兒的建築師。工藝博物館不僅是一個博物館而已，它也是一隻國立的實業應用科學學校。



◆ 門大之專工央中 ◆

。盧斯大大佐 (Colonel Laussedat) 說得好：在這個博物館裏，浦賢 (Pouillet) 第一次計算太陽的溫度，創立電流規律；巴揚 (Arselme Payen)：一七九五——一八七一) 研究食料，精討用甜羅服製糖法；伯禮古 (Peligot) 發明提煉鈾的方法，分析鋼的成分，集自古至今製造玻璃法的大成。我想還可加上幾位名人，如：物理學家亨理·蓓幹愛兒 (Henri Becquerel)：一八五二——一九〇八，他的父親，他的祖父，都是物理學家；物理學家阿爾居·莫奧將軍 (Arthur Morin)：一七九五——一八八〇)；天文學家魏莉愛 (Urban-Jean-Joseph Leverrier)：一八一——一八七七)；化學家天文學家蒲三峨 (Jean-Baptiste Bous-singault)：一八〇二——一八八

• 前 物 博 藝 工 •



七)等：這博物館的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博物館的北面角上，沿着聖瑪爾丹路，有一座十三世紀的瞭望塔，是當年修道院城牆的一部份，又有一所建於一七一二的噴水泉。在一八七六左右，瞭望塔與噴水泉都破壞不堪，於是修理博物館的人——已在伏杜賢去世之後了，——想拆掉它們。一班好古之士羣起反對，大詩人許娥·V. Hugo：一八〇二——一八八五)寫道：「拆掉瞭望塔，不；打倒建築師，好！」(Demolir la tour, non; demolir l'architecte, oui)：結果，建築師沒有打倒，瞭望塔也沒有拆毀。

我們參觀之工藝博物館，依舊採取雷烏虞路向東走，到了與雷烏虞路交叉的居爾比古路。居爾比古 (Turigo) 是意國米郎省 (Milan) 內的一個村落；一八五九年六月三日，法軍在那裏大勝奧軍：爲了要記念此戰，就取了這條路名。雷烏虞路與居爾比古路交點處便是中央工業專門學校由該校向東，雷烏虞路又與伏兒大路 (Rue Volta) 交叉；阿萊克薩特爾·伏兒大 (Alexandre Volta) 一七四五——一八二七) 是意國物理學家，伏兒大式電池的發明者。

雷烏虞路與伏兒大路交點處，以前有座婦女牢獄，叫做瑪特龍耐脫 (Madelonnettes)。建於一六二〇，最初是女修道院，收養懺悔後的淫蕩婦女，簡直是一所婦女避難所。可是，習性難改，她們的懺悔是靠不住的，暫時的；她們不但不修道，反而把瑪特龍耐脫弄成私娼窟！革命時，當局把它改爲婦女牢獄。從一八三〇起，它又變爲男子的牢獄。它的建築及佈置，實在不像監牢，竟是一所別墅！開關居爾比古路時，瑪特龍耐脫被拆毀了。

我們再沿着雷烏虞路向東走，連着一條橫路，叫做廟宇路 (Rue du Temple)；雷烏虞路至此爲止，再過去是勃爾大業路 (Rue de Bretagne)，這兩條路是接連的，與上海法租界的聖母院路及金神父路一樣。我們進了真正的廟宇區。勃爾大業路的東面，廟宇路的南面，有座廟宇公園 (Square du Temple)；略遠，勃爾大業路與文庫路 (Rue des Archives) 交叉，我們跟文庫路向東北走，就可看到與勃爾大業路並行的鄰路貝雷路 (Rue Paré)：在貝雷路的東面，文庫路的南面，有塊方地，叫做廟宇方地 (Carreau du Temple)。廟宇公園與廟宇方地便是威震六百多年 (一一〇〇？——一八一) 的廟宇 (Le Temple) 的殘跡；今昔相比，真是不堪回首！廟宇不僅僅是一隻廟宇，也是天主教中一種修道會；凡是這派的修道士，統稱爲「廟宇騎士」(Chevaliers du Temple)。這個會，也是武人的集團。創設於一一一八，此派發展得很快，尤其在於經濟方面，握有財界大權。菲力魄第四 (Philippe IV) 即 Philippe le Bel：一二六八——一三一四) 治國無方，財政困於極點，他見了廟宇的財產而眼紅，想佔爲己有，便藉口與廟宇騎士們打官司 (一三〇八左右)，弄死該派各主要人物，甚至燒殺廟宇大首領若克·杜·莫雷 (Jacques de Molay，死於一三一四)。羅馬教皇本來與法國由失和而斷絕往來，教皇克萊芒第五 (Clement V) 即位，始與法國恢復國交；又爲討好於菲力魄第四起見，克萊芒第五於

一三二二，下令取締廟宇修道會。廟宇騎士或廟宇修道士(Le<sup>s</sup> Templiers)既散，馬兒脫騎士(Chevaliers de Malte)居住了這些房子；馬兒脫派(Ordre de Malte)是從宗教戰爭(Le<sup>s</sup> Croisades, 一〇九六——一二七〇，歐洲天主教各國與近東回回教民族戰爭，共八次)所產生出來最古最有榮譽的一派，至今還存在。他們把廟宇一名改為法國大修道院(Grand-Prieuré de France)；不過，百姓叫順了口，至今還保留廟宇這個名字。若克·杜·莫雷被禁的地方，在現今城市島西面尖角上(觀第一區簡圖，右面下角，社會月報第一卷第二期，頁八二，查理第四石像的身下。若克·杜·莫雷就死時，氣憤不過，賭咒教皇於一年內過世，法王於四十日內過世，一同到上帝面前去三曹對質。教皇及法王都死在一三一四，這樣還不夠；路易第十六(Louis XVI)被禁在廟宇中(一三，八，一七九二——二一，一，一七九三)，直至上斷頭台；法后瑪麗·安東懷耐脫也同禁在此地(一三，八，一七九二——一，八，一七九三；他於一六，一〇，一七九三上斷頭台)；十齡小王路易第十七(Louis XVII. 一七八五——一七九五)，自五，一〇，一七八九起，受盡驚嚇，吃盡痛苦，死在此地；此外，政治犯還有許許多多，一時數不清楚，也不必說了。十六，三，一八〇八，拿破崙下令拆毀廟宇，拆了大部份；一八一，又拆了一下；一九〇五，爲了建築新路，把它完全毀了；然而帶着血腥的廟宇一名，依舊存在！



廟宇騎士之裝束——裝軍與(者立)裝照教宗：裝照之士騎宇廟

朝西北走的小路，叫做王家花園路(Rue du Parc Royal) (第三區簡圖中11)；路上有座巴黎歷史圖書館(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圖書館緊鄰是許娥女子中學(Lycée V. Hugo)與佳爾那窪萊博物館(Musée Carnavalet)。佳爾那窪萊建於一五四五，是私人住宅；佳爾那窪萊一名，是它的第二期主子法郎所懷。杜·凱爾納美哪懷夫人(Veuve de



Francois de Kernevenoy) 的姓的變相：巴黎人一半愛開玩笑，一半因為「凱爾納美哪懷」一字難讀，就將它改為佳爾那窪萊了。女文豪賽末年夫人 (Matame de Sivigne) 是這所房子的第三期主人，在此住了二十年 (一六七七至一六九六)。一八七〇——一八七二，巴黎市圖書館 (Bibliothèque de la ville de Paris) 失慎，一部份被救的圖書 (都是關於巴黎史料的) 就運到佳爾那窪萊去保管。後來逐漸發展，佳爾那窪萊的房子不夠容納了，於一八九五起，市政府將佳爾那窪萊改為巴黎歷史博物館，而提出原有書籍，擴充為巴黎歷史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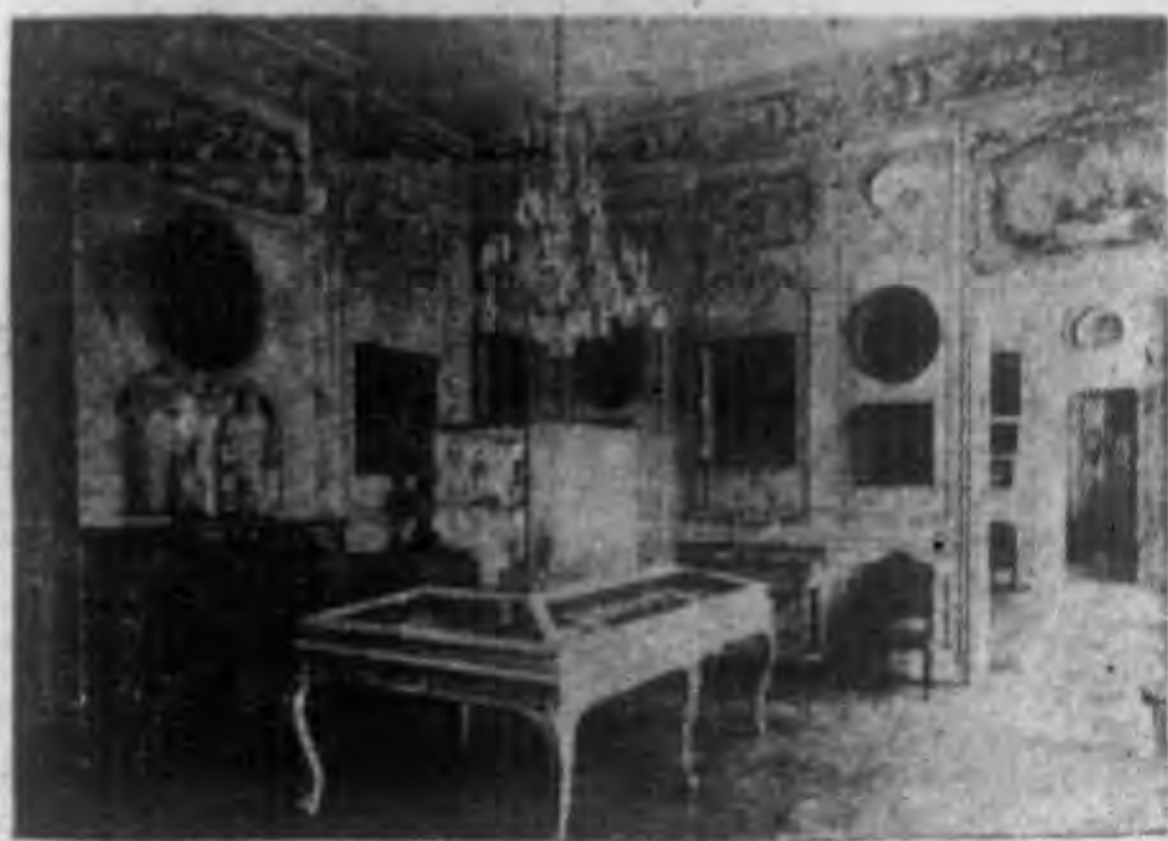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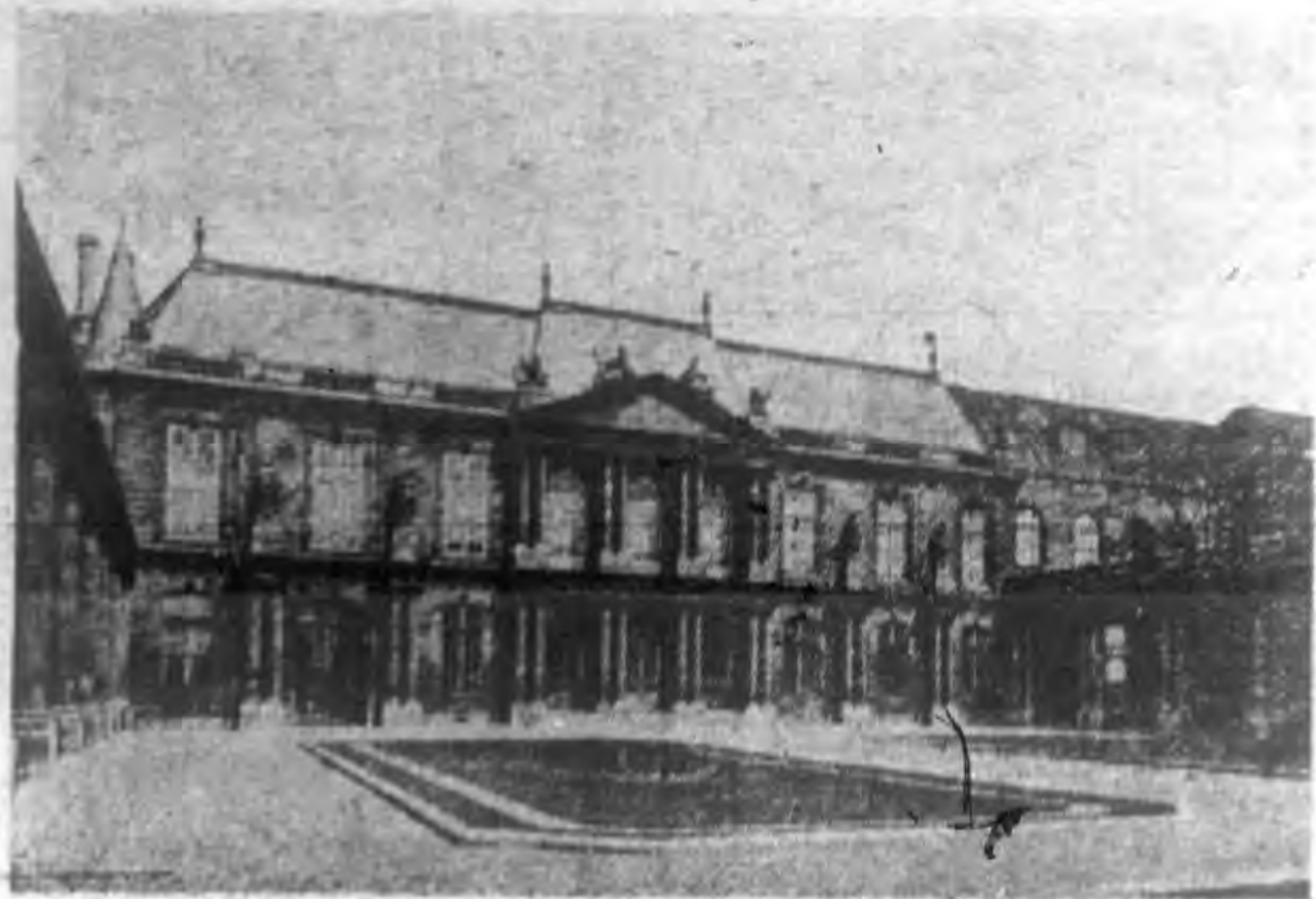
我們從巴黎歷史圖書館出來，朝西走，到法郎·浦如懷路 (Rue des Francs Bourgeois)，再沿着該路向北走，達文庫路

◆ 佳爾那窪萊博物館之一室 ◆

。文庫路上有國家文庫 (Archives Nationales) 在那裏。這所房子，原名蘇比斯宮 (Palais Soubise)，是王子蘇比斯 (Charles de Rohan, Prince de Soubise... 1715—1787) 的私人住宅；富麗堂皇，真是一所宮殿！一八〇八起，改為國家文庫，收藏一切宗卷及文件；這是歷史家的寶藏；有一部份的文件是公開陳列的。我們去參觀，一面欣賞房屋的構造，室內的佈置——例如：蘇比斯公主的房間——等等，一面可以得到不少歷史上的材料。

由國家文庫出來，我們即可很方便地走入第四區去。

◆ 蘇比斯言即今國家文庫 ◆





## 戀愛漫談

周曙山

提起筆來，就得要對讀者先聲明幾句：

在這里，我並不是來談什麼戀愛經，也不想論其利害，而將以此對於讀者存何誘導的意思。其實像那一種偏於教唆或偏於勸戒的作法，不但是我所不願，而且也認為不必。因為一個人若不喜歡游泳，難道一聽人說關於游泳之道是怎樣怎樣，就肯一躍下水嗎？又已跳到水裏去的人，便不問你還在岸上怎樣的說長道短，我想他或她也決不肯再爬上岸來靜聽的。本來世間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摹倣效法，依樣葫蘆，惟有戀愛這事情則只因關於每個人的個性，思想和環境等之各各不同，似乎也決不能裝用公式。比方說有一個戀愛者，當要寫封信給他或她的戀人時，必須去找一本情書指南之類的尺牘來照抄；或當要去找他或她談情說愛時，也必須先找個老師請教些講話；那末這姑不問其結果如何，但至少也難恭維這人真是一個聰明的人吧。

再說戀愛原是聰明的人所做的事情，所以在戀愛者雖不必從書本中學習，亦自可以由於其心靈很快的隨機應變以登其堂奧。反之若要先從書本中去學得來，然後再像博物先生似的去實地試驗，則其人必是個傻瓜而無疑。因此我也曾和幾個朋友在閒中談

過，一個人到失望無聊時，與其磨憂不解而耽讀那戀愛的書以求空虛的安慰，實則更是趨於痛苦絕望的路而不返，似乎不如去買幾瓶安眠藥水來，當做醇酒一般的服下，倒反而痛快。

但我今又怎樣的說呢？

那末我雖不反對戀愛，惟眼看着現下一般戀愛的狀態，已經不像戀愛提倡者所說的那麼偉大神聖而莊重嚴肅，却大多只當做人生中的一種消遣或遊戲，即如倦來了則抽抽香烟或睡睡午覺，開來了則嗑嗑瓜子或搓搓麻將等是一樣的頑藝，因而我也就拿它——戀愛——只不過是這麼一回事的來談談罷了。

〔二〕

有人說，所謂戀愛，只不過是一種很好看的假面具，所以等到把這裏面的種種享樂全部完了後，就要現出一副極冷酷的面孔來。不過像這種說法，或許是因其已吃夠戀愛的虧而出以怨言，亦未可知。然而戀愛這頑藝，畢竟是以生殖本能為主的，因此凡是一個不殘廢的人，無論裝作何等「假斯文」，而其心中也不能說完全不喜歡戀愛。這正如在跳舞場裏的人們，對於酒味不管是酸甜苦辣，莫不為愛這種歡樂而只說「好好」，殆是同樣的道理吧。我們儘可以說所謂戀愛者，在已達到某種目的的過程中，大概總是這樣的。

然而在讀者諸君，我以為會看見這種很好看的假面具，恐怕還沒有已發見那種很可怕的面孔為多吧。這種人，以其掩藏着在假面具裏的容貌，我們可以透澈的窺及他是營養過多的黃色的皮

膚，或是缺乏血氣的蒼白的面龐，即如獼猴一般而不像人樣。再看他所深藏着的心理的表現，那就只於筋肉與神經上面，已可知他是怎樣的風派了。總之像這一種惡魔的特點，就在於無表情。

但從他那好像蝮蛇一般的冷唇裏，也有時會露出兩排白牙而含着怎樣的微笑的。所以這使一般心臟尚未冷至結冰的人們，每一看見就要像潮水一般的，趕緊的拔足跳開了。

要也有些意志薄弱的女性，慣會受此假面具所迷。例如霍卜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寂寞的人們之中的女主人公婀娜·瑪爾那樣的氣派，就是心魂不定而不能支花言巧語的誘惑，或者她原來是一個浪漫成性的尤物，自然會於不知不覺中，就會鑽進圈套的。老實說，我以為像這種所謂戀愛的形式，在今凡可稱為摩登的男女中，至少也必都試驗過好幾次。

那末戀愛的本質，果真就是這麼很無聊的事情嗎？然則這與交易場中的情況，究竟有什麼異樣？不能不說是一個疑問。

我以為，無論男女，若非生殖器的玩弄者，則他倘無熱烈的心胸，就不容易得到滿意的戀愛！我們且看那些以無熱情而於這種慾望中所產生的犧牲者，只以每天各報上的社會新聞裏所記載的，不已更僕難數麼？像這一種戀愛者，倘要加以解剖的檢視，則其必如那些冷血的動物，就連在解剖刀尖上，也不能帶出一點熱血來。只因爲在血液形成中，發生了障礙，遂想求得戀愛爲其強烈的刺激，那末像這種痕跡，亦不過如不治之症的肺結核罷了。其實青年的男女，本是未來父母的嫩筍，不久就要像竹竿長

起那樣的以組織家庭；而於這個中間的過程，就叫做戀愛。但戀愛是人間的義務，並不是權利。只怪這種戀愛者，竟認此爲人生最高的享樂，而不知其他，因而不惜以全身的精神，都消耗於此，也未免太聰明過火了。再看他們那些酒精中毒的模樣，如果抬到診療室裏去，即使應用德國最近發明的電療術醫治，也至多能使其心臟活動之如機器人，而不足以恢復其原有的精神吧。

我已記不清楚是誰個會說：「看來戀愛只是痴人所玩的把戲；惟愈聰明的人却愈愛鑽此圈套。」然則如我在前面所說：「戀愛原是聰明的人所做的事情」，可見這也並不是我全無理由的開頑笑，即此結論也還是這樣的說。不過既做聰明人，就不當於社會的黑暗處，還爲蓄花的害蟲。

### 〔三〕

亦只有痴人才會像這樣的說：「戀愛是有責任的。」所以在那些極聰明的摩登男女們，便不願聽此傻話，只有不顧一切的而認爲是人生最高的享樂——只要有「錢」只要有「肉」，就可以求這種最高的享樂，須知人生至多活不了百年，又那裏還顧得了許多！

且看今日的天，只要一個男子的腰裏，能有麥克麥克的洋錢，就莫愁無許多如花似玉的美女子來團團的包圍着，常常使他舒心，愜意，和笑眯着眼。反之一個年青的女子，也不一定真是何等典型的美人，只要她能習於時髦而打扮得很像樣，又能懂得一部搖首擰眼的人生哲學，總會從各方面招來許多如蠅附膻一般的男子，不斷的對她高呼起來一種很肉麻的愛。然則似此極單純

的基於錢與肉上的勾搭，又誰能說不是戀愛呢？甯可以說如今極大多數的戀愛，問起骨子來則確是如此吧。

凡事能夠很單純，也當然就很容易；既然很容易，又誰不願急求其成功，即達愛的最高潮？所以像這一種戀愛者，只要男女的一且見了面，從而經過了一次跳舞，或同看過一次電影或同吃過一次飯……，那就總想一把抓住了戀愛，即於此戀愛的屏風之後來一下真個銷魂。

然則像這種戀愛，其結果將怎樣呢？若說恰如泥鰍一般的游滑，終於是把持不住，莫如說與銀幕上的戀愛場面(Love Scene)是一樣，一等映到「The End」後，則其幸福遂完全的消滅了。但在此等戀愛者，却原來是滿不在乎的。因為他們對於戀愛的追逐，一如上山打獵的獵者，其目的也並不限於只獲麒麟和鳳凰，待獲之後就不再打獵，實則次如孔雀，鴛鴦，山雞，野貓，兔子，騾狐等，也都在獵取之列，而且等到這個一到手，就要另追那個的。至於他們所用的彈丸，也當然是「錢」與「肉」；而其獵場就都是在繁華都市的燈紅酒綠處，以便於左右開弓。

在用肉的一方面，究為維持窮苦的生活，抑為貪圖無厭的享樂，這姑按下來不說。單說用錢的一方面，既有許多未出血汗而來的金錢，若常積在手中而不這樣的花掉，豈不也有背於國民經濟應該流通的原則麼？所以這若另換一個觀點來察看，則其無論年老或年少，但既好為優游這種戀愛市場的人物，至少也當於社會的意義上，給他一個覺悟者的徽號吧。現在且看青年的學

生與半老者的官爺紳商們之間的爭風吃醋的趣劇：學生是有青春而沒有金錢，官爺紳商們則雖有金錢而又有皺紋；至有皺紋而無金錢者，既確乎為女子所不愛，因此我們就可以知大多數的女子，的戀愛觀，第一是金錢，第二是闊氣，第三是美少年。可是這在學生的理想，總想以其第三點的美少年來征服第一，第二兩點的，而在官爺紳商們，便都占到第一點優勢，遂想出以第二點為戰路來突破一切。如此若有人說這是人品高低的鬥爭，我却以為莫如說是財力強弱的鬥爭，為更恰當呢！

在因男女關係而致敗壞風化的當中，雖是男女雙方同幹出來的事情，但在女子只因沒有方法能叫男子受孕，懷胎以至於產兒，則其所吃由甜而酸而苦的苦頭，自然要比男子的重到百十倍。換了話說，在男子若想幹這種風流事，儘可以毫不顧慮，只當做是吃點補品而使之發胖，喝點醇酒而使之高興，服點醉劑而使之安眠就得了。或者再如吮吸花蜜的蜂蝶一般，一待這種甜味吃飽了，一舉翅就遠遠的飛開，也未嘗不可。所以說，為着墮胎而送麻煩給醫生，為着遺棄而送麻煩給法官的那些人，始全然是聰明伶俐的女子，而男子是從來沒有這種權利的。

說來這種男子的特權，並不在使女子為其隨便洩慾的性的奴隸，而在於其傾家，蕩產，為丐，行竊，以至於發憤為痛快的自殺的一世之雄。蓋以一切歡樂場中的世紀末的寒風一旦括到街頭上，自難免使他們對此不景氣之風，往往要受到感冒；因而只由於其握手，接吻等的一筆零花的戀愛技巧費用的開支，已足以使

其錢囊會「空空如也」了。又在這個年頭兒，若叫男女平均的負擔這筆戀愛費，固然不可能，即使那個女子傾心的愛他，至多也只能和他去同跳黃浦江，或者同吞芙蓉膏而已，其外再也沒有什麼辦法吧？所以像這一種男子之於戀愛市場中角逐，雖然個個都想捷足先登，但在錢老兄若一旦不幫忙，畢竟要使他垂頭而返。因此在那些想到文廟裏吃冷牛肉的道學先生們，既都不喜歡其子孫沾染戀愛的習氣，却又都像牛馬般的在爲其積儲多的錢財，這不直等於自己搬磚壓自己的脚面嗎？——我會聽見過來人所說：「關於戀愛，沒錢就是無言的好教諭！」

再說這種以金錢買戀愛的形式，要不外都先以手摸着錢囊，而嘴裏便提出戀愛的議案。如此則一次討論不了，再延到明日，明日會議不完，更延到後日，終於經過三番五次的集會，直到錢囊已罄時，而戀愛也就疲憊至於垂死的狀態了。如果要解剖這一種時代的變質者，則戀愛與肉慾必沒有什麼區別，而官能主義的化膿性的病，也必不能與其骨節腐蝕的分開。

## 「四」

在戀愛的場合，本來是男比女的多於肉慾的傾向的。所謂精神的交涉，究竟是很少，而大多數總是想以一親芳澤爲快呢。因爲在男子方面，好在如上面所說，既無受孕的恐怖，所以很勇敢。而且以現在的制度看起來，其責任則只叫女子片面的擔負，而女子則又多半是聰明人，因而他們也就更容易有性愛的傾向。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這個「異」字的解說，不一定的就

是人高於禽獸，也許人有不如禽獸的地方——我以爲在性慾這點上，其區別爲最顯明。說來最下等動物，朝生夕死，姑不並論。即如馬，牛，羊，貓，豬，狗等，這都是我們所習見的家畜，但觀其對子孫繁殖的目的，只因爲求能適合於相當的程度，遂於性交上則決不肯作超越此以上的享樂。惟有在自稱爲最高等動物的人類中，莫不喜作過剩的性愛，即於尙無性的衝動中，也都會任意的幹起性交的勾當，因而現在的性愛，遂於離開子孫繁殖而爲生活的意義之下，成爲了問題。

今再單就人類來着想，可知愈是聰明人，則其性慾愈強烈。但在愈是聰明人之中，何以又有許多的場合，愈是變做循規蹈矩的人呢？這就因爲愈是聰明人，則愈愛重「面子」的緣故。他們既懷着有極大的慾望，而同時也就有極大的抑制力，所以這遂不失其爲聰明人。又只因爲他們很傾向於美。善的渴望，也就足以克服其淫蕩性呢。

例如在歌德 (G. W. Goethe) 的心中，必定是有惡魔靡非時特存在的，不然則於他的傑作浮士德裏面，便不會把靡非時特寫成那麼的活躍。而且在歌德的心中，對於甘淚卿是何等的憧憬，也必定比靡非時特還要厲害吧。但是歌德的抑制力，却早已於少年維特之煩惱中他就告訴了我們。他要找個很可憐的維特來替代他自己的自殺。又如日本的作家三上於菟吉，人雖說在他的靈魂中有色魔的要素，但因他能抑制此色魔，即對於道德性的美。善的要求，更來得熱烈，於是在他的小說中有許多可憐的少女，便

不會永陷於色魔之手而終於得救。

話不能再說得過遠了。茲據一般人所說，男子的戀愛，是依年齡而異其心的動向的。這就是說，在十八九歲的少年之對於戀愛，就大都像是做夢；到了二十二三歲之時，就只醉心於其美麗的對象，甚至於要引起痴情悲劇的羅曼斯；又自二十八九至三十歲之間，就多少要帶些空想的性的魅力；趕後四十歲以後，遂完全以肉感為基礎而追求了。

但是與其說是年齡的關係，倒不如說由於經驗而變化，似乎更切當。再說男子的戀愛，大多數是空想的，因而當其戀着一個女子的時候，就不免要帶些羅曼斯。又因為既有了這一種經驗，則其性慾的要素，也就漸漸的要濃厚了起來。要之男子的戀愛史，便是這兩種要素的相剋史。

當男子若一旦找到一個愛人時，便都馬上就會大發其神經，豫備把她趕快的溶化在自己的生活中。而於自己的運命，也自然是暗暗的竊喜（甚至於更明明的狂喜），以為從此已決定終生。並且更要推想到將來的長遠的一生，已經不是一己的獨身，而是演着和她溶化為一的歷史了。因此他就把她當做是自己，以慰自己憐憫的悲哀，並以很高傲的英雄的氣概，認為自己已抓住了前途的光明。

可是經驗告訴了我們，以此世間生活的狀態，要想以自己與她溶化，這決不是容易的事情。即使他能一改郝爾茂對娜拉那樣的态度，不對她或說出：「不論怎樣的愛你，男子的名譽是不能

犧牲的」一類的話來，以使她忽脫出了「玩偶之家」，但於他的腰裏若不能常常有麥克麥克的洋錢，終難免有一日她忽然如小鳥一般的，一下又飛落在別人的懷裏。

凡是聰明的男子之於戀愛中，他雖知道戀愛的結局是快樂的，也就是其慾望的表現，但總以為既未到達某程度，就不能稱為滿足，所以逐時時的都對她作更進一步的要求，以企早得完全的滿足。縱然像這種企求，是非常焦心，但焦心則儘管是焦心，無非已不能不一變初戀之時的企求，亦所以為要於所有物上蓋一個戳記，以使他人不便來攘為己有罷了。同時，他也未嘗不是在這變化中，已把肉感當做是遊戲，只是想追求得更強的刺激，以增加他更覺溫馨的快樂。

如此，他於性的方面就會懂得種種的神祕，有如嫉妬的感情等便逐漸的複雜了起來。及至他與對方已有性的嘗試後，而嫉妬的幻想——對於她的種種的推測——就越發為神經的，卒致其心的焦惱愈為之深刻。不過趕到了最後，則因關於戀愛已不復為空想的，而他於只是追求着肉感的魅力以外，已不知道什麼叫做戀愛的意義了。

要之在男子方面，若無性慾，就不會有戀愛的。這也如西薩所說在男女之間，只有愛與憎，而沒有交情（No friendship but love and hate between man and woman.），差不多是一樣的意味。而且確有許多男子，雖於精神上的寂寞已經得到女子溫存的安慰，但仍覺得是失望。他只是要求着真個銷魂以為快，如果

不能得到這種深刻的肉感，甯可以把她如破鞋（是由「敝屣」的化用，而不是山西「私娼」的代稱）一般的拋之於九霄雲外。在這一種情況下，也自然有許多柔性的女子，會如綿羊一般的伏在他懷裏，聽憑他要怎樣擺佈就怎樣擺佈。至於終要送些麻煩去給醫生或法官，也就是以此爲多。

在這一點上，可說男子的戀愛，真有尼羅（Nero）皇帝那樣的神氣。

## 「五」

爲了男子的橫暴，則女子雖到了戀愛中，也還不能不哭哭啼啼。看來關於戀愛的挨罵，雖然女子常同男子負着同等的責任，但在罵者輕視男子的，總沒有比輕視女子的厲害，所以這也就不能說真是公平的事情。

我們知道，如今女子之於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依然是被男子擠在一角落，而沒有營獨立生活的餘地。如此若不靠着結婚爲職業，而連帶的就是戀愛，性交和產兒，換了話說就是以性器官爲飯盤，不將生生的要等着餓死嗎？職是之故，則她們只是基於生的要求而搔首，而擠眼，而媚笑，而睨視，以至敷粉，塗脂，畫眉，燙髮，穿耳，纏足等，又何足爲怪？不然，則如商家那些奇形怪狀的廣告，也就失掉意義了。至於我在本篇內，談說女子沒有談說男子的一半，也就是這個意思。設若有人要說這是本着春秋實備賢者之義的，也未嘗不可。

再說像這種狀態，縱謂婦女解放運動業已成功了，惟以社會

經濟的組織之不變爲限，仍不能說女子之於戀愛中，已和男子處於平等的地位。只有等到婦女的經濟生活之確立的那一天，才可以說完成男女的同權。即如婦女得到真正的自由，亦只是建築在這個基礎上。

又在男子的戀愛，大都是很重視處女的。其實像這一種無聊的思想，只不過是他的感傷的表現。唯一的明證，就是當他一旦跌入戀愛的網中，那也決不問其對方的女子是完璧也吧，是破瓜也吧，是蕩婦也吧，是妓女也吧，無非要以他的同樣的熱情，向她進攻的。但如這種重視處女的思想之存在，妻不外是基於前代的男子，以女子爲私有物的心理的表現而已。

原來男子對於一切女子的處女性，無不想據爲己有。因此若看一個處女被他人佔據，而不能再重爲他所有，那往往的就會使他不高興，至於如要考妣一般的悲哀。似此暴君的感情之於男子的心中，有如要把財產必須交把他自己的兒孫的是一樣的思想，也自然是由於悠久的歷史之所訓練而來的。

總之一切生物的重大的關係，便是關於生殖行爲的戀愛，但人於此竟因金錢之故而蒙受阻害，終於七顛八倒而不如禽獸，則此人間的悲哀豈不可嘆麼！

然而致使現在的戀愛之走入歧途，也不能說全怪青年男女們的生殖器，而於中搗亂，實則現在的制度，還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十四日



## 人道

## 靈犀

人道，道做人之道嗎？不是，不是，做人之道，談何容易！

那麼所謂人道，到底這些什麼？則曰：這些對付人家之道而已。對付人家之道，也即做人之道的一格，所以我的題目，便叫做人道。

到今日，我才明白對付人家之道，簡單說來，第一步是個笑字。但這一笑，並不如普通之哈哈大笑三聲，却還要在笑裏藏把刀；最偉大的當然要藏尊大砲，最低限度也該藏根尖刺，那麼這一笑才不致白笑

那由上而下墮的，

根據國人幸災樂禍的根性，自然非笑他兩聲不可；那由下而上進的，

爲看不過的緣故，也非笑他幾聲不可。笑的資

料，那便是對下墮的人說：「你以前神氣活現

，現在也有這麼一天嗎？

哈哈！」對上進的人說：「你別神氣活現

，你以前是什麼東西，哈哈！」

但下墮的人，是自己不掙氣，被人嘲笑，猶還可說；上進

的人，也要遭受譏笑，那就太不成話了。好似你以前是什麼東西，現在

還應該是什麼東西，不許你做得更好，你要是比前好一些，那就非用種種方法，把你壓下去不可；接着第二步，便是造謠中傷你，破壞你，使你不得望上抬頭。

周家村周老伯的兒子，在外經商好幾年，多

了幾個錢回來，雖然不足說是光耀門楣；可是

生活比較以前却已好得多了。於是村中那些自

己的肚子還沒會裝飽，而專好管人家的閒事的

朋友們，要談起周老伯的兒子，便常常這樣的

說：「周老頭兒的兒子，現在像啥有介事；但

他的家世，却瞞不過我們呢。不過在五年前吧

，周老頭兒還在土地廟裏替人家詳籤卷要幾個

錢過活呢。」可不是嗎？有一次，周老頭兒偷

了香火一包蠟燭頭，給香火打得半死半活呢。

「那時他的一日三餐，都是靠着我家的冷粥冷

飯。」哈哈！哈哈！

「！大家都在這樣笑着，好似周老頭不該有

這樣不肖的一個兒子。北門外的船老大，

不似先前那麼悽慘了，米是五斗一糶，柴是整

擔的買，時常還買些魚肉吃吃。因此大家都不

免很爲驚異，以至懷疑，有人便說：「會有一

位客商雇他的船，把包裹忘掉在他船上，包內

有一百多塊錢，他便吞沒了，所以近來生活很

舒服。」又有人說：會

有個單身婦人，坐了他的船，他見伊腕上帶了

一雙金鐲子，一時眼紅，便起歹心，把伊的金鐲

搶下，將人推入河中。到底還是林秀才（林

先生是讀書人，在前清會入過考場，不過並沒有

考中秀才。但大家都尋他開心，總是叫他做

秀才，有人因他沒考中，和秀才差了一點，便

叫他做秀寸了。）會讀過幾本書，說話不肯胡

來，他認爲船老大的錢從何處來，我們沒有得

到真憑實據之前，不可瞎說；不過他忽然有起

錢來，這總是來路不明，毫無疑義的。

沈慕齋近來衣服穿



得整齊一點，有許多人便在背後說她是偷上了漢子，這個消息，傳到沈寡婦耳朵裏，氣得病倒在牀。但是人們在說沈寡婦是因奸情被人窺破；不敢再和奸夫往來，以致得了相思病。

記得有張影片叫做「人道」，片中有一老農，把歷年所儲蓄着一隻一隻的模滿，打開來給他兒子到大學裏去唸書，當時我很替那老農擔心，一定要被人懷疑到他兒子的教育費是來路不明，決不會知，也決不會相信這些錢是他歷年所積的血汗錢；但總算僥倖，我的擔心是多餘的。不過這是影戲，人們才肯允許這老農這樣做，如果世上真有

這一回事，那他是必會被人加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我敢擔保。

爲什麼人們要以這種「道」來對付人家呢？那當然是要使人不得抬頭，也就是好讓不能抬頭的自己出出氣；所以這種人道，雖爲對人，骨裏還是爲了自己。一般人的心理，自是希望自已好而不希望別人好；也可說也並不希望自已好，却祇希望人家比自己還要不好。

這裏把人道的秘密揭開一條縫來，並不是要大家「以其人之道反治其身」，祇是教人知道現在的社會，是不容許人們抬頭的，並使有同樣感慨的朋友們，見此而發出一聲苦笑來。

培 亞  
逸  
路 爾  
星 期 三 六 晚 八 時 半 起 賽



每星期三六晚准八時半起連賽十二次節目精彩絕倫高尚娛樂興趣靡窮良宵無事盍興乎來

本園入場券來賓會員看台每張大洋一元公共大看台每張大洋五角

★來賓注意★  
本園爲諸君便利起見場中特雇有經驗之「代客購票員」多人此等雇員皆佩有場中特別記號務希認清如有錯誤概不負責

●普通搖彩票●  
每大期舉行  
在每末次賽當衆開彩 頭彩約大洋二千元 二彩約大洋一千元 三彩約大洋五百元 彩票每張售洋二元 諸君欲購請速

★本園電話 八二〇七四號 三五

# 白日之夢

楊邨人

## 第一夢

是一場大夢。

彷彿記得是初夏的時候，可是我的身上却穿着羊毛織物的背心；看看天，天在下雨，風吹來寒意不減春天的冷冽。將一床兩斤重的絲棉被頭捲起來，背在身上，手提一把布傘兒，腳穿一對橡皮套鞋，匆匆地跟着女同志何如寧在泥路上走着。我問她，「先到那裏？」她的頭埋在紙傘兒底下，看不見她的面部對於我的問話是了解還是奇怪的表情，只聽到她說，「就在前面——快到了。」

望望前面，在濛濛的雨中右首是一條河，河邊有幾株樹，左首是一片麥田，田邊有幾座大房子，我心想：大概是先到那大房子去。泥濘的路上，右手提着傘兒遮住雨滴，左手拉起褲腳提防水濺，眼光自然注意在腳前的地方，迎面跑來一隻白馬，牠喘着氣跑到我的身邊，嘶叫一聲，頭兒昂起，四蹄齊飛，好像是害怕我一樣地快跑過去，不但是將泥水濺我的全身，也將我嚇了一跳。本能地向旁邊跨過一步避牠，可是已經來不及，全身都是水了。跟在馬兒後頭的，又跑來了一個人，看他在追趕那馬兒的，我不由得將馬兒給我的損害要向他找賠償了，我盛氣地叫他：「喂喂」趕馬兒幹嗎？您家看看，一身都是泥水。」那人對我笑了一笑并不答話便趕馬兒去了。我記得他的笑臉是怪熟的，可是一時想不起是誰，不由得罵了一聲「媽的」，出出氣，這才走我的路。女同志何如寧她先避在一邊，并不給那馬兒濺着泥水，看見我的狼狽，她却大笑起來，她的瓜子臉龐兒上面有兩顆露光的大眼睛，這時笑得癡成一條線縫兒，嘴兒一張開，雪白的牙齒也露在外面，而且笑得站不住腳似地，前仰後仰，這可使我添多了一層氣憤了。我一邊走路一邊咕嚕地責罵她：「有什麼好笑？您家自己濺了泥水笑不笑？」她跟在後面走着，嘻嘻嘻嘻地笑我怕馬兒，說是如果騎起馬兒來，一定給摔在地下去了。我心想，馬兒雖然是從來沒有騎過的，可是我并不怕牠，我回她說「您家才怕馬兒哩，哼！」她大聲地說，「我怕馬？哼；回頭跑給您看看。」我心裏不服氣，料她女人家那裏會跑馬？正要回她幾句，已經走到大房子的簷下來了。

那大房子一連共三四座，都像祠式的建築，我們進了第一座的門，就到了牠的廳上，在那裏好像一個辦公廳，有人坐在那裏木壁桌邊埋頭做事，木壁上掛着一個藍土布做成的插信袋，旁邊還掛着兩三個報紙架。何如寧手提着水淋淋的紙傘兒快步地衝進內室去，我不知道這裏是什麼所在不敢造次，將布傘兒放在簷前門邊，人進了廳上看看廳內的佈置，又望望門外的雨景。濃濃的白色雨景中，金黃的麥田靜悄悄地輪在大堤邊，堤上遠遠地幾株大樹在冒白煙。一個馬夫牽着一隻黃馬兒到了簷下，將繩繩掛在門邊的釘上，那馬兒嘶叫一聲，打了一個噴嚏，週身搖了一下，將身上的雨水都濺到廳上來了，我忙退了一步，險些兒又給這馬兒濺了一身子。馬夫走了，那馬兒垂着頭站在那兒，好像要打午睡，我不明白馬夫爲什麼要將馬兒停在這兒簷下，正在思索的時候，雨裏又跑到了兩位同志，一個將雨衣蓋住頭頂，一個什麼遮雨的東西都沒有，兩人進了廳上，和我打招呼，這才認得那有雨衣的是楊新夢，那沒有雨衣的是小朋友黃子富。記得這兩人都前幾天一起在演劇的演員，楊新夢用他的安徽口音問我，「兩這樣大，怎麼走呢？」我還沒有回答，黃子富低聲地對我說，「和魯鬍子要馬兒去」。我認我不認識魯鬍子，他將嘴巴向內室一嗽，又是低聲地說，「在裏頭，一起來。」說着他走在前面，我們一起向內室走去，這時候聽到何如寧的聲音，是從內室在走出來說的，「魯鬍子，……馬房裏頭馬還多看呢。」我們知道魯鬍子出來了，就停在那裏等他，黃子富好像怕見魯鬍子似地趕快躲開，跑去和在木壁下埋頭辦公事的人說話去了。

魯鬍子身材并不高，普通人的個子，身穿一件黃布上衣，一件黃布短褲，赤着腿兒穿着一對草鞋，過勞而憔悴的蒼白的臉龐兒上面，兩隻眼睛在閃光，而嘴唇兒邊上正正留有鬍子，可是那是一叢日本式的小鬍子。我不認識他。又不知道他究竟是做什麼的，不便開口，他望了我一眼以後，也并不和我打話。何如寧張着大眼睛流露出懇求的孩子氣的神情在纏着他要馬兒，他沉默了一回，叫一個小夥子：「去請魯鬍子來。」又對何如寧說，「我實在不知道馬房裏頭還有多少馬兒。」

魯鬍子來了。身材也并不高大，清秀的臉龐兒帶上一點英俊，年紀約莫三十歲左右，身穿一件淡綠色的秋季薄呢大衣，也是赤着腿兒穿着一對草鞋。他說是沒有馬兒。何如寧更加孩子氣地纏着要馬兒，說是她看見房裏頭還有好幾匹在吃草。而且指着簷下的打睡似地的黃馬兒要。魯鬍子說「那是在休息的，騎不得。」魯鬍子對何如寧說：「給你們一隻船好了。」我心想有船兒坐！大雨天上路，船兒還不比馬兒強得多，不願地爭下去了，而她還在纏着。可是，這時又到了兩位女的——李正國與崔桂，都是演劇的角色——她們也爭着要騎馬兒，這真使魯鬍子爲難，於是乎勉強着魯鬍子去調撥馬匹，魯鬍子揚着眉沉默了半晌，這才叫一個小夥子去傳話。馬房的人來說，最多只能夠撥出兩匹畜生，一匹是騾子，一匹是母馬兒，但人多畜生少，可又發生了問題。我先表示願意坐船，何如寧與崔桂兩

人高興地鼓起掌兒說，「我們騎馬。」李正國本來是不會騎馬的，她也表示要坐船，黃子富在魯鬍子跟前却不敢多開口，這樣，兩匹畜生便被她們說定了。她們向馬厩走去騎馬，我和李正國黃子富三人出了門，黃子富做了一個鬼臉，兩手在空中一揮，表示他要騎馬而沒有他的份兒的失望，接着問我會不會騎馬，我搖頭微笑着，他說，「不會騎馬的沒有份兒不要緊。」意思是說他會騎馬而沒有份兒很高興。這時雨已經停了，天空上白雲在飛，可是沒有太陽，我們三人向河邊走來。

黃子富找到了一隻小船，那船夫正在收拾船上的水，我們站在岸上等他，我忽然發覺了楊新夢並沒有在一起，問黃子富，他很高興地說，「他？騎馬先走了。」我心想只有兩匹馬，已經被何如寧與崔桂兩位說定的了，楊新夢那裏來的馬可以給他騎走？我不相信。我叫，「子富，你去找他。」子富說，「恐怕跑了三十里路了，去那裏找他？」我還不相信，反問他二句，「來那裏來的馬？」子富說，「你不知道？他自己有一匹馬。」我雖然再不開口，可是心裏，在懷疑着，爲什麼私人也有馬呢？

雨後的空氣，潔淨明朗；坐在小船上，聽到河的兩岸邊那青翠的樹林裏頭的蟬鳴，使人心清快樂，陶醉在蟬姑娘的音樂旋律裏頭去了。而且，兩岸的前前後後的蟬鳴之外，還有自己小船兒的槳兒的撥水聲，也是特種的天然音樂呢。三人盤起膝來坐在小船兒的中艙，彼此默然地在欣賞着大自然的景色與大自然的音樂，船夫那麻臉兒，他在後艙搖槳忽然唱起山歌來，歌聲與大自然的音樂在和奏着，這更使我們整個的心靈都陶醉着了。

李正國是一個性格嫺靜的姑娘，雖說是已經從「封建」的家庭解放出了，可是她對男友們的態度還是那樣的不大自然地眼睛兒不敢向人直瞧。端詳她的容貌，端莊裏頭帶着嚴肅，年紀已經是二十一二的人兒了，時不時還在兩頰上泛上一陣兒一陣兒的紅暈，怕羞似地。而那黃子富因爲是年紀輕吧，老是嬉皮笑臉地逗她，好像教她臉紅受窘是一樁開心的事。這時在小船兒上面，我和黃子富背兒靠在船頭半輪地將腿兒伸直，她將背兒靠住後艙，危然地將腿兒盤起來坐在那裏，——大家正陶醉在蟬聲和槳聲的音樂裏頭，黃子富忽然地一叫，「唉呀呀！」——「臉龐兒表現着驚惶的神色，我和她望住了子富等他說出什麼事情來，可是他却冷靜下去，將眼睛兒望到天空上去飛着的白雲。

——大驚小怪做什麼的？她責備小弟弟似地說着。

——沒有什麼。一件事忘記做了。子富一面答着話，一面還是望他的天上在飛着的白雲。

——忘記做，回來做好了，大驚小怪嚇人！她的態度還是那麼的莊嚴。

——忘記和我的對象聲明。（注：對象是愛人）

「證明什麼？我覺得說話奇怪，搶着先問了。」

「證明我，我，和正國一起是不要緊的。」

她的臉龐兒立刻起了紅暈，不但不回罵一聲，連頭兒都歪着望向岸上的樹林去了。

船夫那麻臉兒聽到，眼睛兒一眯，嘴兒一噙，肉麻的山歌又唱起來了。

我說，「子富真是搗亂份子，瞎說八道。」

「你聽他放屁！」

子富嘆喏一聲笑了起來，不說話，只是和着船夫那麻臉兒唱着山歌。——這輕薄少年，真是夠調皮了。

天色已經到黃昏時候了，河道却越近越淺，而聽船夫那麻臉兒說，路程還遠着呢，這就急壞了我們，尤其是黃子富，他又咕噥着

沒有馬騎的話。

——如果騎馬，老早已經到了周老嘴！

我和李正國是不會騎馬的，對於他的話并不同情，我說，

——如果走路，怎麼樣呢？

——走路也快到了嘍。

——那不見得吧。下了雨的路，又是水渾，又是泥濘。

她也感覺到坐在船上就是入了淺河，也是好的。這樣，我和她兩個不期然而然地是同一條戰線，黃子富就是要爭也爭不贏了。

他說，「你們不會騎馬，自然囉。」

我微笑着，正國也不理他。大家默着，船夫那麻臉兒又唱起山歌來了。

船兒進了又淺，水越近越淺，終於不但撐槳不能前進，連用撐竿也無效力，船夫那麻臉兒這回山歌唱不成了，只見他將褲筒拉到

大腿邊，以後，伸腳下河推動船兒去了。

這裏的河道是那樣的狹小彎曲，假如要轉灣就得高聲大叫着，「喂，我們先來了！」使迎面的船兒停在一邊等一等；有時自己的

船兒將到轉灣的地方，也聽到前面的船兒在高聲大叫，招呼等他。這是苦煞了船夫那麻臉兒的，至於在船上的我們，那是更加覺得有趣

；又港裏頭蘆荻是那樣的高聳，兩岸上的樹林又是那樣的濃密；宿鳥歸林在我們的頭兒上飛轉，聽到鳥兒的振翼撥翅聲是那樣的清幽

微妙；蟬兒在樹上大概是想睡覺的緣故吧，唱起來的歌聲輕而無力，反而音調清脆令人陶醉。

夜幕是完全張開下來了，可是不知道是不是雲堆裏頭藏着月兒，微明的光照着我們的小船兒前進。夜風吹過又港裏的蘆荻，蕭蕭瑟瑟，吹過了我們的頭髮，吹過了我們的臉龐兒，寒意感覺到了。

——正國，我好冷。子富孩子氣地說。

正國并不理他，可是自己的確也感覺到寒冷，兩手抱在胸前；我呢，老早將背在身上的薄棉被頭打開蓋住孱弱的身體了。

小船兒終於出了又港，入了水深的河道，船夫那麻臉兒一邊撐槳，一邊又唱起山歌來，他的歌聲這回是獨奏了，也沒有蟬聲，也沒有鳥聲，只聽到他獨自個兒的歌聲在雨後夜晚的清新空氣裏頭波動。

我們坐在船兒上面的，因為寒冷，都沉默着。

終於到了一個大鎮的邊上，據說就是周老嘴。我們上了岸，在石級的盡頭那旁邊白壁上看見了一副畫；畫着一個叫做帝國主義的青面獠牙，赤裸裸的身上長着紅毛，他在推動一架磨豆腐的大石磨，上面是叫做中國民衆的被倒栽的送進磨孔裏，下面是淌出了紅的血流。畫意是那樣的淺薄，畫筆也是那樣的幼稚，我們望了一眼不加注意地進鎮來了。

鎮上靜悄悄的沒有什麼聲音，街上也沒有人走，只有月亮的微光照在房子的白壁上，第一個感覺到奇怪的就是我。

——到那裏去呢？我發聲問了。

——找何如事她們去，子富說。

子富是本地人，路道熟，他在前面引着，我和正國只好跟着他走。走了一回兒轉了幾個彎，到一座大房子的門口，子富進去；那是一條弄堂很深，我們停住了腳，子富回轉頭來對我們說，「等一等，就回來的。」可是，等一等，子富還不出來，我們就在附近散步，迎面在街那一頭的半明半暗裏出現着兩三個人，那正是何如事崔桂與楊新夢。原來她們也在找我們，而且是已經找了好幾個鐘頭了。她們說已經下了旅店，就在前面；我們說子富到那房子裏頭去了等他。何如事一聽就跑進弄堂裏頭去，一邊兒走着，一邊兒叫着子富，終於將子富叫了出來。

那旅店是一家飯館，進門是間大廳，擺着好多飯桌子，裏頭的房間又髒又臭，我們誰都搖着頭跑出來；已經是夜裏了，趕路是不行的，那怎麼辦呢？我心裏正在打算着，聽到何如事的聲音，

——老板，將飯桌子靠攏來，兩張桌子不就是一張床嗎？

到底她聰明，想得出。大家都贊成，不用飯館老板那老頭兒動手，兩人抬一隻桌子，不上幾分鐘，彼此的床舖都造成功了。老板抱出了好幾床被窩，何如寧又說，一人一床，兩人合舖，一床作墊一床蓋。可是，我們這一夥是三個男的三個女的，兩人合舖怎麼辦呢？

——我一個人睡。李正國她說着向老板要多一床被窩。這古怪性格的人，願意孤單。

何如寧望了崔桂一眼，在徵求她的同意似地說，「我們兩人一床？」崔桂笑了一笑點頭答應了。

而我三個男的呢，在我也願意自己一個人睡，正要開口的時候，黃子富叫着說，「我也一個人睡，」獨自拖桌子做床去了，我只得和楊新夢一床。

夜半，我還睡不着，坐起身來燃了一支香煙抽着，月光從門上的小窗戶偷偷似地照了李正國的睡臉，她睡得正好，眼睛閉着，鼻翼在掀動地呼吸着，鼾聲一高一低地隱隱可以聽到。望望黃子富，他在轉身，忽然也坐起身來而且向我要香煙抽。他說睡不着，兩人使一邊見抽煙，一邊見談閒天，却將何如寧她們兩人吵醒了。

鬼啊！吵死人！何如寧用手揉一揉惺忪的大眼睛，帶着埋怨的口氣說着將被窩掀開下去，坐起來。

——應該睡着的時候，坐起來幹麼的？崔桂也帶着埋怨的口氣說着將被窩掀開下去，坐起來。

——你自己也坐起來幹麼的？黃子富問她一口，說着哈哈大笑。

——你們……崔桂一想起自己已經坐起來了，立刻將話頭宿住。

何如寧却帮着她說，「你們叫醒了人……教我們不坐起來？……豈有此理！」

她們一講話，本來并不成爲吵鬧的空氣，立刻真的變成吵鬧的了，便將楊新夢李正國都吵醒了。

於是乎大家都從被窩裏坐起身來談閒天。

何如寧那女的大概是那裏的特殊環境培養出來的吧，可以說是完全男性化的了，說話既然一點都沒有什麼避忌，還配着一張貪嘴，這就沒有她辦法。她如果長在都會裏頭，而且是一位小姐，那她的健康的身體，苗條的身材，配着她的秀麗靈活的大眼睛，和一張胡蝶型的俊臉龐兒，穿起時髦的服裝來，準定會給飽飯沒事做的人們捧爲交際明星。可是，她在那裏頭，雖然是穿着花布的短衫長褲兒，油光着臉孔蓬鬆着頭髮，也還算是一個美人兒。不過，在那裏頭人們不大注意女友們長得美不美罷了。她大概就因爲環境不將她當女人看待吧，她自己似乎也忘記是一個女人了。



——要不睡，大家都不睡。誰要睡的就是王八蛋，她恐嚇着大家了。

——好，這回誰要睡覺的就是……李正國也響應着了。可是她說不下去那句罵人的話。這位拘謹的，還有女人的傳統觀念的「小姐」，到底是充分地表現出她的特殊來。

可是，我心裏却覺得好笑，女人發出男人的誓語，這種誓語有是等於沒有；我說。

——王八蛋是罵男人的，你們得再說。

不料却引起她們的一齊總攻，

——橫豎都是男人的話，爲什麼要分男女？

——封建頭腦！要不得。

這是何如事與崔桂的話。

李正國却不做聲，只是微笑着。

我們三個男的也互助地反攻，

你們懂得王八蛋是什麼意思？

——烏龜呀

只有罵男人做烏龜的，女人沒有份兒。

那貪嘴的何如事抓住我們這幾說句，不留心而說出來的話的弱點嘻嘻笑着說。

——好好你們有份兒，你們有份兒。

崔桂和李正國也勝利地笑得倒前倒後，何如事并且笑得仰倒在被窩上面去了。

我們三個男人，分明是上了當，彼此望了一眼，子富說，

——糟糕，上了何如事的當！你這貪嘴婆娘，下回要提防她。

提防什麼？……我怕你黃子富毛頭小子麼？她從被窩上爬起來門口。

黃子富這小夥子不示弱，就在「毛頭小子」這句罵話上面合她申辯，你一句我一句，鬧得不得開交，我實在疲倦了，倒下床上去

起被窩來，場新夢也喊着。

——睡覺呵！

這才將他們提醒，爭着喊。

——睡覺呵，不理你這毛頭小子！

——睡覺呵，不理你這貧嘴婆娘！

不久，鼾聲都起了，從小窗戶射進來的月光也不知躲到那裏去了，大概天是快要亮了。

朦朧中，聽到飯館後頭馬兒在嘶叫，我是醒轉來了。睜開眼睛一看，老板娘撈着小脚在提着水桶兒將水倒進壁下的鐵鍋裏，下面用幾塊大磚頭堆砌成功的小灶，火燄在旺昇，白烟在冒衝，白烟衝到她的臉龐兒上，她在揩眼淚。那白烟衝滿了一屋子，衝到了我的面前，我打了一個噴嚏，怪難受的眼淚也被熏出來了。想蒙頭蓋起被窩來已經是不可能的事，索性使下了床——那飯桌子——穿起衣服，帶跑地衝出了這烟迷陣，到後頭來了。

後頭是一個小花園，馬兒就拴在通後門的荒廬上，我解手以後，走到馬兒旁邊看看，一起共三匹畜生，一匹白馬兒，一匹灰驢子，此外就是一匹白母馬兒。牠們搖着尾巴，亂踢着騾兒，在嘶叫着。大概是肚子餓了，我看到牠們跟前並沒有馬料。而小花園裏頭，綠油油的花兒含着露水就好像眯着眼睛兒一樣，在向牠們在誘惑譏笑。這自然使牠們更加要搖動尾巴，亂踢騾兒，和抬頭嘶叫了。

我很想將牠們那拴在木柱上的繩子解開，讓牠們到小花園裏頭來吃草，可是當我走到那匹驢子跟前，牠的騾兒一揚，險些給牠踢倒，不高興地立刻跑開，心兒在跳着。

而在我的後面，何如事的笑聲送進我的耳朵，那小鬼大概是剛才看到我的狼狽了。

——那是驢子嘍，比較馬兒老實得多了！

她說着走到驢子的跟前，將繩子解開，而且將牠拉到小花園裏頭給牠自由地吃草兒；老練地將繩子順手掛在桃樹的枝杈上面，而那驢子却并不揚起腿兒踢她，這真是令人不能不佩服的事。她將三匹畜生都解放了，之後，就向我作鬼臉羞我，我只好笑了。

——回頭，你先騎驢子，不要怕。驢子比馬兒穩當，跑起來不會跌下的。她又嚴肅地認真地這樣對我說。

我可不相信她的話。這「貧嘴婆娘」存心要我出醜亦不一定。可是，心裏也實在想着要學騎馬，——娘兒都會騎馬，而我却不會，這更是丟臉的事。

這時，楊新華引進了一個小孩兒，挑到了一擔馬料，那是田坎邊的水草，葉兒肥大而且修長，畜生們的早餐是上了。我問他要多

少錢，那小孩兒望了我一看，好像不相信我是外行似地說，「一吊錢，還不便宜？」何如寧知道他的意思，要替我掩羞似地，盛氣對他說，「還說便宜？上一回才八百錢一大擔兒呢。」可是我并不感激她。我的心裏記牢：她要使我騎馬出醜。

大家洗了臉，用了早飯，湊起錢來還清飯店的賬：住宿不用錢，一床被窩兩百，飯菜一起共兩吊。出了鎮，上了堤，騎馬的先走，我和李正國黃子富在後頭趕路。

那鎮上的街，市場十分熱鬧，魚攤，肉店，生菜攤，早市更加擁擠得你透不出氣來。一到郊外堤上，太陽剛從東邊樹林上將雨後的陽光暖着你的身體的時候，微風吹過流水激蕩的大河，吹過堤邊的青草，吹到了你的臉上，深呼吸起來，越更加清新爽快，李正國走不上兩三里路，就停在堤邊那樹林裏的草坡上休息，問她爲什麼不走，她扯謊地說。

——你看那太陽

太陽是已經老早由大血球變成刺人眼睛的光芒高高地在白雲背後時而出來時而隱了，并不好看的，我說。

——太陽看不得的

——訓練訓練眼力喇。

她却也說得有道理。黃子富罵她說。

——她們的馬在前面，走喇，騎馬去。

她實在走得累了，心裏也想要騎馬代步，黃子富這一番話，便生了效力，將她懶洋洋地從草坡上站起來走路。走不上三四里路，樹林裏正是騎馬的他們在那裏等着。

——這回輪到我們騎馬了。

黃子富說着就將楊新夢的白馬跨上去，兩腿一夾，腳一踢，馬兒跑遠了。崔桂年紀大一點，人也和善，看了李正國在路上走着，就好像在拖重幾百斤的貨物的老驢子一樣，實在怪可憐的，她說。

——正國那母馬不兇，這回你走吧。

李正國點頭表示接受，可是連話都喘得說不出口來，卸了重貨的驢子一樣，倒在草地上休息去了。何如寧道「黃嘴婆娘」她自昨天就存心要我騎馬出醜的，這時她看我也倒在草地上喘氣，她裝着好意叫我騎馬，而且說她要教我。

——不要怕，那驢子就是跑起來也蠻穩當的。

而我，自然不甘示弱。雖然是從來不會騎過馬，但我答應了。她先教李正國上那母馬兒，說是母馬兒跑在前面安當些，如果跑在後面，那騾子就常常要回頭在找那母馬兒，那就糟了。我壯着胆兒跨上騾子的背上，真的那騾子不等你坐好，牠拔腿就跑去趕那母馬兒，嚇得我手忙腳亂，險些兒要脫口叫他們來制止牠的快跑了。好在李正國的母馬兒慢吞吞地踱着寸步，騾子剛開步跑，已經趕上了。一趕上，牠跟在母馬兒後頭，也是慢吞吞地踱着寸步，這才使我放了心。我明白騾子趕母馬兒，就等於男士追求女士一樣，假如那母馬兒跑起來，那牠一定拔腿飛跑的趕了。我對坐在母馬兒小心翼翼的李正國說。

——正國，你不要跑呵！……一跑！……我的騾子就要趕跑，……我實在……

——牠走快一點，……我都怕，……我還敢叫牠跑？

牠是連回頭來和我說話的姿勢都不敢嘗試在對自己似地說了。這更使我放了心。

我們雖然騎在馬兒的背上，可是慢吞吞地走着，何如寧她們走着趕來，騎馬比她們走路還不如，這就使他們大笑起來了。

——跑啊！騎馬不跑，算什麼？

何如寧那「貪嘴婆娘」說着嘶叫一聲，就在李正國的母馬兒的後腿上一拍，那母馬兒受了恐嚇，拔腿就跑，我的騾子牠也趕着跑起來了。

這真是搗亂份子！

好在那母馬兒到底是母馬兒，牠跑了一陣，又慢吞吞地踱着寸步，我的騾子也跟着慢吞吞地走着。可是，我們兩個騎在畜生背上的人，早已經嚇得連話都說不出口來了。

——鬼！李正國停了一回兒，這才破口罵起來。

可是，前面是該在堤下小路走的，李正國有預備，勒起馬首小跑走下去了；我那騾子見母馬在跑，拔腿就跟着跑下，我在牠的背上并没提防，就給牠摔在堤下去了。

驚醒來，竟是一場大夢。

**徵稿簡約**

一 本報各欄均歡迎投稿，投寄之稿請寫清楚（勿橫寫及用鉛筆或紅墨水書寫），並加標點符號，能依本報行格者尤佳。

二 文字如外，如家以濶，用字及小，說時不收。

三 投稿如附圖說，用墨片及圖，以便影印。

四 投稿如附圖說，用墨片及圖，以便影印。

五 投稿如附圖說，用墨片及圖，以便影印。

六 投稿如附圖說，用墨片及圖，以便影印。

七 投稿如附圖說，用墨片及圖，以便影印。

八 投稿如附圖說，用墨片及圖，以便影印。

九 投稿如附圖說，用墨片及圖，以便影印。

十 投稿如附圖說，用墨片及圖，以便影印。

不許轉載

**王培源** 律師 社會月報 常年法 律師 並 代聲明 著作權

本律師受上開當事人聘任為常年法律顧問，並據聲明本報所刊文稿係該當事人著作權法第二十一條未經特准一概不許轉載，如有侵害定當依法究辦，特此聲明。律師代為聲明。

事務所 南京路大陸商場五一四號 電話 九四四五三

社會月報 第一卷第五期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陳靈  
理事編輯 馮若梅  
圖書編輯 江棟良  
發行者 胡雄飛  
總發行所 上海廣西路密波路口 社會出版社  
電話 營業部九一六六六 編輯部九三一〇九

**定戶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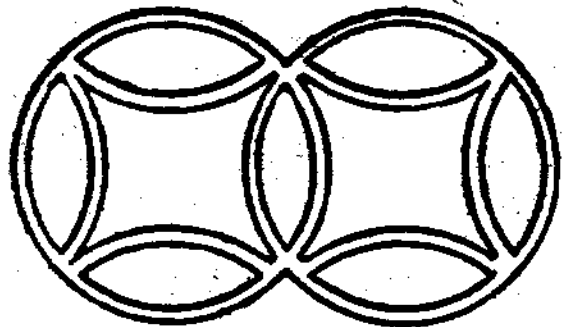
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訊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原寄何處三項詳細開明寄至本社發行部便可運辦。

定價		訂購		郵費	
零售	一元	郵費	五分	國內及香港	五分
本埠	二角	郵費	五分	澳門	五分
外埠	二角五分	郵費	五分	國外	一角
半年	一元二角	郵費	五分	國內及香港	五分
全年	二元二角	郵費	五分	澳門	五分
全年	二元	郵費	五分	國外	一角

每月一冊逢十五日出版 全年十二冊

廣告刊例		特等		優等		上等		普通	
封面	元十四	封面	元十八	封面	元十六	封面	元十五	封面	元十四
封底	元十三	封底	元十六	封底	元十五	封底	元十四	封底	元十二
內面	元十三	內面	元十六	內面	元十五	內面	元十四	內面	元十二
外面	元十四	外面	元十八	外面	元十六	外面	元十五	外面	元十四
內面	元十三	內面	元十六	內面	元十五	內面	元十四	內面	元十二
外面	元十四	外面	元十八	外面	元十六	外面	元十五	外面	元十四
內面	元十三	內面	元十六	內面	元十五	內面	元十四	內面	元十二

# 雙錢牌



廠址：上海徐家匯路一二〇二號

輕便  
耐穿

美觀  
舒適

製法  
完善

品質  
精良

## 大中華橡膠廠 股份有限公司

